
武俠世界
第31年
18
$10.00

## 編者話

最近揚州有不少小孩、少女失踪，城中名人王富的女兒便是其中之一，王富懸以巨額賞金，希望能盡快找到女兒，沈當傑和昇人龍同時來到揚州，他倆打賭看誰能取得賞金，沈當傑打聽到揚州棺材舖有陌生人來到，展開調查，却被他發現棺材舖老板是個人口販子，但他也因此而掉進對方設下的陷阱，而昇人龍也遭到同一命運，在危急關頭，他們遇上一名高人，從而脫出困境，最後……今期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蟠龍畫舫」，故事情節曲折懸疑，令人悚目驚心，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吳道子先生所著「無敵之劍」，請讀者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一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260.00 |
| | 一年港幣 | $520.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89.00 |
| | 一年港幣 | $577.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346.00 |
| | 一年港幣 | $691.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18期
（總號15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 蟠龍畫舫



## 數百孩童離奇失蹤

揚州，本是一個繁華金粉地，夜夜笙歌不絕。

可是，近日卻有一個極大的轉變，只要一入夜，整個鬧市便死寂一遍。

富戶人家，不用說便一早緊鎖門戶，就是貧下農家，只要有小孩子的，都絕早關門。

城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自春節過後，整個揚州市之內，一共失去了三百多個童男童女。

而今只是暮春三月。

屈指一算，三個月來有三百多個孩童失踪，換句話說，每月便有一百個，一日也會有三四個之多。

開始之時，似乎並沒有人注意這件事，因爲幾個孩童的失踪，尤其是那些販夫走卒貧家，孩子衆多，走失一兩個也並不爲意。

直至城中的王富也失去他的一雙兒女。

王富雖然稱不上大富之家，但總算是城中有頭有臉的人，他有一雙兒女，是一對龍鳳胎，現今已是五歲有多，請有專人照料，長得活潑可愛。

那日，負責照料這雙孩子的乳娘郭氏，正與孩子在家中花園玩耍。

王富家中的花園很大，園中有假山假石，小橋流水，倒也佈置得十分風雅。

園中還有一個大荷花池，池畔有一座鞦韆。

這座鞦韆是王富特爲兒女而造。

他這雙貝兒女，最喜歡便是蕩鞦韆，每日非玩過這玩意不可。

那日，一切如常。

郭媽服侍了他們吃早點之後，便帶他們往花園蕩鞦韆，那日，風和日麗，全無春日寒意。

兩個孩子各佔一個鞦韆，迎風蕩着。

郭媽站在一旁照料着他們。

忽然，荷花池處，無端的濺起了水花。

郭媽好奇，便走近一看。

荷花池並無甚麼異樣，正想轉身，卻有一股力量把她推下了池塘。

「噗通」一聲，也驚動了其他傭僕。

最先走來的是園中花王，他見郭媽跌在池中，連忙一手把她拖上來。

只見郭媽滿臉汚泥，全身濕透，非常狼狽。

郭媽倒是個負責的人，不理會自己，立即轉向鞦韆那處，先看看少爺小姐。

兩個空的鞦韆仍然迎風而蕩！卻沒有了兩個孩子！

起初，郭媽還以爲他們一時頑皮而跑開了，不過，她與花王及其他傭僕在花園中每一個角落都找遍，卻找不到兩位少主人。

這一來，大家都驚起來，立即報知主人王富。

王富中年才得一子一女，視之如珠如寶，驚聞消息，立即再派人在各處找尋，另一方面也立刻報官。

卻見在衙門之內，也有幾個失踪孩子的父母在報官，另外有一些父母，卻向衙門查探子女的下落。

這時王富才知道，城中有很多父母都丟失了孩子。

他是富人，懂得打通關節，從捕快口中知悉，近日城中已有百多個孩童失踪，卻無一個尋回。

王富聽了十分驚恐，立時懸紅，對任何找到他一雙兒女的人，就算只提供線索，也有厚酬。

王富出的眞是厚酬——五百兩黃金。

一時之間，全揚州城都翻騰起來，一方面是很多人都想賺這五百兩黃金，另一方面，卻把這個孩童失踪的消息，渲染得更盛。

半日之內，全城震動。

有孩童的家庭，更是風聲鶴唳！

揚州知府大老爺下令所有捕快出動，找尋失踪的孩子，而王富也明白，要找回孩子，單靠捕快並不可行，於是他立刻召集了他家中的兩個護院。

兩個護院都是老師傅。

一個名爲邵七，快要六十歲，但身體非常壯碩，腰板挺直，武功算是差强人意。

另一個較爲年輕，接近三十歲，名爲岳寶，本是一個鏢師，但他娶妻之後，不想再冒江湖之險，才做了王富的護院。

邵七在王家工作多年，一接到王富的吩咐，便立刻出動，往城中各處找尋，他年紀大，認識的人，尤其是三山五嶽之人物，倒也不少。

他心中認爲，做這些拐騙小孩買賣的人，只不過是一些鼠輩，一定可以揪出他們，立一個功勞。

岳寶卻視這次出動爲一個大機會，因爲找到老闆的一雙兒女，不單有黃金，而且還會得到老闆的重視，定然會成爲總護院。

他卻不去找那些江湖人，而向六扇門中人查詢，他本是鏢師，認識不少衙門捕快。

兩人所循之路，都各有見地。

可是，他們別了王富，卻一整天沒有回來。

王富正爲一雙兒女擔心，當然並不會爲他們焦急，不過三天之後，他知道事情不再簡單。

邵七與岳寶也失踪了！

至於懸紅之事，只有幾個想混水摸魚之輩來提供假消息，引起了一陣緊張之外，並無寸進！

王富焦急起來，便往官府。

知府大人知道他是富戶，敢不得失他，只是好言相慰，暫時敷衍他一番。

事實上，知府大人也十分頭痛，城中失踪了三百多個孩童，却無半點消息。

再過一旬，事件並無進展，但失踪的孩童更多。

本是夜夜弦歌不絕的揚州，已變成一個風雨飄搖的城市，入夜之後，死寂一遍。

* * *

那日，通往揚州的官道上，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騎着一匹白色的高頭駿馬，人也是一色白衣打扮，臉容英俊，態度從容蕭洒！

另一個却是騎着一匹黑馬，馬並不出衆，主人亦是如此，他身穿黑色勁裝，臉容沉實。

兩人本是各不相干的走着。

但一黑一白，不只路人覺得注目，他們兩人也覺得似乎有點相沖！

忽然，那白衣人的白馬翹首高嘶。

黑馬立時窒步。

黑馬上的人，斜眼一看。

白馬上的人已雙腿一挾，白馬標竄而去。

這分明是一次挑戰。

黑馬上的人也一聲吆喝，黑馬立時飛奔。

兩匹馬，一黑一白，便在官道之上競賽起來。

白馬高大神駿，跑姿悅目，看來便像一道白光、一道閃電。

而黑馬並不落後，穩步跟進，黑衣人衣袂飄揚，倒也像疾矢離弦。

兩人鬥了十里，竟是不分勝負。

兩馬鬣鬃飄揚，一黑一白，煞是好看。

白衣人忽朗聲道：「老兄，何必再鬥？」

黑衣人也道：「並不是我挑起的！」

兩人同時勒停了馬。

白衣人拱手道：「兄台高姓？」

黑衣人也拱手，道：「敝姓沈，草字當傑！兄台？」

白衣人道：「原來是沈兄，久仰，久仰！在下姓昇，上人下龍。」

沈當傑道：「昇人龍，好名字。」

昇人龍道：「沈兄也是當然豪傑！」

「昇兄人中龍鳳，佩服佩服！」沈當傑雖然口中說佩服，但話中却帶輕佻。

昇人龍並不服氣，道：「我們似是有緣……」

「寃是緣，怨也是緣！」沈當傑道。

昇人龍道：「我姓昇，這姓氏較少見，却是與閣下姓沈，似各走極端。」

「是的，是一升一沉。」

「你是當傑，我是人龍！」

「豈也是各有鞦韆？」

「而你的馬是白色，我的馬却是黑色。」

「你的衣服是黑，我的衣服是白。」

他們似乎天生下來，便是一個對敵。

兩人未認識時，早已來了一場競賽，如今總算認識，但連姓名也來了一個相沖。

說話間，他們已來到城門。

城門中的一個老兵叫道：「快進城門，否則便要關門。」

昇人龍道：「怎麼這麼早便要關門？」

沈當傑道：「聽說揚州近日有了禍事。」

「我也略有所聞。」

「是孩童……」

「失踪！」

兩人相視而笑，兩馬同時進入了城門。

一進城門，他們便見到那張懸賞，是王富爲了找他的一雙兒女的懸賞，而且賞金已提高至八百兩黃金。

「八百兩？」沈當傑自言自語道。

「那也算不少！」

沈當傑道：「昇兄，你來揚州……」

「你呢？」

「找個機會！找黃金的機會。」

「我也是……對，你說黃金？」

沈當傑道：「是的……咱們既是同一目的，而面前又有機會，我們何不來一次比試？」

「比試甚麼？」

「比試一下誰能賺這八百兩黃金！」

昇人龍道：「好極了，我正想有這一個提議！」

「如何比試？」

「當然是看誰先拿到這八百兩黃金！」

「既爲民除害，也有益自己，眞是何樂而不爲？」

沈當傑道：「我們就這樣決定，今日是初八，就以一個月爲期，如何？」

「勝了如何，敗又如何？」

「你是人中龍鳳，我是當然豪傑，兩人都是非同凡响，有道是一山不能藏二虎，誰人敗了，便不准在揚州多留一日。」

「好極！」

於是，二人說好了，便各自進城。

其實，沈當傑第一眼看見昇人龍時，便覺得不順眼。

而昇人龍看見沈當傑之時，也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果然是天生的寃家。

* * *

沈當傑一進了城，便入住了揚州城內最高貴的客棧高陞客棧。

這是他的一貫作風，他喜歡高貴的事物，而且他一向對自己並不刻薄。



高陞客棧並不多人。

沈當傑有點詫異，因爲他年前來過，想要一間上房，也要費一番唇舌。

今日却是大大不同。

掌櫃似乎有點笑中帶淚地道：「客官，你要向那一個方向的房間？請隨便！」

沈當傑道：「去年我想要望江的那邊而不可得，今次可以吧？」

小二在旁道：「可以，當然可以，還有十間八間供客官選擇呢。」

「爲甚麼？掌櫃，你們的生意竟這麼淡？」

掌櫃嘆了口氣道：「揚州這地方也許發得太久了，現在入了發霉的時刻！」

「發霉？掌櫃說笑……」

那掌櫃似乎連跟沈當傑聊天也沒有興趣。

「揚州城是交通要道，那會有……」

「就是交通要道，四通八達，才那麼容易運走那些孩子！」

「運走孩子？」

掌櫃壓低了聲音道：「我不跟你討論這個了，我家中仍有一個稚子。」

沈當傑正想追問，小二已準備好一切，招呼他進了那間上房，沈當傑從懷中掏出一錠銀。

他把銀兩放在桌上。

小二的眼睛看見銀兩，立時好像發亮。

沈當傑道：「你把事情說淸楚，這錠白銀便是你的了！」

小二嚥了一下口水，道：「客官，你想知道甚麼？」

「爲甚麼揚州城那麼冷落？」

小二連忙道：「難道客官不知？近月以來，揚州已失踪了童男童女三百多人！」

於是，小二便詳詳細細的把事件始末，敍述一遍。

沈當傑聽了，才明白這事其實與他和昇人龍打賭也有關係。

小二道：「客官還想知道甚麼？」

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那錠銀。

沈當傑明白，小二薪酬不多，多靠客人打賞，而揚州淡了一段日子，看來打賞給他的人，也少了許多。

物必盡其利用。

沈當傑問道：「以你來說，你認爲孩童爲甚麼會失踪呢？」

「當然是人爲的。」

「有拐子佬？」

「不是一人所爲。」

沈當傑道：「是個匪幫？」

小二點了點頭，續道：「我推想是。」

「拐帶孩子有甚麼用？」

「有用極了。」

沈當傑道：「有人喜歡吃人肉？」

「不，孩子有價，可以賣出去換錢。」

「別的地方的人沒有孩子，想買一個繼後香燈也不是甚麼奇事。」

「還有，較大的一些孩子，男的可以作爲壯丁，女的則可以賣落青樓。」

「還有呢？」

「還有很多用途，譬如有地方築橋，便要童男童女祭橋躉之用。」

沈當傑也聽過有人用童男童女祭橋躉之迷信。

「沒有其他用途吧？」

「還有，假若那些童男童女，我指的是那些並不太精靈，不太討人喜歡那種，可以用來做乞丐，斬了他們的手脚，放在路旁惹人同情。」

沈當傑聽了，打了一個寒噤，道：「再沒有其他可怕的用途吧？」

小二囁嚅地道：「還有……我把話說了出來，客官會感到半日不安。」

「你說。」

「聽說有些被放入瓦罐之中，不准其出來，培養成爲一個畸人，以作表演展覽。」

沈當傑聽了，心中果然有點鬱悶，嘆道：「天下間竟有這麼的人？」

「有的，有時，很多人爲了財，便會不擇手段。」

「正如你？」沈當傑故意調侃小二。

「不，小人盡忠職守……」

「好了，我再多問一個問題，枱上的銀兩便是你的了，你能否記得，在這些孩童失踪之前，有沒有甚麼特別的人，來到揚州？」

小二想了一會，道：「這事已發生了三個多月，三個多月前……這裏人來人往，並沒有甚麼……」

小二似乎陷入了沉思，半晌才道：「對了，揚州這地方甚麼也有，只欠一間豪華的……」

「那些風月樓？」

「不，揚州妓院，早已聞名天下。」

「那還欠缺甚麼？」

「一間豪華的棺材舖。」

「甚麼？棺材舖！」

「是的，我記得了，那天有一個大老闆曾經對我說過，要來揚州城開一間豪華的棺材舖。」

棺材舖與小孩失踪，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干。

沈當傑心想：「無論如何，事情總是人爲的，既然有一個陌生人在事情發生之前來到，這人無疑脫不了一些嫌疑。」

沈當傑道：「你拿去吧！」

小二收了銀兩，恭敬地道：「客官，再有甚麼吩咐，可以隨便呼喚小人！」

沈當傑休息了一會，心想：「如今已是入夜，探訪棺材舖並不是適當的時刻。」

* * *

翌日，吃過早點，沈當傑便往那棺材舖。

這棺材舖果然是與別不同！金漆招牌，門口擺滿了不同的棺木。

左邊四個大字寫着：見棺升官。

右邊另外四個大字：見材發財。

棺材舖本是人們一向認爲不甚吉祥，甚至是認爲禁忌的地方，可是這間却有點不同，人們在門前走過，也並不覺得不安。

這要歸功於那八個字。

那有人不想升官發財？

沈當傑走近棺材舖，只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那是白衣人昇人龍。

想不到這小子竟也會來此處。

昇人龍也見到了沈當傑，笑道：「果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沈當傑怪笑道：「昇兄並不是……」

昇人龍連忙接口道：「難道你家中……」

昇人龍沒有再說下去，因爲這是開不得的玩笑。

這時，舖內已有一個人走上前，哈腰道：「兩位客官，有甚麼可以效勞之處？」

沈當傑道：「貴店可算是別樹一幟。」

「客官過獎！我們這裡，甚麼木也有，普通雜木，當然不會放在你們眼裏，不過，我們有上等的柳州……」

昇人龍道：「我並不是來訂棺材的。」

「那麼……」

「不，我並沒有家人過世，我只是想來……」

沈當傑却插口道：「我是來訂棺木的！」

登時，那個生意人轉向了沈當傑，哈腰道：「客官是要上壽，還是……」

「甚麼是上壽？」

生意人道：「近日揚州人最時興這一套，爲自己購買一副棺木，放在家中也好，儲存在這裏也可以，客官身心康泰，自然是長命百歲，暫時不會用這東西，不過，既有餘錢，爲自己買一些東西也不爲過！」

昇人龍道：「那便是上壽？」

生意人道：「是的，是的，木材價貴，而且價錢不斷上升，倒也是一門奇貨！」

沈當傑道：「上壽最少要多少銀兩？」

生意人道：「那要看你要甚麼木。」

「要最上等的柳州木。」

「那至少要一千兩了。」

「一千兩並不太貴。」

生意人連忙道：「小店有多種的柳州木，有些貴逾萬兩，一千兩只是最低限度。」

沈當傑心中在咋舌，一千兩已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竟然還是最低限度！

「可否看看？」

生意人道：「當然可以，小店內有很多原木，你先選擇一下，我們再從長計議。」

沈當傑跟隨着那生意人。

昇人龍也亦步亦趨。

沈當傑道：「你跟來作甚麼？」

昇人龍道：「既然沈兄有興趣買上壽，我突然也覺得有此必要。」

生意人連忙道：「這位客官也齊來選擇吧。」

他們隨着那生意人進入店內。

這間店舖非常大，門前已佔地不少，進入內堂，原來還有更多的地方。

他們過了一道月牙門，到了一處倉庫似的地方，那地方建有上蓋，裏面放滿了原木。

生意人道：「小店存有很多原木，這邊全是柳州運來的，你們可以細心選擇。」

一條條原木叠在一起，擺放得十分整齊。

沈當傑對木並沒有甚麼研究。

那生意人道：「這木足有百載，肌理綿密，是上等好木。」

昇人龍道：「你怎知有百年？」

「你看這些樹紋。」

果然，木上有很多樹紋。

生意人又道：「這木較爲年輕，但天生有很多節，倒也是木中奇材。」

「這有木節的又如何？」

「有木節的木較爲堅實，不易破裂，但造起來却是較爲困難。」

沈當傑道：「我便要這一副。」

生意人高興地道：「好，客官眼光眞不錯。」

昇人龍也指着另一副，道：「這副又如何？」

「這副也極好。」

沈當傑白了昇人龍一眼，心想：「我要一副，你又要一副，棺材也要爭着訂！」

昇人龍道：「我們便這樣訂下？」

生意人道：「小店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原木刨好之後，油上漆，暫放在一處。」

「另一個辦法呢？」

「另一個辦法，便是量身訂造。」

「量身訂造？」

「人的身材有異，肥瘦高矮有別，因此要量身訂製，那將來要用之時，便更適體舒服。」

沈當傑與昇人龍幾乎想笑出來。

昇人龍道：「沈兄，你想用甚麼辦法？」

「我要量身訂造。」

「好，我也量身訂造。」

於是兩人跟生意人出外。

一個棺材師傅手中拿着一把尺，來爲他們量身。

這種量身，當然沒有做衣服那麼仔細。



兩人量身之後，交了一些訂金。

忽然，昇人龍有一個怪異的想法，他想造一個較大的棺材，這樣可以使沈當傑不再說他樣樣學他，做跟尾狗，便道：「師傅，我要造大一點。」

「棺材也貪大！」

那造木師傅却道：「是的，棺材也可以造大一點，大一點更體面。」

「那麼盡量造大吧！」

「不，如果客官講究，並不是把棺材造大，而是造一套棺槨。」

「甚麼棺槨？」

那造木師傅道：「請你跟我來看。」

兩人跟着那造木師傅。

他們又轉到另一道月牙門。

過了這月牙門，傳來陣陣造木的聲音，這邊原來是個工場。

工人們正在造各種不同的棺材。

那造木師傅帶了他們往一工作處，只見前面有兩副棺材，一大一小。

師傅道：「這小的名爲槨，其實才是眞正盛載古人；而這一個大的，才眞正是棺，用來套着那槨。」

那是棺中有槨。

昇人龍爲了勝過沈當傑，便道：「我便要一副棺槨。」

沈當傑這時並不在意那棺槨，他只是注意週圍的環境，心中突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這工場很大，而且製棺的人也很多。

鑿木之聲不絕於耳。

揚州人竟要這麼多棺木？

雖是揚州人多，但實在也不應該要這麼多棺木的。

沈當傑問道：「師傅，揚州人竟要這麼多棺木？」

那師傅道：「有很多是外地人訂的。」

「你們送貨？」

「當然送貨，送到甚麼地方也可以。」

這間棺材舖的服務眞周詳。

師傅還道：「我們每月也有十多套大棺槨賣出去。」

沈當傑問道：「你們的工場很大。」

「是的。」

「後面還有甚麼地方？」

「後面還有很多地方，不過，客官你也打算做一副棺槨？」

「我不用了。」

昇人龍登時笑道：「沈兄何必刻薄自己？」

沈當傑並沒有與他爭論，却走向另一邊，那師傅立即上前阻止，道：「客官，那邊不可去。」

「那是甚麼地方？」

「那是本店的重地，客官，這地方嘈雜污穢，倒不如我們在前舖再談。」

那師傅阻止沈當傑時，似乎有點緊張。

沈當傑只好跟着師傅出了店舖，談了一會，便離開了這間棺材舖。

昇人龍道：「沈兄，爲甚麼你會來？」

「你呢？」

「我來訂棺材，你呢？」

「我當然也是，昇兄，你有甚麼線索？」

「啊，對了，我們還在打賭，有甚麼線索也留給自己，告辭了。」

沈當傑十分沒趣。

昇人龍已遠去，似乎十分得意。

沈當傑並沒有立即離去，他走進棺材舖對面的一家小店舖坐着。

他小心觀察着來往的行人，尤其是進出棺材舖的人，看了半天，他發現了一個怪現象。

像他們入去訂棺材的人並不少。

然而，却有很多孔武有力的人入內，那些人看來並不像是造木師傅。

更有一些人臉肉橫生，似乎並不像生意人，而像一些江湖人。

這些江湖人，與這棺材舖有些甚麼關係？

這棺材舖除了做棺材生意外，還做些甚麼勾當？

沈當傑心中有了一個決定。

＊　＊　＊

入夜，沈當傑一早便睡了。

到了初更，他却換上了夜行裝，直奔棺材舖。

日間，人們對棺材舖已有禁忌，假若不是必需，也盡量避免行近，何況這時已是二更。

四野無人，沈當傑繞過了正門，向後院進發。

後院圍牆內有參天的樹木，這正好給沈當傑適當的隱蔽。

他翻過圍牆，上了一棵大樹。

整間棺材舖所佔的面積實在不少。

粗略看來，可分作四個部份——前面是供營業用的舖面，緊接着的是工場，另外一邊是一些較爲簡陋的房舍，看來應是工人居停之所。

最西的一邊，却是一列精緻的房屋。

而這時也只有這一列房屋有燈光透出。

沈當傑從樹過樹，再從樹上躍下屋頂，幾個翻騰，已來到了這列透光的房屋。

深夜，還有甚麼未眠人？

這是一座塔型的建築物，分作三層，而透光的便是第二層。

沈當傑一個縱身，已倒掛在一個飛簷之上。

簷上掛了一些風鈴。

當沈當傑飛身而近，風鈴微動，响了幾下。

屋內已有人道：「風鈴爲甚麼會無端的响起來？」

另一人道：「可能是一陣微風吹過，盧兄，你何必多疑，這地方根本沒有人敢走近。」

其他的人也附和道：「對，我們這地方，根本不用設人防守，也是生人勿近。」

沈當傑已在飛簷上附着一個有利的位置，既可觀察屋內，也可以隱藏自己。

他放眼看去，屋內共有八個人。

從衣着看來，他們都是富貴的生意人，不過，他們雖是作商人打扮，但綾羅綢緞之下，仍然露出他們虬突肌肉的手，看來他們並不是眞正的生意人。

八個人圍着一桌，桌上有些下酒食物。

他們正在宵夜，淺斟低酌。

其中一個胖胖白白的人笑道：「盧兄上次辦回去的貨，賺到盤滿砵滿，今次更要下重本。」

姓盧的人臉露笑容，道：「雖說咱們這種勾當利潤極佳，但要擔驚受怕，所冒風險也不少。」

那胖胖白白的人道：「做生意，那有不冒風險的，有道是富貴險中求，盧兄在黑白二道，有頭有臉，比起咱們，怎算是風險？」

姓盧的一舉酒杯，一飲而盡，道：「蔡老闆，不要多說了，這次有甚麼好貨式？」

蔡老闆挾了一片鹵肉往口裏送，然後才慢慢道：「近日風聲頗緊，雖然咱們有辦法，也要看風頭火勢，暫時偃息旗鼓。」

「甚麼？沒有貨？」另一人有點緊張地道。

「不，老兄，你不用這麼着急。」

那個被蔡老闆稱爲老兄的人並不老，而且是個臉白無鬚、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這人是姓老，續道：「我不是着急，而是我答應了人，不能空手而回。」

蔡老闆道：「看來老兄上次也賺了不少。」

姓老的道：「那全是蔡老闆的關照。」

眾人又舉杯暢飲。

另外兩個人似乎有些不耐煩，正低頭耳語。

蔡老闆道：「史、廖兩位仁兄談甚麼秘密，何不公開給大家聽聽？」

姓史的人道：「蔡老闆，你老不要誤會，咱們會有甚麼秘密？只不過……」

那姓廖的接口道：「咱們只不過是心急要看看貨式，沒有甚麼秘密。」

坐在一旁的一個年紀較大的人，一直沒有出聲，這時也接口道：「酒已喝得差不多了，咱們……」

蔡老闆道：「各位既然那麼心急，咱們便……」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眾人已站了起來。

蔡老闆用手勢止住了眾人，道：「各位少安毋躁，聽我說完，才再動身。」

眾人雖不耐煩，但也只好坐下。

蔡老闆清一清喉嚨，道：「這次我們的現貨並不多，只有兩批，一批是乳臭未乾的，一批是黃花閨女。」

姓老的道：「沒有壯丁？」

姓廖的也追問：「沒有老弱殘？」

沈當傑在外面，字字都聽得十分清楚。當他聽到蔡老闆說有一批「乳臭未乾」的，心中已有數。

難道他們說的貨，便是人口？

當他再說「黃花閨女」時，他已可以肯定，蔡老闆所說的貨物，定是人口。

而其他人所說的「壯丁」，很明顯是說一些精壯的男人，而「老弱殘」，當然是指一些殘疾的人。

沈當傑心中疑惑，這批人口販子要買小孩子、女人，甚至壯丁也可以明白，爲甚麼竟有人要買那些老弱殘的人，難道嫌米飯多？

蔡老闆又道：「貨式便只有我剛才說的兩類，至於其他的，要勞煩各位多走一次。」

姓老的道：「雖然貨式不對我的胃口，我也要看看，帶個口信回去，下次……」

姓史的也道：「其實我也有一些客路。」

蔡老闆止住眾人，道：「本來盧兄與史兄上次都向我提過，要買一批童男童女，可是……」

盧姓的人道：「可是甚麼？」

姓史的人也道：「蔡老闆又想反口？」

蔡老闆道：「不，咱們生意人最重信用，那會反口……不過，現今貨式有限，要的人又多……」

姓史的不太耐煩，道：「蔡老闆，你究竟想怎麼？何必吞吞吐吐！」

蔡老闆道：「這次我想用投標的方法，價高者得。」

眾人聽了，都靜了下來。

蔡老闆見眾人沒有說話，又道：「價高者得，既公平亦合理。」

眾人心裏似有不願，却是無可奈何。

蔡老闆却堆滿了笑容道：「各位請跟我來，看看貨式，才決定出甚麼價！」

眾人隨着蔡老闆下樓。

沈當傑也從一個飛簷下了另一個飛簷。

蔡老闆已携了一個燈籠，領着眾人，出了那座塔型建築物，向另一邊走去。

沈當傑躍上了另一棵大樹。

居高臨下，看着蔡老闆向另外一列房屋走去。

那列房子，隱約也有燈光透出。

而且路上開始有些守衛。

那些守衛看見了蔡老闆，都肅然起敬。

過了兩道月牙門，已來到一個花園。



月色之下，可以清晰看見，園內亭台樓閣，舖排整齊，極有氣派。

可是，蔡老闆帶人來看貨式，又怎會來這花園？

只見蔡老闆來到當中一個六角亭。

亭內有石枱石櫈。

蔡老闆一馬當先，把燈籠交與旁邊一個守衛，自己去旋動那張石櫈。

他轉了一圈，一陣機刮聲音響起，不遠之處的一個假山，却有一道似門的東西開了。

蔡老闆道：「請跟我來。」

眾人入了假山。

沈當傑心下十分焦急，他們下了假山內的地道，如何可以看見他們的一舉一動？

他看下去，見有兩個守衛。

他立時心生一計，摘了一把樹葉，向兩人飛去。

樹葉從沈當傑手中飛出，竟成了一束暗器似的，那兩個守衛立時上前察看。

沈當傑已飛身而下。

其中一個回身，已看到沈當傑。

他正想張口說話，沈當傑已一手揮出，那人立時昏厥，沈當傑一手扶起他，拉了他入花叢之內。

他七手八脚的換了那守衛的衣服。

這過程雖然很快，但也費了一些時間。

沈當傑不理一切，向假山進發。

途中也有一些守衛，不過在黑暗之中，他們根本分辨不到人們的面目，只見衣服是守衛的，便不干涉。

沈當傑走近假山。

那門並沒有掩上。

他沒有遲疑，便進入了假山之內。

假山之內，是一條往下的階梯，接着是一條甬道，甬道兩旁都有油燈，照得通明。

甬道並不太長，眼前便是一個大堂。

只見蔡老闆已率了眾人，坐在一角。

大堂之內人聲嘈雜，間中竟有一些孩童哭泣之聲，或是婦人尖叫之聲。

沈當傑站在一些守衛之間。

不一會，一陣鐵輪拖地的聲音響起。

只見兩個虬髯大漢，推着一個有輪的鐵籠出來。

鐵籠裡面，竟有十多個小孩！

這些小孩衣衫不整，滿臉驚惶，或坐或臥。

其中一個虬髯大漢道：「這一批乳臭未乾的，共是七男五女，合計十二人。」

蔡老闆道：「各位，你們可先看貨式。」

眾人走近鐵籠。

籠中的孩子更覺驚惶。

姓盧的最爲着緊，竟伸手入鐵籠之內，那些可憐的孩子更驚惶躲避。

蔡老闆道：「這些孩子都是聰明伶俐，逗人喜愛的。」

姓盧的並沒有甚麼表示。

其他三人也走近細看。

有幾個孩子竟號啕大哭。

蔡老闆道：「出價吧！」

姓盧的道：「可有底價？」

蔡老闆道：「底價是三千六百兩。」

姓盧的自言自語道：「三千六百兩是三百兩一個，價錢已是不少！」

姓史的道：「我先出價，四千兩如何？」

蔡老闆望着姓盧的。

姓盧的看了姓史的一眼，半晌才道：「四千一百兩。」

姓廖的道：「四千二百兩。」

本來這批乳臭未乾的小孩，只有姓盧的有興趣，想不到在競爭之下，另外三人也出價。

這點實在令姓盧的大爲不安。

那姓老的也道：「四千三百兩。」

姓盧的臉色一變，道：「四千五百兩。」

等了一會，再沒有人出價。

蔡老闆道：「好了，有沒有更高的價錢？」

眾人不語。

蔡老闆道：「盧兄，這批貨式是你的了。」

姓盧的並不高興，生意人當然有他們的算盤，看來姓盧的價錢雖高，但仍然是有本有利的生意。

蔡老闆道：「甚麼時候付運？」

「明早。」

「好極了，我自會打點一切。」

那兩個虬髯大漢把鐵籠推回，仍傳來孩子的哭聲，沈當傑聽了，心中一酸。

誰家孩子不幸，落入這幫人口販子當中？

蔡老闆又招呼眾人坐下。

不一會，另一個鐵籠又推出來了。

鐵籠內，八個少女瑟縮在一角。

這次推鐵籠出來的，却是兩個中年婦人，兩個雖是婦人之輩，但行動粗暴，手執皮鞭，也非易與之人。

蔡老闆道：「來了，來了，史兄，你要的貨式來了，看看合不合？」

姓史的道：「也不是什麼好貨式。」

蔡老闆明知那是生意人的口吻，道：「全是黃花閨女，上等貨式。」

姓史的走近，細看其中。

籠中的少女雖然十分驚惶，但她們都是皮膚細嫩白晰，雖是衣衫不整，但勝在青春年少。

姓史的看了，道：「什麼價錢？」

「底價是每個二百五十兩。」

「價錢十分貴！」

蔡老闆道：「沒有什麼辦法，來貨少。」

姓史的道：「我們再賣出去，也賺不到五十兩。」

「出價吧。」

姓史的道：「我加多二十兩。」

「三十兩。」姓廖的却道。

「咦？爲什麼你對這些青樓貨式也有興趣？」

「並不是有什麼興趣，又沒有我要的貨式，我只是不想空手而回。」

姓史的道：「五十兩。」

姓老的道：「三百二十兩。」

「什麼？」姓盧的大叫。

過了一會，終於忍不住道：「三百五十兩。」

蔡老闆聽了，眉開眼笑，等了半晌，才向各人道：「沒有人再出價吧？」

他環視衆人。

再沒有人出價。

蔡老闆道：「成交了。」

姓老的道：「這次成本又貴了。」

「所謂貴買貴賣，沒有什麼關係！對了，盧兄，怎樣付運？」

「依照老辦法。」

「什麼時候？」

「明天一早便起程。」

蔡老闆吩咐了一些手下，兩個老婆娘也把那鐵籠推了出去。

「咱們再出去喝一杯，好嗎？」

姓老的道：「不，我明天一早要起程付運，我要先休息，你們喝吧。」

姓盧的也道：「時間不早了，你們去喝吧。」

其他的人也並沒有什麼意思想再喝。

蔡老闆道：「好，各位先休息，史兄、廖兄，這次實在對不起，沒有你們的貨式。」

兩人同道：「下次吧，下次吧。」

蔡老闆領着衆人離開這個大堂。

沈當傑目擊這次拍賣孩子與女人的情形，心中怒火焚燒，本想發難，但回心一想，這裡是這些人口販子的地頭，自己勢單力弱，如果貿然出手，只落得灰頭土臉，倒不如再看下去。

蔡老闆帶衆人離開甬道，吩咐了兩個手下帶四位客人離去，自己却折返。

沈當傑知道，兩批人口明天便要上路，蔡老闆當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且他心下也好奇：他們究竟用什麼辦法，把這些人口運出城外？

他們用什麼辦法，可瞞得住人？

蔡老闆一直入了大堂的後面，沈當傑跟着。

大堂的後面，却是另有洞天。

到處都是一些鐵籠。

後面還有一列監房似的房子，房子之內的地上，滿鋪着禾草，而草堆之中，赫然有些人！

沈當傑不敢迫近。

只見蔡老闆先找着兩個虬髯大漢，再找那兩個老婆娘，然後對他們說：「明早便付運，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虬髯大漢道：「開始準備了。」

「如何？」

虬髯大漢道：「用老辦法，我這批孩子的身形不小，要六副棺木。」

老婆娘道：「我們要四副棺槨。」

蔡老闆道：「下了葯嗎？」

他們都點了點頭。

蔡老闆道：「你們下葯一定要小心，而且份量要充足，否則半途醒來，棺中傳出聲音，那便痲煩。」

那老婆娘道：「不會再發生的了，上次那個女孩身體特別强壯，才會發生這事。」

沈當傑躲在一旁，聽了他們之間的對話才恍然大悟，明白他們偸運人口出城的辦法。

想不到他們開這間棺材工場，最大的作用是一方面用來掩飾他們的醜惡勾當，另一方面却也利用棺材、棺槨載運人口離開揚州。

看來，這實在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辦法。

另一個虬髯大漢問道：「老闆，出城的關節怎麼了？否則……」

「你不用擔心，我們早已打通了，不再會有上次尷尬的事發生。」

另一個老婆娘道：「咱們不是同一路程？」

蔡老闆道：「不，你們那批是向北去的，而這批小猴子，却向西門去。」

「西門那批六扇門人似乎十分痲煩，上次險些要開棺查驗。」

「這次肯定不會了，因爲已換了人。」

「蔡老闆眞有辦法。」

沈當傑聽了，心下更爲憤怒，想不到衙門之中，竟也有人知道這事，並且接受賄賂。

要人骨肉分離，這是何等人間慘事！

一時之間，沈當傑也不知如何是好。

這個卑劣的組織，定然要剷除，可是如何下手？

當他正在盤算之際，蔡老闆已隨着四人前行。

沈當傑借着一些掩護物，跟着他們。

忽然，蔡老闆回過頭來。

沈當傑嚇了一跳，還以爲被他發現，幸好他只是看了一下，便再隨着四人前行。

前面是另一個倉庫。

那是一個棺材倉庫，四週都放滿了棺材，有些已是竣工，有些却是半製成品。

前面燈火通明處，地上已放了六副普通棺木和四副較爲巨大的棺槨。

已經有人把那些看來是熟睡的孩



子放入棺材之內。

那些孩子的身形並不太大，一副棺材足可以盛載二人，並有一些活動空間。

另外那些大棺槨却沒有內心的棺，只有外面的槨，其實是一副更大的棺材，足可以放進兩個女人。

沈當傑看着那些癱軟的孩子和女人，知道他們早已服下了迷葯。

蔡老闆看了一會，便單獨離去。

他並不是回到大堂，却向另一邊走去。

沈當傑希望能夠再多明白這個蔡老闆的組織，那麼要剷除他們會更容易，也更有把握。

幸好出了這邊倉庫，再沒有燈火照明，沈當傑利用附近的東西，遠遠跟踪着蔡老闆。

前面是另一條通道。

蔡老闆在通道前停了下來。

突然轉身，冷然道：「你躲不了！」

沈當傑嚇了一跳，雖然他是躲在隱蔽之處，却感到蔡老闆的目光向着自己射來，彷佛是刺破了黑暗。

「出來！」

蔡老闆的臉孔也變了，不再是和靄的生意人，而是一副猙獰的面目。

沈當傑不動。

忽然，蔡老闆右手一揚。

一陣冷風吹向沈當傑，冷風之中，竟夾着一陣藍光——淬毒的針！

沈當傑也揚手閃身，並且一拉披風。

蔡老闆道：「逃得出我這蓬針的人並不多！」

沈當傑看見披風之上已滿佈金針，他心下感到一陣寒意，好歹毒的手法！

既然被他發現了，避無可避。

沈當傑緩緩地走了出來。

蔡老闆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何必……」

沈當傑道：「你這販賣人口的勾當，虧你還說得出是河水不犯井水，你犯的人太多了！」

蔡老闆冷笑，臉容更爲猙獰，而他雙拳緊握，發出鞭炮似的聲音。

沈當傑沉着非常。

蔡老闆的出手，果眞有如閃電。

他的招式既迅速也怪異，可是却是非常實用，每一招都足以置人於死地。

沈當傑當然不是弱者。

他看準每一招的來勢，初是化解，然後是連消帶打，處處克制着他的攻勢。

蔡老闆突施兩招殺着，沈當傑避開，可是兩招看似强勁的手法，却同時是虛招。

另一蓬金針！

幸好沈當傑也眼快，一躍而避開。

再一蓬金針！

人在半空，根本是避無可避。

不過，沈當傑却是機靈，他知道這個蔡老闆心狠手辣，一定要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快，因此，他心裡已有準備，當他看見蔡老闆再揚手，他已使出劈空一掌。

掌力雄渾，竟把那蓬金針壓住，紛紛洒向地下。

「好身手！」蔡老闆也忍不住的讚歎起來。

可是，他的手脚並沒有慢下來。

蔡老闆也來一掌，掌力不遑多讓。

沈當傑借勢避開，已穩身於地，他出道多年，見過的高手也不少，但這個蔡老闆却是個既擅長暗器，又擅長各類拳脚的高手。而且使暗器的時候，可以配合拳脚的發揮，這一造詣，在江湖上並不多見。

蔡老闆又再攻來。

這次是簡單的直拳。

沈當傑不敢直攖其鋒，虛閃一下，也下了一招殺着——猛虎低頭。

這一招力度極大，據說沈當傑曾使出這招，劈向一頭五百多斤重的水牛，牛頭竟然立刻破裂！

蔡老闆當然並不是一頭水牛。

他迎着來勢，既借勢也卸力的避開，並即又一洒金針，沈當傑立時退後。

可是，這次却沒有金針。

蔡老闆却借這一個機會，向通道另一頭奔去。

「想走？」沈當傑喝道，急起直追。

但他踏出了兩步，便覺脚下虛浮。

「呀……」沈當傑與他的叫聲同時跌入了一個大洞之內，這洞好深，沈當傑後悔已太遲。

幸好跌下的地方並不是硬地。

假若是硬地的話，不再是頭破血流那麼簡單。

着地之處却是浮泥，濡濡濕濕的浮泥。

蔡老闆的笑聲傳下，上面的陷阱便已關閉。

沈當傑坐在泥中，掙扎不起來。

這些浮泥可眞怪，有着極大的黏力似的，既然站不起來，而四周又是極爲黑暗，他便伸手亂摸。

摸了幾下，便抓着一條硬物。

再摸清楚，連忙抛掉，原來是一條骨頭，是人骨？他不敢肯定。

再伸手到另一邊。

這次摸着的是一個圓球，球上有孔，這次他不用看，也知道這是個人頭骨！

這是一個什麼囚牢？有多少人在這裏喪失了生命？陰涼的空氣、濕冷的浮泥，任你是什麼英雄好漢，也禁不住心中發毛。

下身陷在浮泥，不能動彈，幸好雙手還可以活動，他不再搜索，而往

自己身上掏，幾經辛苦，又幾經辛苦，才掏出了一些火摺子，才亮了火種。

一照之下，更使沈當傑心膽俱寒！

這是一個大牢，泥中陷滿了人骨。

四邊還有一些古怪的刑具。

這個販賣人口的組織，根本是個沒有人性的組織，單看骨頭，已知有不少人死在這裏。

沈當傑有一陣想嘔吐的感覺，他連忙熄了火種，不再看下去。

難道自己也要成爲這大牢的寃魂？

想到寃魂，他更覺寒風陣陣，一時之間，只覺得全身毛髮豎立。

不過，他極力忍受着，並把精神集中，不知不覺中，竟然睡着了。

## 泥牢之内　又見寃家

他不知睡了多久。

醒來的時候，空氣更冷，而且覺得自己的身體似乎是下沉了一些。

他感到腹鳴如雷。

沈當傑大叫了一聲：「救我！」

牢內响起了一陣回聲——「救我」、「救我」之聲不絕於耳。

忽然，上面似有反應。

那陷阱開了，可是光一閃又暗下來，接着是一陣狂風吹下，沈當傑連忙護着自己。

吹下的並不是風，而是另一個人。

那人跌在沈當傑的頭上，幸好他有準備，稍一推出，使那人跌在他身旁，濺起了不少泥漿。

「救命！」那人也叫了起來。

「誰也救不了你！」

那人終於穩定了身子。

「你是誰？」

沈當傑並沒有回答，過了一會，才道：「你我是誰，也沒有關係。」

那人再沒有開口。

過了半晌，那人又驚叫起來，看來他又是摸着了一些人骨。

沈當傑看着他的身影，忽然，他覺得這人的身影很熟，是誰？是一個熟人？

他又再掏出火摺子。

火一亮——他呆了，對方也呆了。

兩人幾乎同時開口：「是你？」

面前的，竟是昇人龍！

兩個打賭的朋友又在一起了。

「你爲什麼……」兩人又同時開口。

沈當傑先把自己的遭遇說出來。

昇人龍道：「原來如此，看來我遭遇的，却是你的續集。」

「什麼續集？」

「你說你看着那些人把小孩及女人放入棺材？」

「是的。」

「翌日早晨，當然是付運了，我一直在外面窺探着，並沒有像你這麼大膽，單身匹馬入內。」

「你看見什麼？」

「一直沒有什麼發現，將是天亮之時，我却看見幾輛馬車出來。」

「載着棺材？」

「是的，那時我並不知那些棺材內載有小孩及女人，但我只覺得奇怪，運送棺材，也不用大清早便起程，於是，我跟踪着那些馬車。」

昇人龍本來已費神了一個晚上，十分疲倦，不過爲了好奇，也爲了線索，他暗地跟着馬車。

兩輛馬車出了街口，却是分道而馳。

一時之間，昇人龍也不知道要跟那一邊才對，最後便決定跟往北門。

他決定跟往北門，是有理由的，那是因爲馬車較爲大，而裏面是大棺槨，似乎是重要一點。

還有一個重大的理由，就是趕車的竟是幾個婆娘。

馬車直往北門。

那時已是晨光微曦，路上行人漸多。

這些人都是趕路的商旅，或是一些到城外耕作的農人，他們步履匆匆。

到了北門，守城的軍士見有馬車來到，循例下來搜查，一見是四副棺槨，軍士們都大呼大吉利是。

一早便遇見這些東西，人們顯然會有些諱忌。

昇人龍心想：「假若他們利用人們這些諱忌，利用棺材載了違法的東西出城，豈不是得其所哉？」

當軍士下來看的時候，那些駕車的婆娘更在向前後左右撒一些「冥錢」，令到他們不想細查。

那些軍士，根本無意細看便讓她們過去。

趁着擾攘之際，昇人龍已走向車旁，趁人們並不在意之時，一閃身便進了車底。

那馬車比一般馬車較大，而車底也甚爲寬闊，並且有很多凸出或凹入的地方，用來收藏上路用的物件。

昇人龍一入了車底，他便找着一個可以攀着、並可以隱身的地方。

可是，他立時發覺情形不對。

他發覺車底的另一邊車緣，似乎已有人在躲藏。

那是一個女人！

他不敢出聲。

那女人也發覺了他的潛入，可是她也並沒有作聲。

馬車開動。

看着地上的泥土，昇人龍大約知道馬車是走着捷徑而抄入官道。

進入官道之前，馬車奔了一段便停下來。

他們聽到那馬車上的婆娘在說話。



「把棺槨開了一點點，我看其中有些會開始甦醒了。」

另一個婆娘道：「其實你昨夜下重一些痲葯，讓她們好好睡着，過了正午，出了官道，便不會有痲煩。」

「誰不知道下多一些痲葯，咱們便沒有那麼多痲煩？不過我看這一次，其中有些身體較弱……」

昇人龍聽了，知道自己的估計沒有錯誤，這些婆娘利用棺木來運東西出城，而聽她們的口氣，這次運載的竟是人，而且是痲醉了的人！

那兩個婆娘上了車子，似乎在移動棺蓋。

「讓她們多呼吸，否則去到目的地，可能是多了一具屍體。」

昇人龍這時想出去看看。

而那邊那個躲着的女人已動身，她沒有着地，反沿着馬車車身竄上。

昇人龍也不再猶豫，也竄身上去。

車上兩個婆娘倒也機警，發覺有人。

可是那個女人更快，入了車內，平分兩掌，暫時使兩人離開棺木幾步。

昇人龍也上到了車內。

那女人竄上前去，極快的把四個大棺槨的蓋推開來，並且似乎在找尋東西。

兩個婆娘經此突變，同時喝道：「你們是那一道的？」

昇人龍也竄近棺槨。

只見每一個棺槨之內，都躺有兩個少女。

那些少女都是衣着齊整，可是却全是睡着。

兩個駕車的婆娘已同時抽出腰間的鞭子。

「颼颼」兩聲，皮鞭飛射而出。

兩條鞭子都是招呼到那女子的身上。

那女子未敢攖其鞭鋒，一閃一避，竟可從鞭與鞭的空隙之中溜了出來。

兩個婆娘見一鞭不中，改變了發鞭的方向，鞭向昇人龍這邊來。

昇人龍只覺鞭風割面，他也一躍而出。

四人已出了馬車。

昇人龍已竄往女子那邊，雖然他們並不相識，但在這個情況之下，無論如何，也應聯手。

那女子已手持長劍。

而昇人龍也抽出了腰間的緬刀。

兩條長鞭已如長蛇出陣般向他們鞭來。

少女把長劍一刺，鞭子立刻像蛇般捲上長劍。

婆娘大喝一聲：「着！」

劍並沒有被她扯下。

那少女洒一個劍花，甩開了長鞭，反而向前刺出，一連五六招，使那婆娘無法施展長鞭！

而昇人龍這邊也是連番劇戰。

這個婆娘使的鞭子也極其厲害，鞭如白蛇吐舌，閃躍騰挪，使人防不勝防。

昇人龍使着緬刀，嗡嗡作响，並且把緬刀使得時硬時軟，硬時有如大刀劈下，軟時却似繩索繞纏，一時之間，刀與鞭各佔不了多少優勢。

那婆娘也知昇人龍厲害。

因爲緬刀極爲鋒利，却是薄而且軟，一個人可以使得這把緬刀時軟時硬，內力造詣一定非凡。

不過她較爲優勝的地方，是鞭子較長，緬刀較短，一時之間，緬刀無法傷其身體。

可是，她的估計錯了。

昇人龍抖出一團刀花，人像上了彈弓似的，突然隨着刀花而來，眨眼之間，刀竟直闖而上。

那婆娘感到寒氣迫人，一退再退。

不過，她的退却慢過刀鋒。

她只覺臂間一涼，一陣裂帛的聲音。

本來昇人龍可以再加一招，足以取其性命，但他知道那少女一定要活口。

只有活口，才可以使他們知道更多的來龍去脈。

那婆娘受傷，驚呼了一聲，向後一躍。

而那邊，那少女與婆娘之戰，仍不分伯仲。

受傷的婆娘突然叫道：「上車！」

另一婆娘也立時退近車旁。

少女當然不會讓她上車，直迫而去。

忽然，那受傷的婆娘左手揚起，一陣鞭炮似的聲音响着，接着是一陣濃煙。

昇人龍知道那濃煙定有古怪，急叫：「退下！」

而那兩個婆娘已上了車子，並且一鞭馬腹，車子像箭一般離去。

而那陣白煙仍未散。

少女想撲身追上去。

昇人龍道：「窮寇莫追！」

那少女只有頓足。

昇人龍道：「姑娘是……」

「在下姓花！」

昇人龍道：「花姑娘……」

突然他覺得這稱呼似乎不雅，便道：「姑娘怎會躲在車底的？」

「你又爲何？」

「說來話長，對了，在下昇人龍！」

「咦？江湖人稱『緬刀人龍』的昇人龍？」

「姑娘客氣，那只是江湖朋友賞面的稱謂！」

原來昇人龍在江湖上早已薄有名氣，沈當傑不知，可能是沒有機會看到他使過緬刀！

昇人龍望去，已看不到馬車的踪影。

「姑娘，這不是說話之所，倒不如……」

他的提議並沒有說出來。

城門那邊已有一陣馬蹄聲傳來。

兩人轉身一看，塵頭起處，只見有人提着一把大刀而來。

那把大刀，在日光之下閃閃生光，那光刺人眼目，竟是黃金般的光芒。

兩人避向路的一旁。

轉瞬之間，那匹高頭大馬已至。

這人趕路，也不用急忙至此？

然而，這人却是向兩人而來，金刀一揮——

昇人龍向左騰開，那位姑娘也向右躍開。

但那金刀所揮的幅度極大，昇人龍抽出緬刀，順勢帶過，他也感到對方力度迫人。

那人大刀過後，已然一躍而下。

他未穩身於地，已向花姑娘那邊攻去。

花姑娘未及提劍，那把大刀又再劈下，而且來勢之勁，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花姑娘低頭一閃，只覺額前一涼，一撮額前頭髮已被削去！

一時之間，花如娘手足無措，而整把青絲已散下。

這大馬金刀的人實在厲害。

昇人龍叫道：「咱們無寃無仇，何必衝着咱們而來！」

那人冷笑連聲，又一刀一刀的劈下。

花姑娘也叫道：「是那個道上的朋友……」

「大馬金刀！」那人語聲震天。

昇人龍立時想起，江湖上的「大馬金刀」連戰佳，果然是人如其名！

花姑娘也叫道：「大馬金刀連戰佳？」

「正是老子！」

這人好狂妄，不過以他的大馬金刀連連劈下，倒也值得他這般狂妄。

昇人龍道：「在下與閣下並無過節……」

「大馬金刀」連戰佳道：「你們並沒有與我為敵，却與我主子為敵！」

那人又連揮十刀。

兩人根本沒有還架之力。

他們分開，但連戰佳並不讓他們逃離，他的大刀刀法，實在不同凡响。

以這麼一個人，在江湖上早已有名號，何必為那間棺材舖辦事？

從此處着眼，那棺材舖實在不簡單。

那大馬金刀更不簡單。

他突然一個竄身，已近花姑娘，只見他忽然把刀柄向她挑去，花姑娘未舉劍，已被連戰佳的刀柄挑起！

而昇人龍也沒有停下來。

大刀刀背向他削來，他左閃右避，但避不了，右臂已中了一刀。

連戰佳確是神勇過人，而且武功粗中有細，他用刀柄按着花姑娘，反手一挑，已把花姑娘的衣領挑起，尚舉在半空。

一時之間，花姑娘無從發力。

昇人龍只好停下來，看着自己的傷口，也看着半空之中的花姑娘。

「上馬！」他命令昇人龍。

昇人龍似乎並沒有其他選擇，只好乖乖上馬，而連戰佳一甩刀柄，花姑娘已被拋向另一匹馬。

這兩匹馬原來一直是隨着連戰佳而來。

連戰佳用大刀，挑着兩匹馬的轠繩，一言不發的向着揚州城馳去。

走了幾十步，花姑娘想跳下。

但連戰佳似乎有後眼一樣，比她還快，橫刀道：「你想頭髮光了？」

花姑娘當然不想。

而昇人龍也想趁機而逃。

「大馬金刀」連戰佳長刀一刺，直指向其左臂的傷口，道：「想作獨臂刀？」

昇人龍當然也不想。

既是不想，兩人只好乖乖的跟着這「大馬金刀」連戰佳入城。

並沒有人理會他們，因為他們三人好像是朋友。

入了揚州城，連戰佳便帶他們到棺材舖。

他並沒有走前門，只從後門進去，然後便交給另一個人。

那人眞是蔡老闆。

蔡老闆並沒有迫問他們，只是冷笑，然後吩咐下人把他們押下。

昇人龍被押往後院，然後是一推，跌落了浮泥大牢之內，也就見到了沈當傑。

沈當傑聽了，道：「那『大馬金刀』連戰佳的名號我也聽過，想不到他竟是這麼厲害，連我們的『緬刀人龍』也要乖乖聽話。」

昇人龍有點氣惱，但也不說話。

沈當傑道：「那位花姑娘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押往另一處，也許又像其他少女一般，被放入棺材，賣落青樓！」

沈當傑嘆了口氣。

「你嘆甚麼氣？」

「本來我們打賭，却惹來無端禍事。」

「不是惹來，就算是沒有打賭，我昇人龍看見這種慘無人道的事，也決不袖手。」

沈當傑聽了，心下有點肅然起敬，道：「人龍兄，看來咱們的打賭，算是告一個段落，以後咱們不應再敵對，反而要聯手！」

這次却輪到昇人龍嘆氣。

「你又嘆甚麼氣？」

「我不知道咱們有沒有機會聯手！」



昇人龍並不是說悔氣話，兩人陷入這個浮泥大牢之中，可能根本沒有聯手的機會！

忽然，上面又有光線透入。

他們正想出聲，上面的門又再關上。

接着是一些東西跌下，濺起了一些浮泥。

「咦？難道又是好奇的朋友？」沈當傑自言自語地道，伸手便去摸摸那擲下來的東西。

泥牢雖然十分黑暗，但他早已習慣，他一摸之下，竟是一隻人手！

冰冷的人手！

他急忙縮手，叫道：「是屍體？」

昇人龍也伸手去摸，道：「是的，是具屍體，而且是個孩子！」

沈當傑再伸手，試圖把那孩子拉近一點。

是的，昇人龍並沒有說錯，那是一個全身冰冷的孩子，相信已死了多時！

「誰家的孩子？」

他把那孩子埋在泥漿之下。

昇人龍道：「這泥牢根本是個亂葬崗！」

這時，他們才聞到一陣陣的屍臭，中人欲嘔！

沈當傑道：「我們不能躭在這裏！」

「誰不知道！」

沈當傑盡力在泥中掙扎，可惜並沒有效，他又再次掙扎，自言自語道：「難道咱們便要葬在這亂葬崗？」

昇人龍並沒有再作聲。

時間在靜默中逝去。

他們不知等了多久，本來是腹如雷鳴的，漸漸再沒有饑餓的感覺，甚至連手脚也沒有感覺。

代之而來的，便是死亡的感覺。

這種感覺，正在侵蝕他們。

忽然，有些水點滴下。

沈當傑張開口，承接了幾滴水，雖然不知是甚麼水，但對唇焦舌乾的沈當傑來說，這無疑是楊枝甘露。

昇人龍也舔了幾口。

水聲越來越大，而且身下的浮泥似也在移動。

「我們有救了？」這次是昇人龍的自言自語。

本是痲木的身體，被冷水刺激着。

沈當傑道：「趁這時泥土疏鬆……」

「好，我們合作一下！」

沈當傑先把身體移近，道：「你先試一試！」

昇人龍抓着沈當傑的手臂，慢慢站了起來。

原來人在浮泥之內，沒有東西可以扶持或是借力，所以無法站起，如今一人不動，作另一人的扶手，情形却又不同了！

幾經辛苦，昇人龍站起來了。

上面的水更大，好像在下雨。

雨水滴下來，沖掉了昇人龍身上一些泥漿，有說不出的舒服感覺。

昇人龍道：「我試向上躍！」

「好！」

昇人龍先提一口氣，便往上躍。

可是，他未躍上三尺，便又跌了下來，他又再次陷入泥沼之中。

沈當傑道：「讓我試試！」

昇人龍坐在泥沼之中，讓沈當傑扶起，然後又向上躍，可惜他的成績並不比昇人龍好。

沈當傑又再跌入了泥沼之中。

兩人有點絕望。

忽然，昇人龍叫道：「咦，泥沼似在流動！」

沈當傑也有如此的感覺，道：「是的！」

「咱們放鬆身體，讓泥水沖走，看看去的是甚麼地方！」

兩人手拉着手，讓泥水帶動他們的身體。

水勢似越來越猛，泥牢中的泥也稀了，他們兩人果眞像在水中浮沉着。

忽然，昇人龍有點興奮地說：「水既往下沖，前面定然有出口！」

沈當傑道：「是的！」

這時，他們不再單讓泥水沖下，而是自己用手向前划，速度如風。

「砰」的一聲，兩人碰着了一處石壁，並且下沈。

昇人龍叫道：「快抓着石頭……」

沈當傑不用他提醒，早已抓着了石頭。

這石壁十分參差，有一些石塊凸了出來，有些却是凹了入去，是可以容一人坐上去。

沈當傑首先借力，上了一塊凸起的石頭，而昇人龍也跨上了另一塊石上。

出路雖然找不到，總算脫離了泥沼。

沈當傑正在喘氣的當兒，突然他覺得頭上有一陣涼意，這涼意帶來一種十分特殊的感覺。

那好像是一隻爪子，正搭着他的頭頂！

黑暗之中，他知道昇人龍離他相當遠，沒有理由可以碰到他的頭頂。

他想抬頭，但被那爪子大力按下。

沈當傑幾乎叫了出來！

難道這石壁之上，藏有怪獸？

在迷亂之中，他舉手擋開，可是手一伸出，另一隻爪子亦已抓住他的手臂！

他知道這不再是一種感覺，而是一隻眞實的爪子。

「誰來擾我清靜？」是一陣低沉的聲音，這聲音使人的皮膚立時起了雞皮疙瘩！

昇人龍在另一塊石上，立時問：「誰？」

沈當傑沒有回答，昇人龍已知有了突變，立時想攀上另一塊石。

不過，他只感到腰間一麻，全身無力。

「你們都不許動！」

又是那深沉的聲音。

既能發人言，自然不是怪獸，沈當傑在那雙爪子之下，再沒有那麼驚懼！

忽然，爪子一收緊，沈當傑感到被提起，然後向上一拋，他已坐在昇人龍的旁邊。

幸好昇人龍坐的那塊石，也足夠坐上二人。

昇人龍一把抓着他。

兩人坐穩後，昇人龍道：「高人手下留情！」

「我不是甚麼高人！」是那深沉的聲音。

昇人龍道：「前輩是……」

「我已忘記我的名字，你們是……」

「在下昇人龍！」

「在下沈當傑！」

那人再沒有說話。

沈當傑想移動一下身體，立時又感到腰間一麻，他知道被人點了穴道。

那古怪的人與他們兩人有一段距離，他怎能伸手點穴？難道他果有魔法？

昇人龍低聲道：「這人武功極高，是隔空點穴！」

「你說甚麼？」是那深沉的聲音。

「前輩在那處？咱們根本看不到你！」

「我在石中！你們不必看到我！」

昇人龍道：「前輩隔空點穴的手法，實在高明！」

那人怪笑道：「你也懂得隔空點穴？」

沈當傑道：「前輩如何稱呼？」

那人並沒有回答，看來他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

沈當傑道：「前輩既然在石中，咱們便稱呼你爲石中人石前輩！」

「石中人？倒是個有趣的名字！」

他們之間，又再沉默下來。

昇人龍最忍受不住這沉默，道：「石前輩，你怎會藏在這地方？」

石中人道：「這問題應該是我問你們！」

「咱們遭人陷害！」

「遭人陷害？可不是不自量力，無端惹禍？」

沈當傑道：「咱們眞有點不自量力，不過看見這種事情，就算明知沒有能力，也要管他一管！」

昇人龍道：「對，我絕對同意，就算是賠上了性命，也要管他一管。」

「呀……二位看見什麼勾當，當仁不讓？」

「販買人口。」

石中人「呀」了一聲，聲音有點顫動，道：「什麼販賣人口？」

「咱們便是爲了查探一班販賣人口的傢伙，才陷入了這個泥牢之中。」

「你們說這人口販子便在上面？」

「是的，你不知道？」

「老夫在這裏多年，以前上面是一間大倉庫，怎會變成了人口販子的賊窩？」

「咱們也不知道，就是想查個明白。」

「你們是怎樣發現這人口販子的？」

沈當傑便把揚州城發生的事，簡述了一遍。

石中人問：「那頭子姓甚麼？」

昇人龍道：「姓蔡的。」

「什麼名字？」

昇人龍與沈當傑同時搖了搖頭。

本來在黑暗之中，他們搖頭，沒有人會看得見，可是那人沒有追問下去，似乎他是看得見二人的。

「姓蔡的還沒有罪惡滿盈。」

「石前輩，你也認識這姓蔡的？」

「不只認識，而且是……」他沒有再說下去。

沈當傑與昇人龍都沒有追問下去，這位石中人躲在這泥牢內的石壁，自然有他一段往事，假若他不想說，追問下去，也無濟於事。

昇人龍道：「前輩在此，如何生活？」

「天無絕人之路。」

兩人實在不明白，這附近石壁之上，既無生物，連一條小草也沒有，怎有食物？

沈當傑道：「你知道出路？」

「我當然知道，但我不會出去。」

「爲什麼？。

那人並沒有回答。

「你們想吃些東西嗎？」

這話未提起之時，他們已忘了饑餓，而今一提起，他們竟全身發軟，他們實在餓得厲害。

「想……想……」

這時，離他們不遠之處，一個石洞之內，突然冒起一些光來。

光是從那人背後升起，因此，他們不能看到那人的臉孔，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光線勾出來的身影。

石中人是一個長髮披肩的人，他似乎是打坐着，石壁上映着他的雙手。

雙手上有尖銳的爪，那定是他的長指甲。

沈當傑而今才明白，最初被石中人抓着，便是被他的指甲抓着。

火光之中，又冒起了一些煙火，接着便是濃濃的香味，似乎是煲湯的味道。

這種香味，足以使他們發暈。

一會，石中人叫道：「接着。」

沈當傑只覺眼前一閃，已有一件東西拋來，他一手接着。

昇人龍也接到他的一份。



他們倆不再追問，便往口裏送。

濃香的肉味，好像是雞的味道。

兩隻雞腿並不粗壯，看來並不是雞，而是一些小鳥，不過無論什麼也好，滋味實在不錯。

他們吃着，連骨也吞下肚子。

石中人問道：「好吃嗎？」

「好吃。」

「好吃極了。」

「那麼再多吃一隻吧。」

那人又各拋了一隻來。

他們實在吃得津津有味，連手上的肉汁也忍不住用舌頭舔了。

昇人龍問：「那究竟是什麼天下美味？」

沈當傑道：「是鴿子？」

那人沒有回答。

「是野鷄？」

石中人道：「既然好吃，也不一定要知是什麼東西，反正已吃下了肚子。」

昇人龍道：「不，讓我們知道，有天能出去，也可以找來吃。」

「眞想知道？」

「眞想知道。」

石中人道：「那是蝙——蝠！」

蝙蝠？那半禽半獸的老鼠？

想起蝙蝠的模樣，他們幾乎想嘔！

石中人道：「很多時候，知道眞相並不是一件好事，對嗎？」

兩人苦笑。

有人糊糊塗塗的過一世，倒也快樂逍遙，假若處處尋根究底，未必是一件快樂的事。

不過，這一切都不能勉强。

石中人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沈當傑與昇人龍同坐在一塊石上，如何休息？

石中人也知他們的處境，便道：「你們向上躍上去，左右兩處都有石洞，可以供你們躺卧。」

昇人龍道：「沈兄，你先上。」

沈當傑依着石中人的指示，一躍而上，果然有一個石洞，外面是看不到的。

昇人龍也是一躍而上，入了另一個石洞。

兩人不知睡了多久。

他們醒來的時候，四周仍然是漆黑一遍。

其實在這山洞之內，並沒有白天黑夜之分，他們只能靠感覺而生活，只要覺得精神恢復了，那便是白天。

「兩位醒來了？」石中人問道。

沈當傑道：「石前輩，你怎知我醒了？」

「我在這洞中生活多年，有什麼不知？」

昇人龍道：「那麼，你一定知道出路。」

「知道又如何？」

「知道當然可以出去。」

石中人聽了，呵呵大笑：「以你們的身手，出去又有什麼用？」

兩人聽了，心中都不大好受，可是那是事實。

不過如果出去，離開揚州，不再理會那蔡老闆的販賣人口之事，那倒沒有什麼。

可是，他們兩人都不是這樣的人。

石中人道：「你們出去之後，再找那人口販子？」

沈當傑道：「當然。」

昇人龍也道：「我們怎能放過這喪盡天良的人！」

「對，喪盡天良的人！」石中人語帶悲苦，話中似有無限深意。

昇人龍最爲知機，道：「如果我讓這喪盡天良的人活下去，我寧願自己不活！」

沈當傑道：「我輩學武之人，目的除了是强身健體之外，也應爲人間做一些事，却除疾苦。」

石中人並不以他們的激動而感動，仍然冷冷地道：「以你們而今的身手，只不過又再被人拋下另一個毒龍沼！」

昇人龍問道：「什麼毒龍沼？」

「這地方有很多機關陷阱，你們不知道嗎？」

兩人沒有回答。

石中人道：「你們昨日被拋下的那個泥沼大牢，其實是一個亂葬崗，那人根本瞧不起你們，才拋你們下來，讓你們死掉便算，假若他認爲你們重要，那麼，你們便會被拋入那個毒龍沼。」

「什麼是毒龍沼？」

「下次你們被拋下去，便會知道。」

當然，顧名思義，那並不是什麼好地方。

沈當傑道：「前輩，你也不想那些人口販子活下去吧？」

「當然不想。」

昇人龍也接口道：「以我們兩人的力量，我看是對付不了這個組織，除非……」

他故意不說下去。

「除非什麼？」

「除非我們有前輩的身手。」

「我的身手？」

「單是那招隔空點穴，已足夠我們受用一生。」

「隔空點穴？」

沈當傑道：「我只見前輩手指一點，我便覺得腰間痲痛、不能動彈那一招。」

「那並不是什麼隔空點穴。」

昇人龍道：「那是什麼？」

「那是一種暗器的手法——含沙射影。」

兩人屏息靜氣地聆聽。

「我只是用石壁上跌下來的沙粒，向你們腰間射去，射中你們的穴道而

已。」

他的話可算是輕鬆平常，但其中所包含的功夫，實在是匪夷所思。

單是以指彈沙粒、黑暗中認穴這兩份功夫，便足以傲視江湖，何況其中的功力，實在使人佩服。

「你們也想學？」

兩人齊聲道：「是。」

「那也並不是什麼難事。」石中人頓了一頓，道：「你們抓一些沙粒，用你們學過的擲暗器手法，向我擲來。」

沈當傑一手抓起兩顆碎石，便向石中人擲去。

昇人龍也不甘後人。

可是兩人所擲的碎石，並不能到達石中人所坐之處，更遑論傷到石中人。

石中人道：「沈當傑，你擲的手法不弱，只不過是欠缺一份功力；昇人龍，你的手法並不正確，也不要太貪心。」

他是指昇人龍一擲就是一把沙石。

他頓了一頓，又道：「前人論暗器，都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更多名門正派視之為旁門左道，其實，無論與人相鬥或者是兩陣對壘，從來都是兵不厭詐，你們同意我的說法嗎？」

「同意。」兩人齊聲說。

「因此，發放暗器其實與其他功夫相等，並不是邪門左道，更何況當你不能移動，那麼……」

石中人似乎洩露了一些心聲，他是不能移動的？

「咱們施放暗器，第一要精神集中，第二是力量集中，那麼，雖不中，亦不遠矣。」

石中人燃亮了背後的火光，然後舉起右手，拾起一顆較大的石粒，以作示範。

他又道：「意在指間，力從心發，以勁沾勁，以力抵力……」

他念了一番口訣，這些口訣在文字來說，對兩人是生疏的，但練功之法，無論各家各派，都是殊途同歸，只不過石中人的「含沙射影」，對發放細小暗器特別有心得，因此口訣中的步驟，更為精細。

兩人看着他的示範，聽着他的講解，過了兩個時辰，倒也掌握了一點神髓。

石中人道：「天下任何功夫，也沒有一蹴即就，你們好好練習一下。」

兩人齊聲道：「是的，師傅。」

「師傅？我何時做了你們的師傅？」

沈當傑道：「師傅教了我們『含沙射影』，那當然是咱們的師傅了。」

昇人龍也道：「咱們以後當盡徒兒本份。」

石中人聽了，哈哈地笑起來，道：「你們兩人倒也是一廂情願。」

兩人聽了他的話，表面是責怪他們二人，但語氣却是大為高興，於是又再大叫師傅。

石中人道：「含沙射影只是粗略的功夫，我要再看你們資質，才決定是否收你們為徒。」

兩人聽了，知道這位師傅其實是想再教他們功夫，心下更是歡喜。

兩人對坐，便練習起「含沙射影」的功夫，他們本已有相當根底，加上石中人的指導，進步甚速。

沒有到家的一點，只是認穴。

石中人又教了他們認穴的竅門，道：「人身大穴，各有功用，而且有天生的護穴能力，不過最弱的地方，却是雙腋以下、腰脅之間，只要認着腰脅腋下之穴，那便能發揮含沙射影之功。」

單認腰脅間的穴道，那又比較容易了。

兩人又費了一番功夫。

他們師徒三人互相指點切磋，不知過了多少時日，兩人似乎並不覺得疲累。

石中人道：「你們餓嗎？」

提起「餓」，沈當傑與昇人龍才有餓的感覺。

沈當傑道：「又吃蝙蝠？」

石中人道：「又吃？你不願吃？」

昇人龍道：「吃。」

石中人道：「你們想吃也沒有了！不過，我却想吃。」

沈當傑立時明白石中人之意，道：「我們去捉一些給你。」

昇人龍更快，已躍出石洞。

蝙蝠是一種極其機靈的動物，牠視力極弱，但聽覺却是天下第一，只要一動，牠們便知道，因此，捉蝙蝠並不是一件易事。

昇人龍沿着石壁，攀上高處。

石洞之頂掛滿了蝙蝠，可是昇人龍未到壁頂，那些蝙蝠早已知機，一飛而散開了。

一時之間，石洞之內，只有蝙蝠撲翼之聲，並夾雜着一些吱吱叫聲。

沈當傑並不妄動，只在旁覷準機會。

可是，那些蝙蝠實在機靈，只要稍一動手，牠們早已洞悉先機。

他們捉了半天，根本連蝙蝠也沒有觸到。

石中人哈哈大笑，道：「你們怎樣孝敬師傅？」

兩人並不甘心，又再向蝙蝠羣撲去，可是，無論如何努力，也不能捉到。

石中人道：「你們安靜下來，看我的。」

兩人坐在石壁的凸出石塊之上。

只見石中人安坐着，等蝙蝠安靜下來。

然後，他突然向空中發出一掌。

登時，蝙蝠羣又再飛動，鬧哄哄的。

石中人右手一揚，只見一隻蝙蝠似受他的手掌吸力，被吸到他打坐之



處。

兩人看了一會，仍然看不出他用的是什麼手法。

照看蝙蝠遠離石中人，無論他有如何巨大的功力，也不能把蝙蝠吸下來的。

他一連捉了八隻蝙蝠。

沈當傑搔頭抓耳道：「我實在不明白。」

昇人龍也道：「你的神奇掌力……」

「不，這並不是掌力。」只見石中人右手一揮，他們似見到一條絲線。絲線之前端，似縛有一個小鈎。

原來石中人並非以掌力吸下蝙蝠，而是以鈎勾下。

「你們也試試。」

沈當傑道：「我們沒有絲索，也沒有鈎。」

石中人道：「那你要自己想辦法了。」

昇人龍道：「沈兄，你身上豈不是早有絲索？」

沈當傑看看自己身上，只有破爛的衣服，不過既有衣服，自然也可抽出絲線。

那麼鈎呢？

沈當傑靈機一觸，躍回昨日的石洞，那裏還有一些蝙蝠骨頭剩下。

沈當傑道：「昇兄，快找回一些蝙蝠骨頭。」

昇人龍也立時明白。

於是，兩人各選了一根絲索，縛了一個骨鈎。

他們學着石中人的手法，配合含沙射影的手法，希望可以鈎到一隻。

可是，他們仍然失望。

石中人笑道：「你們再小心看。」

只見他先發一掌，才再出鈎，果然是得心應手。

他們立時明白，發出一掌是個要訣。

於是，他們也各發一掌，才再出鈎，可是，仍然是無補於事。

石中人道：「你們倒也聰明，不過，找到要訣却不懂得利用。」他頓了一頓，又道：「那也怪不得你們，你們在洞中的日子不長，不懂蝙蝠的習性。」

「蝙蝠有什麼習性？」沈當傑問。

「牠們有聽聲辨形的特殊本領。」

「聽聲辨形？」

「是的，我先發一掌，那一掌並不是攻擊牠們，而是擾亂牠們聽聲辨形的能力，然後才出鈎。」

兩人立時明白。

沈當傑先發一掌，再發絲索，這次，他的絲索只能碰着蝙蝠，却不能鈎到牠們。

昇人龍也發一掌，所得到的成績，與沈當傑完全一樣。

兩人都是好勝的人，便各自練習。

過了一盞茶時份，昇人龍已鈎到了一隻，而沈當傑也在不久之後，鈎到了一隻。

石中人道：「其實這捉蝙蝠之法，也可以應用於與強敵周旋之中，假若對手在某方面特別強，我們也可以先擾亂對方實力所在，然後乘之以虛。」

想不到這捉蝙蝠的一課，也是他們重要的一課。

「把蝙蝠拋過來。」

沈當傑拿着蝙蝠，想上去石中人所坐之處。

石中人道：「不要上來！」

沈當傑只好把蝙蝠拋上，而昇人龍也拋了兩隻。

石中人又再亮起火光，不知他用什麼法子，把蝙蝠剝皮烤熟，又再拋回給他們。

這次，他們也吃得津津有味，因為捉蝙蝠並不容易，經過自己勞動而得到的食物，自然是甘味。

想不到二人陷入這石洞之中，竟學會兩種上乘的功夫，人生際遇，不可謂不奇。

＊ ＊ ＊

他們日夕不斷練習「含沙射影」與捉蝙蝠的手法，武藝在不知不覺中，大有進境。

沈當傑與昇人龍本身已是武術名家，而今無端得到一位高手指點，實在是夢寐以求之事，他們更在捉蝙蝠的手法之中，引伸成一套絕頂奇妙的功夫，兩人合作，變得天衣無縫。

他們竟然沒有想到要走出洞去。

不過，最令他們不明白的是，那位石中人，亦即是他們的師傅，一直不讓他們接近，就算躍近一點，他也會大發雷霆。

至於他的心事、他的過去，更是隻字不提，有時，他也會因一些感觸而漏了口風，不過當他發覺時，又再顧左右而言他。

沈當傑與昇人龍都明白，石中人師傅一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傷心往事。

不過，他自己不願提起，他們自然也無法提出。

那日，山洞之內，顯得十分翳熱，看來外面的天氣也不會很好。

沈當傑首先想起了外面。

他沒有作聲，只是陷入了回憶之中，外面的情形，究竟變成了怎樣？揚州城再有多少孩子被人擄去？有多少姑娘被人賣落青樓？

昇人龍也陷入了愁緒之中，他記得當自己被推入這泥牢之前，他曾遇到那位紅粧，如今她會怎樣？

石中人也沒有出聲。

石洞之內，更增翳人之感。

忽然，石中人道：「你們想出去？」

兩人無言，只相互望了一眼，又再望着師傅。

石中人道：「這幾年來，我單獨在石洞之內，與蝙蝠為伍，而今有你兩人解悶，我是捨不得你們離開。」

「咱們也捨不得你。」

「不過，你們定然要離去。」

「是的，咱們三人可以一起離去。」

「不！」石中人的聲音有點悽厲，續道：「我不會離去，你們要離去！」

「爲什麼？」

「你們不用問，我說過，我不離開便不離開！」

兩人不敢再多言。

頓了半晌，沈當傑乾笑道：「其實我們也無法離開，師傅何必激動？」

「你們可以離去……」

兩人傾聽着。

「上面本是一個大倉庫，這點你們都知曉的了，你們再向水流的地方，行至一石壁，那便是出口了。」

「出口？」

「是的，那是一個秘密出口，那出口的地方，是整座倉庫的後院，不知那地方如今用來作甚麼！」

沈當傑忽然打斷他的話，道：「其實我們出去作甚麼？倒不如……」

「你們一定要出去……難道你們忘了那個人口販子？那喪盡天良的蔡……」

石中人竟不欲再說下去。

昇人龍道：「我們若能出去，當然不會放過那個蔡老闆，但是咱們人單力弱……」

「人單力弱？你們有兩個人啊。」

「姓蔡的那人，手下能人極多，只是遇到一個大馬金刀，我們便敗得落荒而逃！」

「如今你們不同了！」

沈當傑道：「對，我們學會了含沙射影！」

昇人龍也道：「還有那套捉蝙蝠的手法！」

「還有一樣最重要的東西……」

一時之間，他們都不明白石中人指的是甚麼。

石中人道：「你們還有兩副很好的腦袋——只有智慧，才可以戰勝敵人！」

「智慧？我們……」

忽然，石中人咆哮起來，道：「快去，快去！」

兩人站了起來。

沈當傑道：「師傅你……」

「不用理會我，我應當離去的時候，自然會離去！」

兩人無法，只好沿着石中人所指，走到那石壁。

那是一片天然石壁，怎會有出路？

沈當傑用手敲敲各處，昇人龍在另一邊也敲敲打打，忽然，他們發現了一處空曠的回聲。

「是這裡了？」

兩人點頭稍退，然後雙掌合璧，向那空洞處猛力一擊。

那石壁竟應聲散了開來。

外面透入一陣强烈的光線。

兩人掩住眼睛一會，慢慢適應外面的强光。

然後，兩人經過了那石壁，果然走到外面，放眼望去，卻是一個廢棄的地方。

他們由草叢中上了地面。

兩人還未走出草叢，便聽見了刀劍交鳴、人羣搏擊的聲音，他們先隱身在草叢之內。

只見不遠之處，有兩個大漢圍攻一人。

那人是個女子。

「是那姓花的……」昇人龍道。他還沒有說完，便竄身上去。

姓花的女子使着一柄長劍，但只有招架之力。

兩個大漢其實早能勝她，不過是故意讓她多支持一會，好使她更能筋疲力盡。

昇人龍身如疾矢離弓，手中已抖出了兩顆碎石，「含沙射影」的暗器功夫，果然了得。

本是生龍活虎的兩個大漢，立時酥軟了下來，連擧起手中的刀也乏力。

昇人龍閃身站在花姑娘身畔。

花姑娘立時認得出是昇人龍，道：「是你？」

「正是我！」

花姑娘有點喜出望外，再一擧劍，刺向接近的一人，那人擧刀一格，卻是軟弱無力，花姑娘再刺，那人閃開，花姑娘把劍橫削，竟削下那人一片肩膀！

那人大叫一聲。

另一人卻立時竄身而來。

看來這人武功高强，早已解開被碎石射中的穴道。

金刀一閃。

好個「大馬金刀」連戰佳！

昇人龍手中並無兵器，只能閃身，但如果閃開，大刀便會撲砍花姑娘。

正在躊躇之間，大馬金刀忽然止住了去勢，向右邊盲目的砍了兩刀。

只見沈當傑已從草叢中躍起。

他使的正是捉蝙蝠的手法——虛招干擾。

昇人龍趁此良機，不用再閃避，反而可以連攻三招，迫得連戰佳連退七丈。

沈當傑也趁着他的退勢，迫了上來，一連使出三招，連大馬金刀的大刀也無法拿得穩，而落在沈當傑的手中。

這是無比的恥辱。

沒有了大馬金刀的連戰佳狂性大發，似已豁了性命，忽爪忽掌的攻向二人。

一時之間，兩人懼其狂性，返身退後。

連戰佳的大馬金刀使得極好，那知他的拳腳也不差。

沈當傑以金刀迎戰，昇人龍以空



花凝香迫連戰佳吞下藥丸。

手交擊，一時之間，兩人竟無法抵得住連戰佳的攻勢。

花姑娘見勢色不對，也加入了戰圈。

那個躺在地上的大漢，雖然肩膊被削，但也只是皮肉之傷，並沒有大礙，也躍入了戰圈。

三人應戰兩人，沈當傑與昇人龍竟無法取得上風，五十個回合之後，連戰佳猛喝一聲，竟然空手奪回那柄大馬金刀！

有了大馬金刀在手，他似回復雄風。

只見他大刀飛舞，有如天神下臨，三人退避。

那時，沈當傑與昇人龍交換了一個眼色。

沈當傑躍開，然後迴身，忽左忽右的躍動。

連戰佳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只集中精神對付沈當傑，一時之間，昇人龍有大好的機會。

昇人龍立時標竄而至，猛攻連戰佳。

大馬金刀是大件而重的兵器，適合大開大合的功夫，但昇人龍已迫近其身，一時之間，反而使他左支右絀，而且既要應付沈當傑的左騰右移，更是空門大開。

昇人龍駢指如戟，連發三指。

三指俱是力透連戰佳胸背，而且戳了他胸前三大要穴——「神封」、「中庭」、「鳩尾」——連戰佳立時整個人呆了下來。

另外那個被削肩膀的人，看見形勢不對，便向草叢中逸去。

花姑娘急起持劍直刺。

「噗」的一聲，劍從他背後刺入，直貫前胸，那人應聲倒地！

昇人龍正要下手殺連戰佳。

花姑娘喝道：「不要殺他！」

昇人龍止住了去勢，道：「爲甚麼？」

沈當傑道：「當然是要一個活口！」

花姑娘微笑，表示同意。

昇人龍道：「對，這人是姓蔡的手下重員，從他口中，定然可以得到一些口風。」

連戰佳雖然被點了穴，不能動彈，但他仍然可以清楚地聽到他們的說話，他只怒目而視。

花姑娘道：「咱們先離去。」

她吆哨一聲，一匹馬從遠處奔來，兩人把高大的連戰佳推了上馬背。

花姑娘牽着馬向前走，道：「跟我來！」

他們直奔郊外，上了一段山路，來到一個相當隱蔽的山洞。

他們把連戰佳推了下來，那馬兒便離開，昇人龍想出去拴馬。

花姑娘道：「這馬兒有靈性，不用理會。」

這山洞很大，十分乾爽，並且有

一些日常用具，看來花姑娘住在這地方已有一段日子。

沈當傑上前，花姑娘遞上一些繩索，兩人合力把連戰佳縛住了。

花姑娘道：「昇兄，這位是……」

「這位本是我的敵人，現在却成了我的好搭檔的沈當傑。」

花姑娘道：「沈當傑？是否人稱『當仁不讓』的沈大俠？」

沈當傑道：「姑娘誇獎。」

「甚麼當仁不讓？」昇人龍似乎沒有聽過。

沈當傑道：「那只是江湖朋友賞面。」

昇人龍道：「姑娘，其實我也只知道你姓花……」

「我叫花凝露。」

沈當傑道：「花姑……」

他立時覺得似乎不大好說。

三人也笑了起來。

沈當傑道：「姑娘與這位大漢……」

「我的事說來話長，先套了這廝的口供！」

她指的當然是連戰佳。

連戰佳被縛着，便索性閉上眼睛。

昇人龍道：「你的蔡老闆近日生意可好？」

連戰佳閉目依然。

沈當傑道：「棺材舖作爲人口販賣的掩飾，這實在是聰明的想法，可惜的是，聰明却用在這傷天害理之事上。看你身手如此，何必淌這喪盡天良的渾水？」

花凝露道：「你有沒有見過一個與我差不多模樣的姑娘？」

連戰佳張開了眼睛，望着花凝露，半晌，又再閉上眼睛，臉露一些得意之色。

花凝露急道：「你見過？」

連戰佳閉目微笑。

花凝露更加着急。

昇人龍道：「看來他要吃一些苦頭，才會說出眞話。」只見他上前，脚踢他腰間「京門」穴。

「京門」穴是人身大穴之一，被脚尖踢着，一陣一陣的絞痛從腰間升起，實在並不好受。

連戰佳也是個硬漢，他苦忍着。

過了半晌，仍然默不作聲。

昇人龍再踢他兩脚，那痛苦的感覺已加倍，只見連戰佳的額上，佈滿了黃豆般的汗珠。

他仍然硬挺着。

沈當傑道：「好一個硬漢！我平生敬佩好漢，好，就讓我替你解開穴道！」

他一脚踢出，連戰佳頓時感到一陣舒暢。

花凝露仍是十分焦急，道：「他似乎並不感激你的好意，沈兄！」

沈當傑示意花凝露安靜下來，一會才道：「朋友，可否告知這位姑娘，有沒有見過……」

連戰佳仍不作答，他似乎覺得，自己能忍受這酷刑般的點穴，不用再怕其他。

沈當傑道：「你又何必爲難自己？」

連戰佳仍然不語。

昇人龍忍不住，叫道：「好，你再試一下！」

這次，他不再踢他大穴，却向他腋下的「天泉穴」踢去，連戰佳身體顫動。

忍痛容易，忍笑却非易事。

那「天泉穴」是人身氣穴之一，一經搔着，便有一種不由自主的笑意湧上。

連戰佳忍不住笑起來。

「哈哈」之聲，在山洞內迴响。

花凝露道：「昇兄制人之法，倒也不少。」

昇人龍道：「這些人一定要吃些苦才可……」

連戰佳已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假若再笑下去，恐怕要窒息了。

「快……救……我……」

這次輪到他們三人，大模斯樣的不理會他。

「我說了。」

昇人龍道：「眞的說了嗎？」

「我……我見過……」

花姑娘道：「你見過我的妹子？」

昇人龍立刻爲連戰佳解開了穴道。

連戰佳喘着氣，抽搐的臉孔才較爲放鬆。

花凝露又想催逼他，沈當傑連忙示意她不用心急，花凝露才勉强沉住了氣。

還是昇人龍忍耐不住，他又作踢脚狀。

連戰佳吃過苦頭，連忙道：「大俠……老實說，這多天來，我見過不少女孩子，不過是否有一個像姑娘那麼標緻的……」

昇人龍又要擧脚。

連戰佳急忙退後，並道：「我並不是討姑娘便宜，那只是實話實說……」

花凝露怒道：「那麼，你有沒有見過？」

連戰佳道：「我不敢肯定……不過，最近有一批姑娘，是從蘇州那邊搶回來的。」

「蘇州？那定有我妹子在內。」

連戰佳並沒有說話。

昇人龍走近，又欲擧脚。

連戰佳道：「大俠，大俠，我已把我所知的告訴了你們，你們……」

「你只知那麼少？」

「三位，你們還想知道甚麼？」

沈當傑道：「爲甚麼要從蘇州抓人來？」

「因爲咱們老闆認爲貨式不夠……」

昇人龍道：「揚州的人給你們抓完了，賣完了？」



「不，近日我們老闆要擧行一個盛大的拍賣會……特別需要標緻的姑娘，所以……」

「人口拍賣會？」

其實那並非是甚麼奇怪事，沈當傑也曾看過一次拍賣，不過，那次拍賣只有四個人口販子，規模並不大。

沈當傑道：「有甚麼人來拍賣？」

「聽說是幾個族長。」

「甚麼族長？」

「是東北那一帶的遊牧民族，他們近年來生活安定，不用四處遊牧，那幾個族長想買一些精壯男子回去作奴隸，另外找一些標緻姑娘回去服侍他們。」

花凝露聽了，心中大氣，忍不住上前一大巴掌打在連戰佳的臉上，怒道：「你們這些人面獸心、喪盡天良的人！」

連戰佳吃了一巴掌，半邊臉也腫起來，他當然是氣在心頭，可是手脚被縛，人又在別人的刀俎之上，只好無可奈何的忍受着。

昇人龍問：「拍賣會甚麼時候擧行？」

「人到齊了便擧行。」

「甚麼人到齊了？」

「我離開總寨時已來了兩個族長，聽說還有三個日內便到。」

「來了兩個，那兩個是甚麼部落的人？」

「我不大清楚，只覺得他們很怪。」

「怪在那裏？」

「他們的衣着與我們一樣，說話也與我們一樣，但樣子却完全不同，曲髮鈎鼻，有一個甚至是有藍色眼珠的！」

沈當傑道：「拍賣仍會在那個地庫擧行？」

「不，咱們蔡老闆建了一艘蟠龍船，這次拍賣，便在那裏擧行。」

「蟠龍船？在那裏？」

「離棺材舖並不遠。」

花凝露道：「就是在河上、那艘官船一般的大船？」

連戰佳點了點頭。

沈當傑道：「船上是否機關重重？」

連戰佳道：「我也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

「眞的，咱們蔡老闆親自督工，我沒有上過去，但從人們口中知道，船上各種享受應有盡有。」

「殺人的裝置？」

「我眞的不知道。」

昇人龍又想施他那種酷刑，不過，沈當傑止住了他，道：「反正咱們也要去看，何必勞他描述？」

昇人龍立時明白他的意思，道：「對，沈兄，如何對付這人？」

沈當傑道：「放他回去。」

連戰佳臉露喜色。

昇人龍道：「那太便宜了他，殺了他吧！」

花凝露道：「慢點，連戰佳，你想保存性命嗎？」

「當然想！」

「那你答應我，好好照顧那批蘇州姑娘！」

連戰佳當然是拚命點頭，只要放他回去，那再理會是蘇州姑娘還是揚州姑娘！

花凝露從懷中拿出一個翠綠瓶子出來，從瓶中倒了一些丸子在手中。

「你張開口！」

連戰佳却立時閉上口，不過花凝露手快，一手按着他的鼻子，使他無法不張開嘴巴，强迫他吞下了五顆丸子。

連戰佳知道那並不是好東西，叫道：「你給我吃了些甚麼？」

「補藥！」花凝露輕描淡寫道。

「姑娘放心，我會小心照顧那批蘇州姑娘的。」

「你倒是一個玲瓏剔透的人。」

「姑娘饒命！」

「你吞下的丸子，名叫『斷筋破髓』丸，是用三十多種名貴毒藥煉製而成。」

「那我快要被毒死了！」

「不，三十多種名貴毒藥滙在一起，並不會立刻毒死你，而是慢慢的折磨你。」

連戰佳臉如土色。

「假若五十日內，你來我處拿到解藥，那便沒有甚麼，反而可使你元氣倍增，假若……」

「假若沒有解藥。」

「那時，你的筋骨便會長大，向四方八面擴展，那時，你將會無限度長大，成了一個巨人，然後直至筋肉無法再擴展，那才會死去。不過，筋肉不斷生長的過程，那種苦處……」

連戰佳聽了，大汗淋漓。

「你不用擔心，五十天內不會有事的。」

「姑娘一定給我解藥？」

「那要看你能否救出我的妹妹。」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妹妹。」

「我跟妹妹是孿生的，你一定會認得出來。」

「一定會認得出來。」

花凝露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昇人龍用緬刀一揮，繩索立告脫落，連戰佳有如一隻喪家狗，逃離了山洞。

過了一會，沈當傑忍不住問道：「姑娘，你何來如此霸道的藥物？」

花凝露只笑了一笑。

昇人龍道：「有這種藥物，那怕他不做咱們的內應。」

花凝露道：「是的。」

沈當傑問：「那批蘇州姑娘之中，可眞有你那位孿生妹妹？」

花凝露道：「我相信有。這次我追

來揚州，目的也是爲救我妹妹。」

昇人龍道：「姑娘的武功厲害，相信你妹妹也……」

「不，她是一個嬌滴滴的姑娘，完全不懂武功，否則她也不會被人捉去了！」

沈當傑道：「姑娘，看你胸有成竹，你有粉碎這幫喪盡天良的棺材精的計劃？」

「我已探過棺材舖，裏面高手也不少，而且機關重重，以咱們三個人的力量，相信很難有所作爲！」

昇人龍道：「姑娘一開始便長他人志氣？」

花凝露白了他一眼，道：「我說的是實話，不過，而今有了改變！」

「什麼改變？」

「你沒有聽到連戰佳說，新的拍賣會是在那艘蟠龍船上舉行的？」

「那又如何？」

「既是新造的船，自然有更多的裝置！」

「但至少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不在地庫，咱們應付不了，也不會被拋下泥沼大牢，可以一走了之，然後捲土重來！」

花凝露道：「兩位所言皆有理，不過，目前最重要的一點，是離開這山洞！」

昇人龍問：「爲什麼？」

花凝露道：「連戰佳是一個什麼人？他不會這樣容易便相信我的『斷筋破髓丸』的！」

「他會攻來？」

「他自己不來，也會叫人來！」

「他不怕手下錯手殺了你，以後再沒有解藥？」

「他一定不會叫人殺我，我只是爲你們二人擔心！」花凝露笑着說。

「那麼……」

花凝露道：「我早預備了另一個山洞！」

他們二人隨着花凝露，沿着山坡，上到一處更高的地方，那處也有一個山洞，而且更爲闊大，裏面有更多的日常用品，看來這才是花凝露的眞正居所。

這山洞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居高臨下，可以看到那個舊山洞，以及舊山洞的一帶小徑。

花凝露道：「這裡地方寬大，你們可以自由選擇地方居住，那邊還有一個小水潭，可以洗澡！」

提起水潭，兩人才想起自己的身上。

花凝露道：「我下山到城中走一遭，去買些吃的，也找些穿的，你們要自己招呼自己了！」

花凝露下山去了。

兩人跑往那個水潭。

潭水清澈如鏡，可是當他們跳了下去，只見清水立時變了黑水，連水潭中一些小魚，也立時死了，浮在水潭





的四邊！

很久也沒有嘗過泡水的滋味，他們浸在水中，實在不願起來。

昇人龍道：「沈兄，你還記得我們入城之前，有過一個打賭？」

「當然記得！」

「不過，後來咱們被摔入泥沼，無法完成那個打賭，反而要相互合作！」

「那又如何？」

「而今咱們面臨兩件事，第一，要去破壞那蟠龍船，殺那姓蔡的棺材精！」

「這點沒有什麼好打賭的！」

「是的，不過我一見花姑娘，我便……」

「什麼，你把花姑娘作爲打賭的？」

「這只是我與你之間的一個打賭協議，假如你不喜歡花姑娘，我們也不用什麼協議！」

沈當傑並沒有作聲。

他是一個較爲含蓄的人。

「你不作聲，那便是默認，你也喜歡花姑娘！」

「但感情不能用作打賭！」

「我並不是要用花姑娘作賭注，而是你既不喜歡她，咱們不用打賭！」

「那麼你想打賭什麼？」

「當然是救出她的妹妹，其實不用我們賭，誰救出她的妹妹，她也會傾心於誰的了！」

「那也並不一定！」

「是的，我也同意，不過，假若我救出她的妹妹，那算是你輸了，你便要在事情完結之後，在我們的面前消失，你同意嗎？」

「只要我退出，你便安心？」

「是的。」

「不過，假如花姑娘只喜歡我，那你又……」

「那是天意，你不用擔心，只要你不在場，我自然有奪得美人歸的本領！」

沈當傑沒有再作聲，他當然不贊成以這種有關感情的事作爲賭注，不過，昇人龍好賭，而且也是爲了試探沈當傑對花凝露的感覺，他也是無可奈何。

忽然水潭邊的樹上，飄下兩套衣裳。

只聽見花凝露的聲音：「你們洗澡完了，快來吃一餐飽的！」

其實兩人已洗得乾乾淨淨，聽罷立時起來，換了衣服，一時之間，兩個泥人又再變爲俗世佳公子！

這一頓，實在吃得愉快！

忽然兩人都想起石中人與蝙蝠肉，立時黯然不語。

花凝露不知他們在想什麼，便問：「你們怕？」

沈當傑道：「怕什麼？」

昇人龍道：「咱們天不怕，地不怕！」

「那麼，爲什麼你們一時是談笑風生，一會却是沉吟不語？」

沈當傑道：「咱們吃着這山珍海錯的時候，便想起那些蝙蝠肉——」

「蝙蝠也可以吃？」

「什麼也可以吃，當你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兩人便斷斷續續地把在泥沼中的遭遇，告訴了花凝露，花凝露心思周密，聽完之後，便道：「看來這位石中人前輩被困在地洞之下，定然有一番傷心往事，而且他痛恨姓蔡的棺材精，那自然是與他有關！」

沈當傑道：「那姓蔡的只是個見錢開眼的江湖敗類，爲了你妹妹，爲了那位恩人前輩，我們定要合力剷除他！」

昇人龍道：「可惜我們只有三個人！」

花凝露道：「三個人的武功有限，但三個人的智力却是無限！」

沈當傑道：「對，武功重要，但能以智取，更爲上算，姑娘，你可有妙計？」

花凝露點點了頭，道：「妙計當然有，不過你們兩個大男兒，一定要聽我的話！」

沈當傑與昇人龍同時嚴肅地道：「咱們唯姑娘的命是從！」

花凝露看見他們的模樣，忍不住笑起來。

昇人龍又道：「在下願一生一世聽姑娘的話！」

花凝露止住了笑意，並帶點嬌羞道：「你也不用如此說，咱們三人共同努力吧！」

沈當傑也忍不住望了昇人龍一眼，心忖：「你這人倒不怕肉麻！」

花凝露道：「看來明天便要開始工作！」

昇人龍道：「什麼工作？」

花凝露道：「你以爲那『大馬金刀』連戰佳回去，會就此罷休？」

沈當傑道：「當然不會！」

「而且他已知道我們在這山裏，定然會帶領大隊人馬來剷平這個山頭！」花凝露道。

昇人龍道：「怪不得你見連戰佳一離去，便立刻搬來這個山洞！」

花凝露道：「是的，我們這個山洞，是整個山頭最有利的位置，居高臨下，可以控制一切！」

昇人龍道：「假若他們大舉來犯……」

「我們人手不足！」

花凝露道：「人手雖不足，但這裏有石頭、山藤、樹木……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好幫手！」

兩人立時明白。

昇人龍便要出去，看看怎樣佈置。

花凝露道：「昇兄，你不用心急，明天還有很多工作要你做呢！」

於是，三人各自在石洞之中安睡。

花凝露一早起來，便與二人商量，在山洞附近陡斜的地方，放置一些巨大的石塊，並且用繩索緊緊箍住，只要一拉動繩索的活結，大石便會傾瀉而下。

他們又砍伐了一些臂兒般粗的樹幹，紮在一起，也是放在高處，只要一拉機關，整排樹幹便會排山倒海而下，任你有勇將艮駒，也不可擋，

經過了三天精巧的佈置，卻仍未有連戰佳來攻的跡象，難道他是個懦夫？

## 身中劇毒　受人控制

「大馬金刀」連戰佳當然不是懦夫！

當他領着他的伙伴回去棺材舖的時候，他是怒火攻心的，不過，回到棺材舖，見過蔡老闆之後，怒火依然在，卻有了新的計算！

蔡老闆叫他休息了半天，才到他的小閣中商議，連戰佳並沒有什麼重大傷處，休息了半天，精神便恢復，還沒有到黃昏，他便來到蔡老闆的小閣。

蔡老闆似乎早已洞悉他的心意，早在閣中恭迎。

連戰佳一見了這位主子，便道：「主公，我還以爲可以爲你多擒一位美人兒，豈知……」

蔡老闆道：「有很多美人兒，都是不易相與的！」

「也許我沒有好好記着主公這句話！」

「究竟是個什麼婆娘？」

連戰佳道：「主公可記得，上個月從蘇州擒來的一班姑娘？」

蔡老闆點了點頭。

「其中有一個，臉容是嬌俏的？」

「那一個？我看那幾個蘇州姑娘都不錯的！」

「那個長髮披肩的……」

蔡老闆似乎想起來了。

「那個……那個在下次蟠龍舫拍賣中，定然有不少人出價！」

連戰佳道：「一個美人已可以叫價，假若有另一個是一模一樣、一般美的，你說……」

「那姑娘有孿生姐妹？」

連戰佳點點頭。

「那好極了！」頓了半晌，蔡老闆道：「難道你要擒的女子，就是……」

「外貌是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在我們牢中的一個是嬌柔無力，而另外這一個卻是個驍勇善戰、智計百出的潑辣女人！」

蔡老闆笑道：「你吃過這女子的苦頭？」

「本來也沒有什麼的，但卻來了兩個泥人！」

「什麼泥人？」

「滿身汚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人！」

「什麼？」蔡老闆思索着，自言自語道：「沒有理由的，你可見過有人逃得過那泥牢的？」

連戰佳道：「你指的是那兩個……」

蔡老闆點了點頭。

「對，是他們，想不到是他們！」

「那麼，看來這兩人倒也有點能耐！」

連戰佳道：「他們既然逃得出泥牢，而且聯同了那個女娃兒，對咱們來說……」

蔡老闆道：「你肯定那女子的孿生妹妹是在我們手中？」

連戰佳道：「是的！」

「那便不怕他們有三頭六臂！」

「爲什麼？」

「投鼠忌器！」

連戰佳明白地點頭，道：「對，主公的想法對極，不過，他們定然會聯手來攻！」

「那麼，你何不帶一班兄弟，把他們所匿藏的山頭整個剷平？」

連戰佳聽了，道：「對！把整個山頭剷平，一洩我心頭之恨！」

他說罷，便要馬上出發！

蔡老闆道：「你也不用心急，過兩天，我爲你調動一班兄弟，看他們能逃往那裏！」

連戰佳道：「爲什麼還要過兩天？」

「因爲一方面要調動人手，另一方面，是讓他們心急的等一下，過了一兩天，他們的防範鬆懈，一舉攻之，才更易得手！」

連戰佳當然同意。

蔡老闆又道：「我那艘蟠龍舫已造好了，並且裝飾妥當，下個月，幾個族長便會來！」

「主公已調配人手妥當？」

「一切已差不多。這次是我們首次與這幾位外族之首領做生意，一定要做得妥善，否則日後……」

「揚州這地方，有誰敢與我們爲敵？」

「假若我估計沒錯，那兩個好事的江湖客，一定會不顧生命的前來！」

連戰佳道：「假如他們還有命的話！」

蔡老闆聽了，大笑起來，道：「是的，假如他們還有命來的話！」

連戰佳道：「主公也構思過蟠龍舫上的盛會？」

「想過了，我們招呼那五位族長在畫舫大廳之內，一面飲酒談天，一面出價買人！」

「飲酒談天，出價買人，定是個空前盛會！但這些都是重要人物，我們已有足夠的力量保護他們？」

「當然有，船上一百四十四個水手，分作十二小隊，每隊都有一個武功厲害的頭目，足以對付一營水師！」

「盛會完畢，他們又如何離去？」

「那不用替他們擔心，他們都是雄霸一方的族長，那自然有他們的辦法！」



兩人越說越開心。

不久，便有僕人送上精美飯菜。

蔡老闆更爲連戰佳添了酒。

連戰佳向來酒量極佳，十斤八斤也是臉不改容，可是，這次他只喝了兩杯，便臉龐變色。

「怎麼了？」蔡老闆問道。

連戰佳捏着肚子，道：「難道那些藥……」

「什麼藥？」

「沒有什麼……」連戰佳並不想讓蔡老闆知道自己被迫吞了毒藥之事，同伴被殺，早已使他面目無光，假如再讓他知道自己被迫吞藥，那還有面目？

而且，蔡老闆也會因此而不信任自己。

「也許有點傷，不宜飲酒！」

蔡老闆也沒有再叫他喝，只是自己淺斟低酌，似乎十分得意。

翌日，連戰佳跟蔡老闆往看那艘落成的蟠龍舫，看來一切都十分順利。

他們巡視船上，眼看還差一點修飾，便要竣工。

好一艘豪華的大船。

船上的大堂，足以媲美皇帝的宮殿，其他的裝備，實在像一間水上的行宮！

船分作三層，最上的一層便是那大堂，中間的一層是個大牢室，當然是用來囚放那些可憐的人，最下的一層，卻是個水手室，兩邊各有四十多根木槳，伸出船外，假若八十多人一起划船，船的速度定然不弱。

蔡老闆對一切都極爲滿意。

連戰佳卻看得有點心不在焉，他只是希望快快帶人去剷平那丫頭的山頭，並且拿到解藥，那時既可洩心頭之恨，也可以抓着那丫頭，與她的孿生妹妹一起在舫中拍賣，倒也算是立了一件功勞！

蔡老闆也看出他的心意，回到棺材舖之後，便馬上調派人手給他。

連戰佳本身也有五個助手，他們經過一番商議，決定明早出發。

連戰佳臨走之前，鄭重地對五人道：「那二男一女，武功都極爲高强，兩個男的隨時可以殺，但那個女子卻只可生擒！」

五人唯唯諾諾。

翌日一早，他們便出發。

那山頭離棺材舖也十分遠，來到山脚，日已東升，朝露繽紛，十分好看。

他們吩咐嘍囉殿後，五個手下，加上連戰佳本人，分作三個小隊攻上。

山腰是一片寧靜。

來到那個小山洞的時候，仍沒有半點聲息。

連戰佳心腸毒辣，吩咐手下在洞外燃火，想用火攻迫他們出來。

幸虧花凝露也想到，早已搬離了這個小山洞。

沈當傑、昇人龍與花凝露正居高臨下，看着他們卑鄙的手段。

當火已蔓延，煙霧升起，洞內仍沒有反應的時候，連戰佳已知道自己又中了計。

他高聲道：「先退！」

不過，那已是太遲了！

只見陡斜的山坡上，無端滾下了很多大大的石塊，一干人等急忙退下。

退下幾步，另一陣如雷似的聲響，震耳欲聾。

滾下的，却是一排一排的粗樹幹。

這次，不單是連戰佳與五個助手退下，而在殿後的那些嘍囉，看見那排山倒海似的樹幹，也慌忙的逃去。

山脚之下，他們喘息未停。

山上又飛來了一排一排的火箭。

那些嘍囉見了，又是落荒而逃。

連戰佳大聲叫着，但那有一個人聽他的！

幸好那五個助手仍然還有人性，伴着他逃到山脚，不過，看他們狼狽的情形，已全無鬥志。

想不到這次的進攻，落敗得如此快！

連戰佳心想：「這三個人實在不可小覷！」

正在喘氣的時候，山上又落下了一些石塊，這些石塊都很大，衝下來的威力極猛。

連戰佳道：「我們走吧！」

「沒走得這麼容易！」那是花凝露的聲音。

只見前面，已有三人擋着去路。

仍是那三人，兩個男的却是完全不同了！

那天，他們三人一同對付連戰佳與他的手下，沈當傑與昇人龍仍是滿身泥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而今却完全不同，面前竟是兩個英俊瀟洒的漢子！

黑衣勁裝的是沈當傑。

白衣緬刀的是昇人龍。

而花凝露一身淡綠衣裳，更覺出塵脫俗。

忽然，那五個助手似箭的向四方逃去，連戰佳並沒有逃走，他知道逃也逃不了。

沈當傑道：「大馬金刀！你的馬與刀呢？」

刀仍揹在背上，但却沒有馬了！

昇人龍道：「你根本是咱們的手下敗將，何必言勇！」

花凝露道：「咱們就給他留一個全屍！」

「大馬金刀」連戰佳已把大刀拿在手裏，可是他再也沒有當年那種戰無不勝的威風。

昇人龍的緬刀使出。

他的刀極爲柔軟，而且快如閃電。

連戰佳以大刀護體，不思進攻，而沈當傑亦已攻來，他手持的是一柄黑劍，通體黝黑的黑劍。

花凝露手中的也是一柄劍，却與沈當傑完全不同，而是銀白閃光，刺人眼目。

連戰佳迎着三人，自然是吃不消，因爲他根本不是三人的敵手，而且早已領敎過！

他實在不明白，何以三人一同攻來。

若置他死地，一人已足夠。

但三人却像穿花蝴蝶般，在他眼前穿梭來往，實在使他護得胸前，背部却是大大空出。

沈當傑一劍挑起。

連戰佳整個背部的衣裳都裂開了。

而花凝露的白劍却是飛花拂柳般刺着，他胸前的衣服立時碎裂，像千百隻蝴蝶飛起。

昇人龍的緬刀也沒有慢下來。

他向着連戰佳的頭部削了幾下。

只見他的頭髮被削了大半，連臉頰上的鬍鬚，也落下無數！

連戰佳的臉，只感到一陣寒一陣熱，而全身在刀劍之間，却起鷄皮疙瘩！

他的金刀已越使越慢。

忽然，昇人龍的緬刀左右揮動，竟把連戰佳手中的大馬金刀也打了下來！

連戰佳只有空手應戰。

花凝露向左一刺，沈當傑同時向右一刺，連戰佳完全沒有閃避的空隙。

他仰身，雙腿無法不屈膝跪下。

沈當傑道：「他終於屈膝求饒了！」

連戰佳曾見過不少場面，身經百戰，勝敗都有，却從來沒有遇到如此情境！

他早已豁了出去。

當他張開口，正想要說話，花凝露的一劍已刺着他的上唇，而沈當傑趁他張開口，左手一揚，五顆葯丸已送入他口中。

連戰佳千萬也沒有料到，這三人竟又再迫他服葯。

這葯丸下肚，立時使他痛得死去活來，不斷在地上滚動，本已是衣衫破爛的他，更爲襤褸！

三人冷笑，看着他滚動。

連戰佳仍然是一條硬漢，他只打滚，並沒有作聲，不過，肉身始終敵不過葯物的厲害。

他終於叫道：「饒命！」

花凝露道：「沈兄，他說甚麼？」

沈當傑道：「他說饒命！」

「饒命？」

昇人龍道：「那便饒他一命吧！」

花凝露道：「昇兄果然是仁義心腸。」頓了一頓，又道：「快張開嘴巴！」

連戰佳連忙像一隻小狗似的張開嘴巴。

花凝露右手一揚，一顆丸子便彈進連戰佳的口中。

一股清涼的味道直透丹田。

連戰佳慢慢的站了起來，痛楚已去，但全身仍是虛浮無力。

「多謝姑娘。」

花凝露道：「你不用謝我這麼快，你記得我給你吃了多少葯丸？」

「似是五顆！」

「對，毒葯是五顆，但解葯只吃過一顆！」

「是的，那麼……」

花凝露道：「這一顆解葯，只可以解你目前之苦，另外那四顆，在八日之內，會連續迸發！」

連戰佳聽了，滿頭大汗，全身顫抖。

花凝露笑道：「不過，你也不用太擔心！」

「姑娘救命！」

「好，我救你也可以。」

「無論姑娘有何吩咐，在下都盡力而爲！」

花凝露道：「沈兄，你希望連兄爲我們做些甚麼？」

沈當傑道：「每兩日來一次，說說那姓蔡的動態！」

「好，我當會詳盡的向三位稟告！」

花凝露道：「想不到我們也收到一個這麼好的心腹，昇兄，你也有要求吧？」

昇人龍道：「那河上的大畫舫……」

「那蟠龍舫？是蔡老闆下次拍賣人口的地方！」

「那畫舫守衛森嚴嗎？」

「下層有一百四十四個水手，分爲十二小隊，划船的又是守衛的！」

他一連串如數家珍似的說出。

昇人龍道：「我要更詳盡的資料！」

「可以，可以！」

連戰佳忽又轉向花凝露，道：「姑娘還有甚麼吩咐？」

「你是個卑汚小人，我怎敢向你吩咐？」

「我……」

「上次你服了我的『斷筋破髓丸』……」

「我只是一時心急，想來求姑娘妳大發慈悲！」

「你只是心急而已，如今你心急也沒有用！上次的『斷筋破髓丸』仍然有效，當你完成一切內奸工作，我便會給你服解葯！」

「是的，姑娘，我會好好的做個內奸！」

三人實在看不慣這人的嘴臉。

生命是可貴的，只要有生命存在



，其他一切，顯然已不再重要！

「然後，在這八天之內，來向我們稟告，並且，我還要交給你一個重大的任務！」

「甚麼任務？」

「你要在那堆女子之中，好好照顧我的妹妹！」

「我回去之後，一定好好侍奉令妹，就像侍奉我娘親一樣！」

沈當傑道：「不，那又不可！」

昇人龍道：「你要暗中看着那位姑娘，假若太過，反惹那姓蔡的懷疑！」

「是的，是的，我會暗中保護！」

「好了！後天同樣的時刻，你來這裏吧！」

連戰佳向三人深深鞠躬而退。

假若你沒有見過天下最可憐的人，連戰佳便是一個模範……完全沒有人性的尊嚴。

尊嚴？只有生命存在，才可說尊嚴！

＊　＊　＊

連戰佳回到棺材舖，並沒有立即去見蔡老闆。

他知道蔡老闆也是一個小心眼的人，假若他看見他敗得如此可憐，他不會再多看他一眼。

蔡老闆知他敗退，却沒有想到他是如此慘敗。

而蔡老闆其實也有他的心意。

他來了揚州一年，這一年來販賣人口的進賬，足以使他生活一輩子。

他想過離開。

但最麻煩的是一班手下，他沒有藉口一走了之，他也不能讓他們在揚州混下去。

他決定建造這艘蟠龍舫，自有他的深意。

這一次的拍賣，生意額足以抵償一年來的開支，而且他還可以遺下一筆數額不少的金銀，讓他的部下散去，那時，他可以駕着這艘畫舫，以水爲家。

他的盤算是如意的。

可是，天下事豈盡人意？

連戰佳重新打扮好，才再來見蔡老闆，他表面不再狼狽，不過，以蔡老闆的精明，一眼便看出，他已完全失去了鬥志。

那種落寞的眼神，並不是連戰佳平時的眼神。

「主公。」

蔡老闆道：「敗了？」

連戰佳並沒有回答。

「敗了，也並不太重要！」

「主公……」

「我明白，不過你不用擔心，我們這次拍賣，一定會成功的！」

「他們……那些人……」

「不用擔心，那些來的皇族貴冑，他們足以保衛他們自己之外，還可以保衛我們有餘！哼，那些江湖客，根本對我們毫無威脅！」

「我……我……」

連戰佳的支吾，使蔡老闆感到有些不耐煩。

蔡老闆道：「我給你一個新任務！」

連戰佳似是精神一震。

「而今外面一切都已打點妥當，棺材舖的地庫，本來已是安全萬分，但爲了不會有節外生枝的事故發生，你便去看守那些女奴吧！」

「那批蘇州來的女奴？」

蔡老闆點了點頭，道：「這次拍賣，那批女奴是最爲重要的！」

連戰佳並沒有表示意見。

忽然，他想起自己以前一個提議，道：「我無法抓到那個姓花……的女子，那麼，我們無法有孿生姑娘拍賣了！」

蔡老闆道：「這點我幾乎也忘了，」他想了一想，道：「這個你也不用擔心，既然抓不到，那便算了！」

連戰佳再沒有其他話好說，便躬身退下。

蔡老闆見他離去之後，立刻召了一個人來。

這人面貌猥瑣，唇邊生有兩條老鼠鬚。

這人叫作「飛天靈鼠」杜絕，他的外貌像隻老鼠，不過，輕功却極其厲害。

在蔡老闆的手下中，以連戰佳爲首，第二把交椅，應該輪到「飛天靈鼠」杜絕了。

不過，連戰佳一向表現出色，而他的「大馬金刀」的威勢，一向都蓋過杜絕。

杜絕心中抱怨，但沒有辦法。

不過，這次機會却來了。

當他接到老闆的召喚，便立刻往小樓。

「杜絕，你在我手下已多年了？」

「五年，在下追隨主公五年了！」

蔡老闆道：「五年來，你也爲幫內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實在辛苦！」

「主公何以如此說？爲幫工作，是在下職責！」

「你知我們的蟠龍舫已落成了？」

「知道！」

「下次拍賣，對咱們萬分重要！」

「知道！幫內無人不知！」

「你看過那些女奴嗎？」

「看過！」

「你看她們如何？」

杜絕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因爲在這些販賣人口的幫會之中，那些擄來的奴隸便是他們的貨物，對於貨物，是視作生財之用，無論上下，沒有人敢覬覦，假如把貨物據爲己有，或者侵犯女奴，那便是犯了幫會中最大的禁條。

這個禁條，杜絕當然知道，對於這批女奴有何批評，他當然不敢在老

闖面前表示。

蔡老闆道：「你說老實話！」

杜絕略一皺眉，已有了好的答話：「這批女奴，既是主公你親手所選，當然是上等貨式！」

蔡老闆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天下有誰不喜歡別人的稱讚？而他也禁不住看了杜絕一眼，這人獐頭鼠目，但說話實在得體。

他既讚了主公，亦把責任卸在一旁。

蔡老闆道：「其中有一個特別美麗，據說是姓花的！」

杜絕仍沒有表示甚麼。

「那個姓花的女子溫柔婉弱，一定可以賣得上佳的價錢，不過……」

「不過甚麼？」

「聽說此女有一個孿生姐妹，長得與她一模一樣，假若能把兩姐妹一同拍賣，那麼不但可以得到更高的價錢，而且使這個史無前例的畫舫拍賣，更做得有聲有色！」

「主公好主意！」

蔡老闆嘆了一口氣。

杜絕立時明白，道：「另一個女子在那裏？」

「你知道也沒有用！」

「為甚麼？」

「因為這女子並不像那被擄回的女奴，而是武功極好，而且她想營救妹妹！」

杜絕笑道：「她來便好了，手到擒來，那時，主公的拍賣會，當會更為出色！」

蔡老闆把連戰佳的遭遇，略告杜絕。

杜絕雙眉蹙着，道：「此女子無論如何，都是咱們的心腹之患！」

「這任務要交給你了！」

杜絕拱手道：「在下盡力而為！」

「無論是屍體或是活口也可以，當然，活口更是最妙！你當然明白！」

「在下明白！」

蔡老闆為杜絕斟了一杯酒，兩人一飲而盡。

然後，蔡老闆把一些細節告訴了杜絕，其實所謂細節，並不詳細。

杜絕並沒有詳加追問，他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

他告別了老闆，便立刻往地庫，找着連戰佳。

連戰佳一向瞧不起這個同僚，不過，在自己失意的時候，有人來問候一下，倒算是一個安慰。

杜絕來，當然不是安慰他，他只想得到較好的資料，只要把這個女子擒住，以後，幫內再沒有連戰佳。

只有杜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杜絕！

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地位。

連戰佳並沒有告訴他甚麼，不過，杜絕是個十分精靈的人，冷觀着連戰佳的行為舉止，已猜到他曾與那女子連場決戰，並且是狼狽的落敗而回。

他也去看看那批女奴。

她們已接受了裝扮，穿上了上等的絲綢衣服，並塗了薄薄脂粉，每一個都相當美麗。

他注意到其中一個，那女子微帶憂鬱，不時向外面張望。

杜絕幾乎可以立刻肯定，這女子，一定是蔡老闆所說的一位，因為她有盼望的眼神，盼望有人來救她。

連戰佳開始有點不耐煩時，杜絕立刻告辭，他不想透露出自己有了新任務的任何痕跡。

翌日，杜絕一早便匿在地庫門口處。

他的估計並沒有錯誤。

連戰佳果然是偷偷地溜出了地庫。

他立刻跟踪着連戰佳。

連戰佳完全沒有發覺他的追踪，看來他是心事重重，根本沒有注意自己身旁的事。

連戰佳來到那個樹林。

本來，他是約定花凝露在午間才會面，報告蔡老闆的動態，並且索取一顆解葯的。

不過，他不知是心裡有鬼，還是那葯力厲害，一早便覺腹中隱隱作痛，因此，他沒有等到午間，便來到樹林中等候花凝露的出現。

杜絕躲在一棵大樹上窺伺。

連戰佳一直在樹林內踱來踱去，顯得極不安寧。

接近午時，他更為煩躁。

杜絕一直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忽然，他看到山脚小徑處出現了三個人。

當中一個是個女子。

一個好面善的女子。

對了，那便是昨天在地庫看見的那個女子！她們果然是面貌相同，不同的是，那地庫中的女子嬌羞怯弱，而這個却是嬌姿英發。

身旁的兩個男子，衣着一黑一白，看他們龍行虎步，矯捷靈動，他知道兩人身手不弱。

沈當傑與昇人龍並沒有隨花凝露來見連戰佳，他們躲在山腰間。

連戰佳當然不知道，但杜絕在高高的樹上，却看得一清二楚。

連戰佳一見了花凝露，便似見了救星，道：「姑娘，令妹一切安好！」

花凝露並沒有作聲。

連戰佳道：「主公派了我看守那班女……那班姑娘，我會特別看顧令妹！」

花凝露道：「你這樣做，會令姓蔡的起疑心，反而對我妹子不利！」

「不會的，姑娘。」

「蔡老闆又如何？」

「他說蟠龍舫一切都已造好了，船上有一百四十四個水手，可作划船，也是守衞！」

「就是這麼簡單？」



「不，不，還有，據說五個外族酋長，他們各會帶來保鏢，既保衛他們的主人，其實也保護了蟠龍舫！」

「外族酋長是甚麼人？」

「是來出價拍賣的！」

「甚麼外族？」

「我不知道。」

「我却想知道！」

連戰佳連忙道：「我當盡力打探一切！求姑娘妳……」

花凝露從腰間掏出一個瓶子，並倒了一顆葯丸在手掌之中，連戰佳看了，似看到了寶貝。

他一伸手，花凝露却縮了手，道：「後天，一定要有新的消息，否則……」

「在下當全力以赴！」

花凝露把葯丸交給連戰佳。

連戰佳一口吞下，臉上的緊張神情才略為寬下。

「為了免使人懷疑，在下……」

「好，後天午間！」

「是，後天午間！」

連戰佳立時離開了樹林。

杜絕看到了其間的情形，已大約明白其中形勢，連戰佳被這女子牽制着。

他已是「棺材幫」的叛徒。

杜絕忽然想到一個一石二鳥的好計，既可以令老闆歡心，而自己也會立下大功勞。

他有點得意忘形，樹梢稍動。

花凝露剛步出樹林，立時發覺那邊樹林陰森處，似有無端晃動，她立時蹲下，一把沙擲射樹上。

杜絕只覺勁風樸面，但他並不敢動。

幸好樹頂有幾隻剛飛下來歇息的小鳥，被沙石打到，紛紛聒噪起飛！

花凝露看見鵲鳥紛飛，只怪自己多疑。

杜絕見她離開，才舒了一口氣。

這個女子絕不容易對付，何況她還有兩個幫手，這一黑一白，更不知是何方神聖。

不過，杜絕已有他的妙計。

花凝露會合了沈當傑與昇人龍之後，三人便下山向揚州城進發。

這無疑是杜絕的一個好機會。

他看清楚他們離去之後，便立即沿路上山，他看見附近有很多巨石與樹幹，立時明白連戰佳所遭受的失敗。

也許連戰佳也有過他的想法，要親手捉拿那女子回去，好讓老闆開心。

杜絕來到了第一個山洞。

他小心察看一遍，發覺內裏並沒有甚麼食物廢物遺下，知道這裡並不是他們起居之所，只是一處掩人耳目之所，他再沿路而上。

他看到附近一帶，有過佈置機關的痕跡。

再走，見到另一個更為隱蔽的山洞。

那才是他們眞正的居所。

裏面有乾爽的三個睡窩，很明顯，他們都是暫住在這裏，這才是妙計捉人的地方。

杜絕看清楚一切形勢後，才離開山洞。

* * *

那夜，初更時分，一個人靜悄悄的溜出了棺材舖，他一身黑衣，並有一件大大的黑色披風。

這人輕功極佳，來到花凝露所住的山脚時，仍未到二更時分。

杜絕夜間的行動，更像一隻老鼠、一隻異常靈動的老鼠，一直閃到三人所居的山洞。

他知道以自己的武功，不足以力敵三人，而且沒有這個必要。

他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自然一切都要做得最好。

而今最大的目標，就是花凝露。

只要擒住花凝露，其他兩人，無論是赴湯蹈火也會來的，因此暫時不須對付二人。

他來到了洞口。

首先戴上了一個黑色的口罩，然後，他看過風勢，在當風處燃着了一個小小的香爐。

用悶香是下三濫的江湖功夫，不過這些下三濫功夫，有時也很實用。

假如那些悶香是經過特製的，那就更為實用。

杜絕把一把悶香燃好，便飛身竄入洞內，他不愧是一隻靈鼠，一隻飛躍的靈鼠。

三個人並沒有發覺。

立時，他放下香爐，飛身出了外面。

他一切計劃妥當，似是萬無一失，他在外面一處隱蔽的地方等待着。

轉眼便是一炷香的時間。

杜絕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緊張的是，這三人究竟有沒有使詐；興奮的是，洞內全無動靜，他們都似被迷倒了。

他躡足再度進入山洞之內。

三人鼻息比剛才沉重得多，換句話說，他們已中了悶香的毒，陷入了昏迷。

杜絕走近花凝露，一手把她抱起，擱在自己的肩頭之上。

花凝露全身癱瘓，全無知覺似的。

杜絕不再遲疑，轉身出了山洞，施展出自己最佳的輕功，回到棺材舖內自己的居處。

杜絕的計劃果然成功了。

* * *

沈當傑與昇人龍一直深沉的睡着，根本不知道睡了多久，直到一個聲音在山洞之外响起。

「姑娘，姑娘，花姑娘。」

沈當傑轉轉身軀，感到全身酸軟，睡醒似是比未睡還要疲倦。

他掙扎着，張開了眼睛。

在他不遠之處，看見了昇人龍。

昇人龍仍然睡着。

「姑娘，姑娘！」

沈當傑分辨得出，那是「大馬金刀」連戰佳的聲音，他拚命掙扎而起。

他坐了起來，頭痛欲裂，幾乎又要睡下。

不過，他沒有再睡下，他勉强的爬過昇人龍那邊，用力推了他幾下。

昇人龍以濃厚的睡意，惺忪地反推開他。

「姑娘，姑娘。」

聲音越來越近。

沈當傑知道，千萬不能讓連戰佳看到自己的模樣，便喝道：「誰？」

「是在下，花小姐呢？」

「她……她出去了。」

「她……她是否去了林間？我在樹林處等她給我解葯，可是等了大半天。」

沈當傑看看花凝露所睡的地方。

那紊亂的被窩，竟無一人。

他內心怦然震動，仍然保持平靜的聲音道：「你下去再等她，她一定會來的。」

連戰佳並沒有進來，只猶豫的道：「是，是。」

沈當傑大力的推了昇人龍幾下。

昇人龍已醒了過來，正想說話，沈當傑却已示意他不要發出任何聲音。

昇人龍也是感到頭痛欲裂。

沈當傑指了指外面。

外面又傳來脚步聲响。

昇人龍雖然不明白自己所處的境地，不過，他是慣於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他已抽出了緬刀。

連戰佳本來是想離去，但想到那解葯是關乎自己性命的，他不能這樣白白的回去。

他一定要看看花凝露是否在裏面。

他緩緩的走近。

只見沈當傑與昇人龍二人盤膝而坐。

他站着。

可是，等了半晌，二人並沒有甚麼反應，他的膽子大了，又再接近一些。

「兩位兄台……」

沈當傑道：「你快離去。」

「假如……」連戰佳頓了一頓，才繼續道：「假如我不離去……」

沈當傑眞想撲身前去，可是雙腿無力。

昇人龍雖是緬刀在手，也因腿腰乏力，無法上前攻擊連戰佳。

連戰佳飽歷江湖風險，看着二人的情形，如何不知他們都是色厲內荏。

他昂然的踏前兩步，道：「花小姐呢？」

「她在樹林等你。」

連戰佳道：「兩位何必騙我？」

兩人沒有作聲。

連戰佳又再行近三步。

「我沒有其他要求，我只要解葯。」

兩人萎頓的坐着，面前一步一步移近的連戰佳，簡直是天神一般。

連戰佳知道他們已受了傷或是受了甚麼蠱毒，短時間是沒有任何攻擊力的。

他非常小心，左顧右盼了多次，才道：「姑娘果然不在這裏。」

沈當傑道：「連戰佳，你要解葯便站定！」

連戰佳聽了解葯二字，立時站定。

昇人龍突然道：「來，你來我處，解葯在我處。」

連戰佳轉向昇人龍，他瞪着昇人龍，觀他身形、氣度以及仍是盤膝而坐的姿態，他並沒有日前所見的攻擊能力。

他再移近兩步。

「我只爲解葯……」

那「葯」字還未說完，昇人龍已是飛身而起，那緬刀劃破了空氣，發出嗡嗡的聲音。

連戰佳千萬也估不到，昇人龍還有如此强勁的攻擊能力，他的緬刀，便在自己的額上掠過。

他感到一陣冰凉。

緬刀的冰凉。

隨即是一片熱辣辣的感覺，是血滴下。

而在旁的沈當傑也跟了起來，只見白光一閃。

那白光並不是暗器，而是一條長長的腰帶。

連戰佳只感到腰間被索，而緬刀又再下，他急忙叫道：「兩位饒命！」

沈當傑道：「而今是甚麼時候？」

連戰佳一時之間，並不明白他要問的是甚麼，只道：「自別了姑娘那天，又是取解葯的時間。」

沈當傑心中一算，花凝露約定他兩天後來拿一次解葯，換句話說，自己一睡，竟然是頭尾三天了！

他心中慄然一驚！

怎麼自己一睡會睡便三天？那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可是，連戰佳並沒有必要欺騙自己。

昇人龍當然也感到驚異。

沈當傑道：「兩天……你們那邊怎麼了？」

連戰佳道：「沒有甚麼，我一直看守着那批蘇州來的姑娘，沒有離開過她們，因爲我害怕有人會侵犯她們，不過，你們可以放心。」

昇人龍有點不耐煩的道：「蔡老闆呢？」

「他整天都在蟠龍舫那邊。」

「那些買家呢？」

「聽說已來了一個。」



「甚麼人？」

「是西域的胡人，據說是個王子。」

「他帶了甚麼人來？」

「聽說有兩個天神一樣的勇士，不過，我沒有見過，只是聽聞而已。」

「總共有多少個買家？」

「聽說有五個。」連戰佳道：「他們都快來了，因爲還有三天，便是拍賣的日子。」

沈當傑道：「好，你先回去，並且繼續好好保護那批蘇州姑娘。」

「兩位可放心，她們不只有最佳的款待，而且蔡老闆也請了專人爲她們裝扮。」

連戰佳似乎並無去意。

昇人龍已收起了緬刀，而沈當傑也鬆開了那白腰帶，可是，連戰佳仍然站着。

「我的……我的解葯呢？」

沈當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

昇人龍却伸手掏向腰間，拿了一顆葯丸出來，遞與連戰佳，道：「拿去。」

連戰佳高興地接過，道：「謝謝。」

他接過葯丸，便轉身離去。

兩人舒了一口氣。

假若連戰佳發起蠻勁，兩人並沒有把握制服他，那並不是武功的問題，而是他們還沒有恢復內力。

沈當傑道：「那是甚麼葯丸？你有解葯？」

「沒有，那只是我在地上撿了一些飯粒與泥沙，互搓而成。」

沈當傑聽了，忍不住笑起來。

昇人龍道：「假如不是這樣，他那肯離去？」

兩人又大笑了一陣。

沈當傑道：「你睡了多久？」

「我看我睡的時間，比你還要久。」

「我們被人陷害了……花凝露呢？」

他們終於看見那小小的香爐，立時明白過來。

他們不再說話，屛息運功，剛才他們能以緬刀腰帶威脅連戰佳，只不過是徒具外貌，並沒有勁度。

其實，以連戰佳的應戰功夫，應該一早便發覺他們只是虛有其表，那可能是因爲他太渴望要解葯，而忽略了其他一切。

他們各自調息運氣，過了大半個時辰，才把吸入的悶香餘毒排出了體外。

兩人立時奔出了水潭處，浸身入水之內，清凉的潭水，使他們完全恢復了清醒。

「花凝露被人擄了！」昇人龍道。

「是的。」

「爲甚麼只擄走她，却不殺死我們？」

「可能是下手的人只有一個，花凝露比我們重要，因此只對付花凝露，而忽略了我們。」

「並不是忽略我們，花凝露被擄走，我們會袖手旁觀嗎？」

「當然不會。」

「假若根據連戰佳說的話，連他也不知道花凝露被擄去，無可懷疑，那是蔡老闆另一些手下所爲。」

「擄走花凝露，爲的是甚麼？」

他們苦思也無結果。

不過無論如何，花凝露一定被扣押在棺材舖之內，於是，他們決定再探棺材舖。

那夜，他們搜遍了整間棺材舖，也沒有花凝露的踪影，甚至連戰佳也找不到。

整間棺材舖，只有一些老弱的看守人，甚至蔡老闆的小樓，也是空無一人。

他們究竟去了那裏？

蟠龍舫！

是的，他們全部轉移到蟠龍舫去了。

* * *

蟠龍舫是泊在揚州城外一處河畔。

這蟠龍舫建造之時，已是十分矚目，但是，四週却有一些兇惡大漢把守着，並沒有人敢移近來看。

他們只能在遠處指指點點。

三個月後，蟠龍舫終於建成了，這船曾在附近轉了幾次，船雖然很大，但速度並不慢，而且轉動靈活。

這船外面的裝飾也不算甚麼，只有船頭的那個龍頭，却是十分惹人注目。

一般平民，並沒有人敢使用「龍」來裝飾船隻，但蟠龍舫竟公開以龍頭來裝飾，因此，一般人都以爲是官家建船，連揚州的官府中人，也不敢前來干涉。

那可能是聖上要來巡幸江南也說不定。

因此，蟠龍舫的建造極爲順利。

這也是蔡老闆聰明之處。

他以棺材舖作販賣人口，再以豪華的畫舫來拍賣女奴，實在是非常人所能想及的。

蔡老闆已經在蟠龍舫內安排好一切，並且接待了第一個買家，那是個西域胡人王子。

那胡人王子名叫科拜托，携了兩個天神般的近身侍衞，住在蟠龍舫的船艙之內。

西域地方，全是高山峻嶺，從沒有見過大船，因此科拜托王子對這次的招呼，極爲滿意。

而且，他決定回到西域，也要造一艘較小的畫舫，放在雪山之上。

畫舫之內，當然是極盡豪華，然而，單有美侖美奐的地方，而沒有動人的美女，也是美中不足，西域本也有美女，但假若有兩個中原的女子，

那將會更爲完美。

科拜托王子便是要買兩個絕色的美女回去。

他手下的兩個保鏢，都是他們族中最著名的勇士，一個名叫第紳，意思是太陽一般的勇士，另外一個名叫奧遜，意思是洶湧的大海，他們倆不但武功非凡，而且都是忠心耿耿的。

當蔡老闆招呼了科拜托王子往他的臥室之後，他便急忙的召杜絕與連戰佳來。

兩人神色都不好。

蔡老闆却並不爲意，因爲近日來，幫中每一個人都是極爲忙碌，而他們都是幫中主力，忙得透不過氣來並不是奇怪的事。

蔡老闆見了二人，便道：「兩位，船艙內的事，不用你們打點了，準備與我一同迎接貴賓。」

兩人只是唯唯諾諾。

蔡老闆道：「我知你們都很辛苦，不過，待這次拍賣完畢，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這時，有嘍囉進來稟告，說有兩位貴賓正在浩浩蕩蕩的，向着畫舫而來。

蔡老闆立刻與二人出了船艙。

只見岸邊不遠之處，有一陣泥塵飛揚。

塵埃飛揚之中，有五人騎馬而來。

爲首的是一個劍眉星目的男子，他身穿的是漢人裝束，不過一眼看去，便覺得他並不是漢人。

他的雙眼深陷，鼻樑高挺，下巴之處，有一撮「山羊鬚」，漢人很少有這種鬚的。

他的臉孔與衣飾並不相稱。

後面四個大漢也有同一的毛病——他們也是穿上漢裝，却並不大似漢人。

事實上，他們並不是漢人。

爲首的已勒馬在畫舫之前。

蔡老闆連忙上前一揖道：「歡迎鮮卑族長。」

原來這幫人等是鮮卑族族長，鮮卑族也是西北一帶的遊牧民族，怪不得他們的馬上功夫，實在不弱。

那人向蔡老闆拱手，道：「我並不是族長。」

後面的四人之中，一個身材矮小的人排衆而出，道：「蔡老闆。」

蔡老闆笑道：「霍倫多族長。」

霍倫多族長雖然是身材矮小，却有一派獨特的氣質，他爲人謹慎，而且機智過人，單看他這次前來，與四個侍衛同一打扮，便知他是個攻於心計的人。

蔡老闆迎了五人入內。

霍倫多手下四人，是他們族中的四個同胞兄弟，各人相差一歲，可是武功却是不相伯仲。

四個兄弟對霍倫多忠心不二，那是因爲霍倫多曾經救過他們一家人的性命，因此，他們看霍倫多族長的性命，比自己的還更重要。

霍倫多看見畫舫內的擺設，十分羡慕。

蔡老闆道：「族長假如高興，可以多留幾天，與我同遊太湖，亦是賞心樂事。」

霍倫多道：「我也渴望，不過族中有很多事……你手上有足夠的女奴嗎？」

「足夠？那要看族長要多少了？」

「並不要太多，我指是普通的，假若是美女，却是多多也不拘。」

蔡老闆狡猾地道：「族長早已知道，我這次是廣邀了幾位塞外要人前來出價，既是出價，那麼美女並不太多，不過，我可以保證一點，她們都是美女中的美女。」

霍倫多道：「咦，是否我第一個來到？」

「不，科拜托王子已到。」

「啊，他已來了，我要好好與他一聚。」

蔡老闆道：「族長長途跋涉，先休息一下，才與王子相聚也不遲。」

霍倫多並沒有異議。

接着又有嘍囉下來稟告，說另一位要人駕到。

蔡老闆連忙出去。

這次來的却是「羌」部的兩個兄弟王子，一個叫華艮，另一個叫卓艮。

蔡老闆亦是待他們以貴賓之禮，可是這兩人似乎從未來過中原，對任何事物都覺新奇，舉止有點惹人討厭，杜絕與連戰佳看見他們模樣，都不禁皺眉。

杜絕忽然輕聲道：「連兄，我忽然想到一個絕佳的名字給這二人。」

連戰佳道：「我也想到一個！」

頓了一頓，兩人同時道：「大小不艮！」

這句說話，連蔡老闆也聽見了，忍不住也笑起來。

「大小不艮」最大的好處是不用他們招呼。

接着的第二天，另外兩個要人也到了。

第一個是「氐」族的梅尼，此人身材瘦削，帶了兩個據說是徒弟的隨行，兩個徒弟的身材也是同樣瘦削。

杜絕却不敢小看他們，因爲看他們一舉一動，都知道他們是內功極佳很有修爲的高手。

想不到在塞外地方來的，竟有如此高手。

梅尼並不多言，也不需要他們招呼。

最後一位嘉賓是「羯」族的酋長，這人有點文質彬彬，完全不像一般的遊牧民族那種慓悍的外形，他外表斯文，名字却是「鐵血」。

鐵血酋長有三個手下，却是三個喇嘛模樣的僧人，他只是說他們名叫天龍、地龍、人龍。



他們的打份是僧人，却不用侍奉齋菜，只見他們大口酒大塊肉盡情的吃，給人一種十分古怪的感覺。

五個貴賓全到了，蔡老闆爲他們預備一席盛筵，爲他們洗塵。

在筵席之上，蔡老闆當然是極盡地主之誼，與各人敬酒，這五個不同部族而來的人，衣飾不同，言語也並不盡同，不過他們似乎都甚爲融洽。

直到深夜，已是酒闌人散的時候，蔡老闆便向衆人道：「各位，明天午前，你們便可以見到那批女奴，到時，請各位出價競投是也！」

衆人舉杯道：「好，好！」

看來他們並沒有散去的意思。

忽然，鐵血酋長站起來，道：「蔡老闆，多謝你的美酒佳餚，我們都很感激，不過，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不知蔡老闆……」

「甚麼要求？」

「很簡單！我們各人都是塞外不同民族，平日也素少來往，現在，難得有這麼好的機會，我們想一起談談，以增進我們之間的友誼！」

蔡老闆似乎面有難色。

鐵血酋長道：「老闆放心，我們之間，絕對是談部族與部族間的友誼，絕不會說及生意，更不會聯合起來壓低你的價格。」

蔡老闆聽了，鬆了一口氣，道：「好，就爲你們族與族之間的友誼，先乾一杯！」

衆人轟然叫好，一同舉杯。

蔡老闆與連戰佳及杜絕三人一起退席。

當然，他們是退了筵席，却並不是放棄監視，可惜，他們監視也沒有用，因爲他們說話已改用土話，三人根本不知他們在說甚麼。

但聽他們語氣，却絕不是在說價錢，既是沒有影响明天拍賣女奴的事，蔡老闆也無心再監視他們了。

連戰佳與杜絕也有很多事要準備，也各自散去。

這時畫舫之外，却出現了兩個人影！

## 豪華畫舫　權充市場

沈當傑與昇人龍並不是從陸路而來。

他們是乘一艘小艇，再而泗水而至，這樣，他們可以完全避過蟠龍舫上守衛的耳目。

上了畫舫之後，他們當然是先向有燈光透出的地方進發，那當然是蔡老闆爲衆貴賓擧行盛筵之處。

待他倆到達時，正是蔡老闆離席之後的不久。

他們伏在窗口，看着他們五個異族人的一舉一動，可惜的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

只見他們都談得興高采烈。

忽然，昇人龍不小心的踢着一處，發出聲响，堂內的人立時停住了一切說話。

只見三個僧人模樣的閃身出來。

一時之間，沈當傑與昇人龍都不知應躲往何處，正躊躕之間，有人叫道：「這邊！」

他們擧首一望，不遠之處，竟有一個女子模樣的人，正向他們輕聲呼叫。

花凝露？他們實在不相信，竟會在這個時候見到花凝露，他們盡快的竄往花凝露那邊。

那地方是一個暗角。

三個僧人出來，在四周看了一會，見並無任何動靜，也便回去。

沈當傑與昇人龍看見花凝露，當然是喜出望外，而且有無數的話要問她。

花凝露示意他們不要說話，並且指着下面的宴會。

那些異族人又再開始他們的談話。

兩人都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

只有花凝露一人獨自皺眉。

「你懂？」

花凝露點了點頭。

「說甚麼？」

花凝露並沒有回答，竄身向後，向畫舫的另一邊而去，兩人隨着。

花凝露似乎對畫舫十分熟悉。

他們來到了一個狹小的房間，裏面放滿了雜物。

沈當傑忍不住的問道：「你究竟去了那裡？」

昇人龍也叫道：「你被甚麼人擄了？」

花凝露吁了一口氣，道：「當然是被他們。」

沈當傑問道：「他們爲甚麼要擄你？」

「你們忘記了，我有一個孿生妹妹？」

「記得！」

「他們希望擄了我之後，與我妹妹一同拍賣，那麼，他們可得更高的價錢！」

「可是，你又怎會……」

「他們利用厲害的悶香，使我昏倒，但內裏的設備，當我醒來後，却攔不倒我！」

「你打算走？」

「不，我還要救我的妹妹，還有其他姑娘！」

「我們立即去……」

花凝露道：「不，我有另一個主意！」

「甚麼主意？」

「你們剛才聽不到他們說的話？」

「他們？他們說些甚麼？」

花凝露神情肅穆地道：「咱們漢人有大災難了！」

「甚麼大災難？」

「原來這五個異族，一方面是來中原買女奴，另一方面却趁此機會，看

看中原的實際情況……」

「他們有意聯手來犯？」

「正是！」

他們都嘆了一口氣。

蔡老闆財迷心竅，却是開門引了一大羣豺狼進來。

昇人龍最忍受不住，道：「咱們先上去殺了這五個異族人，再把那些姑娘救出！」

花凝露道：「以咱們三人？」

「有何不可？」

花凝露道：「自然不可，他們人多勢衆，而且武功高强，咱們這麼一去，不單送死，而且打草驚蛇！」

昇人龍道：「難道我們坐視不理？」

沈當傑道：「當然不是！」

花凝露道：「沈兄有何高見？」

「高見却不敢說，那要委屈一下姑娘！」

「如何？」

沈當傑道：「你本是扣押在女奴之中？」

花凝露道：「是的！」

「你潛出來之時，有沒有人發覺？」

「沒有，只有我妹妹與那些姑娘！」

「那好極了，你先潛回去，作一個內應！」

花凝露道：「在拍賣之時，一個出奇不意的攻上？」

「對，我們兩人在外配合……」

昇人龍並不以爲意，道：「就算裏應外合，只有三人，又有何用？」

沈當傑道：「力敵不能，當是智取！」

昇人龍也知道，沈當傑向來智計過人，便用心聆聽，看他有何佳妙的主意。

沈當傑道：「明天一早，畫舫便會放手中流？」

花凝露道：「是的，他們會在畫舫之中，先來飲宴一番，才會拍賣女奴！」

沈當傑道：「畫舫有沒有目的地？」

「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不過，大約會在江中的地方停下！」

沈當傑道：「我想那地方，一定波平如鏡，而拍賣高潮也開始！」

花凝露問道：「這時我突然發難？」

「是的，我們先控制蔡老闆，便可以把你們的姊妹放了！」

昇人龍問道：「在大江之中，姑娘也無路可走！」

「我們自然會預備一些小艇！」

「然後怎樣？」

「也要教訓一下那些異族酋長！」

「以我們三個人的力量？」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人，定會倒戈相向！」

「你是指連戰佳？」

「是的，他爲了自己的性命，一定要保護花小姐，否則，他也沒有解葯！」

昇人龍道：「我們人手實在太少……」

「可以借助官府六扇門人！」沈當傑道。

「他們敢來？」

「看來他們一定會來，因爲這些年來，蔡老闆在揚州擄掠人口之事，已鬧得天翻地覆，官府面目無光，這次有機會剿滅這幫人口販子，他們如何不來！」

三人又再說了一些其他細節，以配合裏應外合之計，其實以三個人的力量，對付這一羣畫舫上的人，並不是一件易事。

可是時間緊迫，又無法再多增援手，他們也只好見機行事。

花凝露潛返畫舫之內。

昇人龍負責入城，通知負責這事的捕頭。

而沈當傑有最大的任務。

他潛下水中，在船底動手脚，弄破幾處地方，讓水慢慢滲入。

* * *

翌日，天色晴朗，江上水平如鏡。

船在晨光曦微之時啓航，慢慢的向大江而去。

那時，船上的幾位異族主子還沒有起來，但蔡老闆却在船上四處走動，打點一切。

接近午時，已有僕人往各嘉賓房中，邀請他們到畫舫的大堂。

大堂之內，佈置得更爲金碧輝煌。

畫舫的一頭，是一張矮矮的長桌，左右兩邊，也各放三張長桌。

桌上已擺滿了美酒佳餚。

當中便是一張猩紅的地氈。

那五位嘉賓進入大堂，各自坐下。

蔡老闆坐在畫舫盡頭處，他們背後，站着他們兩個手下連戰佳與杜絕。

而那些嘉賓，並沒有分賓主的，只是按他們分配的矮案，各自坐下。

蔡老闆首先舉杯道：「咱們就爲這良辰美景先乾一杯。」

衆人舉杯暢飲。

外面是溫暖的陽光，微風從畫舫的四方八面徐徐吹入，畫舫在水面上無聲無息的緩緩移動，這實在是一個良辰美景。

一陣絲竹之聲傳來。

接着便是一輛小型的囚車出來。

那並不是一般的囚車，而是像囚車有兩個輪子，但囚車上的籠子，却是金銀相間的柱子。

最吸引人的，當然是囚車中的囚犯。

那是一個薄施脂粉的美人。

看着這個美人，嘉賓也有些哄動



，他們開始竊竊私議着。

蔡老闆道：「各位，你們出價競投吧！」

胡人科拜托道：「蔡老闆，你出個底價！」

蔡老闆道：「外面一片金光耀眼，那便以一百兩黃金作底價！」

科拜托道：「二百兩！」

這人出手很是闊綽。

「氏族」的王子似乎看不過眼，冷冷道：「二百五十兩。」

科拜托道：「三百兩！」

這時，「鐵血」酋長用他們的語言說了幾句話，衆人登時靜了下來。

蔡老闆並不知道他說了些甚麼。

他等了一會，見再沒有人出價，便道：「這位美人兒便歸科拜托王子！」

科拜托兩個天神一般的勇士，便把那囚車拉近了他們所據的矮桌。

接着，絲竹之聲又起。

另一輛囚車又來，放在猩紅地氈之上。

這個美女，却是滿臉驚惶之色。

蔡老闆開了一個較低的底價，只是八十兩。

衆人似乎並沒有剛才那麼熱烈，只是十兩、十兩的加上，結果是「羌族」的「大小不艮」華艮與卓艮，以一百五十兩奪得美人歸。

蔡老闆覺得十分奇怪，爲甚麼一時之間，他們那種豪情沒有了踪影？

他想起鐵血酋長說過話的。

看來，他是提醒衆人，不用把價錢提得太高。

因此，他們才慢慢叫價。

可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蔡老闆是個生意人，他自然有賺錢之計！

蔡老闆道：「來，快看這輛囚車又如何？」

衆人看看，他們都有點緊張，因爲這次車上的是三個美女，燕瘦環肥，各擅勝場。

蔡老闆道：「這三個美女，各是五十兩！」

咦，怎會訂得如此低的底價？

有族長叫道：「八十兩！」

「一百兩！」

「二百兩！」

「三百兩！」

就是因爲底價低，他們便覺得可以多加一些，一時之間，你加我加，價錢又再變回很高了。

這五個人，當然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失威，因此價錢也出得越來越高。

最眉開眼笑的當然是蔡老闆。

他們喝了一會酒，拍賣又再繼續。

這時，差不多每一個部族的王子都買了幾個美女，囚車便放在他們身後。

衆人似乎十分滿意，均開懷暢飲。

蔡老闆忽然站起來，道：「各位，美人你們見得多了，而且各已擁有，可是，你們可曾見過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女？」

「一模一樣的美人？」

衆人一時之間不知他所指的是甚麼，於是各自議論紛紛。

蔡老闆道：「連戰佳、杜絕，這輛囚車由你們來推，更覺隆重！」

連戰佳與杜絕當然沒有異議。

他們進入畫舫的另一端，推出了一輛囚車，車上有兩個美女，果然是一模一樣的美女！

這時，不只畫舫內的人驚歎起來，連一直在外的兩個人，也驚歎起來！

他們便是沈當傑與昇人龍。

他們兩人都與花凝露相處過一段時間，當然，他們都覺得花凝露十分美麗。

可是，眼前的花凝露實在更美，那是因爲她們的臉上都薄施脂粉，而且經過細意修飾，配上極爲美麗的衣裳，他們有點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

兩個美人兒，那一個是花凝露？

沒有人可以分辨得出，天下間竟然有如此相像，又如此美艷的姑娘。

蔡老闆道：「出價競投吧……」

他的聲音未停，已有一連幾個價錢。

一時之間，大堂內出價的聲音彼起此伏，十分混亂，看來五個部族的王子酋長，都想奪得這雙美女歸去，他們似乎忘了一切，只是出價！

有人竟然爲了出價而站了起來！

「大小不艮」華艮與卓艮道：「這雙美女，最配做咱們兄弟的妃子！」

鐵血酋長本來十分冷靜，但也忍不住道：「把這雙美人分開，實在太可惜。」

他的手下三個僧人同道：「這雙美人同來陪伴酋長，便是最適合不過。」

鮮卑人霍倫多道：「你們怎麼說也沒有用，我出價一萬兩，蔡老闆，如何？」

胡人科拜托道：「一萬兩？每個美人只值五千兩，太便宜了，我出一人一萬兩！」

蔡老闆笑不攏口道：「好，好，二萬兩！」

衆人都被他的出價嚇怕了。

不過，他們似乎心有不甘，又再各自議論一番。

就在這最混亂的時刻，囚車之內，其中一個美女突然竄身標上，飛近蔡老闆。

那是花凝露！

她一手扣着蔡老闆背上的「命門」大穴。

這一變故，大堂之內，立刻靜了下來。

蔡老闆雖然被扣着「命門」大穴，只要花凝露一下重手，他雖不死，但

也有終生殘廢之虞。

不過，他並沒有驚慌，還道：「各位，這位美人文武兼備，多值一萬兩！」

花凝露立時暗加手勁，蔡老闆暫時止住了說話。

這時，畫舫的左右窗扉，也閃入二人。

一黑一白，正是沈當傑與昇人龍！

沈當傑手中拿着一條白腰帶，輕輕蕩風，却發出「虎虎」的聲音。

而昇人龍手中的緬刀，也嗡嗡作響。

杜絕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但主子被扣，又有兩個敵人竄入，自己當然不能不動。

他吆喝一聲，飛身撲向沈當傑。

連戰佳見他動身，他當然不能不動，也躍向昇人龍，並且提起他那大馬金刀。

杜絕與沈當傑武功各擅勝場，所以在堂中展出一場惡鬥，杜絕使的是一支短戟，戟尖之處，鋒利異常，因此沈當傑的白腰帶，不敢直攖其鋒。

昇人龍與連戰佳的搏鬥，却是一面倒的打鬥，不及廿個回合，連戰佳已節節敗退，其實，以他「大馬金刀」的武功來說，他並不是如此窩囊。

連戰佳根本不想一戰，因為他要的是解葯，雖然昇人龍並沒有解葯，但他明白，只要得罪他們其中一人，他要的解葯也有問題。

可是在蔡老闆面前，却是不能不戰。

昇人龍緬刀連揮，迫使連戰佳暴退。

他的後退雖然快，昇人龍的緊迫却也同樣快，忽然，只見昇人龍緬刀橫揮，連戰佳的額上，立時出現一條血痕。

「好刀法！」

衆人正集中看場中四人相鬥，雖然看不到誰在說話，但聽聲音，便知是那胡人科拜托。

有人稱讚，昇人龍的緬刀更使得瀟洒俐落，一連五刀，每招都異常清脆玲瓏，削下了連戰佳額前一些頭髮。

連戰佳畢竟是個習武之人，受此削髮之辱，如何忍得？他似乎忘記了身中劇毒。

他揮去削下的碎髮，怒吼一聲。

那大馬金刀立時左右橫削，威力之大，使昇人龍也無法不稍加退避。

昇人龍一退，大馬金刀更為厲害。

他使的再不是大馬金刀的刀法，而是豁了命的刀法。

昇人龍本是使人眩目的刀法，一時之間，却顯得左支右絀。

鮮卑族人，向來也是 使「大馬金刀」這種重兵器的，因此，他們對連戰佳的刀法，有似曾相識之感，見他反敗為勝，霍倫多也連聲叫：「妙着！妙着！」

沈當傑與杜絕之戰，又掀起了另一番高潮，兩人似是越戰越勇，杜絕想要取代連戰佳的位置，因此是拚了一切所能，希望能博取蔡老闆的好感。

羗族的「大小不艮」華艮與卓艮對二人的相拚，感到異常的有趣，因為一個是使軟兵器，一個是硬兵器，兩人不停的指指點點。

氐族的梅尼與他兩個手下，似也在竊竊私議。

羯族的三個傖人，却是極其護主，在昇人龍與沈當傑剛竄入堂內，已團團的圍着酋長。

這時，他們都聚精滙神的看着場中拚鬥。

本來，這次的拍賣女奴已是差不多完場，每個族人也各得了一些女奴，放置在他們的桌後。

而今人人集中看場中搏鬥，一些稍有氣力的女奴，便悄悄的爬出窗外。

蔡老闆雖然被花凝露扣着，但場中一切以及四週女奴的蠢動，他都看在眼裏。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是，這幫異族人不只對女奴感到興趣，原來對武術也是着迷。

原來這些異族之人，一生便是在拚搏中渡過，他們並沒有什麼文化，却有源遠流長的武學歷史。

拚鬥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這叫他們如何不着迷？

五個族其實都有看過漢人的打鬥，但看到的，全是那些流氓地痞之流的無賴打鬥，幾時眞正的看到高手的比試？

沈當傑與杜絕、昇人龍與連戰佳雖不算是中原武林的頂尖兒高手，但他們能在江湖中揚名立萬，自然有其獨特之處。

四人越戰越勇，那五族人互相叫好，又各有各的批評，一時之間，大堂之內，從一個女奴拍賣場，變成一個大擂台似的。

在場的一角，那個面貌與花凝露一模一樣的姑娘，也學着其他人一樣，想走出這大堂。

蔡老闆一眼看去，當然不能讓她離開，在他眼中，這一對孿生姊妹，便是幾十斤黃金。

花凝露也看見她的妹妹移動，不過，妹妹看來似乎是吃過迷藥似的，手腳並不靈活。

忽然，她被人推了一下，倒在地上。

花凝露一分神，蔡老闆便把握着這個機會。

他左肩一甩，已離開了花凝露的手指，向前一竄，一脚便踢倒了面前的一張小桌。

衆人這時才知道，蔡老闆已脫離



了威脅。

而船邊的窗門，也同時關閉了。

原來蔡老闆這一腳踢倒了小桌，却是把這大堂完全關閉了。

花凝露因為分心，而讓蔡老闆逃脫，當然不會甘心，她也撲向蔡老闆。

蔡老闆踢倒了小桌之後，早有防備。

當他一感到背後勁風襲至，立時一個回身，一掌使出。

花凝露見掌風凌厲，橫身一撲，身旁另一張小桌子却也應聲散開！

「嘩啦」一聲，衆人被聲音吸引，看着他們！

花凝露閃身之後，再一連五招「擒拿手」，想再度扣着蔡老闆！

蔡老闆却也不弱，一連五招的「反擒拿手」，在忙亂之中，更能多使一招。

那是一招「猛鬼撥扇」！

這一招勁力之大，實在是出乎花凝露意料之外，也更出乎在場的人意料之外！

花凝露整個人被拋起！

掌力所到之處，所有物件也同時飛起！

沈當傑與昇人龍已停止了打鬥，一同飛身往接花凝露，他們雖不是直接碰到蔡老闆的掌風，也覺得這掌法力度有異尋常！

「好掌法！」

這聲音好古怪，是出自鐵血酋長手下的三個傖人。

「鬼孕五雷！」

這話却似是鐵血酋長所言。

蔡老闆並沒有理會衆人之言，他一掌打開了花凝露，已站在大堂的另一盡頭。

蔡老闆朗聲道：「各位原來對武術也是如此着迷，在下便迎合各位心意，讓你們來一次武術大會！」

好工心計的蔡老闆！

眼前的三人，竟成了他娛賓的工具。

「連戰佳、杜絕，你們退下！」

兩人依言，退至蔡老闆的背後。

蔡老闆道：「剛才我們拍賣那一雙姊妹花，本來便是無價之寶，人人也想得之！既是無價之寶，我們不再以黃金論價，只要誰的武功好，便能奪得一雙美人歸！」

大堂之內，立時鬧哄起來！

這倒是一個新鮮刺激的提議！

沈當傑與昇人龍聽了，却是怒火中燒，一齊擋在花凝露身前。

而花凝露也扶起了她的孿生妹妹。

一時之間，一雙姊妹花站在一起，眞叫所有在場的男子漢心旌搖動。

一個是嬌柔弱質、楚楚可憐。

另一個却是英姿勃勃，冷艷動人！

世間，那一個男子漢不想在美人之前表現威風？

蔡老闆道：「我看你們要奪得美人歸，一定要先贏了這兩位護花使者！」

沈當傑與昇人龍聽了，有如怒火上加油，因為他們似已成了蔡老闆口中的猢猻角式！

花凝露輕聲道：「不要被他言語所激！」

沈當傑立時沉住了氣。

昇人龍本是緬刀嗡嗡作响，也靜了下來。

一時之間，大堂之內，鴉雀無聲。

胡人科拜托舉手，道：「就讓我手下兩個勇士先行！」

衆人並沒有異議。

雖然，他們都看過沈當傑與昇人龍的武功，但要自己親手去試，也有點猶豫，而今既有人要先拔頭籌，當然是求之不得。

科拜托手下兩個勇士，一個名為「第紳」，另一個則是「奧遜」。

兩人生得高頭大馬，比沈當傑與昇人龍高出一個頭有多。

兩個天神般的人，同是踏步而上。

沈當傑與昇人龍並肩而立。

兩個天神般的大漢，解下腰間的鐵鍊，各自分開，把鐵鍊晃得呼呼作响。

沈當傑知道這是一場苦戰，一場自己必敗的車輪之戰，勝得這兩個天神，其他的呢？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都要面對。

昇人龍斜眼一望沈當傑，見他白腰帶一揮，他的緬刀也立時劈出！

兩個天神般的勇士，力度果如天神。

鐵鍊鎖着緬刀，却甩不開白腰帶的糾纏。

沈當傑運起陰勁，把白腰帶一拉，「奧遜」脚步不穩，幾乎跌倒，而昇人龍緬刀已下。

奧遜頭頂有一卷束髮，竟被昇人龍的緬刀削下。

衆人見了都笑起來。

奧遜頭髮被削，勃然大怒，甩出的鎖鍊更為急勁狂舞，而沈當傑却避重就輕。

另一個天神——「第紳」見同伴受辱，也奮起其大鐵鍊，猛箍兩人。

兩人所揮的鐵鍊，看似並無法度，其實當中自有其一套來去配合，漸見嚴謹。

沈當傑突然一個矮身，他雙手抓着白腰帶的中部，一條白腰帶立時一分為二，疾射而出。

他利用自己身矮的優點，兩邊腰帶便纏着二人脚跟之處，兩人並不以為意。

而昇人龍却以緬刀力削二人臉部，他身體忽高忽低，拚命以刀光耀目。

一時之間，沈當傑就像一個頑童

，以布帶纏着二人之腿，而昇人龍却像一隻穿花蝴蝶，在二人面前一撲一揚，使他們眼花撩亂。

而花凝露正等待這個機會，突然一個飛身，雙手突向兩人腰間一刺。

這一刺，蘊含了極大的力度。

兩個天神皮肉雖厚，但抵擋不住那股勁力，只覺腰間一酸。

這一「酸」的感覺，立時腳下虛浮，沈當傑也趁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拚命一拉，兩人立時互相碰着，「砰」的一聲倒了下來。

昇人龍也趁着這個機會，連揮兩刀——

一個鼻子、一隻耳朵，拌着血水飛起！

鼻子來自奧遜，耳朵來自第紳。

兩人猛嚎，倒在地上亂滾。

胡人科拜托看見自己兩個手下如此窩囊，心中惱怒，便道：「退下！」

他本來想自己上去，但回心一想，自己上去，假若不敵，如何下台？

而在場的人似也有躍躍欲試的表情，何不讓他們先試？

這一猶豫，「鮮卑」霍倫多的手下，已躍入場中。

霍倫多的手下，是四個忠心耿耿的四兄弟，這四人一起長大、一起練武功、一起上陣，已是心意相通。

他們各佔一個角落。

花凝露與沈當傑、昇人龍三人以背靠背，看準這四兄弟的來勢。

四個漢子身材雖不高大，但剛强矯健，手中都同樣拿着一雙鋼刺。

他們揮動鋼刺，發出破空「嗚嗚」之聲。

轉瞬之間，他們各自攻上。

鋼刺有三叉，異常鋒利，只要一碰上，便會皮開肉爛，沈當傑知道厲害，盡量把白腰帶散開，以免他們太過接近。

漸漸地，他們不再是單獨而上，而是兩上兩下，這樣，一對是主力攻上，另一對是騷擾着。

昇人龍的緬刀橫揮倒削，不斷形成眩目的光環，有時與鋼刺相碰，發出刺耳的聲音。

忽而，四人又單獨攻上，似是穿花蝴蝶，在花間上下飛舞似的，使人眼花撩亂。

沈當傑的白腰帶，忽長忽短的竄着。

突然，白光一閃。

一雙鋼刺飛射而出，竟把沈當傑的白腰帶，一頭一尾的釘在地上！

沈當傑用力一拉，兩邊都斷了，手中只剩下一小截的腰帶，無法揮舞起來。

他略一猶豫，另外兩隻鋼刺已然飛到，他側身一避，幸好也閃過，兩隻鋼刺穩穩的插在牆上。

一時之間，沈當傑手足無措。

因爲缺少了沈當傑的抵擋，昇人龍那邊，也顯得節節敗退。

在場觀看的霍倫多臉露笑容。

看來這雙美人，已是他囊中之物！

但他實在高興得太快！

這時，沈當傑竟然滾在地上，發出痛苦的呻吟，他們不禁被他的舉動吸引着。

而昇人龍却也趁這時機，一連使出十二招，每一招，都是他緬刀精銳的刀法。

尤其是那個手中沒有了鋼刺的，更被他削得衣衫襤褸，十分狼狽！

忽地，沈當傑却跳上了大堂上的天花。

天花上有很多吊燈，沈當傑在吊燈與吊燈之間躍來躍去，好像一隻頑皮的猴子。

那四個兄弟，一面要抵擋昇人龍與花凝露的攻勢，另外一方面，却要兼顧在上面的沈當傑。

這個擾敵之法，豈不正是石中人所授的「含沙射影」之法？

本來，他們倆向石中人學此發放暗器之法，目的只爲捕捉蝙蝠，而今竟可用來對付這四個如狠似虎的兄弟。

沈當傑一面在吊燈上騰躍，一面在上面找尋御敵之法，只見燈上有很多小油燭。

這些小油燭十分短小，因爲要適應船在水面的浮沉移動，並不是鑲實的。

沈當傑靈機一觸，突然抓着其中最大的一盞吊燈，用力把它旋轉着，並用腳看準的，把小油燭一一踢出。

一時之間，小油燭飛向大堂內每一個人，不單那鮮卑的四兄弟不能攻上，而坐着的人也不能再坐視不理，紛紛走避。

而其中一些小油燭，已燒着了一些破爛的椅桌！

衆人知道，假若讓這小火頭蔓延，一發將是不可收拾，因爲這畫舫，主要是用木所造的。

最着急的，當然是蔡老闆。

他千萬也想不到，拍賣場中高手如林，他困着這兩個小子，只不過是臨時用來娛賓的，却弄出了這樣狼狽的情形！

蔡老闆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他朗聲道：「各位退向一邊！」

衆人依言，退至沒有小油燭的地方。

只見蔡老闆飛身而下，身體像個大風車似的，向所有火光之處旋過，立時，所有火焰都熄滅了。

在場的人，實在無法不叫好。

就是沈當傑與昇人龍，也從心裏佩服。

蔡老闆其實已有一把年紀，但這一個大風車似的旋身，實在顯示他寶刀未老。

「好了，你們也弄夠了！讓我來收拾你們！」



「不，我們還沒有上過陣！」

說話的，竟是羌族的「大小不艮」華艮、卓艮。

蔡老闆本來想親自收拾這兩個小子，但見「大小不艮」仍是興緻勃勃的，也只好再讓他們多玩一下。

「大小不艮」華艮與卓艮踢開了地上的雜物。

華艮道：「咱們是兄弟，你們也是兄弟？來！」

兩人竟是赤手空拳而上。

沈當傑拋下手中半截腰帶，昇人龍却道：「沈兄，如今不是比劃，殺！」

他的緬刀已毫不留情的攻上。

「大小不艮」並不害怕，他們互相配合，忽左忽右，忽虛忽實，緬刀並沒有佔到什麼好處。

沈當傑也在地上雜物中找出一條木棒，向二人攻去。

花凝露見二人可以應付大小不艮，她便扶了妹妹在一旁，悄悄的往那張曾被蔡老闆踢過的矮桌。

這時矮桌已毀，露出了一個機關的制。

她動手一推，船上四週的門立時開了！

那些被拍賣的女奴，蜂湧而出。

連戰佳與杜絕要阻止也阻止不來！

爲什麼在場的五族人却不插手？

原來大堂之內，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羯族的鐵血酋長與他手下的三個僧人，不知什麼時候，已團團的圍着蔡老闆。

起初，蔡老闆也不爲意，以爲他們好心，想保護他而已。

可是，對方三個僧人的品字形坐法，並不是保護，而是包圍！

鐵血酋長冷冷的問：「蔡老闆，剛才我看你使的風車旋身，那是什麼武功？」

「獻醜了，只是微末功夫！」

「那是『閻羅九轉』！」

蔡老闆悚然而驚，他看着鐵血酋長，仍然勉强笑道：「是閻羅九轉……但我還沒有到家！」

鐵血酋長又道：「先前你那手法……」

「什麼手法？」

「你擺脫那女子的要脅時，用的是『鬼孕五雷』？」

「酋長果然是博學！」

蔡老闆沒有直接承認，但這些話，已證實了他使的果然是「鬼孕五雷」。

鐵血酋長道：「沒錯了！」

那三個僧人雖然是打坐着，却已一同出手。

「慢着！」

說話的，竟是「氐族」的梅尼！

梅尼道：「鐵血，你忘記了咱們的盟約？」

「什麼盟約？」

梅尼道：「我們來中原，爲的是試探中原的虛實，並不是來報私仇！」

「殺了這人，也沒有違背咱們的盟約！」

「我不知道你們之間有何恩怨，但殺了這人，你可以去掉你心中憂憤，却壞了咱們大事！」

「什麼大事？」

「此人爲錢，什麼事也可以做得出來，販賣自己同胞這種事，根本不是人的所爲，他也甘之如飴，並且造了這一隻船來取悅我們，將來，有他這種人爲我們刺探中原形勢，我們的大業，當會早日完成！」

是的，蔡老闆在這幫異族人眼中，的確是一個上好的人選，更是攻戰中原的一塊好的踏腳石！

梅尼續道：「殺了此人，咱們身份將會暴露，而且這是大江之上，咱們又不懂水性，殺了他，對咱們是百害而無一利，倒不如由咱們收拾那兩個自認正義的人，然後駕船回岸，再作打算，酋長，咱們大業要緊！」

鐵血酋長似乎沒有什麼話好說，他看見梅尼手下有兩個極爲瘦削的人，他們內功精湛，已是不用置疑，假若要自己三僧人不顧一切的動手，並沒有把握能得到好處。

「好，就以梅尼族長的話爲是！」

而大堂之中，沈當傑、昇人龍與大小不艮仍然在打得難分難解。

三個僧人「天龍」、「地龍」、「人龍」已奉命下去。

不過，當他們正想移動，外面却傳來一陣人聲。

有人叫道：「船快沉了！」

一時之間，整個大堂內的人都停了手。

本來船會下沉，並不是沈當傑意料之外，船底有洞，其實也是他動的手腳，但是以一艘這麼大的船，並沒有理由這麼快便會下沉。

突然，整艘船的船身震動。

外面有很多人鬧哄哄的，那些本是划船的水手，竟然也跑了上來。

蔡老闆叫道：「你們快退下！」

不過在這個時候，那會再有人理會他的命令。

有些心急的人，竟然跳了下水。

一時之間，「噗通」之聲不絕於耳。

蔡老闆正覺奇怪，爲什麼那麼多人要棄船而去？

連戰佳與杜絕已氣急敗壞地衝進來道：「失火了，船尾失火了！」

這時，沈當傑才發覺花凝露不在，看來這失火之事，一定是她的傑作。

船隻失火並不是好事，因爲這樣會連累整船人也會沒命。

其實花凝露早已想到這一點。

她放的火只是虛張聲勢，並不會危及整艘船的。

蔡老闆道：「先救火！」

「水手們都棄船了！」

蔡老闆道：「各位，假若火勢擴大，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倖免！」

衆人都隨蔡老闆走出船艙，只見船尾之處，湧起了一陣一陣的煙火。

他們走到甲板之上。

那些異族人各擁其主，他們並不是想去救火，而是想看看有沒有逃生的方法。

這時，江上已有幾艘小艇，載着的是那些被拍賣的女奴，因爲她們都是江南佳麗，來自水鄉，都懂得划船，正向岸邊進發。

而那些跳了下水的水手，亦紛紛拚力游向江中一些孤島，在這生死關頭，再沒有人理會什麼拚鬥，最重要的，還是撿回自己的生命！

那些異族人也各自找尋生路。

本來船尾處是有幾艘逃生小船的，但因有些火光，他們一時之間並沒有發現。

當其中有一些人發現，他們便一窩蜂的湧上，你搶我奪間，把火頭也弄熄了。

忽然，有人叫道：「官船來了！」

果然，遠處江上，插有官府旗幟的船正向這邊駛來。

蔡老闆心下十分着急。

而其他人更爲着急，因而紛紛各自搶了一些木板木柱，作爲浮水之物。

霍倫多與大小不艮更索性跳下水中，搶了一艘小艇，作爲他們逃生之用。

科拜托本來表現得十分冷靜，如今却也顧不得這麼多，殺死了幾名水手，搶了小艇，划向孤島去。

一時之間，本是鬧哄哄的畫舫，只剩下蔡老闆，他的兩個手下已是無影無踪。

在他的背後，只有沈當傑與昇人龍。

蔡老闆嘆了口氣，道：「好，你們兩個就抓我吧！」

「蔡老闆，你作孽太多，還是自己了斷吧！」

蔡老闆環視四周，本來是一艘美侖美奐的畫舫，如今却是破爛不堪。

本來，他計劃完成這一筆巨大的生意之後，便可以坐着這艘畫舫遨遊四海，不再在江湖之上，再與紛爭。

可是，人算總不及天算。

「好，我自己了斷，不過，這艘船也快要沉了，你們便讓我與這艘船一齊沉下！」

他緩緩地轉身。

沈當傑與昇人龍並沒有阻止。

蔡老闆一直向着剛才拍賣場的大堂下去，沈當傑、昇人龍與花凝露亦步亦趨的跟着。

這個大堂仍然是金碧輝煌，雖然吊燈破碎，飛散在大堂各處，但那股高貴而優美的氣派仍在。

蔡老闆緬懷着剛才那段拍賣的時刻，人生變化，實在是難以猜測。

那種虛榮的感覺，剎那之間，竟成烟成霧。

人已四散，大堂之內，只有一陣難以描述的寂寞。

蔡老闆呆着。

忽然，大堂之後，幾塊雕滿了仕女圖的屏風倒了下來，蔡老闆似乎不爲所動。

但在屏風後面出現的人，却令他心驚胆跳。

當中的是鐵血酋長！

鐵血酋長的跟前，是三個僧人，那是天龍、人龍、地龍，他們都是盤膝而坐。

鐵血酋長忽然說了一句古怪的話。

蔡老闆如觸電般顫抖着，不過，瞬間他又回復了正常，看着鐵血酋長。

鐵血酋長再看看蔡老闆一會，又道：「拉下他的人皮面具！」

三個僧人霍然而起，搶向蔡老闆。

蔡老闆道：「你們不用動手！」

三個僧人站着。

蔡老闆望着鐵血酋長，苦笑道：「果然是你們！」說完，他慢慢的扯下了他的臉……

蔡老闆雖然不是一個英俊瀟洒的人，但他的臉孔，總算像一個安分的生意人。

可是，當他將一張人皮面具拉下來，竟然露出一張極爲醜惡的臉孔。

他原本的臉，竟是如此凹凸不平，左眼更是瞎了，一大邊嘴唇也塌了下去。

他的臉實在猙獰可怖。

鐵血酋長道：「蔡飛麟，果然是你！」

沈當傑、昇人龍與花凝露一直也不知道，如今才知道這位蔡老闆的名字，不過，這三個字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意思。

鐵血酋長道：「蔡飛麟，在你自行了斷之前，你還是把咱們的族譜交出！」

「我並沒有拿過你們的族譜！」

「沒有？到這個時候，你還要抵賴？」

「族譜……是我拿了，不過，如今却不在我那裏。」

「那麼你給了誰？」

蔡飛麟並沒有回答，那可怖猙獰的臉上、那獨目之中，竟含着淚水。

「我並沒有給誰，而是她給了他。」

「她給了他？那是什麼意思？」

蔡飛麟並沒有回答。

「看來我的溫柔姑姑已不在了！」提起「溫柔」二字，蔡飛麟的情緒竟不能自持，淚水奪眶而出，汩汩而下。



「溫柔早已去了。」

鐵血酋長對這個消息，似乎並不十分激動，因爲他似早已料到。

「那麼，族譜呢？」

「她把族譜給了我的師弟。」

「師弟？你的師弟是誰？」

蔡飛麟沒有回答，似乎已陷入了痛苦的回憶。

「那麼，你把咱們族譜的秘密看過了？」

「沒有……」

「如果沒有，你怎會『鬼孕五雷』？」

蔡飛麟似是無話可說。

鐵血酋長道：「咱們羯族的族譜，藏着的幾千年秘密，也給你看過了……天龍、人龍、地龍……族規！」

三個僧人緩緩起來。

「你們可記得咱們的族規？」

天龍道：「偷看族譜的人，罪無可恕！」

人龍道：「剖心剜肺，逐寸凌遲。」

地龍道：「酋長，咱們沒有時間把他凌遲，就讓我們把他的皮剝掉，丟進水裏！」

鐵血酋長道：「蔡飛麟，假若你能交出族譜，你可以免受這些皮肉之苦！」

「族譜實在不在我處！」

「那麼，你的師弟呢？」

「他與溫柔雙雙殉情去了！」蔡飛麟說這話時，臉上仍然流露出憤憤不平之色。

鐵血酋長似乎並不相信，怒道：「族規！」

三個僧人已然而上。

一時之間，僧衣獵獵，三個僧人竟變成了七八個似的，在蔡飛麟跟前閃動。

蔡飛麟突然似把心中的悲憤化爲力量，他一連使了八招，把三個僧人迫開八丈。

鐵血酋長咆哮道：「你把族譜內的『鬼孕五雷』功全學了？」

蔡飛麟道：「假如我全學會了，你這三個僧人又怎能難倒我！」

一時之間，鐵血酋長並不明白蔡飛麟的意思，他竟也跳入了戰圈之內。

鐵血酋長加入了戰圈之後，他們立刻排出一個陣勢，三個僧人突然一起一伏，在蔡飛麟的面前四周，作極快的閃動騰挪。

蔡飛麟雖然只剩下一隻眼睛，但他却可以眼觀四面，雙手使出極其怪異的招式，護着全身。

鐵血酋長忽然一個橫身，雙掌忽爪忽指的刺向蔡飛麟，蔡飛麟的雙手雖像鐵壁銅牆，但仍然給他抓破了。

「哇！」的一聲慘叫。

只見鐵血酋長手裏，已多了一把血淋淋的東西。

一隻眼珠，是蔡飛麟鮮血淋漓的眼珠！

蔡飛麟掩着左眼，猛號怒叫，像是一隻發瘋的野獸，一時之間，三個僧人也不敢近其身。

鐵血酋長把那顆眼珠拋下江中，然後退下，道：「三位大師，煎他的皮！」

三個僧人又開始進攻。

「慢着！」

沈當傑與昇人龍、花凝露三人，一直注視着場中的拚鬥，竟然完全不知有人在旁！

循聲音望去，只見船頭盡處，出現一個人影。

那人長髮披肩，看不到他的面目。

他是雙腿盤着，顯得十分矮小。

沈當傑、昇人龍看着這矮小的人，好像坐在蒲團之上滑着而來，立時失聲叫道：「師傅！」

這人竟是山洞之內的石中人！

石中人！

他們兩人雖然與石中人相處多天，但只看過他長髮披肩的身形，根本不知他竟是沒有雙腿的！

鐵血酋長與三個僧人，也看着怪異的石中人。

石中人來到大堂之中，朗聲道：「酋長，羯族的族譜在我這裏。」

鐵血酋長顫聲道：「給我！」

「可以，但我有兩個條件。」

「說吧！」

「第一，這個人面獸心的蔡飛麟，要讓我親手殺掉！」

「沒問題！」

「第二，我犯了你們羯族的大忌，不過，我並不是故意如此，因此，我只希望你們好好爲我收屍，不要剖心剜肺，煎皮拆骨！」

鐵血酋長道：「你把族譜歸還，將功抵過！」

「好了，你們暫且退在一旁。」

「師傅！」沈當傑與昇人龍異口同聲地道。

「你們也走開，這件事，是蔡飛麟與我之間的恩怨，一定要咱們親手了斷！」

蔡飛麟這時已安靜下來。

他聽着石中人與衆人的對話。

「是你，你仍活着？」

「我當然活着。蔡飛麟，現在一切都公平了，我早被你斬去了雙腿！」

原來石中人雙腿，竟是被蔡飛麟斬去的！看來，石中人便是蔡飛麟的師弟！

究竟他們之間，有甚麼恩怨？

石中人突然全身騰起，他雖然沒有了雙腿，但全身却充滿了勁力。

他的身法，實在像一隻蝙蝠！

蔡飛麟雖是完全瞎了，但感覺仍然十分敏銳，他右掌遞出，已阻石中人來勢。

石中人去勢極勁，雙掌挺出，叫道：「十雷轟頂！」

蔡飛麟曾經使過的「鬼孕五雷」，已經使人觸目驚心，而今石中人雙掌使出的這招，更是轟天動地。

蔡飛麟根本無法抵擋。

他的身體像斷線的風箏，更像被龍捲風吹過，一起一伏的連翻幾個觔斗。

他身體未穩地，石中人又整個騰起。

蔡飛麟本來想閃避，但他感覺到石中人的來勢，以功力來計算，他知道自己並不能與他匹敵。

他索性癱瘓在地上。

石中人本又雙掌壓下，可是，當他發覺蔡飛麟並沒有還擊，便把雙掌的力凝住。

本來，石中人雙掌壓下，足以把蔡飛麟壓扁，但石中人似乎不願這麼快讓他死去，他一定要把他折磨足夠，才能洩他心頭之恨！

可是他却不知道，蔡飛麟早已有了個兩敗俱傷、玉石俱焚的打算。

他便趁石中人雙掌凝住之際，他突然一翻身，整個身體捲曲着，雙腿狂撐，他整個人便像一顆炮彈似的，射向石中人。石中人驚覺時已來得太遲！

「砰」的一聲。

石中人稍避，但只能避開一半。

他的身體，被蔡飛麟的身體擊中，整個人被彈上了天花板，然後墜下。

而蔡飛麟整個人却已嵌入了天花板之內，了無聲息。

沈當傑與昇人龍立時上前，叫道：「師傅！師傅！」

蔡飛麟的一擊，已是用盡了畢生力量，因此，石中人被擊中一半，已是十分厲害，他墜在地上，人已是奄奄一息。

三個傖人把那陷入於天花板上的蔡飛麟拉了下來，他彈出的力量實在太大，使自己的頭幾乎大半陷入了自己的身體之內，他面目本已猙獰，如今一個人球似的，叫人看得心胆俱裂！

石中人道：「你……你們……」

沈當傑道：「師傅，你好好休息一下才說！」

「不……我沒有時間了！我死了之後，你把我的屍骨運往那棺材舖後面的荒蕪後院，找到溫柔姑娘的墓穴，然後把我葬在她的身旁……」

昇人龍道：「師傅，你先休息一下……」

「不，不……我而今雖然很辛苦，但我却是人生中第二次最快樂的時刻……」

衆人再沒有阻止他說下去。

「第一次最快樂的時刻，當然是溫柔姑娘與我在一起……可是，那一些快樂，却引來我這一生永不可補償的遺憾……蔡飛麟殺死了溫柔，並且要把我折磨至死……

「他……他本是我的師兄……不知他從那裏騙來了一個姑娘……一個外族姑娘……」

鐵血酋長插口道：「那是我的姑姑溫柔！」

「他既想得到她的美色，又想知道你們族譜的秘密，因此，他一直用恩威並濟的手法對付溫柔……溫柔是個極倔強的女子……她趁一個機會，逃來我處……我們……我們一見便好像……多年相識的好友……我當然要救她，可是蔡飛麟却以為我要奪他的所愛，他又不知道族譜內的秘密，於是，他一股腦兒把一切怨恨加在我身上！」

沈當傑與昇人龍開始明白，他們師兄弟之間的恩怨。

鐵血酋長道：「我們的族譜呢？」

石中人並沒有回答：「他斬去了我的雙足，並且把我放入那個泥牢之中，讓我被那些泥沼滲入全身，慢慢死去，這個方法十分歹毒，幸好我命大，於是爬上了石壁之上，苟延殘喘！」

原來他躲在石洞之中，竟有一段因由。

鐵血酋長道：「你已知道我們族譜的秘密？」

「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使不出那招『十雷轟頂』。」

鐵血酋長心急地道：「其他的呢？」

「其他……那些黃金穴洞……」

「怎麼了？」

「我沒有興趣要那些東西！」

鐵血酋長聽了，才放下心頭大石。

「我快要死了……那些秘密將永遠沒有人知道！」

這時，石中人移動頭部，似乎是有所找尋。

他終於看到花凝露，道：「姑娘，你來……」

花凝露上前，道：「前輩！」

「姑娘，你實在似我當年的溫柔，不過，我有一句話，不知妳願意聽否？」

花凝露道：「請前輩教誨。」

「妳的美貌，是上天賜給妳的，妳一定要好好利用，千萬不要把這上天的恩賜，帶來人間慘禍。」

花凝露並不明白。

石中人道：「溫柔……也有妳如此的美貌，可是，她却被人騙來了中原，來到中原，遇見我之後，她鍾情於我，却帶來了人間慘劇……我並不是埋怨她，只不過，我不想再有這種悲劇發生……」他頓了一頓，又道：「我知道蔡飛麟實在也不好過，他失去了心愛的人，也沒有得到族譜內的秘密，他的心胸之內，只有一股怨憤……我知他在溫柔死去之後，性情大變，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他似乎要天下所有的人，都要有他一般的悲慘情懷……」



原來蔡飛麟無惡不作，販賣人口、拆散人們家庭、戕害被拐的孩子的身心，都是那一股怨憤所致。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叫嚷之聲。

沈當傑與昇人龍出外察看。

原來那艘官船已趕到。

「發生了什麼事？」

沈當傑道：「那些都是在揚州城內被拐帶的人，你們搶救回那些人，送到衙門，只是收賞金，也足夠你們快樂的活一輩子。」

那些官兵聽了，立時去救人，他們竟然忘了要抓那個販賣人口的人！

人世間，金銀竟有如此魔力！

沈當傑看看四週，見全是那些婦孺，那些異族人早已沒有踪影，而船上的水手，都是深懂水性的精壯男子，亦已逃離附近。

在官兵搶救之下，婦孺都被救起。

他們回到船艙之內。

石中人已是奄奄一息，花凝露俯身在他身旁，忽然，他斷斷續續道：「你……你……」

花凝露低下頭來。

石中人不知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

花凝露不住地點頭，而且一邊聽，一邊淚如雨下。

忽然，花凝露哭道：「前輩……前輩……」

衆人上前，只見石中人已沒有了氣息。

最着急的是鐵血酋長，他推動着石中人的屍體，叫道：「我的族譜呢？」

花凝露道：「酋長，他已死了，你讓他安息吧。」

「我的族譜呢？」

花凝露並沒有回答他，她緩緩地站了起來。

鐵血酋長却道：「姑娘，他告訴妳一切？」

花凝露道：「是的，他告訴了我。」

「那麼我的族譜呢？」

「他並不是告訴我你的族譜在那裏，而是告訴我，做人，要好好珍惜一切。」

鐵血酋長當然沒有心情去聽這些。

他仍然追問：「他說我的族譜放在那裏？」

三個傖人亦隨着而上。

「沒有，他沒有告訴我。」

鐵血酋長與三個傖人，眼看要動手了。

沈當傑道：「你們不要亂來！」

昇人龍道：「你們走吧！姑娘既說師傅沒有告訴她，就沒有告訴她。」

鐵血酋長已出招。

花凝露心下可氣，反手向他還以顏色，道：「他只告訴了我一件事！」

鐵血酋長停了手，問道：「什麼事？」

「他希望你好好的把他埋葬。」

「還有什麼？」

「沒有了。」

「葬在我姑姑的身旁？」

花凝露點了點頭。

鐵血酋長道：「本來我想把姑姑的遺體運回我們的國境，可是，她既然有一段傷心的往事，而且身旁也有她心愛的人合葬，我也……」

「好了，我們去吧。」

沈當傑與昇人龍抱起了石中人的屍體，走上甲板，只見江上再沒有人，只剩下幾隻小艇。

花凝露道：「酋長，石前輩指定一切要由你執葬，也許其中有一些……」

「一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直覺，石前輩是個多情人，因此，他沒有理由平白的吞了你的族譜，這對他根本沒有什麼好處。」

鐵血酋長沒有說什麼，與三個傖人下了小艇，衆人坐定之後，沈當傑却又站了起來。

沈當傑道：「這蟠龍畫舫是一個惡魔的夢，我們不能讓這個夢延續下去。」

昇人龍道：「好，我們一把火燒了它！」

兩人再度躍上船上，點燃了一些木板，才再跳下小艇，與衆人划向岸邊。

那三個傖人內力深厚，只見他們六掌齊撥，小艇便像箭一般飛去岸邊，他們回首，只見那蟠龍畫舫已灰飛煙滅。

沈當傑與昇人龍領着衆人，來到了棺材舖的後院，其實自從蔡飛麟建造了蟠龍畫舫之後，已有心把這地方放棄，因此，這本已是陰森的棺材舖，現時更形可怕。

到處都是頹垣敗瓦。

他們一同來到了後院，後院似已很久沒有人料理，草高盈尺。

他們幾經辛苦，才劈開了一些草叢，找到了溫柔姑娘的墳塚。

那石碑已被苔鮮侵蝕，幾乎看不見字跡。

三人各把墳前清理一番，終於看到了「溫柔」二字，他們齊同參拜。

三個傖人已一字排開，就在墳前，為這位「溫柔」姑娘唸經超渡。

鐵血酋長在墓旁挖了一個洞穴，把石中人埋葬。

掘了不久，他發現了一個石棺。

三人幫着鐵血酋長把石棺抬了出來，把石蓋打開，赫然見有一包東西，是用油紙裹着。

鐵血酋長打開，驚叫道：「族譜！」

一時之間，他似乎是樂極忘形。

花凝露突然一手搶了族譜，躍上附近一棵大樹。

鐵血酋長不防她有此一着，叫道

：「你……」

「我不會要你這族譜的！」

「爲什麼你要搶……」他似乎有點惱羞成怒，便要撲上去。

花凝露道：「且慢，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我自會好好交還！」

「又是條件？」

「很簡單的，你要答應我們，至少在你這一輩子中，不要再與其他異族人踏入中原半步！」

鐵血酋長道：「咱們只是來看看，咱們都是仰慕貴國皇朝風範而已！」

「你不用花言巧語了，你們來的目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鐵血酋長沒有作聲。

「假若你們不是想漢人爲奴，怎會千里迢迢而來，要買漢人爲奴？從這點，已知你們有異心！」

「好了，我不再以漢人爲奴。」

「你要確實的保證，否則，這本族譜便會在我手中化作片片蝴蝶。」

鐵血酋長知道花凝露的武功不弱，忙道：「好，我不會再來中原。」

花凝露從樹上躍下，把族譜交與鐵血酋長。

鐵血酋長接過「族譜」，珍而重之的收藏。

他們一起安葬了石中人，三個僧人又爲石中人唸了「佛經」。

鐵血酋長道：「各位，你們對我們羯族有莫大的功勞，我們也不知怎樣報答你們，假若有一天，你們來到咱們羯族，自會視你們爲上賓。」

三個僧人護着鐵血酋長，消失在薄霧之內。

沈當傑道：「人龍兄，這次咱們又是沒輸沒贏。」

昇人龍道：「其實我輸了。」

「爲什麼？」

花凝露不知他們在說什麼，插口道：「你們說什麼輸贏？」

兩人微笑。

沈當傑問道：「人龍兄，你輸了什麼？」

「是這位姑娘的感情！」

「什麼？」花凝露道：「你拿我作打賭？」

「不，」昇人龍道：「沈兄，我知道花小姐一向鍾情於你，我只不過是她眼中一個小丑。」

沈當傑有點靦覥道：「其實我也不知……」

花凝露詐作不懂他們的說話，道：「昇公子，我知道你一向對我……」

昇人龍聽了，竟也尷尬起來。

「不過，我從兩位前輩的一段恩怨之中，領略到情愛之事，實在勉强不得……你對我的好意，我實在感激，不過，我却爲你做了一個紅娘……」

「爲我當紅娘？」

「是的，你喜歡我，自然會喜歡我的妹妹。」

「是那批女奴之中……」

「是的，我已叫人送她到安全的地方。」

沈當傑見花凝露表示了心跡之後，忍不住問道：「其實，石前輩臨死之前，向你說了些什麼？」

花凝露道：「他向我告誡，因爲他是一直暗中窺伺着我們三人，自然明白我們的一舉一動，他告誡我，情愛之事一定要坦白，否則定會累己累人！」

「他是一個例子？」

「是的，蔡飛麟當日騙了溫柔姑娘來中原，是有歪心的，不過，他是喜歡溫柔姑娘的，可是，溫柔姑娘却愛上了他的師弟石前輩，這段情，並不是石前輩奪人所愛，而是上天註定的。可是，却惹來一段情仇……」

昇人龍道：「那是蔡飛麟自作孽……」

「有時也很難說，所謂愛之深，恨之更切！蔡飛麟本是性情中人，只不過他不明事理，要普天下之人，要跟他一樣痛苦，因而成了一個人魔！」

「你害怕我變成人魔？」

兩人聽了，都不禁笑起來。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了一些人聲。

他們三人立時出了前院，只見棺材鋪的門前堆滿了人，原來很多人都聽到了風聲，知道這棺材鋪其實是一個窩藏拐帶人口的地方。

揚州城內失去了子女的人都蜂湧而來，希望可以找回自己的子女，可惜，蔡飛麟已把所有人賣了。

花凝露與沈當傑、昇人龍等連忙離開，因爲他們不想惹上那些人，否則會很難脫身。

花凝露帶着他們進入城中，買了馬匹，立即向蘇州出發，原來她早已佈置了人在那批女奴之中，讓她們一有機會逃出，便順流而下。

在下流不遠之處，已有人接應。

兩日之後，他們已來到蘇州，昇人龍看到花凝露的妹子花凝香，當然是喜不勝收。

* * *

當她倆姊妹在辦嫁妝的時候，沈當傑才有機會與昇人龍把盞細談。

沈當傑道：「想不到我們從不相識，作一個無謂的打賭，竟破獲了一個人口販子的巢穴！」

昇人龍道：「更想不到的是成了親戚。」

「你還想賭嗎？」

昇人龍道：「是的，我沒有輸，但似乎並不光彩！」

沈當傑道：「再賭一次？」

昇人龍點了點頭。

沈當傑道：「既然是親戚，還賭什麼？」

昇人龍道：「賭一下，誰先有麟兒！」

沈當傑嚴肅地舉杯！

這次的打賭，要看他們的各自努力了！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六

# 定四川（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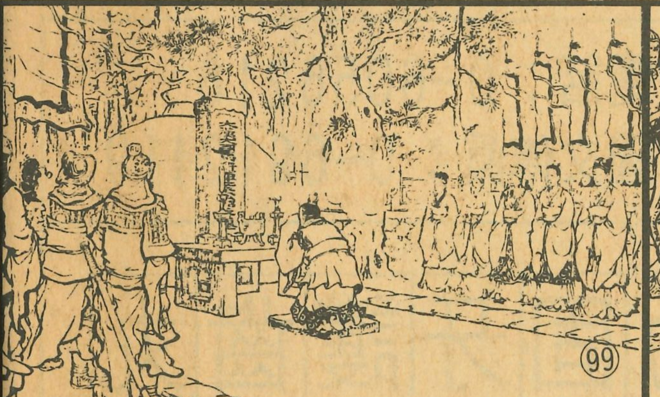


95　徐晃解審配來見曹操。曹操笑道：「前天我到城下，城裏弩箭為什麼這樣多？」審配道：「只恨太少！」曹操道：「你對袁氏已經盡心了，現在肯投降嗎？」審配大聲道：「不降！不降！」

98　帳下文武，都勸曹操殺陳琳；曹操嘆道：「奇才却是難得！」便赦了他的罪，留在軍中，掌管文書。又命從厚棺殮審配，葬在城北。



96　曹操心中愛惜，正在沉吟。辛毗進來哭拜道：「我家八十餘口，都被此賊殺害，請丞相為我報仇！」審配大喝道：「我堂堂丈夫，怎肯和齷齪小人同列，趕快殺我！」



99　曹操進入冀州，備了祭物，到袁紹墓前祭奠。他對衆官嘆道：「當初我與袁紹一同起兵，常在一處議論天下大勢，言猶在耳，人已亡故，真是可悲。」說着，淚如雨下。



97　曹操思量半晌，才教刀斧手推出處刑。這時，帳外又推進了陳琳。曹操問道：「你給袁紹寫檄，罵我也罷了，為什麼罵我的祖宗。」陳琳低頭道：「受人差遣，好似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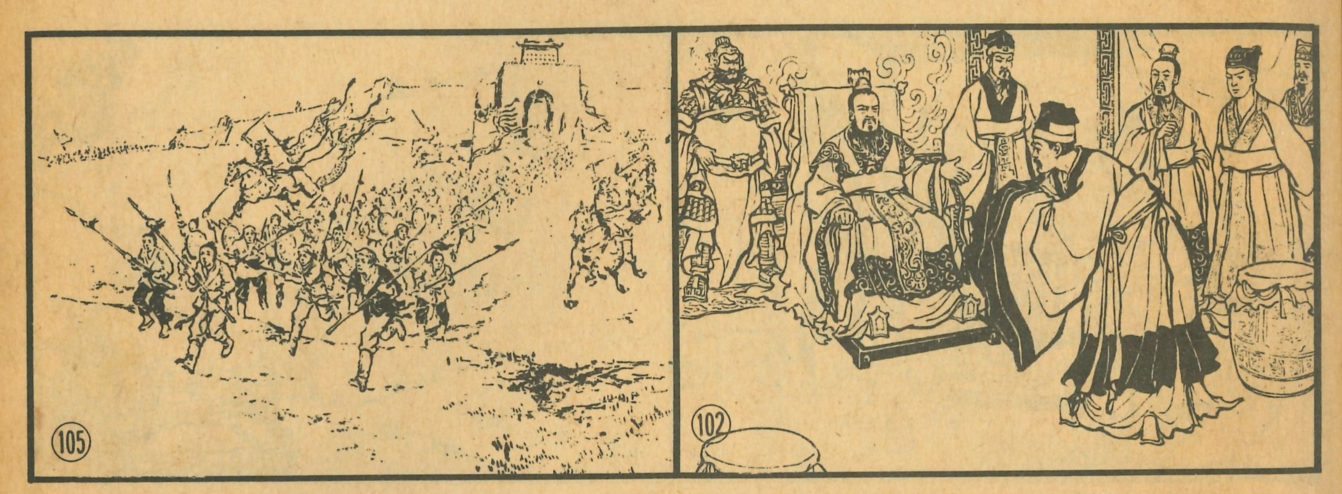


100　曹操自領冀州牧，使人去召袁譚。袁譚得不到冀州，不肯來見。曹操大怒，寫信與他斷絕了婚姻，便統率大軍來攻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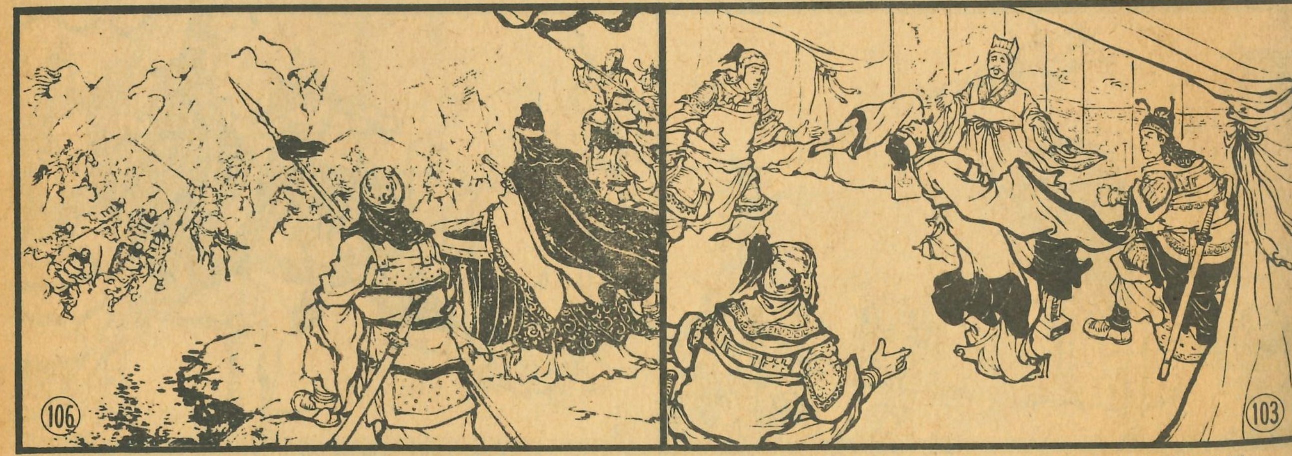
101　袁譚棄了平原，逃到南皮。曹軍隨後追到，圍城攻打。袁譚眼看曹軍旗甲鮮明，兵馬雄壯，不禁着慌，使辛評去見曹操求降。

104　衆官慌忙救治，竟沒有救醒。袁譚心中煩悶，令人把屍體移出，便與郭圖商議迎戰。郭圖道：「明日令百姓當先，軍馬隨後，開城與曹操決一死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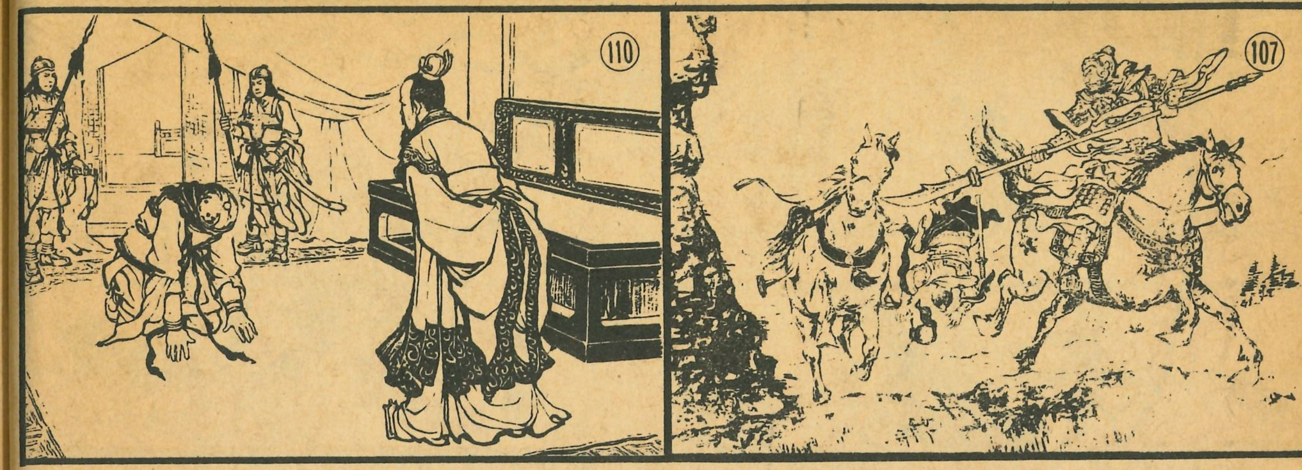
102　辛評見了曹操，說明來意。曹操道：「袁譚反復無常，不能輕信。你弟弟辛毗現在營中，你也可留在這裏辦事。」辛評搖頭道：「我奉命前來，怎能私降！」曹操也不相强，令他回報袁譚。

105　袁譚無法，只得連夜拘拿百姓，發給刀槍；第二天大開四門，一齊衝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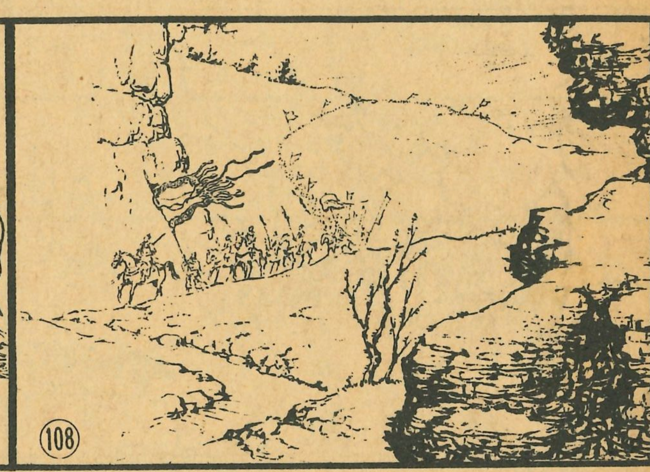


103　袁譚聽說曹操不准投降，責罵辛評道：「辛毗現在曹營，你也有二心了！」辛評聽了，氣往上衝，竟昏倒了。

106　曹軍開寨迎戰。混戰了三個時辰，死傷了無數軍民，還是不分勝敗。曹操見了，親自上山擂起戰鼓來。




107 曹軍聽了，勇氣百倍。曹洪單刀匹馬，直衝袁軍，正遇袁譚，便舉刀亂劈，竟把袁譚劈下馬來。郭圖也被樂進射死。




108 曹操取了南皮，令李典、樂進分兵進攻並州的高幹；自己帶領大軍，往幽州攻打袁尚、袁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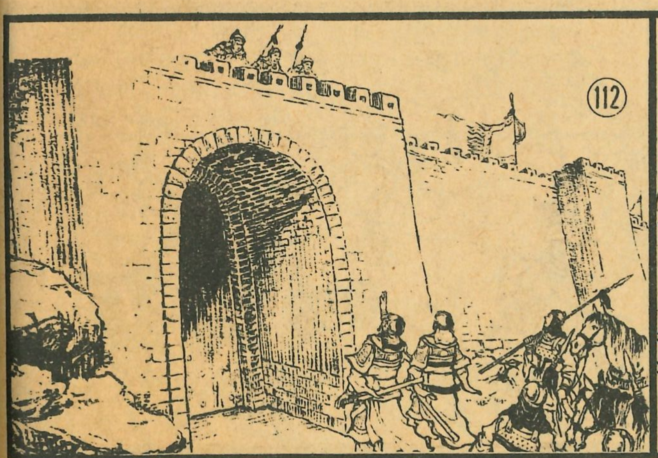



109 曹操走到半路，幽州刺史烏桓觸前來迎接，稟告道：「袁尚、袁熙聽說丞相兵到，棄了幽州，逃往遼西投烏桓去了，請丞相進城安民。」

110 曹操刀兵不動，進了幽州，十分高興。忽然探馬來報：「樂進、李典進攻並州，被高幹守住壺口關，攻打不下。」




111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公元二零六年)三月，曹操領兵來到壺口關，與衆官商議破關之計。荀攸道：「要破高幹，須用詐降計，裏應外合。」曹操省悟，喚過呂曠、呂翔，吩咐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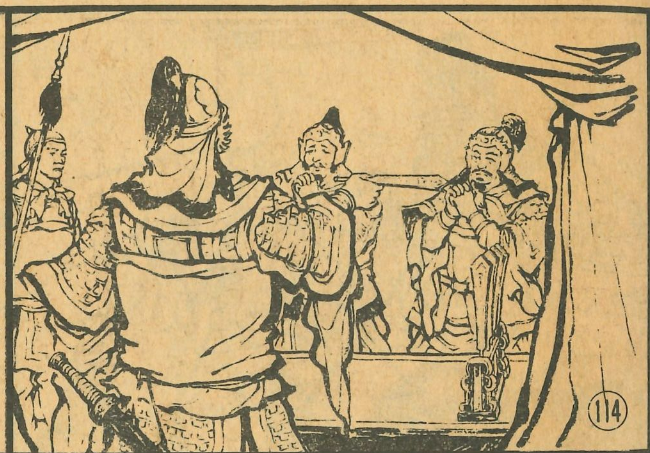



112 二呂帶了數十人馬，直到關下，叫道：「我們是袁將軍舊部，被曹軍俘虜，今天乘亂逃出，請趕快放我們進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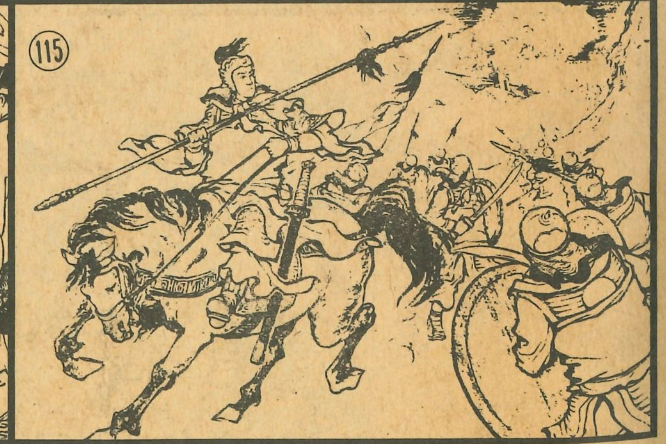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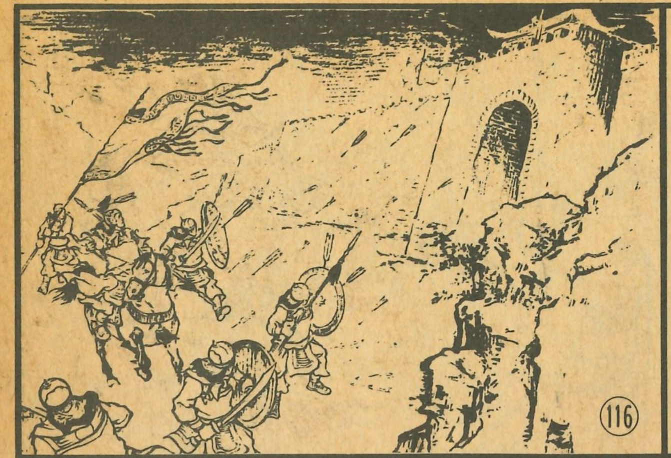

113 高幹不信，令二將留下軍馬，上關說話。二呂卸甲棄馬，步行上關，告道：「曹操連打勝仗，已經成了驕兵，現今新到關下，毫無準備，倘去劫寨，定能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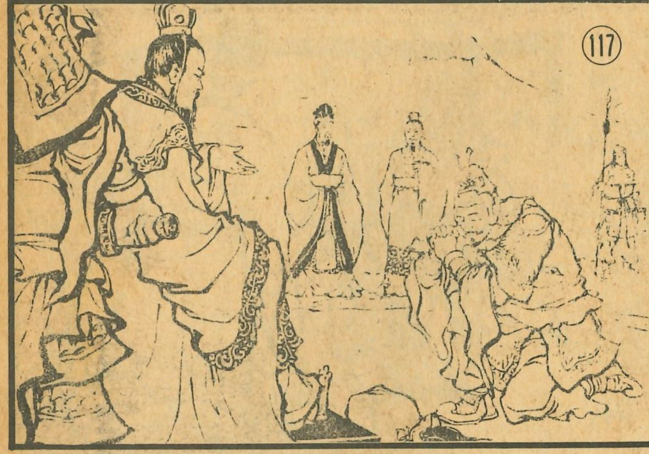

114 高幹再三盤問，尋不出破綻，又知二呂是袁尚的部下，不由得不信。便點起一萬人馬，令二呂爲先鋒，自己率領大軍，隨後接應。




115 半夜裏，各軍悄悄下關，向曹營出發。高幹走到半路，忽聽見背後喊聲震動，火光照耀，便知已經中計。




116 他慌忙回軍，來到壺口關，關上射下了亂箭，原來已被樂進、李典奪了。高幹進退無路，只得棄了軍馬，奪路投劉表去了。




117 曹操進了壺口關，得了並州，正要去追高幹，上潞都尉王琰已經襲殺高幹，前來投降。曹操大喜，喚王琰入寨，慰勞了一番，封爲列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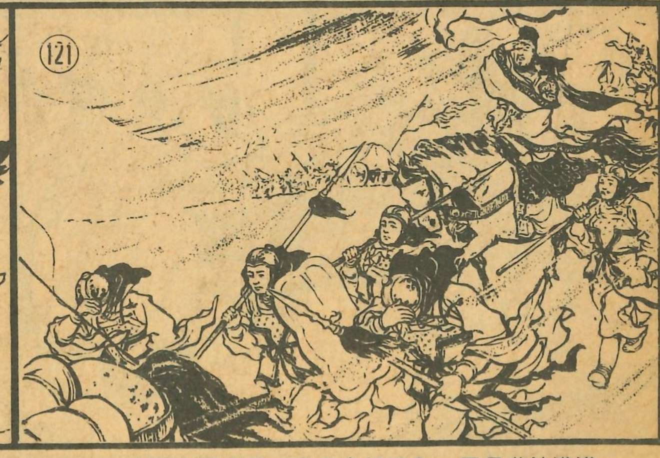

118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公元二零七年)春，曹操聚集衆將，商議進擊烏桓。曹洪等將道：「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如果劉備、劉表乘虛襲取許都，那就難以對付了。不如回師的好。」




119 郭嘉只是搖頭，認爲他們的見解不對。他道：「烏桓以爲地處邊遠，必不防備，乘他無備而攻之，自可取勝。況且，袁紹和烏桓有恩，而袁尚、袁熙都在，不可不除。」




120 郭嘉繼續反駁曹洪他們。他道：「劉表不過是個空談之人罷了。他自己也知道才幹不如劉備。重任劉備，怕制服不了；輕任劉備，劉備也不會盡力的。即使他倆乘虛襲取許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曹操聽了，决心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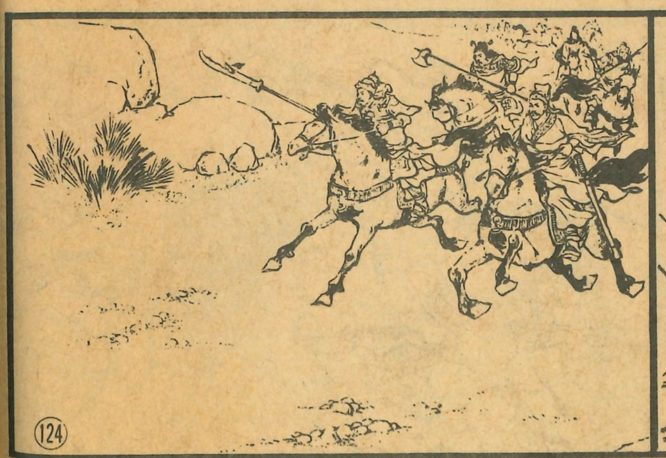

121 大軍走了半月，進入烏桓境內，只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幾百里內，找不到水草，人馬都十分疲倦。曹操暗暗懊悔，便想退兵。




122 曹操徵求郭嘉的意見。這時，郭嘉因爲水土不服，病卧車中。曹操含着淚道：「因我想遠征沙漠，使你倍嘗艱辛，以致染病，我心裏實在不安。」郭嘉道：「我感丞相大恩，雖死也不能報萬一。」




123 曹操問道：「道路難行，我想退兵了，你看怎樣？」郭嘉道：「兵貴神速，有進無退。失了今日的機會，被二袁重整了軍馬，就有無窮後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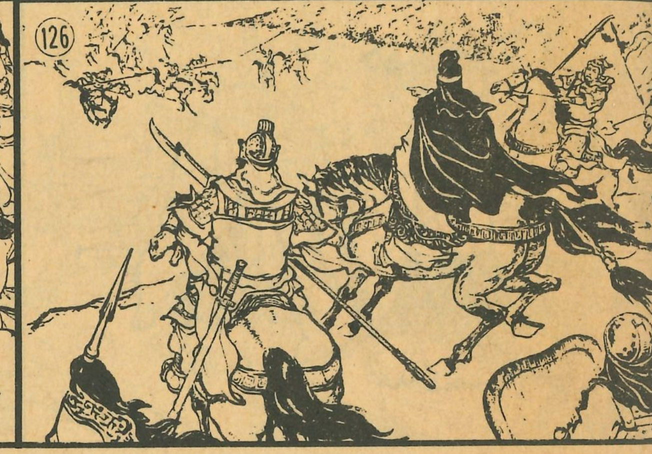



124 於是，曹操一面把郭嘉留在易州養病，一面找得嚮導，帶領輕騎，從盧龍口殺奔白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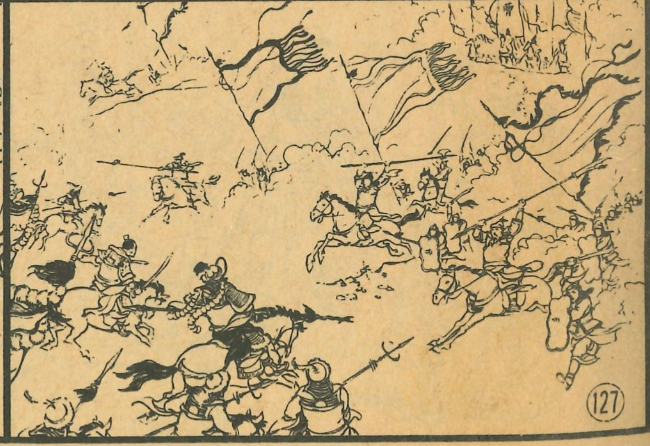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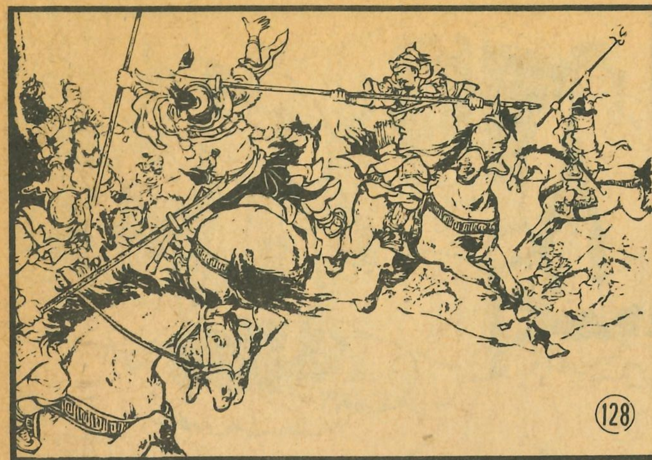

125 大軍正在前進，哨馬報來：袁尚、袁熙和烏桓主冒頓率領數萬騎兵，殺奔來了。




126 曹操紮駐人馬，登高瞭望，看見烏桓兵零亂不整，便命張遼出擊。




127 張遼和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直衝敵陣。烏桓兵頓時大亂起來。




128 張遼拍馬舞刀，殺進陣中，正遇冒頓，戰了一合，便把冒頓劈下馬來。袁熙、袁尚在混戰之中，領着三千騎兵投奔遼東去了。




129 這一仗，曹操收得駿馬萬匹，下令即日回兵。這時天氣寒冷異常，幾百里內無水，軍中又缺少糧食，只好殺馬充飢，鑿池三四十丈，才汲到一些水解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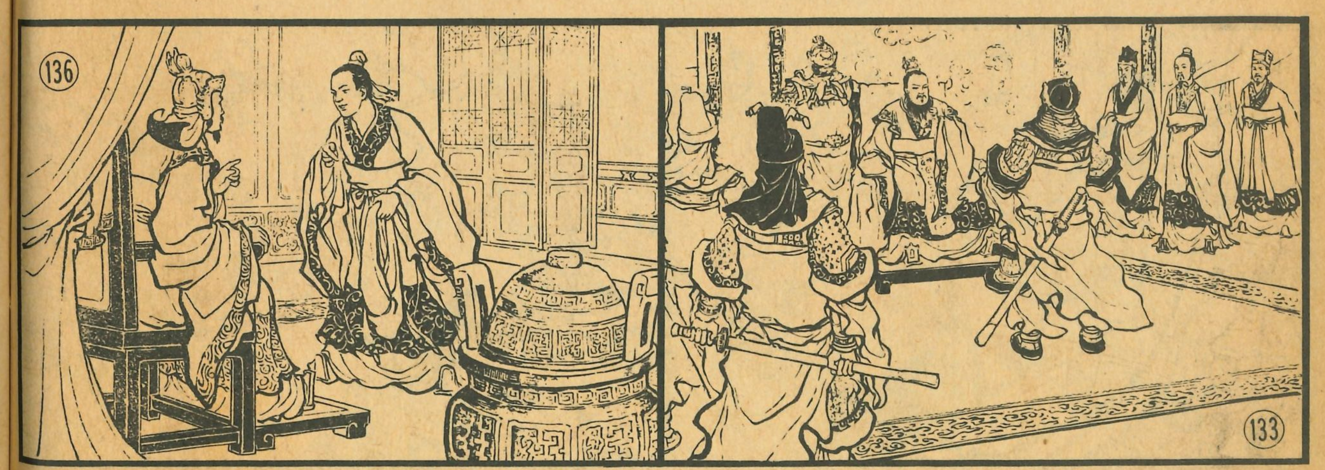

130 曹操回到易州，重賞以前主張不出征的曹洪等將，並對他們道：「我這次冒險遠征，雖然僥倖成功，但是不足爲法的。你們的諫勸，都是萬全之計，所以相賞，以後只管直言。」



131 這時，郭嘉已經死了。曹操親往祭奠，大哭道：「郭公勸我平烏桓，今日平了烏桓，不能告知郭公，眞是可痛。」



132 郭嘉的從人獻上遺書，告稟道：「郭公叮囑：丞相照書中所說行事，便能平定遼東，除滅二袁。」曹操拆開書信，含淚看了，連連點頭。



133 過了幾天，衆將來稟告道：「遼東公孫康收了袁尙、袁熙，日久定有禍害，不如乘勝征伐，平定遼東。」曹操笑道：「不必動兵，幾天以內，公孫康就送二袁的首級前來投降了。」



134 却說遼東太守公孫康聽說二袁來投，召集衆官商議。公孫恭道：「且去打聽曹操消息，如果來攻遼東，就與二袁合力迎戰；如果不來，就殺了二袁，獻與曹操，與他結好。」



135 公孫康用了此計，一面推說有病，把二袁安頓在館驛中，一面派出細作，去探曹軍消息。

136 過了幾天，細作回報，說曹軍屯在易州，並不動兵；衆將勸過曹操征伐遼東，曹操不肯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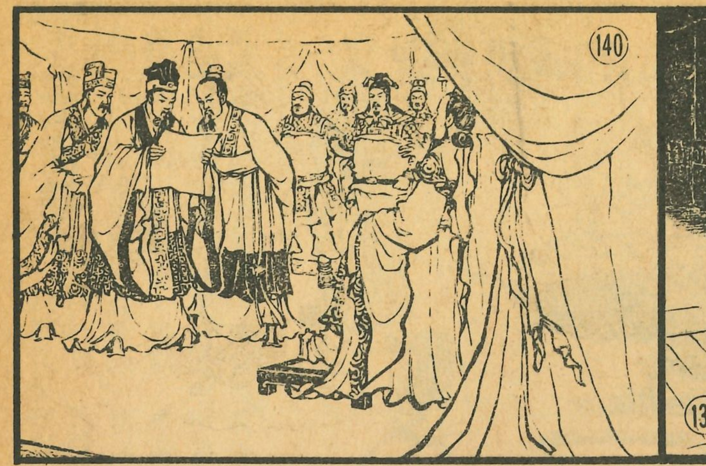
137 公孫康大喜，便伏下了刀斧手，派人去請二袁相見。袁尙、袁熙原想在遼東立下脚，覷機會襲殺公孫康，並吞遼東軍馬，再戰曹操。聽到公孫康相請，高高興興地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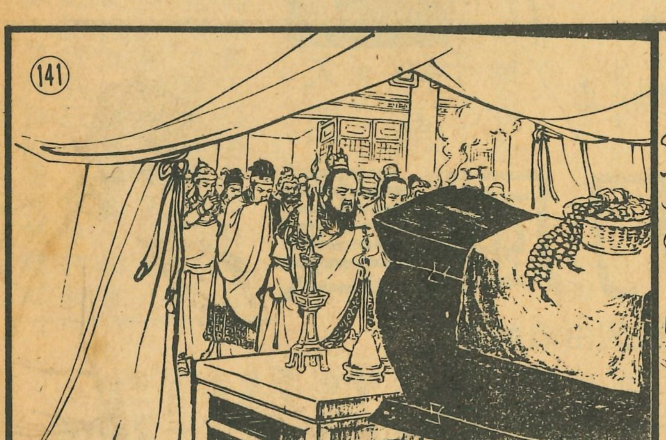
138 兩下見了禮。公孫康高聲道：「刀斧手在哪裏？」後面一陣喧鬧，湧出一二十個漢子，都手執鋼刀，搶上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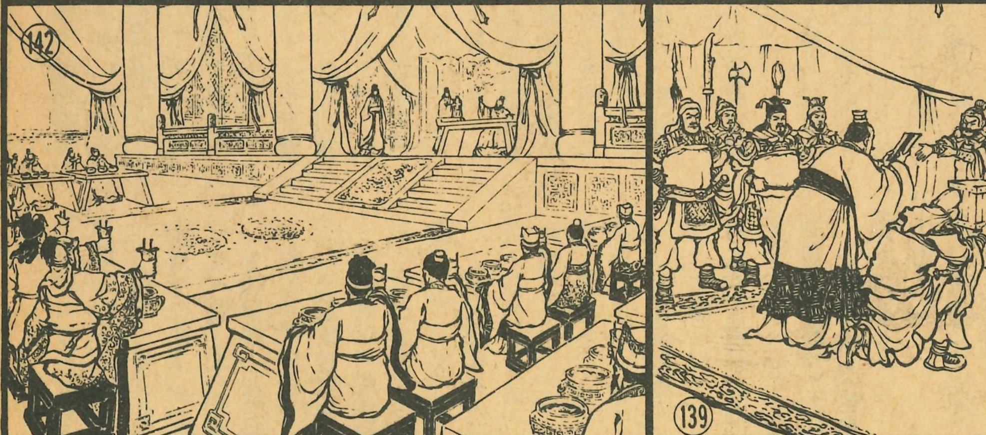
139 公孫康殺了二袁，把他們的首級用木匣盛了，備了書信，差人送到易州去。曹操看了，大笑道：「郭公明見萬里，早已料定了！」便重賞來使，並封公孫康為左將軍襄平侯。



140 曹操把郭嘉遺書交與衆官看。信上寫着：遼東久畏袁氏併吞，二袁往投必疑。我軍進攻，他就並力迎戰；不如屯兵易州，待其內亂。不需多時，公孫康定能擒殺二袁，前來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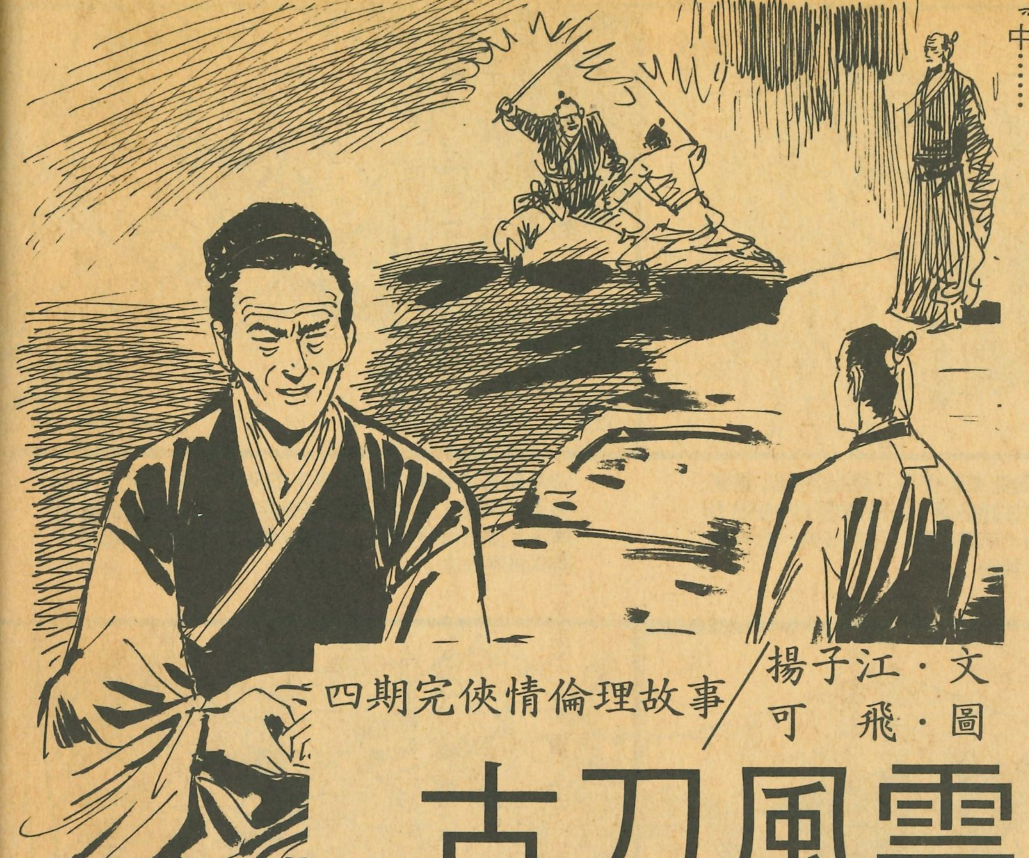


141 衆官看了，都從心裏佩服。曹操嘆道：「可惜郭公不及見我成功。」便率領衆官，到郭嘉靈前祭奠。



142 曹操並吞了冀、青、幽、並四州，遼東、烏桓，都聽號令，又得了袁紹五六十萬軍馬。從此勢力興盛，奠定了曹魏的基業。(本段完)

**上文提要：** 維揚鏢局總鏢頭南宮長英，聯同威遠鏢局總鏢頭劉一帆、天安鏢局總鏢頭邊凌渡三人，親自押運震天刀，以金元寶僞裝運出，沿途遇到怪老頭截劫鏢的青山三老林彬、雷震、畢邪，還有早先來過的怪老頭袁化風，跟着帶領百魔教的堂主趕來，其中司徒清用傳音說明也要保存震天刀，不讓慕容光華教主得到，南宮長英恐怕有詐，謊說寶刀仍在肅州將軍府中……



# 古刀風雲

揚子江·文　可飛·圖

四期完俠情倫理故事

## 查追助協由因說　送護爲代刀寶取

司徒清語音一落，那丁氏五雄中的老大丁忠，立即猛攻一劍，大喝道：「咱們退下……」同時收招而退！

大青山三老也知道，丁氏五兄弟也並非易與之輩，他們既然不再打下去，三老也就此收招住手。

袁化風似是不大願意，但在百魔教中，他雖然身爲總護法，但說到權勢、武功，在在都比不上司徒清，因此，司徒清一旦下令退走，他即使不願意，那也沒有辦法。

他狠狠的盯了南宮長英一眼，冷笑道：「南宮長英，倘若那肅州將軍府中並無震天刀的話，老夫會叫你明白，百魔教對付敵人的手段，是何等可怕……」話音一落，當先飛身而去。

司徒清抱拳向南宮長英一笑道：「大世兄，保重了。」

南宮長英回禮道：「多謝前輩關懷！」

於是，百魔教一干人等，在司徒清招呼之下，剎那間走得一個不剩。

林彬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老夫沒想到，丁氏兄弟的武功，數年不見，竟然高出如許之多，看來這百魔教果然是不容忽視了。」

拳怪畢邪搖頭道：「不對啊！」

林彬一怔道：「那裡不對？」

畢邪道：「他們來時的氣勢，似乎是不得震天刀決不會罷休，此刻却去得如此輕易，豈非十分古怪麼？」

林彬笑道：「大公子已將震天刀下落說出，他們祇是爲了取刀，自然就要退去的了。」

畢邪仍是搖頭道：「林兄，這事若是換了你我，試問咱們會不會因爲大公子一言，便自相信？」

林彬道：「這個……兄弟是不會輕易相信。」

怒劍雷震笑道：「林兄、畢兄之意，似是說那百魔教另有花招呢？」

林彬道：「兄弟也是這麼想，但……」

南宮長英忽然笑道：「林老不必懷疑，他們此去肅州，不過是空跑一趟而已。」

林彬道：「大公子莫非是騙了他們？」

南宮長英道：「那也不全是……」

他略一沉思，笑口接道：「那震天刀在在下離開肅州之時，果然仍在該處，不過，鏢車起行之後，震天刀便也離開了肅州了。」

畢邪道：「老夫明白了，敢情那震天刀乃是由另外一人保護，送去京城了麼？」

南宮長英笑道：「對了。」

林彬將信將疑的遲疑道：「大公子，那護刀之人，可是維揚鏢局中的鏢師？」

南宮長英道：「雖然是鏢師，但此刻乃是扮成一個單幫客商的模樣，是以百魔教中人，決然查探不出。」

林彬見他說得頭頭是道，而且，



這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也正是一般鏢局走鏢時常常安排的方式，心中也相信了八分，笑道：「大公子如此仔細，倒叫老夫放心不少。」

南宮長英笑道：「林老過獎了。」

但那怒劍雷震却仍是搖頭一嘆道：「大公子，你這番安排，雖然十分嚴密，但此時此地，却也不該說將出來啊。」

南宮長英一怔道：「爲甚麼？」

雷震道：「那袁化風根本未曾離去，大公子之言，他已聽在耳裡，震天刀想要送到京城豈非萬難？」

南宮長英故作駭然之色，道：「那袁化風眞的未走？」他語音未落，只聽得一陣長笑之聲，由近而遠，眨眼之間，竟已去了三里左右。

果然雷震沒有說錯，那袁化風直到此時，方始離去。

南宮長英心中暗喜，但口中却是連連自責，道：「三位前輩，在下一時不察，果然把事情弄糟了。」

林彬白眉雙鎖，長嘆一聲道：「大公子，事到如此地步，你自責也是沒用了，只是那貴局鏢師去京城的道路，大公子可曾預作安排？」

南宮長英搖搖頭，道：「沒有，在下祇要他隨機應變，每日改變路線而行……」

林彬聽得沉吟不語。

畢邪却大聲道：「如此一來，咱們想搶先一步，相助那鏢師一臂之力，也不行了。」

南宮長英苦笑道：「可不？連在下此刻也找不到這位鏢師的下落了。」

雷震沉聲道：「爲今之策，咱們只有盯在百魔教中人的身後，也許可以阻止他們奪取震天刀。」

林彬點頭道：「不錯，不錯！咱們祇有啣上袁化風等一行人，不讓他下得了手！」

語音一頓，向南宮長英抱拳道：「大公子，老夫等這就去保護震天刀，深宵打擾之過，尚望大公子不要見怪！」

南宮長英朗朗一笑道：「三位前輩此去，可得小心一些。」

林彬哈哈一笑道：「大公子不用放在心上，至少，老夫等可使袁化風等人得不到震天刀……」語音未已，領着屬下三人，疾步而去。

南宮長英剎那間如釋千斤重擔，看了邊凌渡與劉一帆二老一眼，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他們都走了！」

邊凌渡答道：「都走了。」

南宮長英彷彿放下千斤重擔，步履輕盈的向屋內行去，邊凌渡與劉一帆二老跟在他身後，也似是喘了一口大氣。

南宮長英入室之後，交代了邊、劉二老招呼屬下趟子手及車伕們歇息，自己便向店後的柴房行去。

他剛一步跨入門檻，頓時覺出情況不妙。

只見一名身穿白布短打的禿頂老人，端端正正的坐在那一堆枯柴乾枝之上。

南宮長英大吃一驚，手中燈火，險些兒跌在地上。

但他終究是劍神之後，略一定神，便大聲道：「老丈是甚麼人！坐在柴房之內，莫非想偷竊店中客商麼？」

禿頂老人淡淡一笑，道：「你可是南宮逸的大兒子麼？」

老人一句話反問出口，頓時使南宮長英心頭狂震，暗道：「糟了，這老兒只怕也是爲震天刀而來的。」

不過，他口中却說道：「不錯，在下正是南宮長英。」

老人打量了他一眼，笑道：「南宮逸兒有子如此，倒是叫老夫高興得很。」

南宮長英聞言，心中又是一驚，忖道：「這老人如此口氣，莫非又是我家父之摯交麼。」

轉念之間，口中却道：「老前輩何方高人？聽你老口氣，想必與家父相識了！」

禿頂老人呵呵一笑道：「何止相識？南宮兄平生在劍道之上，從未遇過敵手，是以常常感到胸中悶悶不快，不過，只要他去到老夫寓所，那不快之心，便已去了大半……」他話音一頓，忽然改了話鋒，接着道：「老夫託大，叫你一聲賢侄如何？」

南宮長英心想，我連你是誰也不知道，你居然就以長輩自居，這事要是傳了出去，豈不叫人笑掉了牙才怪啦！

轉念至此，不禁皺眉道：「老前輩名號，可否賜教？不然晚輩稱呼錯了，那就大大的不敬啦！」

老人答非所問的道：「賢侄，那震天刀可是尚在這劍鞘嶺上麼？」

南宮長英一怔，道：「怎麼會？晚輩……」

老人不容他分說，又道：「若是老夫猜想得不錯，那震天刀八成不在你身上。」

南宮長英暗道：「他可是在詐我麼？」

有了這等想法，頓時心中稍定，笑道：「不錯，那口震天刀此刻應在千里之外。」

禿頂老人笑道：「那可是遠在天邊了！」

南宮長英呆了一呆道：「果然不近，倘若晚輩局中的鏢頭，按照預計行程，此刻應已到了大同了。」

禿頂老人呵呵一笑道：「賢侄，咫尺天涯四字，你可知怎樣解釋？」

南宮長英突感心中一凜，脫口道：「老前輩這話是甚麼意思？」

禿頂老人陡然沉下臉來，喝道：「老夫看在你爹爹的面上，叫你一聲賢侄，同時爲了你爹爹那劍神二字，才一再拿話點醒你，用意無非叫你明白，少年人在長者面前，千萬不要撒謊

，怎料你居然執迷不悟，信口胡說一通，怎能教老夫心中不火？」

說話之間，忽然從柴堆之中取出一個包袱，冷冷一笑道：「咫尺天涯，就是這等解釋，你懂不懂？」

敢情這禿頂老人取去之物，正是南宮長英用舊布包起的那口震天刀。

頓時，南宮長英腦中轟然一聲，幾乎立足不穩，眼望那口震天刀已然捧在那禿頂老人手中，心中正有如千軍萬馬一般奔騰，但却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可行對策。

禿頂老人臉色逐漸緩和下來，微微一笑道：「賢侄，你藏起震天刀之舉，倒也不失為機智，但你却忘了一樣，螳螂捕蟬，還有黃雀在後，你藏刀之時，早已落在人家預先佈置的眼綫之中，若非老夫親自趕來，這口震天刀早已到了慕容光華的手中去了……」

他左手一揚，只見丈許之外的一堆柴草立告飛開，赫然露出一具店小二打扮的屍體。

南宮長英臉色一變，失聲道：「那是甚麼人？」

禿頂老人道：「百魔教主的屬下，半月之前僞裝作孤身行旅，迫於無錢付給伙食住店之錢，自願充當店夥一月還賬，慕容光華之手段高明，老夫都深感佩服。」

南宮長英大驚道：「他眞是百魔教的屬下麼？」

禿頂老人笑道：「老夫豈是騙人之人？賢侄，直到此刻，你還猜不出老夫是誰麼？」

南宮長英呆了一呆道：「晚輩見識淺薄，委實想不出前輩之身份……」

老人搖頭一嘆道：「這也難怪，老夫隱居大青山，少說也有廿年不曾踏入江湖，你不知道，那也怪不得你的了……」

南宮長英突然失聲道：「老前輩可是岳嶽岳大俠？」

老人點頭一笑道：「不錯。」

原來這禿頂老人，正是「大青山主」岳嶽，號稱「劍掌雙絕」的岳嶽了。

南宮長英不由得心中暗暗說聲慚愧，早在他提到爹爹一生未遇對手，是以心中不樂，只要見到他便可以一抒愁懷之際，便該想到武林之中只有「劍掌雙絕」，才能在劍道之上，與自己爹爹一較長短高下，無奈因為岳嶽現身得太過突然，自己又太過關心震天刀得失，方致弄得心智蒙蔽，黑白不分，此刻說明白了以後，便連忙雙膝一曲，拜倒在地上，口中說道：「小侄叩見岳大叔，尚請大叔莫怪小侄剛才失禮……」

岳嶽淡淡一笑，揮手道：「起來吧，老夫豈是那種拘謹之人？」

一股極大的潛力，將南宮長英由地面托起尺許。

好強的內力，南宮長英簡直不敢相信。

岳嶽一笑，又道：「賢侄，令尊一向可好？」

南宮長英恭恭敬敬放下燈火，肅容應道：「家父一切如常，多謝岳大叔關懷！」

岳嶽吁了口氣，道：「不與令尊證劍說道，倏忽已有十年，這十年之中，尊大人想必又創出不少絕招了。」

南宮長英搖搖頭道：「這個……小侄却未問過……」

岳嶽閉目凝思了一會，忽然睜目說道：「賢侄，這震天刀你還要取回麼？」

南宮長英心想，官人托我保鏢，我當然要取回……只是，他口中却道：「這個小侄一時倒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取回。」

南宮長英如此回答，顯然是大出岳嶽意料，他不由得皺眉道：「賢侄，這話怎講？」

南宮長英失笑道：「小侄忽然發覺，以小侄之能，已然無法安全護送神刀了！是以小侄有些猶疑不定……」

岳嶽笑道：「原來如此。」笑聲一頓，接口道：「其實這不是甚麼難事，若你信得過老夫，何不將神刀暫交由老夫保管，三月之後，老夫再在京城振遠鏢局當面交回此刀如何？」

南宮長英道：「勞動大叔，小侄心中怎安？」

岳嶽呵呵一笑道：「不妨事，老夫與那振遠鏢局的主人『七絕刀』王漢中老弟有點事要交代，正好前去一趟京城，順道之便，算不得甚麼，只要賢侄信得過老夫，震天刀就暫由老夫保管三個月吧！」

南宮長英心中明白，如果「大青山主」岳嶽有心奪取震天刀，自己就是不答應，出手也是枉然，是以倒不如大方一些答應吧。

當下答道：「小侄當然信得過大叔了。」

岳嶽點點頭道：「如此，就這麼辦，賢侄依然押鏢緩行，咱們三個月之後在京城見面……」

語音一落，飛身直上，斜斜的由後面小窗中飄然飛了出去。

南宮長英目送岳嶽施展上乘輕功離去，不由長長一嘆，轉身回到前屋。

但他尚未走出後院，只見眼前人影一閃，凌空竟如流星疾墮，飛下一人。

南宮長英暗叫道：「今晚怪事眞多啊！」

後退一步，凝目望去，不由臉色大變，敢情這飛來之人，竟是那「烏杖神翁」司徒清。

南宮長英怔一怔道：「老前輩怎麼去而復返？」

司徒清長眉一挑，沉聲道：「大世兄，你可是把震天刀藏在柴房之中？」

南宮長英一呆道：「老前輩怎麼會知曉……」

他突然發覺自己說漏了嘴，雖然



及時忍住，但司徒清已然冷笑道：「大世兄，你太不把老夫放在眼內了！」

南宮長英皺眉道：「前輩何出此言？」

司徒清怒道：「老夫看在與令尊的交情，才設法成全你，免你下不了台，但你不懂設詞搪塞，反倒有心騙我去那肅州，這箇中的道理，你該怎麼樣解釋？」

南宮長英長長的吁了口氣，道：「老前輩之意，那是怪我不該當那袁化風隱在暗處之時，故意說出震天刀還在肅州之事？」

司徒清道：「不錯，你這是為了甚麼？」

南宮長英道：「前輩莫要動怒，這是為了那慕容光華的為人，太過霸道，晚輩不得不謹慎行事了。」

司徒清道：「老弟，你這話未免太籠統了吧，震天刀乃是千年古物，等閒不可以隨便放置，你既藏於柴房在先，又復輕易交給那位岳嶽在後，老弟這也算是謹慎麼？依老夫看來，你只怕是大錯特錯了。」

南宮長英沉吟道：「岳嶽一代隱俠，晚輩將震天刀暫時交給他代為保管，又有甚麼不妥嗎？」

司徒清搖搖頭道：「老弟，岳嶽隱居大青山，目的是為了甚麼？你可曾知道？」

南宮長英一怔道：「莫非還有甚麼緣故？」

司徒清道：「不錯，他隱居大青山，就是為了想得到震天刀！」

南宮長英頓時愕住了。

這可是叫人難以相信的事，只是出自司徒清的口中，使他又不得不信。

南宮長英沉吟了一下，道：「前輩此話如果當眞，前輩倒是眞的錯了。」

司徒清長長的一嘆，道：「老弟台，你這個當就上大了！岳嶽獲得此刀，只怕就要引出武林一番大變了！」

南宮長英道：「岳嶽難道也是不安本份的人麼？」

司徒清忽然笑道：「老弟，武林中人，能有幾個是眞正能把名利看得如此恬淡呢？」

南宮長英也笑了，他却想起武林中當眞有幾個人能把名與利看得淡薄的，是以他笑了一笑，立即接道：「司徒前輩，就晚輩所知，武林中有幾個人便是十分恬淡。」

司徒清脫口道：「是誰？」

南宮長英道：「九華山的三位高人……」

司徒清呆了一呆道：「九華三聖嗎？」

南宮長英道：「不錯，正是九華三聖。」

司徒清大笑道：「杜公平、丘公樸，和愚公大師三人在武林中已被人呼作三聖，名氣之大，自是不必再提了，不過，老弟如說他們不再與世爭名，那也不一定呢。」

南宮長英皺眉道：「前輩這等口氣，莫非也有所指麼？九華三聖決不會再為名利二字，而出山惹事吧？」

司徒清道：「他們自己自然不會出山了，但他們三人却是造就了一位非凡的傳人，好像令尊那一身武功，也不見得比這少年人更強哩！」

南宮長英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晚輩怎的未曾聽人說過？」

南宮長英笑道：「這不過是月前發生之事，老弟不曾回轉金陵，自然是不知道的了。」

南宮長英被他說得好奇之心大起，脫口道：「前輩可知那三聖傳人是誰？」

司徒清道：「老夫聽說，此人名叫華雲龍，一月之前，曾經以師門劍法，在老弟的府中，擊敗武林中五位頂尖高手的圍攻……」

南宮長英呆了一呆，道：「在晚輩家中？」

顯然是有點不信。

司徒清笑道：「老弟，這事千眞萬確，當時若非令尊和西湖萬花宮主人柳迎春在座，那五位高手，至少有一半以上非死即傷。」

南宮長英心中突然有些悲哀，黯然一嘆道：「前輩之言果眞屬實，這位姓華的少年，豈非是……天下無人可以與之相較了麼？」

敢情南宮長英一向以為自己乃是四十上下的武林人物中的第一高手，但此時聽到司徒清說出九華三聖已有傳人，而且一身武功，不在自己爹爹之下，頓時大為洩氣。

司徒清目光一轉笑道：「老弟，那華雲龍所使的刀法，稱為『絕刀』，倘若那震天刀被他奪得，正好相得益彰，只怕刀招之上，令尊稱劍神，他可以稱為『刀霸』了，與令尊大人分庭抗禮。」

南宮長英搖頭道：「震天刀在岳大俠手中，姓華的是取不到的。」

司徒清淡淡一笑道：「很難說，岳嶽和丘公樸的交情，非同小可，他如果把震天寶刀送給華雲龍，那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南宮長英道：「前輩所謂岳嶽可能在得到震天刀之後，惹起武林大變，就是指這個麼？」

司徒清道：「是的。」

南宮長英道：「前輩只怕過慮了。晚輩認為以九華三聖的為人，調教出來的弟子，似乎不應該是個引起武林糾紛之徒。」

司徒清冷笑道：「這話可難說得很，老弟，有一件事，你可曾想到？」

南宮長英道：「甚麼事？」

司徒清道：「那華雲龍一身武功，已可擠身當代十大高手之列，若有人加以鼓勵，說他可助其成為天下第一高手，華雲龍難道還不動心麼？」

南宮長英想了一想，道：「這……

倒也有可能。」

不過，他語氣一轉，又道：「前輩之意，那是岳嶽存有鼓勵這位華雲龍之心了？」

司徒清道：「是的，八成他借去震天刀，就是鼓勵他，勸說他……」

南宮長英沉吟道：「倘若如此，咱們又該如何？」

司徒清道：「找到岳嶽，追回震天刀！」

南宮長英搖頭道：「岳大俠與晚輩約定，三月之後，在京城振遠鏢局還刀，此刻又去何處找得着他？」

司徒清道：「岳嶽離去多久了？」

南宮長英道：「盞茶時光，前輩便已趕來了！」

司徒清道：「一盞茶的時光，岳嶽再快，諒也去不了多遠，咱們要追，自是不難……」

南宮長英道：「岳大叔並未言明眼下去到何方，咱們如何追法。」

司徒清道：「這倒不用你費心，老夫祇須傳下令來，方圓百里之內，便可有人相助於你我查明他的去處。」

南宮長英道：「既然如此，晚輩如命行事……」

司徒清道：「老弟，這趟鏢，你可放心交給他們，一路之上，百魔教自會有人代爲開道！你就伴同老夫去找那岳嶽去吧！」

南宮長英心中明白，事到這般地步，自己不同意那也是不成的了！於是當即笑道：「晚輩這就去交代一聲！」

司徒清道：「老夫就先到兵營中一行，頓飯之後，老夫再來……」語音一發，人已騰空而去。

南宮長英心中百感交集，神色不安的回到客棧房中，叫過邊凌渡及劉一帆，說的自己要陪同司徒清去追尋岳嶽，鏢車交由他們二人押運，並且要他們到了適當的地方，差人快馬回報江南，向二弟長雄報個訊！

他沒有提到求救，但邊凌渡心中自然明白，南宮長英言下之意，便是向金陵求助！

當下低聲道：「大公子心意，此事要不要向老大爺說個明白呢？」

南宮長英沉吟道：「家父久已不問武林中事，最好是不向他老人家說出。」

劉一帆忽然接口道：「大公子，兄弟有一句話，說出來，可望大公子莫要見怪！」

南宮長英道：「劉兄你說無妨！」

劉一帆道：「震天刀關係武林殺劫，此事最好是向他老人家說明……」

邊凌渡亦接口道：「劉兄說得不錯，大公子雖然不願驚動老人家，但兄弟認爲這事如是只對二公子說出，那也沒多大作用……」

南宮長英道：「邊兄，你莫要忘了，舍下還有兩位武功極高的前輩高人啊！」

邊凌渡一怔道：「那兩位？」

南宮長英道：「家父兩位身邊的摯友，『天山醉客』楚狂人及『地煞狂叟』龚不敗。」

邊凌渡一怔道：「原來是這兩位高人麼。兄弟眞是不會想到了！」

南宮長英道：「邊兄只消差人告訴舍弟，要他約了楚狂人及龚不敗二位叔叔趕到京城振遠鏢局，餘下的事，就不用向他們多說了！」

邊凌渡道：「大公子放心，兄弟一下劍鞘嶺，就會差人前去！」

劉一帆道：「大公子，老夫有意陪伴大公子同去，不知大公子意下如何？」

南宮長英搖頭道：「不必了！」

他沉吟一下，又道：「兩位一路之上，如遇到青山三老，不妨告訴他們，就說兄弟已獨自回到了金陵！」

邊凌渡道：「如遇到百魔教的人呢？」

南宮長英道：「那就不妨直說，告訴他們，兄弟和他們的司徒清走在一道！」

邊凌渡皺眉似是想起了甚麼，但南宮長英已站起身子，長長的嘆息一聲道：「一切都仰仗兩位兄台，維揚鏢局是七省聯鏢，兄弟頭可斷，血可流，但維揚鏢局的鏢旗號，却是不容人碰的！」

邊、劉二老慄然一驚，望着那滿面悲憤之色的南宮大公子，不由同時一呆。

劉一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大公子，你……不可消沉啊！」

邊凌渡却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大公子，你要千萬保重啊！」

南宮長英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兩位放心，兄弟再笨，也不會拿性命作兒戲！」語音一轉，向二老一抱拳，接道：「一切偏勞二位了……」轉身大步而去。

恰在此時，那司徒清也到了門前，兩人招呼一聲，便自顧向前奔馳而去。

兩人一路不曾停留，第二天中午時分，就已抵達了蘭州城內。

司徒清領着南宮長英住進一家名叫「一品春」的大客棧，胡亂吃了一些東西，司徒清便自獨身出門而去。

過了約莫二個時辰，南宮長英打坐完畢，司徒清便已匆匆的趕了回來。

不等南宮長英查問，司徒清便已低聲的道：「大世兄，咱們可以動身了！」

南宮長英道：「前輩查出岳大叔的去向了？」

司徒清答道：「查出了！」

南宮長英問道：「現在何處？」

司徒清道：「就是這蘭州城外，」他語音一頓，又道：「老夫有一句話，不能不先行說明！」

南宮長英一怔道：「前輩如此愼重



，莫非此行危險？」

司徒清答道：「不錯！」

南宮長英道：「前輩都有了顧慮，只怕這兇險當眞是不同凡响了！」

司徒清道：「陝甘一帶，乃是臥虎藏龍之地，岳嶽現下藏身之處，就是一個不爲外人所知的武林絕地！」

南宮長英道：「甚麼絕地？」

司徒清道：「蘭州城外不遠，有一處所在，喚作金家崖，武林之中，你可會聽到有人提及過？」

南宮長英道：「晚輩不曾聽人說過！」

司徒清笑道：「老夫說將出來，只怕你老弟也不大相信，這金家崖比那大雪山百魔教總壇，幾乎不相上下，這兇險二字，老弟認爲當得起麼？」

南宮長英當眞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

司徒清道：「老夫知你不大相信，但老夫却早已知道，這金家崖乃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地方，雖然到目前爲止，老夫不知道這金家崖首腦之人是誰？但主持其事的人一身武功，老夫却是略知一二！」

南宮長英道：「照你老這麼說，此人武功定然很高了！是麼？」

司徒清道：「不錯，」他語音一頓，接口又道：「本教總護法袁化風曾經前往崖上查探過一次，當日若非袁化風見機得快，加上他輕身功夫過人一等，可就難以全身而退了！」

南宮長英心中一凜，暗道：「這人的武功，果然不弱！」

但他却道：「袁化風的武功，晚輩已然見識過，他雖然敵不過那人，也並不見得表示金家崖主事之人的武功，不在慕容光華教主之下啊！」

司徒清道：「老弟，袁化風那次探山，並未見到首腦人物，據袁化風說，他遇到的不過是崖上的一名當值弟子而已！」

南宮長英笑道：「一名當值弟子，便可擊敗袁化風，這金家崖果然不是簡單的了！」

司徒清忽然嘆了一口氣道：「老弟，岳嶽竟然去了金家崖，這眞是對咱們大大不利之事……」

南宮長英道：「咱們可是要去金家崖麼？」

司徒清道：「不錯！」他語音一頓，又道：「不過金家崖何等凶險，你我是非去不可了！」

南宮長英雙眉一揚，便笑道：「前輩不必擔心，大丈夫生亦何歡，死也何懼？咱們就仗着這一身武功，闖闖這等奇絕之地，至少也是平生一椿快事！」

他說得豪氣干雲，倒叫司徒清大感意外，淡淡一笑道：「老弟不愧是劍神之子，當眞豪邁過人……」

南宮長英抱拳道：「前輩過獎了！」

司徒清略一沉吟道：「老弟，咱們這就去金家崖，你……可有甚麼事要交代一下？」

言下之意，乃是要南宮長英準備後事一般似的。

南宮長英呵呵一笑道：「不必了，有前輩同行，諒那金家崖還傷不了你我性命！」

司徒清笑笑道：「老弟如此相信老夫，倒叫老夫不得不捨命與他們一搏了……」當下兩人便自出了「一品香」直奔城外金家崖。

三十里不到的路程，在他們兩人來說，有如轉顧之間，頓飯時光不到，便已抵達了崖下。

司徒清沿着一條窄窄的山路，向山上行去，只見他走了約莫里許，便自停下步來。

南宮長英心中暗覺奇怪，正想探問爲何不再前進，只見打左側一處山石後方，迅快的轉來一個大漢。

此人急急走到司徒清面前，十分恭敬的說了幾句話，便又隱向巨石之後。

司徒清眉頭微微的皺起，沉吟了半刻沒有說話。

南宮長英有些耐不住，低聲問道：「前輩爲何沉吟不語了？」

司徒清長長的嘆一口氣，道：「老弟，這金家崖果然不大好對付。」

南宮長英很詫異的問道：「前輩何出此言，咱們總不能就此退去吧！」

敢情他此刻擔心震天刀眞的被岳嶽送給了華雲龍，是以反倒比司徒清更爲着急了。

司徒清笑道：「咱們自是不能退走！只是……」他忽然低聲接道：「老夫在來此之前曾經獲悉本教一位護法，已然先行上崖而去，剛才本教派來此間弟子來告，那位護法已然被他們捉去了！」

南宮長英暗道：「百魔教的護法，在武林中必然也是大有名望之人，對方竟能將他活捉了，無怪司徒清心中有些不安了！」只是，他口中却道：「貴教派的是那一位護法？」

司徒清道：「雙手劍方樂生！」

南宮長英怔了一怔，道：「是方大俠麼？他……不是武當的俗家長老嗎？」

司徒清道：「正是這位方兄！」

南宮長英道：「方大俠雙手使劍，武功在武林中也算是一流高手了，對方眞能將他生擒而去？莫非方大俠是故意如此的……」

司徒清聞言，不禁一呆道：「有道理，若非老弟提醒，老夫眞要被他們嚇住了！」語音一頓，笑道：「走！咱們就闖上去看一看！」

忽然展開身形，宛如星丸跳擲的，眨眼去了十丈，南宮長英也不敢怠慢，急急的跟了上去。

穿過了三處山脊，兩人已停身在一座削立的石崖之上。

司徒清舉目打量了一番，指着危

崖對面的一片林木，道：「老弟，那片樹林之中，似是建有房舍，八成就是對方聚居的所在……」

南宮長英笑道：「咱們直走過去便是。」

原來由這面危崖，到對面林木之間，乃是一座深可百丈的深淵，雖然兩面相距不過是里遠處，但如攀下危崖，再向對面山崖攀去，設若對方在山壁間設有埋伏，自己兩人可能是十分危險了！

南宮長英忽然發問，也正是看出了這一點，司徒清聞言，不禁笑道：「咱們由側面繞行過去！」

南宮長英沉吟一下，道：「前輩之意，咱們由原路退回，再繞行過去了？」

司徒清道：「不錯。」

他忽然壓低了嗓門，又道：「但咱們還有一個辦法可走！」

南宮長英道：「甚麼辦法？」

司徒清道：「表露出自己身份求見！」

南宮長英道：「前輩之言，要對方接引我們過去麼？」

司徒清道：「正是如此！」

南宮長英自踏上這片危崖，就覺得有些不對勁，因爲此處喚作金家崖，雖然這片危崖，便是對方重地，怎會自己等現身以後，對方一直沒有動靜呢？

此刻聞言，不禁笑道：「老前輩，晚輩有一件事甚是不解，尚盼你告知所以！」

司徒清道：「甚麼事？」

南宮長英道：「晚輩覺得這片危崖，似乎便是那金家崖了！」

司徒清答道：「很有可能！」

南宮長英道：「倘若這兒便是金家崖，即使對方是住在對面那片森林之中，此處多少也該有人看守啊！」

司徒清道：「老弟之言，可是說對方太大意了麼？」

南宮長英道：「不止於此，晚輩倒認爲……對方可能安排了甚麼陷阱，等你我前去誤闖。」

司徒清忽然冷笑一聲：「諒他們不敢……」

語音未已，突然一陣冷笑，傳入兩人耳中！

南宮長英暗道：「果然有人隱在一旁！」司徒清却是立即沉聲喝道：「甚麼人？」

冷笑之聲，應聲歛去，只見右側崖壁之下，冒出二條人影來。

南宮長英凝目望去，只見來的是一男一女，年紀約在廿四、五之間，舉止從容，一副自高自大的模樣。

司徒清一見這一雙男女，如此之年輕，彷彿覺得有些意外，接口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那身穿紫衣長衫的少年，一挑雙眉，冷笑道：「尊駕亂闖金家崖，自應先行報出名號才是，那有客人先問主人的道理？」

他這兩句話，說得甚爲合情合理，使到司徒清一時爲之語塞，不好反駁，當下笑道：「說得好，老夫復姓司徒單名清字，你們可曾聽說過嗎？」

那雙少年男女似是吃了一驚，互相望了一眼，由那黑髮披肩少女輕啓朱唇，笑道：「原來是『烏杖神翁』司徒前輩，妾身等眞是失敬了！」

紫衣少年抱拳道：「晚輩馬長青，這是在下師妹花如玉！」

司徒清笑道：「兩位師長，不知是那位高人？」

花如玉恭聲道：「家師就是此間主人，武林中稱作『寒山玉女』……」

司徒清失聲道：「是金二娘麼？」

紫衣少年馬長青道：「正是！」

司徒清道：「這麼說，那武功山的飛雲洞主雷聲隆，不就是你們師公麼？」

花如玉笑道：「誰說不是呢，司徒前輩想必與家師相識了？」

司徒清搖搖頭道：「令師與老夫倒是未曾謀面，但你們的師公雷兄，與老夫倒是多年的故交！」

馬長青雙手抱拳道：「司徒前輩，這位兄台既與你老同來，必然也是一位武林中大俠了！」

司徒清笑道：「不錯，這位老弟複姓南宮雙名長英，武林中號稱『一劍鎮江南』兩位不會不知吧！」

馬長青劍眉聳動，目光正在南宮長英身上連轉，笑道：「維揚鏢局的總鏢頭，劍神南宮逸老前輩的大公子，果然是名氣極大，馬某失敬了！」

他口中雖然是一片推崇之詞，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心中決無半點佩服之意！

南宮長英心中自是不快，但他可是甚有涵養，只是淡淡一笑，道：「馬兄好說，在下賤名能蒙看重，實是在下之幸了！」

花如玉嬌笑一聲道：「你就是南宮大公子麼？劍神老前輩那本『無敵劍法』，不知大公子學過沒有？」

南宮長英突然大笑道：「家傳武功，在下自然也學習過了！」笑聲一斂，不禁心中動疑，接道：「但不知姑娘問這個是爲了甚麼？」

花如玉格格笑一聲道：「聽說劍神的劍法，舉世無敵，妾身不過想見識見識而已！」

南宮長英怔了一怔，忖道：「這丫頭莫非是向我挑戰麼？她膽子果然不小！」

但他却淡淡一笑，口中道：「姑娘，武林傳言，不可儘信，無敵二字，只是他們對家父抬愛而已！」

這等口氣，聽在花如玉耳中，倒不好意思硬要迫他出來了！只得嫣然一笑道：「大公子謙虛得很啊！」

南宮長英心中不由得苦笑了一下，暗道：「放過今日我又幾曾謙虛過一次呢？」不過，他口中却是沒說話。



馬長青目光一轉，向那司徒清道：「司徒前輩，聽說你榮任百魔教玄冰堂堂主之位，今日怎得有空前來金家崖？可是奉了慕容光華教主之命，有何貴幹於此間麼？」

司徒清心中暗道：「好刁蠻的娃兒，這等明知故問的手段，又怎能難得倒老夫呢？」

當下笑道：「不錯，老夫正是有事而來！」

馬長青道：「前輩有甚麼事？何不說出來？」

司徒清道：「老夫此來，一則想拜見令師，二則想查問一下，本教一位護法，是否誤闖貴崖……」

馬長青聞言笑道：「不巧了！前輩的第一個心願，只怕無法得償了！」

司徒清道：「爲甚麼？」

馬長青道：「家師向例，非特別邀請之人，一概不見，前輩縱然相訪，家師也不會應允的！」

司徒清道：「原來如此麼？老夫第二樁呢？」

馬長青道：「前輩所問的第二樁事，晚輩倒可以相告！貴教果然有一位護法闖上本崖，被在下的一位長輩擒下，關在地牢之中了！」

司徒清眉頭一皺，沉聲道：「方樂生一身武功不弱，貴崖是那一位能夠將他生擒活捉了？」

顯然，司徒清有些兒不相信！

馬長青道：「像方樂生那等武功之人，金家崖能夠將他生擒活捉的人，至少有十名出頭！」

司徒清聽得面色一變，怒哼了一聲，一語不發。馬長青轉向南宮長英道：「南宮兄到此，莫非也有甚麼貴幹麼？」

南宮長英笑道：「在下此來，也想打聽一人！」

馬長青道：「巧得很啊！但不知南宮兄找的那一位？」

南宮長英道：「劍掌雙絕岳山主！」

馬長青臉色陡地一變，脫口道：「岳山主麼？南宮兄何以知道他來了此地？」

他如此反問，不啻已承認了岳嶽在金家崖了！

南宮長英笑道：「在下與岳山主不過分手三日，他去了何處，在下自然知道的！」

馬長青沉吟一下道：「岳山主在此，南宮兄只怕一時見他不到！」

南宮長英道：「此話怎講，是爲了甚麼，岳山主乃是在下長輩，在下求見，他不會拒絕的，但望馬兄能代爲通傳一聲……」

馬長青搖搖頭道：「此事兄弟不敢擔代，尚望南宮兄莫要强人所難！」

南宮長英道：「馬兄不敢通傳，不知尚有何法，可使岳山主知曉在下已然抵此？」

馬長青道：「據在下所知，只能等到岳山主離去之時，南宮兄再行求見了！」

南宮長英皺眉道：「這個……在下只恐等他不及了！」

馬長青笑道：「南宮兄你若沒有耐心，那只好暫時不見岳山主了！」

南宮長英略一沉吟道：「馬兄，在下乃是專程前來求見岳山主，不想開罪令師，馬兄執意不允代爲通傳，說不得兄弟只好硬闖了！」

馬長青冷冷一笑道：「南宮兄眞要硬闖麼？」

南宮長英道：「事在兩難兄弟只怕要得罪了！」

馬長青雙眉一揚，尚未答話，花如玉忽然格格一笑，道：「大公子，你想動武妾身正想領教，這倒妙得很，公子何不拔劍一試？」

南宮長英心中暗道：「在下乃是堂堂男子漢，與你這女流之輩動手？」轉念間，接道：「姑娘，在下並非較量武功而來，最好是兩位通融一下！」

花如玉忽然冷冷一笑道：「沒有甚麼可以通融，金家崖向來不在武林中行走，你們找上門來欺人，還說不想動手，這話有誰相信？」

她語音一頓，伸手拔出肩頭長劍，喝道：「要想見那岳山主，公子先行勝了妾身再說！」

南宮長英大感爲難，望了望司徒清一眼，苦笑道：「司徒前輩……」

司徒清淡淡一笑道：「老弟，那位姑娘說得不錯，咱們如想入內，恐怕是非得動手不可！」

南宮長英本想要他解圍，誰知道他會說出這等話來，這豈非是火上加油麼？

馬長青這時也道：「不錯，南宮兄如想入內，大概只有勝了兄弟才行！」

南宮長英心中千迴百轉，一時竟拿不定主意！

不過忽然念及，只要能夠入內見到岳嶽，自己即使得罪了金二娘弟子，諒也不會有多大的關係了！頓時他豪氣大發，取出佩劍，向馬長青一拱手道：「馬兄，在下迫於無奈，只好獻醜了！」

他不但存下速戰速決之心，也存下避開和花如玉動手之意，是以話聲一發，立即嗆的一聲，一劍向馬長青刺了而去！

馬長青決未想到南宮長英身爲劍神之子的身份之人，竟然毫不謙遜的說打就打，一時被迫得大爲狼狽，只見他又要退讓，又要拔劍，弄得幾乎一招之下，就敗在南宮長英手中！

花如玉大大的吃驚，櫻唇一撇，右手銀劍一擺，竟是半聲不响，直向南宮長英的後心刺了過去。

司徒清白眉暴剔，大聲喝道：「姑娘豈可暗劍傷人？」

他雖然出聲喝駡，但却並未出手阻攔！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艾芙追逐瘋和尚來到五柳莊，和尚不見了，和尚口中說殺官劫庫的小子，莫不是在這裡？心裡狐疑，突然有人叱喝，此刻自己扮成寒酸小子，只好退下，原來莊主賀壽，暗中籌措軍餉，既找不到人，轉去春滿樓，一少年公子招呼她入座，談笑甚歡，杯酒盡興離去。來到望江樓找到江虹，跟着又有人送來女裝衣服，只好換回女裝，才和江虹去找那少年公子……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 一代天嬌

被作弄才知眞相　裝糊塗故技重施

江虹與艾芙剛跨進院門，艾芙驀地裡一縮脚，江虹不防，兩人撞個正着。

那江虹在那三江口岸，人稱江上虹，武功已非等閒，當眞豈是個不懂事的孩兒，反應自也敏銳異常，已知有警，半旋身，滑到艾芙肩下，不言語，摒住氣。

院內並無燈光，夜幕已低垂，樓上樓下一遍黑。

黑暗的房中，竟有話聲傳出。

艾芙一聽，登時怒火三千丈，江虹低低地啊了一聲，不自覺一脚向後滑出，想溜。

是她嚇破膽了，但只是脚不由自主地滑出，身子兒仍然沒動。

敢情是醉菩提，那瘋和尚的聲音，八成兒又喝醉了，嘴裡含糊不清，但仍可辨，道：「乾坤醉裡大，漁翁樂如何？」

艾芙大喜，頓又心花怒放，幾乎撲了進去，且慢，忙又收住勢子，賊和尚嘴裡一定長不出象牙來，不知又會在爺爺面前嚼什麼舌根。

果然是她爺爺岷江漁隱的聲音，却清醒得很，哼，爺爺那似瘋和尚，會借酒發瘋，爺爺百杯也不醉。

那岷江漁隱呵呵笑，道：「日月壺中長，漁翁樂陶然，又何必問。」

醉菩提的話聲清楚多了，說：「老漁兒，可惜你身邊有了個情孽牽纏，罪孽深重，不爭氣的女娃兒，眼下陶然，只怕日久就樂不起來了。」

岷江漁隱不言語，似乎一怔，才道：「瘋和尚，你這是怎說？」

醉菩提一定雙手合什了，道：「阿彌陀佛，佛曰，不可說，不可說。既然杯中酒不空，還是有酒堪醉直須醉吧，福禍無門，唯人自招。」

艾芙恨得牙癢癢，心道：「果然嘴裡長不出象牙來，可不是在嚼舌根了。」

艾芙以往雖說聲聲恨，其實非但不恨，而且樂在心中，她豈有不明白和尚是和她戲耍，她切齒咬牙的恨，其實也就是樂，但現下可不同了，醉菩提是認眞說的，呔！甚麼不爭氣，甚麼罪孽深重，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且慢，眼兒一轉，暗地裡把江虹一拉，退了出去，道：「小妹子，你恨不恨瘋和尚。」

江虹咬牙道：「你說恨不恨，壞死了。」

艾芙道：「好，那妳把和尚引出，我有法兒治他，咱們出出氣。」

江虹怔怔地，遲疑起來，道：「姐姐，眞能麼，我我……眞不敢惹他。」

艾芙哼了一聲，說：「只道你天不怕，地不怕，敢情只得這點膽兒，怕甚麼，天塌下來，有姐姐撐住。」

江虹腰兒一挺，道：「是福不是禍，是禍……是禍……」

「是禍躲不過。」艾芙差點兒笑出聲來，說：「小妹子，敢情妳不知這瘋癲和尚的德性，咱們不過以瘋治瘋，和他鬧着玩兒，又不是認眞的。」

江虹說：「好！」騰身上屋，回頭看，已不見了艾芙，立即揭了塊瓦，抖手向窗上打去，粗着嗓門兒叫道：「賊和尚，滾出來！」

江虹一怔，只見那塊瓦眼看要打在窗櫺上了，陡然窗戶大開，倏地伸出一隻手來，把瓦片接了去，只不過那麼暗得一暗，和尚已站在窗外，叫道：「是那個小猴兒，給我滾下來。」

江虹伏在瓦溝裡，那敢出大氣，和尚却罵不絕口，只見岷江漁隱的蒼蒼白髮，在天際的餘暉下飛舞，也飄身出窗了，呵呵笑道：「進去吧，誰教你在江湖上得罪人多了，必是恨你不過，可又不敢惹你，人家不是早走了麼，看來不過是教你喝酒也不得盡興，咱們偏不上當。」

和尚摸摸腦袋，說：「對，咱們偏不上當，喝咱們的酒去。」

兩人一先一後，打門口進去，岷江漁隱把燈點上了，又對坐喝起酒來，燈光之下，岷江漁隱的白髮宛若銀絲，白鬍子根根見肉，白眉童顏，和尚滿頭亂髮，怕不有寸多長，再長些，可能成頭陀了，髒兮兮，忑怪，兩人的年歲應該相彷的，竟不見一根白髮。

大開的窗戶不再關閉，江虹摒息伏在瓦溝裡，可看得清清楚楚，心下好生狐疑，姐姐那去了，說好要治和尚的，怎生躲着不出來？

岷江漁隱端起酒杯，說：「醉裡乾坤大，不醉，你算什麼醉菩提。」

和尚說着，却一個勁在端詳酒杯，笑呵呵，說：「好，這一杯，咱們可要一口乾了，不准剩下一點渣兒。」一口喝得杯底朝天，把空杯向岷江漁隱一照。

不料一聲脆响，和尚手中的酒杯，掉在桌面，打得粉碎，那手可仍停留在空中，身子晃得兩晃，才慢慢垂下，驀聽艾芙的聲音，叫道：「倒也！倒也，和尚，你這殺千刀的和尚，今兒可也上了我的當。」

隨見燈光晃得兩晃，艾芙不知從那裡跳了出來。

江虹大喜，這時還有甚麼不明白的，艾芙必是趁她把和尚引出房去，暗地裡在和尚酒杯裡下了藥，只奇怪這等下五門的行徑，艾芙那來藥物？

江虹飄身下房，推門進入，果見和尚推金山，倒玉柱，轟然一聲，連凳兒也倒了下去。

岷江漁隱呵呵笑道：「小芙兒，原來是你淘氣，若是我，可就要小心了。」

江虹心花怒放，叫道：「姐姐，這賊和尚嚇唬我多少次，多少次嚇得我魄散魂飛，咱們可別輕饒他。」

想到瘋和尚在林子裡戲耍她，明明知道假冒火鳳凰名兒的人是誰，迄今仍不告訴她，悶得她恨上加恨，更可惱的是，把一隻草鞋繫在她腰上，害她奔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差點轉不過氣來，她那會吃過這般大虧，若不是賊和尚骯髒，眞恨不得咬他幾口。

「那還用說，咱們把他手脚綁起來，丟在……丟在……」

「丟在毛坑裡，哎呀！好臭！」江虹說，倒先掩起鼻子來。

艾芙眼兒亮了，說：「對，就是這個主意，塵歸塵，土歸土，骯髒邋遢和尚歸毛坑。」

兩人忙不迭找了根繩兒，把和尚綁得結實了，兩個女娃娃可都上過和尚當的，可加了小心，不時瞄着和尚，瞧他齜不齜牙。那和尚和死人一般，何曾動過分毫，却又眞怪，岷江漁隱在傍竟不加阻止，兀自笑呵呵，獨個兒樂，獨個兒飲。

江虹道：「啊呀！咱們怎生扛他出去，髒兮兮的，可別髒了我的手。」

艾芙道：「那還不容易，找根槓來，咱們扛他到毛坑去。」

江虹樂得怒放心花，叫道：「好啊，塵歸塵，土歸土，邋遢和尚歸毛坑，就是這麼辦。」

跑出找了根槓子來，那槓兒粗逾兒臂，扛得數百斤重物。穿過繩索，兩個女娃娃扛在肩上，那和尚像死了一般，毫不動彈，那知兩人往上一起身，竟然抬不動，地上的和尚仍然絲毫不動。

艾芙一瞪眼！和尚能有多重，江虹又何嘗不瞪眼，再又蹲下身來，再把槓兒抬在肩上。

那料艾芙喊得一聲起，只聽卡察一聲，那麼粗的槓兒，竟斷成兩截。

兩人雖是女娃娃，可是從小兒打熬的力氣，一次沒抬動，再抬可用上了勁，不料和尚重逾千斤，像在地上生了根，那槓兒如何不斷。

艾芙偏不信邪，偏不服氣，道：「小妹子，一、二、……」喝得一聲三！這番把斷成兩截的槓子並在一起，偏不信抬不起和尚來。

只聽轟然一聲响，哎喲連聲，那房子像要塌了簡直是地動山搖。和尚仍躺在地上不動，却是艾芙和江虹飛上了天，撞在天花板上，再又反彈落地，把個江虹撞得頭昏眼冒金星，痛得骨頭都要散了，哎喲連聲。艾芙倒沒出聲，是她雖然一般被撞得跌得眼前發黑，痛得渾身像要散了，沒出聲，但幾乎把牙兒也要咬碎了。

原來這番，那根槓子又告折斷，折斷兩根槓子，那得多大力道，力道沉在脚下，塌腰往上抬，槓子驀然斷了，兩人那會不反彈上去，撞在天花板上，再又反彈落地，只痛得兩人爬不起身來。

只聽岷江漁隱哈哈笑聲中，和尚大大打了個呵欠，翻身坐了起來。

哎呀！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怎麼回事？和尚綁手脚的繩

斷了解了，分明中毒人事不醒的，也醒了，翻身坐起來！倒被眼前的景象楞住了，也啊呀一聲，說：「這是怎麼回事，我怎生在地上……像睡了一覺，哎呀！小芙兒，妳怎麼也躺在地上？可不是奇啦，老漁兒，你可曾聽說過，虹不在天生在地上，這可不成了地下虹？」

江虹一時爬不起身來，艾芙雖然痛得渾身骨頭像散了，總算爬起來了，才知又被和尚寃了，何曾中毒，倒被他在兩人用勁向上抬時，驀然用內力，斷了繩索，艾芙和江虹倒被自己的內力，拋起撞在天花板上，再又反彈下來，這個苦頭可吃得大了。

岷江漁隱兀自大笑，道：「小芙兒，你那知和尚已成金剛不壞之身，你那點藥如何能麻醉得了他。」

醉菩提不裝假了，不是對地上的兩人，而是對岷江漁隱面色一沉，道：「老漁兒，且看你要把這女娃娃寵成什麼樣兒，連下五門的伎倆也使了出來，這還了得，你不管教懲戒，倒打哈哈。」

岷江漁隱道：「我這小芙兒本為懲教鬼影手，往他身上盜得這藥兒，本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教訓教訓鬼影手的。」

和尚說：「但她却用來下在我酒杯裡。」

岷江漁隱道：「所以我不出聲，讓你來替我教訓這娃娃。」

艾芙痛得好了些，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叫道：「爺爺，原來你也寃我，明知這賊和尚是假裝的。」

她又痛又傷心，連爺爺明知賊和尚是寃她們，也不說破，多傷心，眞傷心，坐在地上，淚珠兒在眼眶裡轉着轉着，就流了下來，一流就不竭止，眞傷傷心心地哭了起來。

那江虹本來沒哭的，眼兒酸得兩酸，那眼淚也流下來，也傷傷心心地哭了。

那岷江漁隱可慌了手脚，瘋和尚初時還眞樂，待見兩個女娃娃淚流不止，眞是傷心得哭了，可就也慌了手脚，乖小芙兒，小芙兒乖，任岷江漁隱怎麼哄，就是越哭越傷心，瘋和尚更是法寶使盡，在一邊打滾扮鬼臉，休想兩個女娃娃收淚現笑容。

醉菩提像是忽然傻了，呆了一會，也坐在地上，哇的一聲，也傷傷心心地哭了起來，而且越哭也越傷心，呼天搶地，搥胸拍地，聲音大得把兩個娃娃的聲音也蓋過了，以致兩個娃娃停了哭聲，竟也不覺。

是兩個女娃娃被醉菩提的大哭呆愕了，那淚珠兒仍掛在桃腮邊，眼兒仍淚汪汪，都睜大了。

和尚為什麼哭啊？

兩個女娃娃對望了一眼，誰也不知道，艾芙望望岷江漁隱，漁隱把忍住的笑，埋在鬍子裡，也裝着愕然之色，也瞪大了眼睛。

忍不住了，醉菩提大哭無休止，到底她們兩人雖被撞跌得痛，好痛，但歸根到底，那是玩兒，本是她們自己惹出來的，再說，更不該太過份了，要把和尚丟入毛坑，實在過份了些。

眞忍不住了，艾芙說：「你為什麼哭？」

「我，我為什麼哭啊？」

和尚怔怔，往臉上摸一把，哎呀！艾芙眼兒又瞪大了，和尚哭得眞傷心，怎麼沒眼淚？難道……莫非……又被和尚寃了？

和尚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最後落在岷江漁隱面上，說：「當眞，老漁兒，我為什麼哭啊？」

岷江漁隱呵呵大笑，說：「這倒奇了，我沒問你，倒問起我來。」

和尚說：「女娃娃，你們不曉得，若是曉得時，可憐我和尚，告訴我一聲兒。」

兩個女娃娃再也忍不住，淚還在眼裡，掛在臉上，噗嗤一聲，笑啦。

和尚怔了一下，忽然又哈哈連天。

艾芙捧着肚子，道：「爺爺，哎呀，和尚瘋瘋癲癲，一些不假，莫來由的哭，又莫來由，忽又大笑，這不是瘋是甚麼？」

和尚却又正容道：「現下我倒明白啦，我可一點兒也不瘋，只不過好勝些兒，可不是你們才會哭，哭得大聲，我和尚也會哭，要教你們瞧瞧，我一個兒，哭得更大聲，更勝你們兩個娃娃，是啦，是我和尚心裡說：好，咱們就鬥上一鬥，鬥哭，鬥傷心，鬥大聲。」

岷江漁隱樂得鬍子梢兒亂顫，道：「那又為何笑啊！」

「嘿！」和尚一股正經，說：「老漁兒，你眞蠢，鬥過了哭，兩個女娃娃可不是又笑啦，我和尚不服氣，那能認輸……」

「於是，鬥笑！」

「老漁兒，哎呀！看來你又聽明了，不不，八成兒你是我肚子裡的蛔虫，要笑，咱們也得鬥上鬥。」

敢情和尚哭不是眞哭，笑也不是眞笑，又被他寃了，兩個姑娘一使眼色，一、二、三！撲了過去，把和尚按倒地上，四隻拳頭，雨點兒一般落下，不是粉拳，可全用上勁兒。

岷江漁隱道：「還不住手，你們打得更重些，和尚也不會多謝你們一句，你們不過替他搔癢兒。」

和尚大怒，翻身坐了起來，道：「呔！老漁兒，我和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寃，好不容易哄得兩個女娃娃替我搔癢，竟被你道破。乖芙兒，虹兒乖，別聽他的，你們……打呀！怎麼不打啦！對對，用脚踢，也是一般樣。」

兩個姑娘知道打是白打，恨得要用脚兒踢，被和尚一說，可就忙不迭收住脚。



岷江漁隱道：「還不過來。快過來坐下了，你們想和瘋和尚瘋，那會不上他的當。」

艾芙道：「好，咱們走着瞧，加上這宗，總共是多少宗兒。這筆帳，咱們是記下了，早晚連本帶利，要和尚清還。」

江虹道：「和尚對我齜過多少次牙兒，也就多少次嚇得我魄散魂飛，我可記得清清楚楚，全記上啦。」

和尚說：「好，我替你們出個主意，記在心上，忘了怎辦，那豈不便宜了我和尚。」

江虹天眞，說：「什麼主意，和尚，你說來聽聽。」

艾芙忙道：「哎呀！小妹子，你眞信了他的，狗嘴裡長不出象牙，瘋和尚！賊和尚，死和尚，那麼有好主意。」

和尚說：「怎麼沒有，記在水瓢上。」

江虹說：「好主意，就是這麼辦。」

艾芙哎呀一聲，道：「記在水瓢上，小妹子，你眞天眞，一舀水，你想想，還有沒有。」

江虹哼了一聲，說：「怎麼沒有，咱們可不傻，不是寫，是用鞭頭兒刻下來，該死的，劃長些，綫兒短，就是說和尚該打一頓，不就永遠忘不了。」

岷江漁隱哈哈笑道：「這麼說來，和尚，金眼鵰是白躭心了，小虹兒還怕走不得江湖？雖說受人之託，可不用我們操心了。」

艾芙道：「我明白了，爺爺，金眼鵰知道是不能阻止，也休想把小妹子揪得回去，索性讓她在江湖上歷練歷練，只不過重託了爺爺。」

岷江漁隱道：「小芙兒，你只猜對了一半，那日你一席話，說得他五體投地，小虹兒前來找的又是你，你該明白他託的是誰了。」

喜得江虹跳了起來，道：「姐姐，今而後，我可是名正言順，跟定你了。」

艾芙是眞喜歡她，道：「我說呢？你們兩人倒揪不回她去，讓她跑到成都來，小妹子，今而後，咱們雙鞭闖蕩江湖，打盡天下不平事。」

「還有，」江虹說：「殺盡韃……」

不待艾芙瞪眼，江虹已住了口，岷江漁隱道：「話到嘴邊留三分，小虹兒，須防隔墻有耳……」

艾芙驀可裡一塌腰，燈下已閃出一道虹霞，穿窗而出，江虹也立即撤下軟鞭，一般兒虹霞一閃，也飛掠出屋。

和尚叫道：「賊過興兵，還不給我回來，人家早去遠了。」轉頭對岷江漁隱道：「小芙兒是聰明機警了，只是還少了歷練。」

岷江漁隱道：「和尚，休忘了她也不過初在江湖上行走，却是今兒她一哭，倒令我躭心起來。」

和尚不再嘻笑了，道：「你是說她還有脆弱的一面，你也休忘了，强煞她也是個女孩兒。」

正說間，艾芙與江虹已雙雙回來，艾芙道：「爺爺，既知外面有人，你怎不擒住了。」

岷江漁隱道：「人家無惡意，何況敵友未分，再說……」

艾芙直點點頭，道：「三聖一元大會期近……」

和尚說：「你明白最好，這番雖說只得我們有數的幾個老不死的與會，但武林中人雖未被邀請，必仍有不遠千里而來的，這麼多人齊聚蓉城，對方又那會不知，不戒備。」

岷江漁隱道：「你明白了麼，對方若不露面，若不正面為敵，咱們也裝聾作啞，聞不聞，見不見。」

艾芙和江虹亦知這是大事，忙點了點頭。

和尚說：「雖說是大會，甚至不印證武功，你這兩個淘氣的女娃娃可要記住了，休要惹事生非。」

瘋和尚不瘋，醉菩提不醉，可眞是罕見的，艾芙也不敢淘氣了，道：「却不知我師傅何時到來，巴鼻老道該已下大巴山了。」

和尚道：「錦官城外柏森森，日期你是曉得的，該見時自然相見，便我們也得走了。」

艾芙叫道：「爺爺！你……」

「老漁兒也得走了。」和尚說：「休忘了，這是他的地頭，有够他忙的了，今晚不過來和你們見上一見，免得你們東尋西找，倒闖出禍來。」

艾芙道：「但若有事，那裡去找你們。」

和尚道：「塵歸塵，土歸土，又何必問。」

岷江漁隱道：「邋遢和尚自歸破廟。」

和尚說：「獨釣寒江月，漁翁樂陶然，但你兩個女娃娃可要小心了，我和尚長着千里眼，來處來，去處去，老漁兒，既已來，該去了，明朝酒醒何處？」

岷江漁隱站了起來，道：「楊柳岸，曉烟鎖孤舟。」

兩人說得聲走，艾芙那聲爺爺還未叫出來，燈影陡然一暗，已去無踪跡。

艾芙大叫一聲，跳了起來，叫道：「賊和尚，死和尚，你這殺千刀的和尚，快快死回來。」

江虹追了出來，道：「姐姐，和尚可是又……」

艾芙站在房上，冷月正凄清，韃子鐵蹄下的芙蓉夜城，燈火黯然無光。

艾芙驀然一跺脚，嘩啦啦，房瓦碎了一大片。

「呸！」艾芙說：「是我不好，仍是那瘋和尚該死，竟把重要的話忘了。」

江虹瞪大了眼睛，眼睛在詢問。

艾芙道：「你當然聽說過，一路之上，殺官劫庫銀，我可一直以為是你，後來才知另有其人。」

江虹的眼睛睜大了，說：「怎麼，不是你！我一直以為是妳，這不奇了，除了姐姐妳，誰有這大能耐！稠人廣衆中，戒備森嚴的鐵壁鋼墻，怎能來去無踪？」

哼！江虹是讚她嗎？是讚那個假冒她名兒的人。

「我一路追查，從嘉定追到新津，好小子，火鳳凰又已釘在庫門上，又從五柳莊追到……」

「小子！」江虹說：「甚麼，假冒姐姐的人，原來是個小子！」

小子，當然是年紀輕輕，才稱為小子，啊呀！年紀輕的小子，竟有這麼大的本事？

艾芙見江虹眼中現了亮光，又迷惘，沒好氣，道：「有甚麼令你這樣着迷的，眞沒……」

江虹說：「我不過好奇吧了，除了姐姐難道還有年輕輕的小子，武功也一般兒高強的。」

艾芙不再理她，繼續說道：「是和尚說的，只說小子，我若知道他是甚麼小子，是誰，哼！」

「一定不放過他，是不是？姐姐，其實，我說啊，人家可沒些兒壞意，殺官劫庫，雖是假冒姐姐的名兒，可也替姐姐揚了名兒，今而後，誰不敬姐姐，是鞭子，是壞人，誰不聞名喪膽。」

「哼！誰要他來替我揚名兒，你又懂得些甚麼，你不懂！」

江虹噘了噘嘴兒，道：「却是你又追和尚做甚麼？」

艾芙道：「只有瘋和尚，該死的和尚才知那小子是誰，適才竟忘記問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江虹道：「姐姐，你猜，會不會是……是他……」

「他！誰啊？」

「那個改名兒宋匡的。」

艾芙喝道：「住嘴！」

江虹伸了伸舌頭，艾芙才又哼了一聲，說：「憑他，也配。」

「眞不明白。」江虹說：「巴鼻道人的徒兒，竟是個怯小子，我說啊，只怕風兒大些，也把他吹得倒下去啦，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明兒咱們去找破廟，還怕不把和尚揪出來，說眞的，經你一說，我也想知道，是甚麼小子有這樣大能耐，不信有强得過姐姐的。」

回到房中，只見燈火通明，不但收拾得乾乾淨淨，桌上的殘酒已撤去，熱騰騰的飯菜已在那明間桌上了。

可不曾吩咐過店家呵？江虹道：「這店家可眞殷勤，不用咱們吩咐。」

艾芙哼了一聲，說：「手脚還俐落得很哩，小妹子，見慣不怪，其怪自敗，你說得對，今而後，衣到就穿，飯來張口。」

當眞，她和艾芙追趕醉菩提出來，才多少功夫，只不過在房上說了一會話兒，那會有這麼快身手的夥計，若非是暗中注意着她們的一舉一動，又怎會連來去也不見影兒？

忽然聯想到先前醉菩提發現窗外有人，莫非！也就是……

艾芙回身說：「你發楞做甚麼，來啊。」

江虹想到一舉一動都有人在暗處注視，不但渾身不自在，而且那汗毛兒根根竪立起來，艾芙却不理會，像個沒事人兒一樣，談笑自若。

飯罷，脫去衣衫，倒頭便睡，江虹一口吹滅了燈，却不敢脫去衣衫，把軟鞭握在手中，不敢合眼兒。

第二天被艾芙喚醒來，衣衫未脫，鞭兒仍在手中，何時睡去了也不曉得。不覺臉兒紅了，尷尬的一笑。

艾芙也笑了笑，說：「你這豈不是庸人自擾，人家不過獻殷勤，又無惡意。」

江虹不言語，心想：她雖未在江湖上行走過，亦不知江湖多兇險，何況既知暗中有人監視着她們的一舉一動，姐姐怎生恁地大意？

但既然一夜平安無事，也就不說甚麼，不用說，兩人一起身，不待呼喚，又有人送水送茶。

江虹瞪眼了，來的不是小二哥，夥計，而是兩個丫頭！

艾芙在她耳邊道：「休要大驚小怪，別忘了，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艾芙半句也不問，江虹自也不開口，早點又送來了，艾芙拿起來就吃。

江虹慌忙在她身邊說道：「姐姐，妳不怕早點裡……」

艾芙道：「吃啊，你瞧這點心有多精美可口，可是有錢也買不到的。」

江虹把心一橫，當眞，姐姐也放心，不怕，她還躭心懼怕甚麼。

當眞，好精美可口的點心。

艾芙抹抹嘴，站起身來，說：「走啦，揪着賊和尚，咱們……」

江虹嘆口氣，說：「要是揪得着他！姐姐，我勸你……」

心想：昨晚要不是不懷好意，只怕還不致吃那麼大的苦頭，她可眞怕了。

出得店堂，竟然冷冷清清，昨日來時那喧嘩景象竟不再見，櫃上也沒了掌櫃的，且不見一個夥計小二哥，但兩人走出，立即另有兩個丫頭模樣的少女，搶來侍候在門口，等待為兩人開門。

原來那大門是被關閉着的。

顯然，不但一夜之間，店中人客被遣走了，連夥計也派了丫環來替代。

瞧見艾芙面上毫無驚詫之色，江虹便也不敢問不敢開口，只暗加注意，兩人一出到街頭，大門立即在她們



去後關上了。

即使錢可通神，也不能把偌大店房的人客趕得走的，更何況連店家也失踪了。

艾芙只是冷笑，若是告訴江虹是甚麼人，豈不嚇壞了小妹子，還是不說也罷。

江虹要脚下加勁，才能追得上艾芙，為何她跑得這麼快啊？姐姐要去那裡？

艾芙是在思索一個問題！她爺爺，醉菩提，談話之間，顯然已知霍爾這賊，早在嘉定就知道，不可能不知道這癩蝦蟆又會來獻殷勤，啊呀！只怕昨晚兩人喝的酒，亦是那霍爾備下的，怎生反倒說這裡是落脚的好所在？

一會工夫，兩人已出了城，錦江水滔滔，望江樓已聳立在江邊，在起伏的一片幽篁中，宛如在綠波中浮沉。

江虹追上說：「姐姐，這一帶那會有破廟……啊！是了，楊柳岸，曉烟鎖孤舟……」

竟被她猜着了，艾芙只道離開師傅，從此就能陪伴在爺爺身邊，那料仍然會少離多。

曉烟楊柳岸，那柳綠兒可不是在晨風裡舞婆娑，在貼水飛拖，却無烟鎖孤舟。

艾芙好生悵惘，其實她早該想到的，望江樓乃是遊人多處，又豈是她爺爺泊舟之處。

正悵惘間，驀聽一個童稚的聲音，說道：「公子可是要吟詩麼？我這裡携帶有筆硯。」

隨聽有人朗朗笑吟道：「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裡，詩的最高境界便是無詩，人在景外，吟之詩之，人已在景中，人與景合，是人景皆詩了，夫復有詩，黃山谷假托小龍女，批盡了天下詩，亦批盡了天下詩人。」

艾芙聽得怔住了，要知她師事南郭先生。如何不解音詩，這人論詩，可眞是聞所未聞，更令她痴迷的是：偶爾她亦有同感，一般領悟，只不過說不出來而已。

江虹道：「姐姐，你怎麼啦？」

那艾芙如醉如痴，江虹的呼喚亦如不聞。但忽然哎呀一聲，又一聲啊！

是她忽然聯想到醉菩提，想起瘋和尚的醉歌，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

「無字是禪機，詩的最高境界是無詩，無詩！」

江虹急了，道：「姐姐，你不是病了吧，你說些甚麼啊？怎麼忽然痴痴呆呆的？」

「任他經書千萬卷，其實禪機無字，無字方是禪機，無……無……」

江虹急得跺脚，狠狠地在艾芙臂上摔了一把，啊呀一聲，艾芙道：「你！為甚麼摔我！」

「謝天謝地，你可醒過來啦，剛才駭死人，剛才，你怎麼啦？」

「剛才，剛才……走！」

艾芙拉着江虹就走，快步繞過一叢修竹、又一叢竹，剛才的話聲是由這面傳來的，是這裡呀！怎麼不見人，只有幽篁在江風中切切細語。

艾芙道：「小妹子，你可聽到先前有兩人在這裡說話？」

江虹道：「怎會沒有，你看，這裡，那裡，那邊更多遊人，走來走去，可不是都在說話。」

艾芙心想：「這必是走開去。」

倒要瞧瞧這是誰，是甚麼樣人，其聲朗朗，顯然是個年輕的讀書相公，不用說，當然是個飽學之士。

艾芙道：「咱們也走走，這望江樓近着鬧市，遊人眞不少，清晨剛過，就有這麼多遊人了，但却仍然倍覺清幽。」

江虹道：「遊人雖多，却被叢叢修竹分隔了開來，人多是以就不見多，剛才不就是聞聲不見人麼。」

果然說得不錯，艾芙可留了心，叢叢修竹，轉去轉來時見踽踽獨行客，兩兩三三，亦有所遇，而且若不是斯文尋幽客，又豈會前來，尤其是仍曉烟霧籠，這清晨剛過時刻，若非大雅之人，豈有興來遊。

但若相遇，她一定會認得出的，這人必是雅中之雅，身邊帶着個僮兒。

她可不是漫步遊覽，而是快步在尋找，她自己快於無影，但奇怪，那有身邊携帶着僮兒的。

驀然一回頭，怎麼江虹不見了？

她明白了，心急想尋出那人來，不自覺使出了移形換影功夫，那是該死的醉菩提的看家本領，江虹多次被和尚陡然現身，衝着她一齜牙，駭得她魄散魂飛，小時候可不是也被和尚常常駭得哇哇大叫，就是這門功夫，簡直是有些兒邪門的功夫。

好，女娃娃，你想不想，要不要學？

多好玩兒，如何不想，就這樣，艾芙從小就從和尚學會了這門功夫，之所以光天化日之下，去來可以無影無踪，奔走起來，宛若陸地飛行，而自從入了南郭先生的師門後練了上乘內功心法，動中生靜，靜能制動，兩門功夫結合起來，任他武功多高的高手，亦能如影附形了，艾芙自是可愛，從小兒就愛煞人，那南郭先生更不是個嚴師，那會不寵她，是以又怎不養成了她任性的性兒，常常一賭起氣來，躲了起來，便是南郭先生要想找到她，揪到她可也眞不容易。

艾芙明白了，已是她急於找出那相公和僮兒來，不自覺用上這門功夫，把江虹拋在身後了。何況此間更有一叢修竹分隔。

現在，眼下，已是再沒令她擔心的了，即使和江虹分開了，她自個兒

也找得到路回去的，誰又敢欺負她，眞要擔心的，倒是江虹也是個任性的，寵壞了的妞兒，倒是怕她生事，大街鬧事，通都大邑，還會少得了浪蝶狂蜂，而她又那麼年輕，那麼美艷，若讓她獨個浪蕩，不知有多少人吃她那火辣辣的鞭兒。

她正想回頭去尋找，驀然薄霧中白影微晃，太陽已昇高了，陽光透過氤氳尚未散盡的霧氣，令那白影發出一道白色的閃光。

一閃而沒。

艾芙本想回頭去尋江虹的，忽然心中一動，向那白影閃晃處飄身過去，眼前豁然開朗，她看見了，一個白衣相公背身而立，站在一口井邊，不遠處的一株樹下，可不是有一個僮兒。

那僮兒道：「何處是枇杷門巷，相公不去尋找，站在那井邊做甚麼？」

那白衣相公道：「我是在惋惜那清照居士，一生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到頭來，落得個悽悽慘慘戚戚，何如這薛濤校書，令天下才子盡低眉，留下這古井在人間。」

艾芙陡然一震！忙不迭一縮身。

啊呀！原來是他！

是他！昨日飯館中，不嫌他是個骯髒邋遢小要飯的，竟和她對坐暢飲，臨走更拋給他一袋巨金，還只道他是個不拘小節，豪爽瀟洒的少年而已，不料還是個風流才子，見識更如此卓越！

她不自覺一縮身，但只退得半步，已不自覺笑了。

昨日她是個小要飯的，而今……

她忽然啐了一口，她又爲何臉兒紅了。

原來她竟想到那風流校書，假如以往未曾臨過鏡，現今可不用臨鏡，所有遇到的人，都是一面鏡子，若她不是百媚千嬌，怎生令……呸！那賊霍爾的影子不過從她腦中一閃而逝，是啊，若那薛濤校書再生，不信比她更美……

她臉兒紅了，怎生會比起這枇杷門巷的女校書來，眞羞死人！

驀聽一聲驚呼，艾芙可着了慌，因爲那相公轉過身來，驚駭的面上，却又顯露出無限驚喜，愕然，呆了。

艾芙的心兒跳得好厲害，哎呀！她臉上怎麼熱熱的，一定紅了。

那相公忽然快走兩步，衝着艾芙躬身一揖，道：「可是學生精誠所至，校書英靈不滅，重現詩魂。」

艾芙眉兒一挑，可眞豎了起來，狠狠地啐了一口，道：「你說甚麼？你把我當作鬼，薛校書的鬼魂重現。」

那相公好生惶恐，慌了手脚，似被艾芙這麼一喝，清醒了過來，慌忙又躬身，一揖到地，那敢抬頭仰視。道：「若非瓊玉山頭見，會向瑶台月下逢，姑娘，即使不是嫦娥來月殿，亦必仙姬降塵寰，這薛校書何人，妄加比擬，冒瀆仙人，學生罪該萬死。」

是眞的，一些兒不假，他是眞惶恐，惶恐得連頭也不敢抬一下，昨日筵前相聚，再贈重金，只道他不過偶儻豪爽，敢情還是個多情的痴公子、呆相公，驀然相見竟把她當作薛濤顯靈，現下可妙了，竟又當她作嫦娥仙姬，那麼誠惶誠恐，目不敢仰視。

那艾芙雖是個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的女中豪傑，到底也是個姑娘，那有姑娘不愛美的，尤其是這麼風流倜儻，豪邁爽朗，初見已令她難忘，今日再聞談吐，更令她傾折，而今，而今，還是這麼個多情種，不不，那不是呆癡，是情癡。

只覺一時間，心兒蕩漾起來，心花兒朵朵開，却又好玩可笑。

噗嗤一聲，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想說：「你且抬起頭來，認認我是誰？」

不，昨天是個骯髒小要飯的，今兒仙姬降塵寰，他又怎生認得。

哎唷！她不過想說，可是眞說了而不自覺？

他！抬起頭來了，艾芙說：「你這人，眞……一會薛校書現身，一會兒仙姬下凡塵，可是讀書讀得呆了。」

那相公一雙明亮的星眸，睜得更大了，這番又似靈魂兒飛上九天。

既已知道她是人，活生生的人，不是薛濤，不是仙姬，可又被她的艷麗震驚得呆了，那一雙眼兒，好久好久，眨也不眨！

到底也不是世俗女兒，江湖也闖得的女中豪傑，何況昨日已投緣，今日並非初相識。

艾芙忍住笑，把身子在他面前轉過來，又轉過去。她不是要尋找他嗎，她怎能收受一個陌生人一袋金錠，怎能不還給人家。

她道：「你且仔細瞧瞧，認一認，可似曾相識？咱們已不是初相識了。」

那相公面露驚喜之容，他本不敢盯着人家姑娘瞧的，既是她教他瞧，那自是求之不得。

但驚喜成了驚疑，當眞？我們見過？

「不不！」那相公說：「若是見過姑娘，那可眞合了一句老話兒，沒齒難忘，暮暮朝朝，朝朝暮暮，便夢裡也難忘，會時時刻刻，念念不忘。」

艾芙瞪了他一眼，說：「不忘不忘，你有個完兒沒有，你且仔細想想，咱們還飲過酒，你還送我一袋金錠兒，怎生便忘了？」

那相公啊呀一聲，那黑白分明的明亮眼睛，睜得更大了，更令他在俊逸中添了幾分豪氣說：「你！難道那小兄弟……」

「那骯髒的小要飯的……」

他心花怒放，跳了起來，搶上一步，但伸出的手尚未觸到艾芙，却又慌忙垂下，後退了半步。

「我……忘了，我該死……」



艾芙格格一笑，她明白，當然明白，說：「那你仍當我是小兄弟就是了，小兄弟既然就是我，我不仍是小兄弟，只不過換了衣衫，哈！你的手不知那兒放，是不是啊？」

是啊，他可不是手脚無措，尷尬而又喜悅，笑了。

艾芙說：「那也容易得很，找件野小子，髒小子衫兒一換，你就不再蹩扭了。」

「不不！」他慌忙說：「姑娘國色仙姿……」

艾芙道：「住嘴！好吧，這是第一遭兒，不知者不罪，你知道我最討厭，最惱人家的是甚麼？就是不願人家叫我姑娘，誰要叫姑娘，我可要惱的！」

她忽然想到，那改了名兒的宋匡，若宋匡敢叫他姑娘，她早教宋匡嚐嚐鳳凰鞭兒的火辣辣的味道，當然，他是不同的，她可替他想了，人家怎會曉得她惱恨甚麼。

「但是……」想說，但你實是姑娘，可沒說出口。

「我叫艾芙，又不是沒名兒。」

那相公遲遲疑疑說：「但我……怎敢……」

艾芙呸了一口，說：「只道你豪邁爽快，原來也是一股兒酸腐，敢再叫我，我也……」

不知她怎麼一翻腕，手中已多了根軟鞭，鞭頭兒上的一隻金鳳凰，在他面上閃過一片金霞，嚇得他啊呀一聲，跟蹌後退。

艾芙噗嗤一聲笑，說：「敢情你也是個怯小子，只得這點兒膽量，我要抽你，你還會躲得掉，火鳳凰早啄了你的門牙了。」

「啊呀！」相公說：「敢情姑……啊啊，我是說，敢情你還是個女俠。」

他才說了個姑字，眼前又是金霞暴閃，不過他收口得快，金霞亦頓滅。

艾芙說：「休惱了我，這番再饒你半遭兒。」

相公伸了伸舌頭，道：「奇怪，敢情你眞是仙女，怎生眼不見，就變出條鞭兒來。」

艾芙一笑，抖手一翻腕，那銀絲軟鞭已纏回腰上，金鳳凰扣在腰下，護定丹田，活脫像是根精巧華美的腰帶。

就在那瞬間，那搖曳的竹林中透出的條條白影，閃出一道彩虹，嘿！眞沒用，那膽小的相公又一聲啊呀！

早聽江虹的聲音叫道：「姐姐，原來你在這裡，害得我好找！」

落在艾芙身邊，一般兒衣裳，一般銀虹披肩，一般兒美。

相公可又把眼兒睜大了，道：「原來你眞是仙女，會分身法兒。」

兩個姑娘都大笑起來，那江虹笑得更開心，有人說會分身法兒，那麼，是說她與艾芙相像，那自是一般美，如何不開心。

艾芙道：「你胡說些甚麼，她是我的小妹子，名叫江虹。」

「原來是江姑娘，我……我可沒叫你……」

艾芙道：「量你也不敢。」

那江虹怔怔地望着他，她又那會羞澀的，說：「姐姐，他是誰啊？」

艾芙一怔，說：「當眞，你是誰啊，昨兒忘了問你，倒像相識了多年，一見如……」

「如故……」相公說：「可不是一見如故，昨兒一見，我便像和你相識多年了，使我也不會請問那小兄弟名姓，相逢何必會相識。」

艾芙說：「不行，我已把名兒告訴你了，剛才又把小妹子的名字也告訴了，那可不公平！」

相公道：「只是賤名俗得很，怕兩位笑話。」

江虹正上上下下的打量他，道：「你必是先前在竹叢後說甚麼蒼烟叢裡的人？說吧，咱們不笑你就是，可別哄我們！」

相公道：「豈敢，敝姓何，賤名單一個爲，表字……」

江虹道：「夠啦！你若有綽號，說來聽聽也罷，誰耐煩理你甚麼表字，姐姐名芙，人稱……你可得站穩了……」

相公當眞忙把脚移了移。

「江湖上韃子官兒，聞名喪膽，人稱火鳳凰，你怕不怕？」

那相公嚇得打個哆嗦，說：「啊呀！」

江虹道：「你怕！但不要緊，咱們專殺韃子貪官，可不會殺你的。」

艾芙喝道：「住嘴，你又胡說些甚麼？」

江虹道：「怕甚麼？他既不是貪官，又不是韃子，你可聽清了，我姓江名虹，江湖上的人稱江上虹！」

那相公拍掌道：「好名兒，適才姑娘來，恰似一道彩虹，當眞人如其名，近處看來可又似飛天仙女，不不……我仍然不信，仍在懷疑兩位，別眞是遊戲人間，下凡的仙女吧？我眞……眞不信，這是在天上，還是在人間，要不，別是在夢裡吧，噯喲，你爲何擰我？」

那僮兒早來到他身邊，在他臂上重重擰了一下，說：「好教你明白，這裡不是天上，你也不是在夢裡，而是眞而又眞的人間，兩個姑娘乃是活生生的人……」

那相公惶恐地望了艾芙一眼，跺着脚叫道：「該死該死。該打，這姑娘不準人家叫姑……」

那僮兒可是毫不懼怕，繼續說道：「其實，我說啊，任誰也沒見過仙女，便眞有仙女，也會躲起來。」

相公見艾芙垂着的臂並未動彈，沒抽出鞭兒，才鬆了口大氣，道：「那是爲甚麼？」

「因爲羞愧啊！」那僮兒一股正經地說道：「天上仙女又比得這兩位姑娘美，怎不羞得躲起來，躲回天上去啦，你又那會見得到。」

江虹樂得眼笑眉開，說：「哎呀！你這僮兒的嘴眞甜，眞會說話。」

艾芙在身上摸來摸去，在想甚麼啊？對他們來說，在笑甚麼，像是全未入耳，忽然說：「糟糕，我忘了帶出來，又那會想到會遇見你，這麼辦，你跟咱們回去。」

「我！」那相公說：「你是……指我呀！」

「不是叫你，還會叫誰，」艾芙道：「昨日才發現那錦袋裡全是金錠兒，要還你，已不知你去了何處，今日再巧不過，偏再遇上了，跟我回去，還給你。」

那相公肅容道：「這可奇了，我何曾送了姑……啊，我是說，送了你甚麼錦袋？我與那小兄弟一見投緣，倒是有個錦袋兒，昨日送了小兄弟，以爲防身使用，還怕那小兄弟誤會，是以已然去遠了才拋給他，有道是錢財如糞土，仁義値千金，其實該說萬金，甚至還後悔，深恐有汚這聖潔情誼，昨日若然所遇的是姑……你，給我千個膽，萬個膽，也是不敢的，有道是：千金散去還復來，何況不過小小一袋金銀。」

「不行！」艾芙說：「非還你不可！」

「不行，」那相公成了拗相公，氣壯理直挺了胸，直了腰兒，道：「我何曾贈你甚麼，你憑甚麼還給我，除非那小兄弟前來。」

艾芙道：「你不講理，明知我就是那小兄弟。」

「但我面前只有下凡仙女，可沒有小兄弟。」

「我就是，」艾芙跺着脚道：「你明知的，好，你等着，我就回去換個衣裳。」

「不行，」江虹叫道：「哎呀！你怎麼忘了？你那小要飯的衣裳我已撕了，扔了！」

當眞，可不是昨晚給江虹撕了、扔了！

只樂得那相公眉開眼笑，怒放心花，道：「却是多謝兩位提醒，我好生想念我那小兄弟，正要去找他叙叙可貴的情誼，再乾個三百杯，請了！」

他把手一拱，拖了那僮兒，急急忙忙，撞撞跌跌，奔到竹叢後去。

艾芙叫道：「不准走！」

江虹也隨艾芙追了過去，只不過那麼慢了一慢，煞是怪事，竟已失去了那相公和僮兒的身影。

那修竹叢上，甚是密茂，身在其中，宛若入了八陣之圖，何況她們追得慢了一慢，自恃一身高絕輕功，更欺人家不會武功，何況也不是認眞追趕，失去了兩人的踪跡，那又何奇！

江虹道：「先前我不過一錯眼，就和你分散，找了好一陣子，若不聞聲，還找不成，依我說，罷了，再說，追上了，你也沒錦袋兒還他。」

艾芙怔怔地出起神來，心想：昨日他又不知是我，不過是個小兄弟，野小子，可知他行爲豪邁高潔，若是今日，他說得不錯，自是不敢的。

罷了，江虹說得不錯，追上了又如何？也沒錦袋還他，何況已取了一錠，給了房飯錢，已然用了，再說也眞需要，還他，倒辜負了人家的情誼好意，不愁將來不會再見面，以後再說罷。

「罷了！」艾芙說：「咱們走吧！」

艾芙走了幾步，輕快的步聲，以往是那麼輕快，怎生今天會沉重起來？

她悵然若有所失，又悵惘些甚麼？

這又是甚麼滋味啊？三分幽怨二分愁，更一分兒恨！

她長了這麼大，從不識甚麼幽怨滋味，初嚐愁滋味，難怪她不明白，但又恨些甚麼呢？沒來由，思也悠悠，恨也幽幽。

是了，無論思悠悠、恨悠悠，都驅不散這何爲的影子，尤其是那一雙明亮的眼睛，那雙眼睛，總好像在她面前！不，似左，還似在右，總好像在八面四方，凝視着她，更不明白，那目光中，又有些甚麼呢？

她不自覺回頭，像在尋找，捕捉那雙眼睛還是尋找他？何爲？怎會有人取這樣的名字？

她怔了怔，却因此不自覺回頭，才發現江虹未曾跟來，仍站在原地，也怔怔地出起神來。

「小妹子，你在做甚麼？」

「啊！」江虹仍然迷迷惑惑，眉頭有些兒皺，是甚麼原因，鑽了起來？

江虹跟上來了，仍然迷迷惑惑，說：「姐姐，眞不明白，我，總覺得有些兒不對勁。」

「甚麼不對勁？」

「這何爲，」江虹說：「我總覺得，他眼兒裡有些甚麼，我是說他那目光中，他看妳的時候，有些兒不誠實，不不，我說不出來，總覺得有些兒不對勁，你不在面對他的時候，他的眼睛裡，就浮現了笑意，可又消逝了。」

艾芙陡然感到臉上有點兒熱熱的，到底她比江虹年長些，是大姑娘了，那是隨年歲增長，大了的姑娘天生的敏感，江虹可還沒大到敏感得出來，她感到的，那是情意。

她想說：那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意，江虹還沒長大到能夠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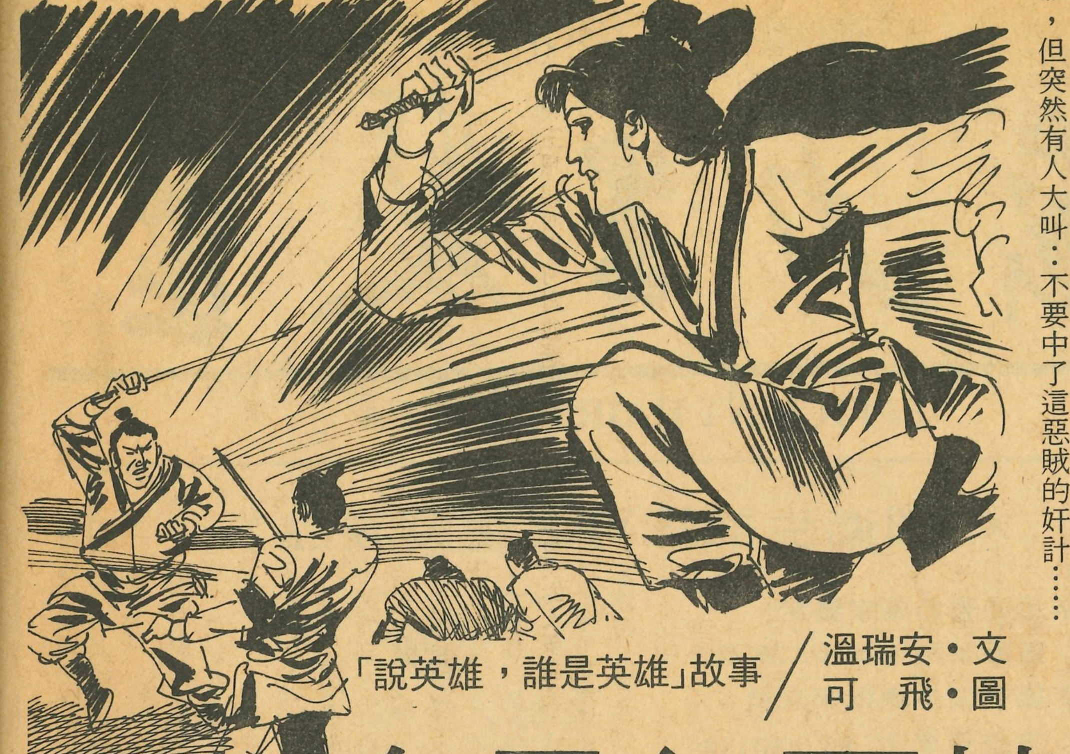
她想說，但說不出口，只是臉兒紅了紅。

但她錯了。

「不不，」江虹說：「別以爲我是甚麼還不懂的孩兒，我懂，姐姐，那不是……。」

（未完・五）

**上文提要：**白愁飛一出現，座上的人都楞住，八大刀王九把刀，甚麼快刀、毒刀、斷門刀、斷魂刀、絕刀等等，都指向白愁飛，全不是他的敵手，局面又有生機，白愁飛逼任怨拿出解藥過期春，解法很特別的，首先將葉枯發禁制解除，果然能夠行動自如，等於証實白愁飛做了一件好事，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但突然有人大叫：不要中了這惡賊的奸計……



溫瑞安・文
可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 金風細雨樓

## 驚悉樓主奸計　趕赴葉府報訊

何小河出現的時候，八大天王已看不見她。

因爲他醉了。

他正跟溫夢成、葉枯發等人喝酒。

他牢騷多，酒量淺，三杯下肚，已醉了一大半。

溫夢成和葉枯發是因爲「好漢社」的引介才跟他相識的知交——人眞奇怪，倒霉的時候，連好一點的朋友也交不上，交到的盡是些臨陣退縮、落井下石的豬朋狗友。

「老天爺」姍姍蓮步走出來的時候，八大天王眼也花了，舌也大了，人已站不穩。

他大吐苦水、亂說話。

甚至還在何小河的裙子上嘔吐。

——事後溫夢成和葉枯發談過，都「所見略同」，就是：如果八大天王不醉、不吐，何小河未必會情鍾於高大名。

就是因爲八大天王吐了。

吐得一點也不像八大天王。

只像塊爛泥。

何小河見一個大男人哭得那末傷心、那末難過，反而心軟了，她甚麼男人沒有見過？但見時總是先在心裏築起了厚厚高高的圍牆，可是八大天王爛醉如泥，只懂得在她身邊掩着臉悲泣，一下子，何小河由心軟變成了心動。

——她從未見過一個男人哭成這個樣子。

更何況是這樣一個威武堂皇的男人。

這之後，何小河成了八大天王的知音。

那時候，何小河總是撫着八大天王的髮，閉着雙目的呻吟道：「啊，八大！」

可是紙包不住火，事情終於傳到佟勁秋的耳邊。

佟勁秋火了。

佟勁秋一火，八大天王立時就感到畏縮了。

如果繼續要和何小河在一起，不是不可以，而是他不只欠負佟勁秋，而且在「好漢社」也不能立足，甚至是等於與整個武林的公理爲敵。

他常常這麼想：我有外遇，關「武林道義」甚麼事？如果你們娶了我這麼一個醜婦，說不定也一樣會在外拈花惹草，爲何偏就是我不得！

八大天王當然不服氣。

但卻不敢造次。

因爲他感念佟勁秋。

——的確，沒有佟勁秋，他就不會有今日。

他也怕佟勁秋。

所以他只有躲避。

他逃避。

他要躲開何小河。

因而他與何小河就成了傳說中的一對「怨侶」。



——其實如果仔細算一算，世上的「怨侶」總比「愛侶」多，而且是多很多。

* * *

不錯，何小河來給葉枯發拜壽，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想藉此機會，看碰不碰得上八大天王。

結果是碰上了。

碰上的結果是：八大天王又想逃避。

經馮不八把事情一鬧，衆人均心知肚明，何小河更加難過，掩泣而去。

八大天王想起何小河對他過去的種種柔情，心又軟了。

心軟就會心動。

心動就會情動。

八大天王緊追何小河。

何小河掠出了葉宅，轉了兩條街角，見一處廢園，就躍了進去。

八大天王追出來的時候，瞥見何小河纖細的人影一閃，就進了殘垣破牆。

他也掠了進去。

到處都是亂草茂樹，殘牆敗瓦，八大天王轉了兩遍，都見不到何小河，只好輕喊了兩聲：「小河，小河。」

忽然，他覺得脖子上一熱。

他用手一摸，濕的。

——難道下雨了？

他仰首一望，就望見這一棵大樹。

濃枝茂葉間，有人。

何小河。

* * *

何小河就躲在樹上。

她看見八大天王在痴痴的找她，她的淚珠兒就要往下落。

淚珠落到八大天王的脖子裏。

八大天王抬頭，就看見了她。

何小河看到八大天王有點痴痴的樣子，抬起了頭，喜不自勝的張大了嘴巴，脖子似短了那末一截似的，她就忍不住笑。

噗嗤一笑。

易哭的人多愛笑。

她們不能笑才會哭。

何小河這一笑，八大天王望見了，也儍乎乎地張大了嘴巴。

——這一笑眞好。

八大天王道：「你……在上面？」

何小河學着他的聲調：「你……在下面？」

八大天王囁嚅道：「我……可不可以……」

何小河見他獃獃的，一時涕笑，而忘了先前的不快，仍學着他的聲調：「你……可不可以……甚麼？」

八大天王見何小河似乎沒那末生自己的氣了，才敢說：「我……你要不要……下來？」

何小河噘着嘴道：「我爲甚麼要下來？」

八大天王搔了搔後腦勺子，靈機一觸的道：「我可不可以……上來？」

何小河看他搖頭擺腦的，又是一笑。

嫣然。

八大天王心中一喜，何小河移了移位置，往身旁的樹枝拍了拍，八大天王會意，一躍而上，正要說話，何小河以手撮唇，小聲的道：「這兒會有好戲看。」

八大天王正待要問，却忽聞幾聲唿哨，自廢園裏的幾個角落傳來，人隨聲到，幾條人影，已到了廢園中間那一塊碎石地上。

來的是八個人。

八個人的身上有九把刀。

八大天王一看，幾乎叫了出來。

他認得這八個人。

這八個人的外號跟他的綽號很相近：「八大刀王」。

* * *

八大天王不是沒有見過八大刀王。

他只是從來未曾一次過見齊這八個人。

這九把刀，九把名動京師、名震天下的刀。

他偷看何小河的臉色，只覺得何小河臉上的表情，既是興奮、也有激動、還有好奇和緊張。

他忽然疑惑了起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些人來幹甚麼的？

他驀然覺得身邊溫香軟玉的何小河，却十分陌生，究竟她爲甚麼要躲在這裏？其實她又是甚麼人呢？

* * *

「不管是甚麼人，」孟空空沉着聲道：「阻撓我們這個『化敵』行動的人，一律格殺毋論。」

其他七名刀王都齊聲答：「是。」

這時，又有兩人出現。

一老一年輕。

任勞、任怨。

任怨環顧在場的人，柔聲問：「都準備好了罷？」

任勞答：「都準備好了。」

任怨又問：「恙都下了罷？」

任勞恭敬地答道：「張順泰有把柄落在我們手裏，而且他想當黨魁想痴了，他不敢不把這事辦好的。」

任怨點了點頭，道：「很好。」

他長舒一口氣，悠然道：「現在，我們只等他來了。」

他臉上出現一種很奇特的神色：「這齣戲，他是主角，唱的是紅臉，沒有他，咱們的白臉都白當了。」

* * *

「來了。」

孟空空突然說了那麼一句。

他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完全沒有預兆。

大家也不知有人已經來了，而從孟空空的臉色上，大家也猜測不到他會突然說了那麼一句話，以這般平靜

、平淡、平穩的語氣。

這使任怨心頭的不快加烈，就像喝了一罈女兒紅後，再灌進一壺燒刀子。

——得要重估孟空空的實力。

——孟空空一直不讓人知道他是「八大刀王」中其中一員，他位居領袖，但却並不特殊。

——不特殊又如何當領袖？

——可是孟空空從來沒有表現出他的特出之處。

——這或許就是孟空空特出的地方。

——孟空空時常連眼皮都不抬，門都不踏出一步，就知道已發生了甚麼、正發生着甚麼，將發生着甚麼事、一切都瞭如指掌，指揮若定。

——這一點要是發生在對敵上，就必能料敵機先、輕易制勝。

——也就是說，孟空空這個人絕對不只是「孟空空」那麼簡單；或者說，孟空空所「表現」出來的「孟空空」，只是一個幌子，眞的孟空空深藏不露。

——武林中有的是這類例子：「六分半堂」總堂主雷損，要力謀反撲「金風細雨樓」之前，所表現出來的姿態，是既退縮又懦怯、誠惶誠恐的；而「金風細雨樓」正緊鑼密鼓、蓄勢以待「六分半堂」的突擊之時，樓主蘇夢枕，看去像是一個病得只賸一口氣的可憐人。

這些都很令任怨不安。

——如果孟空空是他的敵人，他可以剷除他。

——可是孟空空不是。

——「可惜」孟空空不是。

——要是，還好辦。

——但孟空空跟他是同　個「老闆」旗下的人。

——這才不好「料理」，使他投鼠忌器，不能任意行事，放手去辦。

——朋友，有時候要比敵人更可怕。

——因爲眞正的朋友難尋，總是要到重要關頭才認得出來。只是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認出來已經來不及了，不管報恩還是報仇，通常都是來不及了。

任怨是個決不想自己有一天會「來不及」的人。

所以他幾乎沒有朋友。

可是他對孟空空很沒奈何。

因爲孟空空就算不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同僚。

他找不到「消滅」他的理由——就算有，上司也不會同意。

任怨一向很自制，上司不同意的事，聰明的下屬是不會妄爲的。

故而孟空空一直是他的「朋友」。

孟空空突然發現有人來了。

而他還沒有發現。

——單是爲了這一點，他想要「消滅」孟空空的念頭又陡然大熾。

不過，他得先要弄清楚一件事：到底是誰來了？

* * *

來的人不是完全無聲無息的。

只要是一個活着的人，就不可能在行動裏完全無聲無息，就看他行動所引起的聲息是不是可以驚動另一個人的注意而已。

來的人只發出了很小的聲響。

他來勢極快，但所發出的聲量，決不在一隻小蚊子之上。

他的人也像蚊子一般細瘦。

「小蚊子」祥哥兒。

* * *

祥哥兒一到就迫不及待的說：「事情有變。」

任怨沉住氣的道：「怎麼說？」

祥哥兒道：「咱們的三樓主也在壽宴裏。」

任勞道：「王小石？」

任怨眉頭一皺：「他怎會在這裏？」

祥哥兒道：「我也不明白。相爺不是有重大的任務交給他去做嗎？他却拜壽來了。」

孟空空喃喃地道：「怎麼這般湊巧？」

任怨不以爲然的道：「他來了又怎樣？連他一起毒了，不就是了！」

祥哥兒慌忙道：「不行不行，白副樓主說，王三當家還有大事要辦，相爺也不許他在陣前先亂了脚。」

任怨這才斂住了脾氣，問：「那要怎地？」

祥哥兒道：「王小石來了，白樓主就要遲一步才能出現，相爺已派人過去把他引出來了。」

任怨嗤然：「那我們在這裏幹甚麼？」

祥哥兒避鋒但執持地道：「待會兒當衆動刑的事，還請任少俠盡量延宕，白副樓主總要等三樓主遠走了才方便出面。」

任怨冷笑道：「反正我們當的是大惡人，盡量幹得人神共憤就是了。這叫駕輕就熟，又有何難？」

然後他尖叱一聲：「甚麼人？」

孟空空即道：「是歐陽意意。」

來的人像一片雲。

雲是無聲的。

來的人像是「飄」了過來，又似是「浮」了過來。

正是歐陽意意。

* * *

沒有人看得見任怨臉紅。

雖然他很會裝臉紅——臉紅就是他的保護色，因爲人們總是相信，一個人還會臉紅，心腸再壞也壞不到那裏去。

所以任怨常常臉紅。

他一閉氣，臉就會紅。

他一臉紅，通常就贏得了對方的信任。

他一向都知道：有些仗是不必出



手也能取勝的。

其實就算他喝了酒，他的臉也只青或白，就是不紅。

可是他現在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臉頰有些發熱。

——因爲當他發現有人欺近的時候，孟空空已經知道來的人是誰了。

強弱立判。

任怨無法忍受這一點。

可是他也不能發作。

他只能先忍下來，聽歐陽意意怎麼說。

「王小石已經離開壽宴了。」

「壽宴才剛剛開始，他怎麼會走了呢？」

「他是跟張炭和唐寶牛匆匆離開的。」

「……張炭這小子，最近跟霹靂八常在一起，很有點古怪。」

「現在酒已開始喝了，各位也應當過去主持大局了。」

任怨揶揄地道：「嘿，我們遺臭萬年的時機到了。」

歐陽意意忽道：「聽任少俠的口氣，對相爺的安排似有些不滿意吧？」

任怨乍聽，幾乎連汗毛都豎立了起來，慌忙道：「歐陽兄那裏的話，我只不過是說要爲這件事幹得逼眞，鞠躬盡瘁，全力以赴罷了。」

歐陽意意懶慵慵的一笑：「那就是了。」

又向祥哥兒道：「誰不是呢！」

兩人相顧而笑。

任怨簡直恨死了。

他恨死這兩人曖昧而親密的態度。

——有些人在外人面前特別喜歡說一些只有他們自己人才聽得懂的語言和話題，來表示親暱，這眞不知是何居心，要是你不應酬兩人，就不應酬好了，既要聚在一起，卻拿人不當朋友，自說自話，這算甚麼話？

任怨很少朋友。

所以他更不願見別人是好朋友。

——何況，別人是好朋友，他就是外人了。

但他已不敢造次。

——他很清楚，這世界上，有些話和有些字，是說不得、寫不得、得罪不得的，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和當紅的小人。

——漂亮的女人隨時會變成你的上級。

——當紅的小人隨時會變成要命的敵人。

所以任怨只有說：「我們是不是已該行動了呢？」

「我們要在葉府門前等白樓主來，」歐陽意意神閒意逸地道：「你們卻還在等甚麼？」

* * *

八大刀王和任勞任怨都走了。

他們離開了這座廢園。

他們的行動已展開。

八大天王望了望何小河，他做夢也沒想到竟會在這裏聽到了這麼多聳人聽聞的武林秘辛。

他可不能留在這裏。

他可不能任由他的知交和同道們中伏。

他也要有所行動。

他正要有所行動之際，就發現已行動不得。

因爲敵人已先行動。

* * *

只要是一個涉足江湖的人，自然難免都有對敵的時候，就算你不想與人對敵，也會有人要與你爲敵。

作爲一個江湖人，完全平和是不可能的事。

有對敵就有成敗。

一個人既不能以成敗論英雄，而且，也不該以個人的得失進退觀大局，否則，就未免失之於偏了。

在對敵裏，誰先動手，只在一個理字，但到底誰先倒下，才是重要，因爲這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八大天王也面對了一個關鍵。

他想先通知在葉府裏的同道，好讓他們提防，使任勞任怨乃至於白愁飛的陰謀不能得逞。

他正要躍下樹來，忽然，迎面飛來了一樣事物。

一件他斷意料不到的事物。

馬。

* * *

馬是不會飛的。

可是這「匹」馬竟「飛」上了樹，而且迎面向他撞來。

他的人已準備往下躍。

他至少有十一種方法可以使自己更急速的往下墜，以避開這飛馬的一擊。

可是他不能不顧念何小河。

何小河仍在他身後的樹枝上。

以這「飛馬」的來勢，撞在樹上，這棵大樹也得要毀掉了。

八大天王別無選擇。

他吐氣揚聲，馬步一沉，雙掌迎擊飛馬。

* * *

那匹馬當然不是眞的馬。

而是一隻小童般大的泥塑馬。

泥馬捏得雄俊有力、騰空奮蹄，但這麼美好的一件塑像，在八大天王的劈空掌力之下，都變成一陣泥雨。

泥如雨，紛紛落。

「喀啦」一聲，臂粗的樹枝經不起八大天王的沉挫之力，猛然折斷。

八大天王驟然落下。

他人往下沉，臉往上一望，只見一名青衣文士，已跟何小河交手。

兩人出手，都甚狠辣，但出招的姿態，卻很好看，就像在茂枝盛葉下忽然冒出了兩位神仙。

八大天王想脚按實地，一點而上，要去助何小河退敵，不料人未到地，脚下草叢裏颯颯幾聲，有幾隻蚱蜢

似的小事物，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已疾射中他的背、腰、脅膀間和腋下。

他只覺如受重擊。

那些事物，絕對不比一隻蒼蠅，但所發出和潛聚的力量，至少跟兩頭牛同時衝刺的力量相同。

而且力道集中在一個點上。

擊中點上。

擊中的都是要害。

防不勝防、防也防不着的要害。

一個人往下墜的時候，有些部位是無法防禦的。

何況這一道的狙擊，都把握住千鈞一髮的契機，準確地命中。

「砰」，八大天王栽倒在地上。

他身上七處被封的穴道，立即衝破。

他所借的正是那一跌的挫力。

他立即一彈而起，同時間，何小河與那青衣文士已落了下來。

他們仍在交手。

何小河像在跳舞。

很好看的舞。

青衣文士卻似在寫詩。

醉後的詩。

而在這一剎那間，有一物自何小河和青衣文士之後彈起，在八大天王還未來得及看清楚是甚麼事物之前，已射向他的額頂。

八大天王及時以手一格，以掌心接住那件圓形的東西。

但那事物撞力仍在，震得八大天王手背回擊在自己的額上，八大天王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星沉斗移。

他的手也握不住那一枝東西。

東西落了下來。

是一枚棋子。

棋子上沒有字。

只刻了一件事物：一座砲。

＊　＊　＊

不止飛馬，還有飛炮！

＊　＊　＊

要是這隻「炮」是向八大天王直攻過來，以八大天王的身手，雖然穴道剛受封制旋即又解，加上剛跌得七暈八素的，但要接下這重炮一擊，以他數十年來銅皮鐵骨十三太保磨練的修爲，未必不可以。

只是，那隻炮是隔着何小河與青衣文士而發動的，八大天王還以爲這「事物」是攻向何小河。

他正想上前搶救，自己已先捱了一炮。

他竭力要自己不倒下去。

尤其是在他搖搖欲墜的時候發現了一件事。

何小河遇險！

＊　＊　＊

何小河在發現八大天王有所異動的時候，她就想要阻止。

因爲祥哥兒和歐陽意意未走。

據她所知，這兩個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與身份。

她還未來得及阻止，八大天王已受到襲擊。

她正想去助高大名，她自己也受到了襲擊。

她受到了文章的攻擊。

＊　＊　＊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典出「史記」。

對方一上來，就對她下了這四道殺手：盡、藏、死、烹。

這四道殺手是以鳥的迅疾，弓的殺力、兔的敏捷、犬的精銳發出的。

來的是一名青衣文士。

對方一面出手，一面還低聲吟哦。

吟的就是這十二個字。

十二個忘恩負義趕盡殺絕的字。

那青衣文士低吟的時候，神情十分專注陶醉。

他是看着何小河低吟的。

他的眼神也流露着惋惜、悲憫。

但他出手絕不慈悲、也不容情。

他就像是爲何小河在頌經文。

——把何小河送上極樂西天的經文。

＊　＊　＊

何小河立即反擊。

她的反擊像一場舞。

復仇的舞。

舞得美麗，越是美麗殺力越大。

有時候，美麗就是最大的險惡。

太美麗絕對是場災禍。

何小河在旋舞中出招，美麗得可以令人原諒一切。

——當你原諒了別人對你所做的一切，卻不見得別人就會放過你。

因爲沒有人相信你會忘記。

沒有記憶就沒有愛恨。

誰沒有記憶誰就能無悔。

何小河的舞不是教人無悔。

而是教人死。

她一面舞，一面動手，並不時射出了箭。

出奇不意、鬼神莫測的箭。

而且箭中還爆出了小箭。

小箭裏又炸出了如牛毛的小小箭。

她的箭分成三種。

可以要人倒，可以教人傷，亦可以令人死。

她現在是發出「死的箭」。

死箭。

＊　＊　＊

可惜她遇上了這個敵手。

這敵手就像在寫文章，越寫，越揮灑自如，越寫下去，越是寫得出氣派來。

那是一種「文氣」，逼住了何小河。

甚至也逼住了她的箭。

更且還一直把她逼入了死路。

——死路的盡頭是甚麼？

死巷的盡頭當然就是死。

＊　＊　＊



何小河沒有死。

八大天王也沒有倒下。

因爲石頭。

＊　＊　＊

又有兩枚棋子，急取八大天王雙目。

八大天王還沒有站穩，他因何小河遇險而情急莫已，瞪大了眼睛，而敵人要取的正是這雙眼睛。

——先把他射瞎，再破他罩門，然後要取他性命，就易如反掌了。

可是幸好有石頭。

一粒石頭飛起。

石頭撞着第一隻棋子。

那是「士」。

這一枚「士」反射了出去，恰好把另一枚「象」激飛。

那枚「飛象」直射青衣文士的咽喉。

青衣文士眉頭一皺，一揚袖收下了「象」，怒道：「怎麼搞的？」

然後他就看見了來人。

他認識的人。

他們今天的「獵物」。

——其實他們趕過來行動的目的，就是要引出這個人。他們本來想殺了這兩個探知秘密的人就立刻進行這任務。

「把他從壽宴上引走。」這是上頭的急令。

但他和他的戰友此行私下還有一個目的。

他們要試一試這個人的功力。

因爲他們不服氣。

人一旦不服氣，就會幹出許多讓他出氣的事來。

有些人認爲一個人要是服氣，就會洩氣，所以他們不管以骨氣還是傲氣，都要跟對手鬥一鬥氣。

他們的對手當然就是：

王小石。

＊　＊　＊

王小石是因爲跟着何小河進了廢園，眼見八大天王也上了樹，心中大奇，他也和唐寶牛及張炭找了一個地方藏了起來。

所以他聽到了一切，也看到了一切。

他囑唐寶牛和張炭先竄出去，通知葉府羣豪。

同時他也發現有兩個人已進入了廢園，而且是兩名高手。

兩名絕頂高手。

接着他又肯定了這兩名絕頂高手已知道八大天王和何小河躲在樹上。

——他們一定不會放過知道秘密的人。

所以王小石留着，手裏捏了塊石子。

他一顆石子救了兩個人。

同時也震住了那兩名高手。

一個青年文士，一個羽衣高冠的出塵名士。

＊　＊　＊

王小石一現身，羽衣名士就說：「你來了。」

王小石忽然感覺得到：這兩人旨在等他出來。

——或者說，這兩人的「目標」就是他。

他知道事無善了。

而且事無好了。

他也不怕。

已經來了的事情、必須要面對的事情、應該要解決的事情，他是從來不感到害怕的。

他怕的反而是事情未來前的感覺。

那是一種壓力。

——偏是事情又未眞的降臨，想要痛快的去面對、解決也有所不能，這才令人惴惴不安，至少也使人不快。

他很輕快的走過何小河的身旁，用一種頗爲輕快的語音道：「你是雷姑娘的人罷？」

何小河一怔。

王小石低聲而迅疾地道：「我們那次在三合樓，有人曾向雷純姑娘放訊號示警，箭號手段跟你的暗器手法如同出一轍。」

何小河水靈靈的大眼睛眨了眨，似笑非笑的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你是的，」王小石輕聲道：「你見到雷姑娘的時候，請轉一句話。」

何小河的睫毛對剪出許多夢影：「甚麼話？」

「你告訴她，昔日秦淮河畔的藉醉狂言，」王小石悠悠地道：「而今恐要成眞了。」

何小河細眉一蹙即舒：「甚麼意思？」

王小石一笑，然後跟八大天王悄聲道：「有一事，要你幫忙。」

八大天王瞪了他一眼，挺了挺胸，道：「你救了我一命，就憑你吩咐，高某沒二話說。」

王小石溫和地笑了笑，仍是以極低沉的聲音道：「逃。」

「逃？」

「逃到葉府裏去，通知大家。」王小石堅定地道：「我一動手，你們就逃，張炭和唐寶牛會接應你們的。」

他說到這裏，他的兩個敵手已不耐煩。

高冠名士耐着性子問：「都交代清楚了？」

王小石氣定神閑地道：「清楚了。」

高冠名士抱拳道：「請。」

王小石微詫似地道：「請甚麼？」

高冠名士道：「我們兄弟倆，想請王小石指敎一二。」

王小石搖手笑道：「我一向不學無術，學無所專，學猶不及，焉敢敎人？」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花無情先是被赤鱗幫、神鞭門聯手將他逼落黃河，再由金斧門將他擒獲，解送到海南島，交給五指神君，途中又遭黑龍幫截擊，金斧門、黑龍幫協商押送，花無情了解其中眞相，先將兩股海盜說服，原來金斧門和黑龍幫的人都是被五指神君下了慢性毒藥，不得不聽命於那魔頭，至於五指神君爲何要捉拿花無情，他們也不清楚……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高　皋・文　可　飛・圖

# 法輪九轉

掩飾行動　欲擒故縱

小玉明白金鳳那「可惜我不是妳」的含意，那是說小玉比她年輕，而有時不與我之嘆。

最後小玉突然面色一正道：「小姐，讓小婢去跟他說。」

金鳳道：「哦，妳怎麼說？」

小玉道：「那五指神君必然是他的仇家，他也有對付神君的意圖，可是他無法克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更無法對敵情作深入的瞭解及觀察。在海南島，他連生存都有困難，如何能夠對付一個神秘莫測的強敵？」

金鳳點點頭道：「不錯，除了咱們，沒有人能夠幫他。」

小玉道：「只不過，咳，還得讓小姐受點委屈……」

金鳳道：「我明白，只要他承認我是他的人，我不會計較什麼的。」

小玉道：「好，這事包在小婢的身上。」

約莫兩個時辰，隆風和回到客艙，瞧他那神采飛揚的情形，就知道必有滿意的收穫。

因而金鳳雙拳一抱道：「恭喜你啦，隆兄。」

隆風和哈哈一笑，道：「花少俠神功通玄，在下當眞服了他了。」

金鳳道：「哦，隆兄所中之毒不礙事了？」

隆風和道：「被花少俠用神功由指尖逼出，當然不礙事了。」語音一頓，目光突然由金鳳的面頰之上收了回來，道：「鳳姑。」

金鳳嗯了一聲。

隆風和道：「我知道鳳姑冰清玉潔，而且視男人如糞土，可是花少俠非比常人……」

小玉道：「多謝副幫主提醒，這些咱們都知道，小婢想跟花少俠談談，可以麼？」

隆風和道：「當然可以，花少俠也該運功醒來了，妳去吧。」

小玉沒有讓金鳳失望，片刻之後，她回來招呼道：「小姐，花公子有請。」

金鳳的面色微微一紅，便跟着小玉來到一間艙房之內，當房門闔上之時，她不只是紅霞滿面，嬌軀還發着輕微的顫抖。

花無情站在一張床榻之前，神色平靜的道：「金姑娘勿須不安，病人在大夫之前，是不必有什麼顧忌的。」

金鳳一怔道：「你說你是大夫，我是病人？」

花無情道：「當然，莫非姑娘不是來找在下給妳治病的？」

金鳳面色一變，本待返身一走，她又忍了下來，道：「咱們的關係就只這樣？小玉沒有跟你說過？」

花無情淡淡道：「小玉說過，只是，金姑娘，我不想害妳。」

金鳳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花無情道：「在下流浪江湖，身無立錐之地，而且仇人遍天下，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那個女人跟了我，必然會落個悲慘的下場，所以我不想害妳。」



金鳳撇撇嘴道：「花公子很少說謊話吧？」

花無情道：「在下從不說謊。」

金鳳道：「這個我相信，因爲你的謊言十分笨拙。」

花無情道：「姑娘認爲在下是在說謊？」

金鳳道：「難道不是？」

花無情道：「在下被人逼入黃河，又成爲姑娘的階下之囚，幾位友人也生死不明，境遇的悽慘，當得是天下少見，這都是事實，姑娘怎能不信。」

金鳳嘆口氣道：「你說的的確是事實，不過你只說了一半。」

花無情道：「哦……」

金鳳道：「黃河大海淹不死你，金斧門黑龍幫上百人手，全部顫抖在你的無敵神功之下，可能你的仇人很多，但能奈何你的却不多見，至於你那幾位朋友麼，我相信她們都有一身高明的武功，你能水中逃生，她們也會吉人天相，我說得對麼？公子。」

花無情道：「這個……」

金鳳幽幽道：「金鳳由於自視過高，等閑男子均不屑一顧，而且我曾立下誓言，除非我願意托付終身之人，否則不得瞧看我的身體。」

花無情搓搓手道：「這就難了。」

金鳳道：「公子，金鳳不爭名位，只要公子承認我是你的，縱然三年五載你不來海南也不要緊，當你遊倦之時，你可以來海南歇息，我會隨時等着你的。」

花無情一嘆道：「金姑娘，妳這是何苦。」

他想不到一個認識不深的姑娘，會對他付出如此深厚的感情，作出如此重大的犧牲，而且今後對付五指神君，也的確需要她的合作，這段看似有着幾分荒唐的情緣，他就不得不接受了。

金鳳的年歲，都長於公孫瑤仙及令狐飛蟬，甚至比花無情還大了三歲。但她風華高潔，成熟穩重，具有領袖羣倫，獨當一面的能力，這是其他女人所不及的。

有這麼一位情婦，在感情上並無困擾，在江湖上却能獲得不少幫助，花無情不得不改變他大夫的身份了。

「躺下來，鳳姐。」

「嗯……」

她躺下來了，但紅雲上頰，嬌羞滿面，雙目閉得緊緊的，長長的睫毛偶爾會跳動幾下。

她顯得十分緊張，花無情又何嘗不是。

他跟令狐飛蟬有過親密的動作，但沒有肉帛相見，而且他只是一個大孩子，要他動手去解開一個女人的褻衣，似乎有點強人所難。

但不解衣，就無法運功衝穴，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他幾乎出了一身冷汗，終於解開了她的羅襦，一片眩目的艷光，竟使這位未經人道的美少年呆了。

神秘與奇妙，緊緊吸引着他的雙目，一種前所未有的亢奮，使他面紅耳赤，一顆心好像要從口腔跳出似的，他忘了自己應該作些什麼，只是呆呆的瞧着那片神秘地帶。

此等情形不知持續了多久，原是緊閉雙目的金鳳，忍不住睜開眼來。

一陣紅暈掠過她的粉頰，然後幽幽道：「公子，鳳兒已經是你的了，如果你要……」

「啊，姑娘，我太失禮了，咱們來日方長，現在療傷要緊。」

一個心猿意馬，內心充塞着亢奮與紊亂之人，能夠於刹那之間，收束心神，恢復靈智，除了具有大慧根，其內功修爲，必已達到極高的境界。

不管是什麼原因，花無情辦到了。他趺坐於金鳳的身側，伸手按着她的中極穴，雙目一闔，緩緩吐出一股眞力。

一個時辰之後，大功告成，金鳳整理了一下衣衫，道：「情弟，你快運功，待我助你一臂之力。」

花無情道：「我不要緊，只要運功三週天，眞力就可恢復。」

花無情不需金鳳相助，她却沒有離開，一雙柔似春水、帶着無限喜悅的目光，就沒有片刻離開過她這位情弟。

不久，花無情運功醒來，他們與守在門外的小玉，一起來到客艙。

隆風和迎着他們道：「少俠辛苦了，酒筵早已備妥，請入席。」

花無情道：「多謝，隆兄請。」

在座的除了隆風和及桂、楊兩位堂主，就是花無情與金鳳，侍候的只有三個人，是小玉及黑龍幫的兩名身穿綠衣的少女。

隆風和敬了花無情一杯酒，道：「少俠相救之恩，在下沒齒難忘，還有在下的兩位兄長，也中了老魔的奇毒，還望少俠義伸援手。」

花無情道：「舉手之勞罷了，隆兄何必客氣，不過貴幫在南澳，鳳姑的兄長却在海南島，兩地相距頗爲遙遠，在下如若留連海疆，對失散的敝友實在放心不下。」

隆風和道：「黃河兩岸地域廣大，少俠一人如何找法？交給敝幫吧，咱們多派人手，沿兩岸同時搜尋，豈不比少俠一人有效多了。」

花無情道：「這個辦法雖是不錯，但其中却隱藏着一項危機。」

隆風和道：「什麼危機？請少俠明示。」

花無情道：「五指神君除了控制黑龍、金斧兩個海上的門派，中原武林受他控制的爲數更多，在下曾經受到黑衣人、鴻門堡、赤鱗幫及神鞭門的攻擊，如果這些都與五指神君有關，

那麼此人潛力之大，固然驚人，只怕黨徒之多，也無所不在，貴幫替在下找人，豈不是惹禍上身？」

隆風和道：「這一點在下曾經想到，只是一個聰明的賭徒，是會留一點後手的。」

花無情道：「隆兄語含玄機，在下愚昧。」

隆風和吩咐侍候的綠衣少女撤席，房中只留下他與花無情、金鳳等三人。

他仍然十分謹愼的以傳音相告道：「敝幫在銅山島設有秘密分堂，實力之强決不下於總壇，他們以各種職業掩護身份，無論五指神君有多大神通，他也無法查覺咱們這股不容忽視的實力。」語音一頓，看着金鳳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金鳳姑娘是不是賭徒，想來總不致將所有的籌碼作孤注一擲吧？」

金鳳道：「隆兄說的是，金鳳雖然不是賭徒，却也知道狡兔三窟的道理，實不相瞞，敝門在上下川山也有一點佈置，要是跟貴幫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

隆風和道：「今後咱們之間，應該盡釋前嫌，鳳姑何須客氣。」一頓接道：「少俠，咱們所派出的人手，絕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尋找貴友之事，交由咱們負責，少俠以爲如何？」

花無情道：「那就有勞隆兄了，現在咱們去那裡？」

隆風和道：「明天午後就到南澳了，少俠與鳳姑是稀客，咱們應該盡點地主之誼。」

花無情道：「隆兄太客氣了，鳳姑，陪我到艙面走走，好麼？」

金鳳道：「好的。」

他們在艙面看海，但那海天一碧、鳶飛魚躍的景色，並未吸引他們的注意。

花無情斜依船舷，偶爾會向金鳳投下一瞥，玉面之上，顯得一片茫然。

金鳳是一個罕見的麗人，而且高雅嫻靜，清新脫俗，她的年紀雖是大了一點，但美麗與氣質，絕不在令狐飛蟬之下，那股成熟的風韻，連公孫瑤仙也爲之遜色。

這位平時眼高於頂，對男人從不稍假辭色的姑娘，此時却嬌靨生春，紅暈滿面，她雖是靠在花無情的身側，却拈衣弄帶，一個勁兒瞧着自己的脚尖。

良久……

「公子……」

「嗯？」

「你何時到海南島去？」

「只待解除隆風和的兩位兄長體內之毒，咱們就可以去了，不過……」

「不過怎樣？」

「問題很多。」

「你說說看。」

「妳的船隻被毀，部下必有傷亡，此事如何善後？」

「船隻隆風和答允賠給咱們一艘，我的部下有十一人負傷，傷勢全都不重，休養幾天就會痊癒，我也不想追究下去了。」

「這樣很好，寃家宜解不宜結嘛。不過有一件事，我却有點擔心。」

「是什麼事會讓你擔心？」

「鳳姑，你們兩幫在這兒的，不會少於一百餘人吧？」

「差不多。」

「任何一個門派，都不敢保證他的部屬是全部忠誠的，這話妳可同意？」

「這個……」

「鳳姑，我不是不相信你們的部屬，就算他們都是忠誠的，也難免有人會在無意中將幫中的秘密洩漏出去，妳說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

「那麼我與金斧、黑龍兩幫化敵爲友之事，就不可能保持機密了，一旦傳入五指神君的耳中，妳想會發生怎樣的後果？」

金鳳一呆道：「這確是一項可怕的危機，兄弟智慧如海，必然已有解決的腹案了。」

花無情道：「只有一個辦法，走。」

金鳳愕然道：「走？兄弟，這可是汪洋大海啊。」

花無情道：「我知道，不過咱們船隻的左面就是陸地，相距不過百丈遠近。」

金鳳道：「百丈距離，只有會飛的鳥兒才能到達彼岸，兄弟輕功再高，也不能一躍而過。」

花無情道：「這個我知道，咱們船隻的航線，有沒有距離陸地最近之處？」

金鳳道：「有，前面不遠的碣石鎮，屬於廣東陸豐縣管轄，但相距也有數十丈，除非你有登萍渡水的輕功，否則你不能冒險。」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我不會登萍渡水，却能登木渡水，只要用木板接幾次力，就可以到達彼岸了。」

金鳳突然眼眶一紅，道：「我跟你去。」

花無情一嘆道：「鳳姐的情意令我感動，但我不能帶妳走，第一，我還是首次嘗試以木板借力渡海，只怕沒有帶妳同渡的能力；其次，咱們如此一走，可能會替金斧門帶來災禍，說不定黑龍幫也會遭到波及，爲大局着想，咱們不得不忍耐一些。」

金鳳忍不住盈盈淚水奪眶而出，花無情握住她的玉手，輕輕搖撼着道：「鳳姐，我會到海南島找妳的，快去跟隆兄把話說明，我看碣石鎮快要到了。」

片刻之後，金鳳、隆風和、小玉、及桂、楊兩堂主魚貫來到艙面，花無情雙拳一抱道：「多謝各位盛情招待，花某就此告辭。」



隆風和哈哈一笑道：「花少俠，咱們神君很想見見你，你如果一走，豈不令神君失望？再說，這兒是大海，你除了跳到海裏餵魚，你還能往那裏走？」

此時，金鳳的傳音也飄入他的耳鼓，道：「兄弟，我有一點東西送給你，待會咱們近身相搏之際，你就將它迅速藏入懷中，登岸後一看，自會明瞭。」

花無情點點頭，他脅下已挾起幾塊木板，隨時可以離開。

隆風和等已展開包圍，將他逼在左舷，金鳳口中一聲嬌叱，手揮長劍，縱身向他撲去，小玉似乎怕她的小姐有失，也挺劍參與夾攻。

這主婢二人雙劍聯揮，看起來熱鬧已極，當一個小包塞進他的懷中之後，一股柔和的暗勁，將她們撞得連退數步。

然後，在一聲清嘯之中，花無情足點左舷，以一飛冲天之勢，飄出十丈以上的距離，再以木板接力，形如彩燕掠波，刹那之間，便已躍上陸地。

他在海岸稍作停留，瞧着樓船逐漸遠去，他才嘆息一聲，緩緩向鎮上走去。

此時天色已經向晚，他今夜只好在鎮上投宿了，但他從鎮頭走到鎮尾，都沒有瞧到一家客棧，酒館倒有兩間，只得塡飽肚子，再作打算。

飲食之際，花無情詢問店夥道：「夥記，請問你，這鎮上有沒有客棧？」

店夥道：「沒有，因爲本鎮很少有外鄉人前來。」

花無情道：「那就糟了，朋友沒有找到，今晚叫我住在那兒？」

店夥道：「客官朋友是誰？小的也許知道。」

花無情道：「曹三春曹員外，他是一位作過官，家財富有的人，本鎮却沒有一個人知道，豈不是一件怪事？」

店夥搖搖頭道：「本鎮的確沒有這麼一個人，不過叫三春的却有一個，但它不是人名，只是一間道觀。」

花無情是隨便編造一個人名，想不到竟然當眞有一間名叫三春的道觀，神色不由一怔。

店夥帶着幾分神秘的笑容道：「三春觀空房很多，客官不妨前去試試。」

花無情道：「請問三春觀座落何處？」

店夥道：「出鎮往東北有一條小路，不足三里就到達三春觀了。」

花無情道：「多謝。」他會過賬，立即放開脚步向東北奔去。

以他的脚程，很快就找到了三春觀，但見綠蔭環繞之中，聳立着一幢紅牆綠瓦的寺院，地點雖是偏僻了一點，景物倒是不俗。

花無情走到觀門，迎面見到一名年約四旬的女道士，他想不到三春觀會是一間女觀，一股錯愕不安的神色，立即湧上他的面頰。

他正待轉身退回，女道士已立掌打了一個問訊道：「施主寵臨敝觀，必然有事了，爲甚麼一言未發，又要匆匆離去？」

花無情道：「在下留連山水，想不到貴鎮却沒有旅客容身之處，所以……」

女道士道：「原來如此，敝觀有空着的客房，如果施主不嫌委屈，可以將就着歇歇。」

花無情道：「這個……只怕不太方便吧？」

女道士道：「出家之人，無我無相，施主何需顧慮。」

花無情道：「好一句無我無相，看來在下只好打擾了。」

女道士道：「無量壽佛，施主請。」

她擧手邀客，然後轉身帶路，當她身形一轉之際，雙目之中竟然射出兩縷逼人的神光，它雖是一現即隱，却沒有逃過花無情的觀察。

這就怪了，一間窮鄉僻壤的女道觀，竟然藏龍臥虎，隱有武林高人，這怎能不引起花無情的興趣。

當然，他與女道士素昧平生，必然不會對他有甚麼不利，不過江湖之上，有些事是無法以常理去衡量的，因而他不得不提高幾分警惕之心。

客房是在偏院，由一道月洞門進去，其中花木扶疏，景物清幽無比，幾間精舍靜靜的聳立其中，這種遠離塵囂的環境，會令人興起一股出塵的感受。

道姑將他領到最後的一間精舍，有起居室、臥房、盥洗室，痲雀雖小，五臟俱全，陳設雖不甚名貴，但也夠得上中產之家，一座窮鄉僻壤的道觀，香火必然不會太盛，能有這等接待香客的精舍，倒也難得。

道姑將他領進精舍之後，道：「還滿意麼？施主。」

花無情道：「太好了，多謝。」

道姑道：「施主還沒有進晚餐吧？」

花無情道：「不敢勞動，在下已經吃過了。」

道姑道：「那麼施主請歇息，貧道不打擾了。」

花無情道：「請。」

道姑離開後，他立即門上精舍的大門，並將所有的房間作了一番檢查，並沒有發現甚麼不妥之處。

此時天色已經向晚，他點上房中的油燈，正擬取出金鳳所贈的小布包瞧看，一陣敲門之聲忽然傳了過來。

他收好布包，開門一瞧，原來是一位妙齡道姑，她托着一個食盤，盤中除了茶具，還有一碗素麵。

一聲輕盈的嬌笑，她已跨了進來，道：「該吃宵夜了，公子，如果讓你餓着，豈不有失本觀待客之禮。」

黃鶯一般的琅琅嬌音在室中散播，她的腳下可沒有停頓，吃宵夜嘛，應該在起居室，她却一逕走進臥房之中。

在桌上放下食盤，她並沒有離開之意，妙目一揚，拋過來一股蕩笑道：「別讓麵涼了，吃嘛，公子。」

花無情原有幾分放蕩不羈的，但他絕未想到，這位妙齡道姑竟然如此大膽，想到鎮上酒館夥記提到三春觀時，曾經顯出一股神秘的面色，莫非這些道姑，還操有某種副業？

此等事兒雖是有點意外，並非絕無可能，果眞如此，打發尙不困難，給她一點銀子，再請她出去，相信她不會糾纏的。

不過怕的是不會這麼簡單，因爲領他前來精舍的中年道姑，必然身負武功，這位妙齡道姑步履輕靈，可能也非常人。

問題是他偶經此地，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如果懷疑道姑對他不利，似乎有點不近情理。

不管怎樣，小心駛得萬年船，今晚當心一點，明天一早離開，大概不會出甚麼差錯。

於是他掏出一塊銀錠，放於食盤之內，道：「這是一點香油錢，數目不多，只是聊表心意，在下沒有吃宵夜的習慣，請收回吧。」

道姑笑笑道：「公子太客氣了，時間還早，咱們聊聊不妨事吧？」

她說話之間，已經坐了下來，看來這是非跟她聊聊不可了。

「公子不是本地人吧？」

「當然不是，在下只是喜愛遊山玩水，所以才來到貴地。」

「還沒有請教公子的大名，貧道當眞失禮得很。」

「彼此，彼此，在下吳雲，也沒有請教道姑的法號。」

「啊，這太巧了，貧道悟雲，與施主的姓名如此相似，莫非咱們有一種緣份？」

「那太好了，妳今年多大了？」

「奴家今年才十八，公子，你喜不喜歡？」

這位道姑當眞色膽包天，她不只是自稱奴家，還雙臂一伸，帶起一陣迷人的香風，向花無情的懷中撲了過來。

花無情想閃避，但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她撲過來的速度不能算快，却被她一把摟過正着。

「嘿嘿……姓吳的，遊山玩水會玩到這鬼不生蛋的地方來？說實話，你來本觀的目的何在？否則姑奶奶會叫你生死兩難。」

她撲出之前先彈出一片毒粉，摟着之後，再制住他兩處穴道，這等雙管齊下的出擊，花無情還能不成爲她的囊中之物？

任何人處於這等情形之下，縱然不是驚怒交集，必然會大爲怯懼，因爲道姑那生死兩難的狠話，絕不是說着玩的。

只是花無情跟常人不同，就算你將他凌遲碎剮，剝皮抽筋，還是無法改變他那副滿不在乎的神色。

「咳咳，姑娘，就算妳是一個假道姑吧，妳總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對男人應該溫柔一點，幹嘛要這麼兇巴巴的。」

「哦，閣下果然是大有來歷之人，可惜你時運不佳，不該惹上三春仙娘的，說實話吧，小夥子，你究竟作甚麼來的？」

「唉，妳說得不錯，在下的時運的確差了一點，人人都說三春仙娘美勝天仙，溫柔多情，想不到在下……咳，却遇到一隻掉了牙的母老虎。」

「你說甚麼？本姑娘只不過三十不到，就老掉了牙了！」

「姑娘不要誤會，我是說妳雖然像一頭雌老虎，因爲沒有牙齒而不能吃人罷了。」

她的確是一頭不能吃人的雌虎，而且脅下一痲，便已動彈不得，老虎反爲獵人所制了。

她雙目圓睜，一臉駭異之色道：「你……你……」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爲甚麼我沒有中毒，妳點穴也同時失效，是嗎？其實簡單得很，我只須用鼻孔噴氣，就可以吹散妳彈出的毒粉，再移動穴道，妳自然成爲沒有牙齒的雌老虎了。」

道姑哼了一聲，道：「不要得意，姓吳的，老娘雖然失手，你走不出三春觀的。」

花無情道：「爲甚麼？姑娘，咱們素昧平生，難道到貴觀借宿，就犯了不赦之罪？」

道姑冷冷道：「你當眞是來遊山玩水的？」

花無情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姑娘認爲不對？」

道姑哼了一聲道：「此地既無名山大川，也沒有任何可資憑弔的古蹟，你到這兒來遊歷，只有鬼才會相信。」

花無情道：「姑娘說得對，當在下連旅邸都找不到的時候，也曾經有些後悔，不過現在……」

道姑道：「現在怎樣？」

花無情道：「現在遇到仙姑，是在下幾生修來的艷福，當然不再後悔了。」

悟雲道姑向花無情深深的注視一眼，道：「公子是仙露明珠，悟雲不配，你走吧，公子，再遲就來不及了。」

花無情一怔道：「爲甚麼？莫非這小小的道觀之中，竟然臥虎藏龍？」

悟雲道姑道：「我知道公子身負上乘武功，但雙拳難敵四手，本觀除了悟雲，還有大師姊悟貞，二師姊悟潔，均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另有門下弟子七人，武功都有獨到之處，公子一旦被她們纏上，只怕就不易全身而退了。」



花無情拍開了悟雲的穴道，却好奇的詢問道：「貴觀人人會武不足爲奇，爲甚麼要對借宿之人心存敵意？」

悟雲道：「這個……」

花無情道：「在下只是好奇，若不便說，在下絕不勉强。」

道姑略作沉吟，終於咳了一聲道：「公子可知道蓮花山？」

花無情道：「不知道。」

悟雲道姑道：「赤鱗幫，公子應該有過耳聞了？」

花無情心頭暗暗一緊，道：「在下聽說過江湖上有這麼一個門派。」

悟雲道姑道：「蓮花山是赤鱗幫的南越分壇，壇主鐵面修羅柯查，功力通玄，貪財好色，而且生性殘暴，動輒殺人，本觀……唉……」

花無情道：「三春觀莫非已受柯查的控制？」

悟雲一嘆道：「何只控制，咱們姐妹三人，早已變作他的情婦了。」

花無情怒哼一聲道：「姓柯的不僅爲禍江湖，竟敢侮辱出家人，此等惡人，實在留他不得！」

悟雲道：「公子雖是豪氣干雲，但你千萬不要招惹他們，一方面你是人單勢孤，另一點，鐵面修羅的修羅魔功威力驚人，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他的手下還有四大護堂，都是魔道中的高手，你一個人怎能是他們的對手？」

花無情道：「他們當眞是這麼厲害？」

悟雲道：「公子似乎不相信？就拿我大師姐來說吧，她那朝天玉燭功，除了曾經敗給鐵面修羅，江湖上只怕很難找到對手。」

花無情道：「原來令師姐的武功竟然如此之高，可惜在下孤陋寡聞，從未聽過朝天玉燭這門武功。」

悟雲道：「不知道不要緊，你快走吧，再遲就來不及了。」

花無情道：「爲甚麼呢？在下只不過借宿一宵罷了！」

悟雲道：「因爲你進觀之時所遇見的道姑，是咱們姐妹的師叔，她對你動了疑心，所以叫我來害你，如果時間過久我還沒有回去，她們必會前來查看，那時你就難以脫身了。」

花無情道：「如果她們當眞來了，妳不幫我？」

花無情語音甫落，一聲冷峻的輕哼已經傳了過來，道：「她不敢，也救你不得。出來吧，施主，既敢獨闖三春觀，應該不是膽小之輩。」

其實花無情早已知道有人來到院中，而且知道來人共有十個，他請求悟雲幫他，只是想在她們之中造成猜忌與分化而已。

悟雲道姑果然面色驟變，向他狠狠的瞪了一眼，便已奪門而出。

花無情緩步走出精舍，目光一瞥，果然是十名道姑，立在面前的三名之中，有一名年齡較大的，正是在觀門相遇、將他領進精舍的那個，必然就是悟雲的師叔。

其餘二人，一個三十出頭，一個二十七八，論姿色，均屬中上之選，她們身後一排七人，年紀都在十八九歲之間。

這些道姑一律懷抱長劍，面籠殺機，對花無情這位借宿者，像有深仇大恨一般。

花無情微微一哂道：「怎麼啦？各位，在下只不過借宿一宵而已，妳們這是作甚麼？」

前排三十出頭的道姑冷哼一聲道：「只是這樣麼？你最好實話實說！」

花無情攤攤手道：「除了借宿，還能怎樣？莫非貴觀藏有異寶，或是在作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

道姑大喝一聲道：「你想找死，本觀主可以成全你，先說你是誰，來本觀目的何在？如有半句不實，本觀主會叫你生死兩難！」

花無情喲了一聲道：「別生氣，觀主，這樣會損害妳的美麗的，至於在下麼？小姓吳，單名一個雲字，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只是一個浪子而已，至於來貴觀的目的麼……」

觀主道：「你最好說實話，玩花招你會自討苦吃。」

花無情嘆口氣道：「觀主既是苦苦相逼，在下只好實話實說了，觀主不會不知道蓮花山吧？在下是應柯分壇主的請託而來的。」

觀主一怔道：「他託你來作什麼？」

花無情道：「這個麼，妳應該比我更明白。」

觀主道：「我一點都不明白，別賣關子了，快說。」

花無情道：「這可是妳要我說的。」

觀主道：「我不喜歡聽廢話，再不說，我就不客氣了。」

花無情道：「妳應該想得到的，男人最痛恨的是什麼？」

觀主道：「說下去！」

花無情道：「綠雲蓋頂，知道麼？出家人不守清規，已經罪無可道，居然不守婦道，再替咱們柯大哥戴上一頂綠頭巾，妳說我是作什麼來的？」

觀主雙目暴睜，冷冷盯着花無情道：「你究竟是誰？」

花無情道：「觀主的記憶似乎不怎樣高明，我不是說過麼？江湖浪子吳雲。」

觀主哼了一聲道：「江湖浪子吳雲？本觀主從未聽人說過。」

花無情道：「這不要緊，只要浪子會殺人就成。妳是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動手？」

觀主道：「二妹去掂掂他的斤兩，手下留着一點，咱們要活的。」

二師妹悟潔懷抱長劍，踏前五步道：「施主請賜招。」（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羅天在賭場上遇上「葛三刀」，不打不相識，竟成為莫逆，姜開基的妹妹姜軟軟仗義調解，反遭他們出言調戲，氣走軟軟。小五子因向羅天求愛不遂，仍跟踪不捨，見他進勾欄嫖妓，又引誘小尼與她苟且，被庵中老尼會同高手圍捉，軟軟突來援手，羅天逃去無踪。二女躡踪找到羅天，小五子揭其私隱，羅天否認，葛三刀在旁也指証並無此事，二女半信半疑……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 乳虎雛龍

## 兩個小羅　難辨眞僞

潘奇道：「我們代你們報仇吧。」

了塵道：「潘施主的好意心領，這姓羅的太壞，已在武林中作下數十件案子。天人共憤。這次老尼門下被他所污，是本庵百年來一件大事，已發出請帖，召集本門歷代弟子、門人返庵，當衆處置此人。」

秦萬年冷峻地道：「我看不必了，潘兄，我們走……」但了塵忽然迎面攔住了他。

秦萬年一字字地道：「了塵，妳自恃能接下我幾招。」

「不知道。老尼所攷慮的只是當不當！並未攷慮接下幾招。」

「有種！」秦萬年道：「你們三位一齊上，如果秦某不敵，兩個小崽子自可帶走。」

了塵立刻就出了手。

爲了不被對方各個擊破，姜、江二人幾乎也同時左右攻上。這三個人對付一個小羅都要七八十招才佔到上風，和「狂風」比，自然差得多，秦萬年兩隻大袖交拂，三人的刀、劍及巨斧居然無法掃中雙袖，雙袖上的暗勁洶湧，有如排山倒海。

三人才接了十七八招，就知道低估了對方。

「宇內三絕」「風、雷、雨」三人的確是非比凡俗。

到此地步，眞是騎虎難下，找不出名堂來却又不能言和，眼看非栽個大的不可，這眞是一件悲哀的事。

三人也都算一方霸主，了塵更是一庵之主，水月庵在武林頗有名氣。

大約在二十多招時，江濤的巨斧被大袖捲住，竟被奪了過去。姜開基自後側攻上，被後甩的一袖把他的大刀盪開，駭然發現大刀捲了刃。

了塵明知不可爲，仍然猛攻三劍。

第三劍攻出一半，竟被一脚踢了個踉蹌。

她是三人中唯一刃兵沒有被碰飛的人。

到此地步，光憑一腔熱血又有何用？

秦萬年丢下巨斧，道：「我們雙方並無仇恨，就到此爲止，三位也不必難過，在萬某手下發生了這等事的人不可勝計，請不必難過。」

不說這句話還好，兩句「不要難過」，更使三人氣結。

兩人走近兩步，正要挾人離去。

小羅忽然原地蹦起，「雙龍搶珠」舒指猛戳秦萬年的雙目。

這當然也是意外，却也算是疏忽。

因爲是了塵等人制住兩少的穴道而非他們二人，所以二人不知小羅的深淺。

小羅這閃電攻擊使「狂風」秦萬年大爲震驚，急切中只有先退一步，小羅一戳落空，又連續攻出五七招。秦萬年雖接下，看出他是全力應付的。



了塵等幾乎不大敢信任他們的眼睛。

怪事眞多，眼前這一件就是想破了腦子也無法解釋。

剛才兩少還被他們制服點了穴道，如今小羅居然猛若天神。

不過他們仔細想想也難怪，這小子如果沒有點特別的長處，又怎能一夜弄了五個少女，第二天再和小尼纏綿，而體力却絲毫不減呢？

「葛三刀」和潘奇打了二十來招，被潘奇制住。

現在，小羅已和秦萬年打了三十來招，他知道不是秦的敵手，只不過他有一種感覺，一種潛力未能順利地發揮出來。

過了五十招，小羅漸落下風。

儘管如此，潘奇和了塵等三人仍然驚駭不已。

沒有特別高超的師承和奇特的教導方法絕對教不出這樣的徒弟來。

也可以這麼說，像「風、雷、雨」「宇內三絕」這等絕頂的高手，仍然調理不出這等徒弟來。

秦萬年在他的三絕招的第二招上，才擊中小羅一掌。

小羅一陣昏眩，秦萬年補上一指，小羅倒地。

儘管他還是倒下了，誰都相信秦萬年勝得並不太光彩。

因爲他們的輩份、年齡和身份，都差了十萬八千里。

了塵以爲，如假以時日，「宇內三絕」只怕也不是敵手。

甚至於不須太久，五六年內就可以辦到。

了塵等三人見秦、潘二人挾着人離去。

江濤喟然道：「看看小羅的身手，在下眞想退隱了！」

「那又何必？」姜開基道：「只不過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

了塵道：「老尼也想不通，這小孽障的武功太怪異，尤其是忽強忽弱。」

這時兩個少女疾馳而來。

「大哥，你在這兒？」原來是姜軟軟和小五子。

姜開基道：「小妹，妳怎麼和她在一起？」

姜軟軟道：「這位小妹很好啊！」

姜開基低聲道：「她是賭坊主持人的女兒，只怕不會中規中矩的。」

「大哥，不可以這樣看人。你見過小羅沒有。」

姜開基道：「妳找他幹甚麼？」

小五子道：「當然是幫助受害者來抓他哩！」

姜開基道：「他和另一個小子已被抓走了。」

「誰？」

「還是不問的好，問了也是白問。」

姜軟軟道：「爲甚麼問了也是白問呢？」

姜開基道：「他們被『武林三絕』『風、雷、雨』三人之一的『狂風』秦萬年和潘奇抓走了。」

兩女不由色變。她們自然也聽說過「三絕」的事。

至於潘奇當然更是無人不知了。

軟軟道：「他們會把兩人帶到何處去？」

「我怎麼知道？」

「大哥一定知道秦萬年住在何處？」

「不知道，相信知道的人不多，只不過大哥却知道潘奇的住處。」

軟軟道：「潘奇住在何處？」

「小妹，我勸妳別多事。」姜開基道：「不要說妳們二人，就是再加上三五個也差得很遠，千萬別胡來。」

「不會的大哥，我們只不過是站在遠處看看熱鬧而已。」

姜開基終於說了潘奇的住處。

＊　＊　＊

掌燈時刻。小軒中十分明亮。

兩個人據案飲酒，正是秦萬年和潘奇。

「秦兄要如何處置這個小崽子？」

「你是知道，我對這小子十分好奇！」

「我知道，而且我對他也摸不透。」

秦萬年道：「這小子很值得研究。」

「秦兄是說他的武功？」

「對！正因爲很怪，很難猜到他的師承。」

潘奇道：「秦兄以爲他怪在何處？」

「第一，武功忽高忽低，高時很高，低時又很低。」

「還有？」

「當然！一個人一夜之間弄五個黃花大閨女，第二天再和一少尼苟且，這似乎不僅是精力過人而已。」

「秦兄以爲是他的武功別走蹊徑。」

「對！」

「小弟也正有此意，所以把他弄來，頗有研究的價值。」

「如何研究？」

「解剖。」

秦萬年微怔，但立刻撫掌贊成，道：「也只有解剖，才能眞正瞭解他的怪異武功及師承。」

潘奇道：「這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二人乾了一杯。秦萬年道：「潘兄要研究他的那一部份？」

潘奇說：「第一是『丹田』和『氣海』，其次是腎。」

「爲甚麼要研究腎？」

「因爲他的精力過人，第二天的體力一點也不受影響。還是他的武學怪異，而不僅僅是天賦異稟，體力過人而已。」

秦萬年點點頭。

「另外，如他的睾丸、生殖器官，以及任、督二脈等等，都要仔細解剖，也一定會有重大收穫。」

「甚麼收穫？」

秦萬年道：「看看和那魔頭有無關連。」

「你是說——」

「『七殺夢魘』——」

潘奇面色一變，手中的杯子一偏，酒潑出一半。道：「秦兄，小弟失態。」

「不必介意，不僅僅是你我聞名也心悸，武林中人聞此魔之名而能泰然置之的，只怕太少。」

潘奇道：「在下對此人的一切所知不多。」

「我所知道的也不見得比潘兄多些。」

「至少要比我多些的。」

秦萬年道：「只聽師叔說過，此魔所練的旁門邪道，已是地仙，據說能進入別人的夢境之中。」

「這……會有這種武功？」

「到此境界，已經不僅是武功的範疇了！」

潘奇說：「小羅會和『七殺夢魘』扯上關連？」

「這只是一種猜測。」

「僅僅是因爲他的武功忽強忽弱，精力過人？」潘奇道：「會不會根本沾不上半點關係？」

「當然也不無可能。」秦萬年道：「還有一點很值得研究。」

「哪一點？」

「這小子沒有師承，也就是從沒有人知道他的師承。」

「他不肯說就以爲他……」

「也許並不是他不肯說，而是在他的意識中根本沒有師承。」

潘奇連連搖頭，道：「秦兄，這論調在我們醫生聽來，很不合乎邏輯。我們作大夫的要講求實務。」

秦萬年道：「當然，在目前都是猜側。」

潘奇道：「秦兄，小弟就以你的構想來解剖。」

* * *

小五子和姜軟軟照姜開基所說的地址找去。

入山不算太深，但却遠離塵囂，潘奇的住處並不難找。

當二女來到潘奇的住處附近時，發現有人跟踪。

小五子道：「軟軟姐，有人。」

「我知道，而且頗似小羅。」

「這怎麼可能？」小五子道：「令兄不是說他已被潘奇和秦萬年生擒了？」

「是的，所以我也不敢說準是他。」

小五子道：「咱們要設法來賺他。」

「怎麼的賺法？他的身手太高。」

「賺他就不是硬碰硬的才成。」小五子道：「我們要裝着一言不合而動手，妳的武功比我高，出手點我的穴道。」

「然後呢？」

「他一定會接近妳。」

「再往後呢？」

「妳儘可能誘他到我身邊，使他分散精神，然後我出手施襲。」

姜軟軟道：「聽起來這辦法似乎不錯。」

於是兩人低聲爭吵，甚至相罵，然後動上手。

要瞞過行家，花拳繡腿不成，一定要眞打。

小五子挨了兩拳，終於被軟軟點了穴道倒下。

軟軟道：「妳要和我比，還差一截哪！」

果然，小羅施施然走了過來，軟軟十分驚奇。

小羅道：「軟軟，妳怎麼可以制住她？」

「她罵我！」

「既是好姊妹，偶爾罵罵也沒有甚麼！」

軟軟道：「我知道你祖護小五子。」

小羅說：「其實我對妳們二人一視同仁。」

「得了唄！」軟軟說：「我能看得出來，你比較欣賞小五子，你看我的腿沒有她的長，腰沒有她的細而圓，尤其是胸部，也不如她的挺！」

軟軟說着，也同時抬腿、扭腰以及挺胸。

小羅目不暇給。

軟軟十分迷惘，記得小羅過去的目光中沒有這種色迷迷的色彩。

小五子閃電出手，點了小羅的兩大要穴。

當然，剛才小五子並未被軟軟制住穴道，那不過是作作樣子。

在遠處自然看不清是否眞的被制住了穴道。

「小五子妹妹，小羅眞的很好色！」

「當然很好色，不好色會一夜連玩五個小妓女？」

「那件事我本來還不大相信。」軟軟道：「剛才我引誘他，發現他的目光中跳躍着慾火。」

小五子道：「他暗暗跟踪我們是不是沒安好心？」

「那還用問？」

「不過我總是想不通。」小五子茫然道：「如果他有邪念，我以前和他在一起時，他有太多的機會。」

「也許那時他另外還有很多的女人。」

「可是我沒有看到。而且那時我以爲他看人的眸子正而不邪，一直不使人對他有設防的懼意。」

這時忽然聽到有人交談聲，其中之一道：「潘兄決定解剖那小子，不知準備何時動手。」



「我就今夜。」

「是不是太倉促了？」

「好在我只是解剖他的丹田、氣海、睾丸和腎這幾個部位。」

「說正經的，這小子被解剖了還眞可惜。」

「可惜甚麼？」

「解剖之下，小羅必死，一個人才就——」

「錯了，秦兄，我解剖之後，仍要他活着。」

「這怎麼可能？」

潘奇傲然一笑，道：「別人不可能，小弟就可能。」

「一代名醫，果然不凡。潘兄是說麻醉後解剖，他還能康復？和過去一樣？」

潘奇道：「先讓他喝了『麻沸散』，仍讓他有些知覺，這樣的解剖才更有價值。」

「爲甚麼？」

「因爲活解剖比死解剖好，有知覺解剖比無知覺解剖好。」

秦萬年道：「潘兄，秦某今天要大開眼界了。」

潘奇道：「現在就動手吧！」

小五子和軟軟大爲驚恐，甚至手足無措。

軟軟道：「小五子妹妹，妳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他們說的正是小羅，對不？」

「好像沒有錯。」

「會不會他們知道我們生擒了小羅，篤定能搶去他？」

「好像不是，似乎他們手中已經有了個小羅了。」

二人不約而同地看看地上的小羅。

世上難道眞的另外還有個小羅？兩女當然不信，可是聽秦、潘二人交談，顯然他們手中還有個小羅。

小五子道：「爲了解開此謎，只有去看看他們。」

「看甚麼？」

「看他們解剖的是誰？」

軟軟不反對，雖然小羅的形象太差，却也不忍眼看他被人解剖。

軟軟道：「小五子妹妹，可千萬要小心哪！」

「當然，尤其是秦萬年這號頂尖的人物。」

「要記住這一點，可千萬別陷入他們手中。」

小五子道：「萬一被擒，說不定也會解剖咱們的。」

潘奇每年解剖的屍體不知有多少。

當然，大多爲屍體。

在武林中找屍體是不難的，另外是有扒墳。

正因爲不斷地解剖，他的醫術大進，不斷地超越自己。

所以一般的大夫簡直不能和他比。

這兒是潘奇的住處，佔地並不很大，只有兩個僕人。一個幫他看門，另一個幫他解剖。

現在，他的助手在爲他準備解剖用具，如各式各樣的刀、剪、針、線、消毒用的葯水，以及麻沸散，和服用的葯物等！

然後，把小羅的衣衫剝光放在藥水池中洗滌。

兩女正好在這洗滌小屋後窗上偷看。

小屋中燈光甚明，所以二女可以看清小羅的全部身體。

儘管小羅的身體使她們的臉羞紅，但都不能不認這是世上最美的男子胴體。

女人的胴體講的是肌理細膩，光滑、白晰、圓潤。男人的也要肌理順和，線條起伏而有力。

小羅的胴體也正是如此；二女大奇，是不是眞有兩個小羅？

這個人洗了三次才洗完擦淨，放在舖有白布的枱子上。

然後此人走了出去。

二女可顧不得害羞，進房找到小羅的衣衫，也來不及爲他穿上，由小五子揹人，軟軟斷後，狂奔下山。

她們不敢談話，疾奔五七里，把小羅放在一個山洞中，由小五子看守着，軟軟再去把另一個弄來。

她們要比較一下，到底那一個是眞，那一個是假？

軟軟小心翼翼伏身奔行，不敢露出形藏。

因爲秦、潘二人發現解剖的人丟了，一定會出來找。

軟軟找到原先放人的地方，並未找到小羅。

那是藏在石縫中，不易被發現，而且點了三個穴道。

軟軟找了一會沒有找到，想到潘奇的住處來找。

但她以爲還是小心爲妙，也不放心小五子。

她決定先回去看看再說。

回到六七里外山洞中，小羅的衣衫已被換上，只是穴道還沒有解開。小五子不敢一個人解開，要等軟軟回來。

軟軟回洞，小五子道：「另一個呢？」

軟軟攤攤手，道：「不見了！」

小五子道：「你以爲是自解穴道跑了還是被秦、潘二人找到弄回去？」

「我也不知道，但估計也許是跑了。」

「他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解了三個穴道？」

「一般武林人物不成，小羅也許成，你該知道，有時他的武功很高，小羅是個一身謎團的人。」

「說的也是，就連秦、潘二人都在研究他。」

軟軟道：「現在談談這個小羅吧，到底是眞是假！」

小五子道：「我以爲是眞的。」

軟軟道：「妳怎能証明這一點？」

小五子道：「我以爲這個的身體像他。」

軟軟道：「莫非小妹以前見過他的裸體？」

「妳胡說甚麼，我是說眞的小羅的胴體才會這麼好看。」

軟軟微微搖頭道：「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能確定有兩個小羅是不？」

小五子道：「妳是說……」

軟軟道：「雖然我們生擒了一個放在石縫中，但又怎知不是在我們去偸看那人爲小羅洗身時石縫中的那個被秦、潘弄去了？」

「妳是說他們也以爲石縫中的小羅就是洗過澡那個？」

「也許，因爲世上沒有這麼酷肖的兩個人。」

「會不會根本就是一個人？」

軟軟道：「也不無可能。但是有一點要記住，如果只有這一個小羅被我們偸來，他們二人必然出來尋找。」

「也許他們到別處去找了。」

「總之，我們在此仍然十分危險。」

「我們挾個人奔行，目標很大，一旦被發現，絕對逃不出他們的追逐。」

軟軟道：「我們小聲點，解了他的要穴，先問問他再說。這個人很怪，我們二人不是敵手，所以要防着點。」

軟軟解了小羅兩個穴道，只剩下一個，道：「小羅，你說說看是不是有兩個小羅，要說實話。」

小羅睜開眼打量二女，久久沒出聲。

其實他正在想這個問題，是不是有兩個？

如果沒有，爲甚麼有人說他一夜嫖了五個小妓女，了塵又說他和水月庵的小艷尼也有一手？

小五子道：「小羅，你爲甚麼不講話？」

小羅道：「我也不知道！」

小五子道：「你知不知道他們要解剖你？」

「知道。」

「知不知道他們爲甚麼要解剖你？」

「也知道點，他們不瞭解一個人的精力怎麼會取之不盡？」

「解剖就能証明？」

「他們解剖睾丸和腎，就是証明這方面的，因爲睾丸是出精的器官，這一點妳們懂不懂？」

「死小羅，你能不能說話文雅些？」

「還要怎麼樣才算文雅？」

「聽你說話有時很有深度，証明你讀過書。」

「讀是讀過，但不算多，兩位救我，自然十分感激，哪一位給我捏捏脚，這一會癢得難受。」

軟軟道：「小羅，作人不可過份。起碼的禮貌也要顧到。」

「這樣吧！妳們二位都很動人，身段也不錯，但胴體各部位的尺寸又如何，隔着衣衫看不清，可否脫光……」

小五子厲聲道：「小羅，你果然是個下流的人。」

小羅道：「不讓我看到胴體的女人，我不會考慮！」

軟軟扭身奔了出去，小五子也跟出。

二女可以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容忍。

她們以爲在小羅的目中和妓女沒有多大的分別。

二女奔出三三里停下來，小五子道：「軟軟，如果自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人，又不能說他是個下流的人。」

「哪個角度？」

「小羅雖然喜歡看女人的胴體，却從未要求作那件事。」

「是不是從來都沒有，而且也沒有那種意圖？」

「好像是。」

「一個男人如果根本沒有那意思，也很不妙。」

「這我就不懂。」

「情慾是人人都具備的，當然要控制，但任何時候都沒有，也就是『發乎情，止乎禮』時也沒有，那就糟了。」

「怎麼糟了？」

小五子十七，比軟軟少三四歲，這種事懂的就很少。

「如果男人不能人道，嫁了這種丈夫……」

「妳以爲他不能？」

「據說……據說……」

「哎呀！又沒有別人，有話就說出來嘛！」

「據說有些男人根本不擧，或者……」她在小五子耳邊說了幾句話，兩人的臉都紅了。

「不，我相信他不是那種人。」

「如果不是，他爲甚麼對我們冷言冷語，對我們不禮貌，却又沒有那意思？」

小五子想了一下，道：「這小子還是一身謎團，我相信，他並非不喜歡咱們，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剛才我爲他穿衣服，他的下體還……」她無法說下去。

「我也這麼想。」軟軟道：「我們既然心照不宣，立刻回到他的身邊，只要不太過份就永遠不離開他，看他能如何？」

「對，我也是這個主意，不過有件事我要和妳商量一下。」小五子道：「從此以後，小羅身邊只許有我們二人，絕對不能有第三者。」

「小五子妹妹，咱們一言爲定，絕對不容許別人分一杯羹。」

二人羞澀地一笑，回頭奔去。

但是，她們回到原地却未找到小羅。



在附近找了很久也未找到，二人進入一個鎭甸，看到一家「三星客棧」，軟軟道：「了塵老尼等人說小羅在妓院中一夜，玩過五個小妓女，還加上她的弟子，但小羅和『葛三刀』却自稱那夜宿在此鎭『三星客棧』中對麼？」

「對，軟軟姊。」

「既然來了，何不進去印証一下？」

二人一問之下，帳房和伙計都說那夜確有這麼兩個年輕客人。

更重要的是，一夜都未離開，第二天中午才走的。

似乎客棧也沒有必要爲他們說謊。

這已經証明小羅未到勾欄去胡來，在勾欄中胡來，第二天和小艷尼胡搞的顯然不是小羅。

只不過，那一個年輕人仍然和小羅一模一樣。

非但如此，二人的武功大致也不相上下。

小五子道：「軟軟姐，妳說怪不怪？」

軟軟道：「似乎眞有兩個小羅，那個小羅知不知道這個小羅？」

「應該知道。」

「似乎這個小羅並不知道還有個小羅。」

小五子道：「也說不定那個小羅冒充這個小羅居心不善。」

軟軟道：「我們何不到勾欄中去問問，也順便訪問一下水月菴中的艷尼，弄清以後，我們才能確定今後如何對待小羅。」

* * *

小羅氣走二女，却也很想她們。

他當然並不是粗俗的人，由于「狂風」和潘奇這等頂尖人物都在找他整他，他怕連累二女。

只要是他已認可，可以繼續交往的女友，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傷害她們。

此刻艷陽雖已西斜，却仍燠熱。

小羅在小亭中休息，發現遠處小徑中走出三人。

這三人正是了塵、江濤和姜開基，他們曾在「狂風」和潘奇手下灰頭土臉，但仍不死心，要找小羅。

小羅看看左手，知道此刻絕對不能和他們動手。

他離開小亭奔掠。三人發現了他緊追不捨。

不遠處是個不大不小的鎭，這時鎭內走出兩個人。小羅心念一轉，對這兩個武林人物道：「二位大俠，後面三個人很喜歡罵人。」

這兩人是洞庭三十六水寨的兩名寨主，一個是「獨角蛟」崔通，另一個是「夜叉探海」彭飛。崔通道：「小子，他愛罵人關你甚麼事？」

「小弟只是心有不平，因爲他在罵二位。」

「噢？」彭飛道：「他罵我們，他們是甚麼人？」

「一個叫江濤、一個叫姜開基，另一個是了塵老尼。」小羅道：「只不過了塵老尼並未罵人……」

彭飛道：「他罵我們甚麼？」

小羅道：「江濤說，這位走路的姿態像狗熊蹣跚而笨重，另一位走路像鴨子，而且必然有暗毛病。」

「甚麼暗毛病？」

小羅道：「也就是魚口，『邊毒』（花柳病）甚麼的！」

崔、彭二人大怒，他們當然也未想到，像小羅這麼一個長得十分討人喜歡的大孩子會瞪着眼說謊！

二人此刻像是兩頭山豬，迎向了塵等三人。

小羅也懶得看熱鬧，進入鎭中。巧的是，在一小巷口處隱隱聽到「唏哩嘩啦」的牌九或麻將聲。

賭徒聽到這聲音，就像春天公猫聽到母猫叫春一樣，不可能有那份決心不被吸引過去。

小羅對賭有一份執着和偏愛，當然也很自負。

他以爲賭得光明正大，也算是一種藝術。

只不過能賭得成名而能保持清白的人却少之又少。

這當然就是爲賭而賭和爲錢而賭的分野了。

小羅往這賭場的會客室桌邊一坐，就把五十張銀票合計六千餘兩的賭資掏了出來。

能一下子掏出五六千兩賭資的賭客實在不多。

不一會就湊成了一桌，因爲賭場是不乏豪賭的人。

豪賭的人只要賭得過癮就成，傾家蕩產是次要問題。

小羅不一會就刮了一千餘兩。

當他正要再次打出骰子時，身後忽然有人道：「你八成就是名噪武林及中原各大賭場的小羅吧？」

小羅心頭微震。

只不過回頭一看之下，竟是個三十歲左右而有幾分姿色的女人。

小羅以爲，大概也不是甚麼太了不起的人物。

這當然是不正確的想法，不一定他不認識的人都是小人物。

小羅道：「是又如何？」

這女人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勾了小羅幾眼，道：「今日這盛會，不可失之交臂，自然要和你在賭桌上一見高下。」

小羅道：「請問姑娘的芳名是？」

女人道：「我叫歐陽芳菲——」

此言一出，四周發出一陣輕微的驚噫聲。

小羅也不由心頭一動。

歐陽芳菲是「玄陰教」的副教主，武功高且頗擅「栽接」（老幹接新枝）及「採補之術」（即採陽補陰之術）當然，這

只是傳說。

小羅不想和這種人賭，站起來要走。

歐陽芳菲一按他的肩頭，道：「小羅，你不是臨陣怯戰那種人？」

「我當然不是，但我還有事。」

「你有事就不會進賭場，進了賭場就是有事也要先擱在一邊。」

小羅技巧地看着左手掌心，已隱現三個粉紅圈圈。

這使他產生了信心，道：「妳要賭甚麼？」

「我希望知道你想賭甚麼。」

「我是甚麼都湊合！」

歐陽芳菲道：「聽這口氣就一定很過癮，就先賭骰子如何？」

小羅點點頭。

只要左手心有那三個套在一起的粉紅色圈圈，不論是賭也好，動手也好，他都有信心，因爲賭也要以內力作後盾。

歐陽芳菲也取出了六千兩銀票，立刻就吸引了大批觀衆。

「小羅，咱們二人玩賭，一定要賭個花樣出來才行。」

「我也有此同感。」

「咱們先喝上大量的酒然後再賭，才能見到眞本領。」

小羅笑笑，正是投其所好。他又一一點頭。

歐陽芳菲道：「二十七斤半重的陳年紹興各一罈，限時半個時辰喝完，然後開始賭局。」

小羅道：「如果有人倒下了呢？」

「倒下者枱面的六千兩統歸未倒下者，因爲喝酒也是賭，不過是序幕而已。」

小羅道：「還未賭似乎就很過癮了。」

「另外，還要附加一注！如你沒有把握，可以拒絕。」

「說說看？」

「輸的一方，要爲贏的一方辦一件事，不得拒絕。」

「甚麼事？」

「目前還不能說，但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小羅點了點頭。

不久，伙計抱來了兩罈陳年紹興。

不但罈口泥封，下面還有數層油紙火漆密封着。

罈蓋打開，濃郁香醇的酒氣立刻充塞整個屋子。

於是二人開始喝酒，他們不用杯也不用碗，那太累贅了。

他們都把雙手貼在罈子腰部，以內力激酒成柱，射出罈外，注入口中，酒柱不粗不細，粗了會嗆，細了就太慢。

一定要不粗不細，不疾不徐才行。

人的胃只有那麼大，如果裝滿，大約是十五斤左右。再多就無法負荷，如果硬往裡倒，就會爆炸。

因此，要使胃部無不適之感，也不使酒在內體發揮酒力，只有設法排出。

喝酒尿多，固是不易喝醉，但不算高明。

只見歐陽芳菲汗出如漿，衣衫盡濕，就像自水中鑽出來一樣。但小羅卻完全不同。

他身上冒着騰騰白汽。

頭上、臉上、身上，無一處不冒汽。

最初淡淡地，像薄霧，漸漸地越來越多，越來越濃，氤氳的白汽如谷中白雲、清晨的濃霧，先是籠罩了小羅的身子，繼而使他完全看不見了。

四周的當然是看呆了。

這樣喝法，喝完還能再賭嗎？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大約半個多時辰，只聞「啪啪」數聲，兩人同時拍着空罈子表示已喝完。

接着爆出狂濤駭浪似的掌聲。

比喝酒，不分勝負。

但眞正的內行知道，以白汽來蒸發體內水份比流汗要高明些。

只不過當初講明，以速度和時間定勝負。

歐陽芳菲全身濕透，小羅衣衫卻只有微濕。

兩人都是面色如故，絲毫沒有喝過酒的樣子。

觀衆們眞是開了眼界。

「賭骰子也要別具一格，」歐陽芳菲道：「你大概也不會反對。這理由很簡單，因爲你是小羅。」

「對！而妳也是玄陰教的二號頭子。」

「對對，今天不論贏輸，賭得都很痛快！」

三枚骰子用大海碗扣在桌子，所有的人都看過。

不但看過，也有很多人在手中掂過，小羅和歐陽芳菲自然更摸過。

一個人快速移動海碗，另一個靜聽，要猜中點數。

三盤兩勝，勝者可以帶走對方的六千兩銀票。對方也要爲他辦一件事，而且絕對不能拒絕。

兩人抽籤，由歐陽芳菲搖骰，小羅猜點數。

有些賭客聽說過，高手能憑聽覺猜出正確的點數。

當然，聽說的事不一定是眞的，一句話經過五七人傳播之後，往往黑的會變成藍的或白的。

歐陽芳菲抓住海碗底部在桌上快速移動。

在這種不規則的移動下，骰子在碗底翻滾發出「嘩啦」聲。由於是三枚骰子，要猜出正確點數談何容易。

小羅傾耳靜聽，因爲此刻海碗已靜止不動。

只不過歐陽芳菲的手還抓在海碗



底部。

小羅道：「搖定了是不是？」

歐陽芳菲點點頭。

小羅道：「離手！」

歐陽芳菲收回手，小羅猜了個九點，翻碗一看果然不錯。

又是一陣爆炸似的采聲。

現在輪到小羅搖骰，離手時輕輕收回手。

這一手，似乎歐陽芳菲未注意。

「七點！」歐陽芳菲有把握地猜出點數。

但剛剛報出點數，馬上又大聲道：「八點！」

小羅道：「如果可以更改，多猜幾次數字，總能猜中對麼？」

「對對！猜了就不能改變！」觀衆開了腔。

小羅揭開海碗，果然是八點。

爲甚麼她會第二次猜中，這自然有原因。

兩人手抓碗底搖動海碗，自然都注入內力。

內力使骰子作某些角度的翻動，最後都會在某點下停止。

這是一種玄奧的內力控制，也是手法熟練的奧妙。

小羅只要左掌心有粉紅色圈圈，內力就能運用自如，他搖定之後，把其中一枚骰子吸在內部碗底。他雖然離了手，由於收回很緩慢，那玄奧的內力仍在，直到歐陽芳菲猜過之後，才使它落下來。

落下之後，點數自然就變了。

所以歐陽芳菲雖然第一次猜錯，第二次說對，也很不簡單。

三盤二勝，歐陽芳菲輸了一盤，還有最後一盤。

最後一盤賭牌九。

兩張的牌九，一揭兩瞪眼，不必像四張的還要配牌的技巧。

另外兩家當然是陪襯。因爲他們知道這兩人就是閉上眼和他們賭，贏家也不會是他們。

莊家是小羅，就在他洗牌時，忽然發現左手心的紅圈圈不見。

雖然還有一點點模糊的影子，他知道行將完全消失。

一旦完全消失，賭也不靈，動武更不靈光了。

只不過，現在又不能中途罷手不賭。

因此，他加快速度，希望在那現象完全消失前，賭完這最後一局。

然而要玩手法「作牌」，正是在這洗牌的時候。

此刻一急，作牌就不會太細太精了。

牌分好，打出骰子，小羅正要分牌，歐陽芳菲道：「小羅，你這一手唬唬一般賭客還湊合，對付我不成。」

「妳這是甚麼意思？」

「因爲你作了牌，你那副牌最大。」

小羅道：「我這副就算大些，也不能証明我弄鬼吧？」

「當然！如果我能指出你的那副牌是甚麼牌，你認不認輸？」

小羅心頭一驚，他以爲對方可能猜到。

原因是他的手心紅圈即將消失，不論內力，速度及心智都退步不少。

在這情況下作牌，自然瞞不了歐陽芳菲這等老千。

末門這位賭客道：「女士以爲莊家會發一副甚麼牌？如果女士完全說對，就能証明羅少俠玩假。」

小羅道：「話可不能這麼說。她能猜出莊家是甚麼牌，莊家自己却未必能猜到，那表示她是有心人。」

末門道：「以剛才兩位的賭技來看，似乎不分上下。」

小羅道：「她能猜出莊家是甚麼牌，証明她在弄鬼，她雖不作莊，她可以隨時把賭注減少或加多。」

歐陽芳菲道：「小羅，揭牌吧！你是『虎頭』一對。」

小羅揭開來，果然，他是「虎頭」一對，是四家最大的一副。

「怎麼樣？」歐陽芳菲道：「小羅，你輸了。」

小羅此刻不能狡賴。

再賭或翻臉動手，他都不是敵手。

六千兩銀票往外一推道：「輸了我也沒有賴帳。」匆匆出屋，來到賭場之外，那知歐陽芳菲追了出來。

小羅在行人熙來攘往的街上急走。

歐陽芳菲在後面道：「小羅，你還欠我的，要爲我辦一件事。」

「算了！」小羅道：「我能爲你辦甚麼事？」

「怎麼可以算了？這是事先說好的。」

小羅道：「說吧。要我爲妳辦一件甚麼事？」

歐陽芳菲走近，水汪汪的大眼中飛舞着有聲的色彩，似乎在大聲呼喝：我要！我要你。

小羅心頭一驚，這女人最大的企圖原來是這個。

這女人一旦動了此念，要想使她打消談何容易。

小羅眼珠一轉，立刻雙目發直，在她全身上下掃視了數匝，道：「老妹子，妳眞的要和我，不是拿我開胃？」

歐陽芳菲心頭一樂，道：「怎麼？你以爲我不是眞心的？」

小羅道：「我只是以爲，老妹子這麼養眼，怎麼會找上我？」

歐陽芳菲捏了他的面頰一下：「還不是聽說你勇猛無匹，百戰不疲。我呀！一直要找這麼一個對手。」

小羅道：「老妹子，妳就在前面帶路吧！」

歐陽芳菲擺着柳腰在前面帶路，不時回頭，怕他溜了。（未完・三）



**上文提要**：余顧南等衆回城查探呂鳳先下落，剛進城便聽見鐵劍門掌門遇害及北郊發現數十具屍體的消息，羣豪懷疑是興魔會所爲，遂往興魔會問罪，却見興魔會陷於火海，灌救後，羣豪決定派十二名高手往內搜索，結果包括齊雲高在內的十二名高手誤觸機關，墮進陷阱，因他們不欲坐以待斃，遂在陷阱內摸索，終被他們發現一開關，高手之一的趙魏漢急不及待，連忙扭動樞鈕……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刀光千里

## 羣豪被困水牢　惡魔行藏敗露

「啪」地一聲響，那鐵環竟然被趙魏漢扭斷，趙魏漢呆了一呆，把鐵環拋落地上。「操他娘的，眞是越描越黑！某家不管了！」

翦仲台望着嚴敬重，冷冷地道：「嚴兄你最熱心，如今還須由你來收拾殘局！」

嚴敬重臉色一變，澀聲道：「翦兄此話大有商榷之餘地，嚴某與你一樣受陷於此！所謂收拾殘局，並非是打開出口而已，請恕嚴某無此能耐！此處以翦兄和趙兄名頭最響，武林地位最崇高，小弟一切，以兩位馬首是瞻！」

翦仲台乾笑一聲：「嚴兄誤會！小弟對機關設施一竅不通，是以方會請你勉爲其難再試試！」

「嚴某正不知如何嘗試！」

趙魏漢突然睜開雙眼，道：「諸位怕不怕死？」此時此地提此問題，實教人難以作答，是以竟無一人答他。

唐仙道：「趙兄有話，何不直說？」

趙魏漢道：「若大家不想坐以待斃者，何不再找找看，也許尚有一線生機！」

「且慢！」嚴敬重借了唐仙的劍，走了過去，以劍柄用力敲打中間那堵石牆，邊道：「且看齊雲高他們是否仍在那邊！」

他敲了二十多記，對面已有了回音，証明未發生意外，嚴敬重吸了一口氣，道：「諸位若要再找尋出路的，如今已可開始！」當下衆人又用兵器到處敲打起來。可是敲了好一陣，仍然沒有反應，但石室內却漸覺氣悶，衆人都已汗流浹背。

嚴敬重忽然轉身，邊坐下邊道：「嚴某放棄！」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忽然身子一虛，地板陷下，他人亦跌了下去，另一個叫譚英昂的拳師和一個叫邢龍舒的刀師就坐在他身旁，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同樣跌了下去！

地板很快又合上了，翦仲台叫道：「大家小心一點，不可魯莽！」他取出彎刀，慢慢走前，利用彎刀的長度探臂敲打，但地板不能再動，他大着膽子走過去，一樣無恙！

趙魏漢叫道：「眞是活見鬼！」

翦仲台道：「不是活見鬼，有人暗中控制機關！」

唐仙道：「翦兄的意思，是說興魔會的人還未離開？」

「不錯！唐兄再走過去敲敲牆，看那一邊是否有回音？」

唐仙走過去敲了好一陣，均沒有回音，失聲道：「不好，齊雲高他們也出事了！」

趙魏漢咬牙切齒地道：「操他娘的，老子非搗毀興魔會不足以洩恨！」

翦仲台冷笑道：「你少吹牛皮，連人家是誰也不知道哩！」話音剛落，一陣「嗤嗤」聲響，衆人抬頭望去，但見壁上露出幾個小窗子來，由內射出幾排弩箭，幸好衆人均有一身武功，都忙不迭向兩旁躍開。



唐仙、趙魏漢、翦仲台和「北腿王」鍾西平四人或揮動武器或閃避，忙了好一陣，那些箭才稍疏落。這當兒，翦仲台和唐仙因手上有武器，佔了許多便宜，趙魏漢發掌風震箭，雖然損耗眞力，那還罷了，那鍾西平一身功夫都在腿上，只能夠不斷地閃避着，極是狼狽！

弩箭射畢，四人心頭仍未定，翦仲台道：「有一必有二，小心尚有其他旁門左道！」

趙魏漢有力用不上，氣得他高聲喊道：「興魔會兔崽子，有種的便出來跟你家爺爺憑眞功夫鬥一鬥！」地下室已不大，被分隔成二爿，便更顯得狹窄，他聲音在裡面廻盪，只震得衆人耳朵嗡嗡作响！

說時遲，那時快，又一排弩箭已射了過來，這番因爲四人的聽覺均受趙魏漢叫聲回音之影响，直至長箭近身方發覺，忙不迭應付！

「啊！」鍾西平怪叫一聲，左臂已中了一矢！總算他臨危不亂，跑到「窗子」下面，如此一來，因爲角度問題，反而最安全！

趙魏漢喊了一聲使得，也冒險跑過去，翦仲台和唐仙依樣劃葫蘆，邊揮動兵刃邊上前，那些弩矢射了一陣又停止了。

唐仙道：「不可再走過去，也許他們又重新裝了短矢！」他不說也無人移動，可是人不動，地板又動了，四人腳下一虛，再向下墜！

萬料不到地下室之內尚有地下室，而且依然深三丈，唯一的差別是下面這一層透氣困難，且濕氣較重，石壁上不斷有水珠沁出，還有一個出口，唐仙連忙亮起火摺子。

所謂出口，其實只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彎曲，微向上延伸。衆人走了丈餘，但聞「察」一聲响，一道鐵柵在七尺之前降下，將去路切斷，接着，只見嚴敬重手上提着一把血刀，自遠處走過來。

當嚴敬重、邢龍舒和譚英昂跌下陷阱之後，入鼻一股子霉氣，還有滴滴答答的聲音，邢龍舒脫口問了句無意義的話：「這是甚麼地方？」

譚英昂將火摺子點燃，三人這才看清楚，那是一個地窖，墻壁上有水珠滲出，地上大部分濕濡濡的，難怪有霉氣！譚英昂道：「想不到地窖內尚有地窖！咦，瞧這地窖，跟上面的似不大一樣！」

嚴敬重道：「不錯，這是舊的，起碼已有幾十年光景！唔，興魔會大概打聽到此處有機關設置，是以重金收購，再重新加建！」

譚英昂道：「未知以前那位主人是甚麼人物？」

邢龍舒搖頭擺腦，責道：「譚兄還說甚麼廢話？若不能逃出生天，讓你查出舊主人的底細，又有何用！」

譚英昂訕訕一笑，道：「小弟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嚴敬重道：「譚兄有火摺子，請帶路！」當下譚英昂手持火摺子，向一條甬道走去，那甬道甚長，人走在其間，有點氣悶。

邢龍舒落後兩步，問道：「嚴當家氣定神閑，一副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教小弟好生佩服！」

譚英昂心頭一動，脫口問道：「莫非嚴兄知道出口？」

嚴敬重哈哈笑道：「嚴某知道的話，還會跌到這裡來？在上面時，便可帶諸位脫離險境了！」他回頭道：「邢兄一個人走在後面，易生危險，咱們並肩走吧！」

邢龍舒道：「如今這個陣式最是理想，以免再有意外，三個人同時陷於困境，不能互相支援！」嚴敬重一笑置之。未幾，即見前面有道鐵柵將路截住。

譚英昂問道：「如今怎辦？」

嚴敬重道：「好歹先找找看，譚兄請查左邊，某檢查右邊石壁，邢兄在後面一點！」當下三人分頭檢視，譚英昂因手持火摺子，視物最方便，是以全神貫注，留意石壁上每一道縫隙。

剎那間，地道裡只聞此起彼落的呼吸聲，嚴敬重轉頭望後，但見邢龍舒蹲在地上檢視，他乃轉身向譚英昂走過去。譚英昂問道：「嚴兄，你那邊情況如何？」

嚴敬重忽爾驚呼一聲：「譚兄，你……」叫聲一起，他食、中兩指已戳在譚英昂的後腰麻穴上！

譚英昂驚怒交道：「你……」但覺胸膛一緊，胸前死穴又被嚴敬重以重手法戳中！

說時遲，那時快，嚴敬重尚未轉過身去，已聞一陣兵刃破空之聲。他來不及閃避，百忙中將譚英昂的屍首往身後一塞，同時標前一步！

「噗！」一股熱辣辣的汁液噴在他後頸上，耳畔又聞邢龍舒的怒罵聲，他轉過身去，邢龍舒的刀已砍至，連忙錯步閃開。

邢龍舒怒道：「嚴敬重，老夫早看出你不是東西！」

嚴敬重冷笑道：「老夫亦未將你放在眼中！你看出來又如何？大不了到閻羅王那裡告我一狀！」兩人邊說邊鬥，邢龍舒手中有兵刃，又因甬道狹窄，是以大佔便宜，寶刀縱橫開闔，把嚴敬重迫得連連後退。

邢龍舒此刻也不敢奢望能逃出生天，但求殺掉嚴敬重，是以招式十分凶狠毒辣，甚至不惜同歸於盡，嚴敬重雖然厲害，亦幾乎遇險，左袖及右襟都被刀鋒割裂！

嚴敬重雙掌運上「寒玉玄功」，以掌風應付寶刀，雖然表面上是岌岌可危，但內心並不害怕，因爲他知道邢龍舒這種不要命的打法，維持不了多

久，稍後必會露出破綻！未幾，甬道裡已佈滿寒氣。不料邢龍舒的身法頗有獨到之處，難怪有人稱他爲江南第一刀，數十招過去，仍未露出大破綻！

嚴敬重連忙改變打法，身子倏地蹲下，堪堪避過寶刀，同時左掌向邢龍舒拍去。邢龍舒見他蹲下，心頭大喜，微閃半步，揮刀再上，這一刀，他用了七成眞力！

忽見嚴敬重的上身向後一仰，乘勢打了一個觔斗，雖然狠狽，但他長身時，仍未忘記抓起地上的火摺子，同時雙脚向後一蹬，身子倒射，將至鐵柵之前方頓住，左掌在鐵柵邊的壁上用力一按，「察」地一聲響，鐵柵迅速向上昇起！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而且疾如星火，連邢龍舒心中亦暗叫了一聲精采！

邢龍舒欲再標前追殺，這剎那間却不知爲何，打了個寒噤，一股寒氣自小腹處襲上心頭，原來他適才急於求功，被掌風拂中，讓寒氣侵入體腔！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急如流星曳空，待邢龍舒撲上去，嚴敬重人已在鐵柵的另一端！「老匹夫，再試試老夫這一刀！」言畢，身子急射，抱刀怒扎嚴敬重的胸膛！

鐵柵一打開，嚴敬重信心大增，一退再退；邢龍舒亦不斷迫進。眨眼間，雙方已退了七八丈，甬道突然拐了個彎。嚴敬重對地形瞭如指掌，拚力一退，身子隱在彎角處，邢龍舒來到彎角前，不禁猶疑起來，恐嚴敬重偷襲，是以停步吸氣。

當他一吸氣，驀地發覺一股寒氣襲上心頭，禁不住打了個顫！暗道：「嚴敬重的寒玉玄功果然厲害！」寒氣慢慢擴散，邢龍舒連忙運功護住心頭，雙眼直望彎角。

良久未見動靜，邢龍舒心思又活動起來：「莫非他溜掉了？」心念一動，又緩緩走上前！

說時遲，那時快！嚴敬重突然自彎角後射出，雙掌挾風齊發！這兩掌，嚴敬重用了八成眞力，刹那間，甬道有如冰窖！邢龍舒未知爲何，一見人影，便向後退，可是掌風襲上其身，但覺五內俱欲翻轉，拿不住椿，又退了兩步。

嚴敬重不斷迫前，冷聲道：「邢兄不如自戕吧，省得英名盡喪！」邢龍舒大喝一聲，嘴角忽然湧出兩縷血水來，與此同時，揮刀强攻！

嚴敬重亦大喝一聲，左掌斜拍，震開寶刀，右掌一翻一切，掌緣落在邢龍舒的手腕上，「叮」地一聲，寶刀落地，邢龍舒心慌意亂地彎腰去撿刀，全身空門處處，嚴敬重也不客氣，左腿一提，將他踢翻，順勢撿起刀來。

邢龍舒强忍傷痛，艱辛地站了起來。嚴敬重伸手輕拍刀身，道：「江南第一刀也不過爾爾！」

邢龍舒羞、怒、愧諸情一齊湧上心頭，喘着氣道：「你用妖法魔功，只是下三濫的人物！」言畢又打了個顫。

嚴敬重哈哈大笑：「世上盡多死要面子的人，明明功不如人，技遜一籌，便詆毁對方使妖法！妖法也罷，魔功也罷，如今嚴某便用汝之刀，取汝之命！邢兄死時，料能瞑目！」

邢龍舒驚怒地道：「你這奸險卑鄙的老匹夫，將來不得好死！」

嚴敬重忽然伸手在一塊突出石壁的小石上一按，遠處傳來「察」地一聲響，料他又將鐵柵放下。嚴敬重目光一凝，對着邢龍舒就像對着一個死人，又像是多年的知己，輕嘆一聲，道：「你罵老夫甚麼都可以，可你知否老夫爲了完成心願，花了多少心血？」

邢龍舒問道：「你有甚麼心願？」

「世人都將老夫當作邪派中人，認爲寒玉玄功是邪派功夫，老夫要讓他們知道寒玉玄功之厲害，老夫要雄霸武林，要所有人改變對老夫的看法！」

邢龍舒先是一呆，繼而大笑起來，嚴敬重怒道：「有甚麼好笑？就算寒玉玄功不是玄門正宗的功夫，難道練成這種功夫的人，便不是正派中人？」

邢龍舒身子不斷顫抖，喘着氣道：「老夫絕對同意你的看法，但你的行爲，却不折不扣是邪派中人！你欲雄霸武林，可用正當手法，如今用這種手段，任何人都會看你不起，都會不服！」

嚴敬重勃然變色，怒道：「你不怕老夫殺你？」

邢龍舒哈哈笑道：「老夫清楚得很，不說這席話，你也不會放過我！」

「你倒是個明白人，老夫樂得成全你！」嚴敬重邊說，邊向邢龍舒走去。

邢龍舒大喝一聲：「老夫跟你拚了！」揮掌撲過去，可惜他受傷嚴重，已是强弩之末，尚未到嚴敬重身前，已被他一刀劈成兩段！

嚴敬重輕蔑地瞥了邢龍舒的屍體一眼，不屑地道：「米粒之珠也敢放光芒，待老夫再去收拾其他人！」言畢向來路走去。

* * *

鄰室傳來敲墻聲，陸翔抽出長劍在壁上邊應之，邊道：「看來他們也還未找到開啓機關之鑰。」

樵夫道：「他們有嚴敬重在，大概較易找到，咱們……」

齊雲高冷笑道：「齊某勸你還是別太相信他！想想看，他幾番找到開啓機關之鑰，結果却害得咱們陷落險境，難道沒有可疑之處？」

陸翔接道：「不會吧？來這裡也是咱們建議的！」

齊雲高道：「某家想來想去，武林中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能力統率羣丑，創立興魔會；也想不出還有誰有此野心！」



樵夫乾咳一聲：「但咱們可不能沒有憑據便懷疑他！」

齊雲高冷笑道：「你眞是死心眼！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某家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剛才若非某有心將他拉下來，便只有他與趙魏漢兩人免於難！」

信水君訝然問道：「齊兄懷疑趙北虎與他勾結？」

「這點齊某倒不敢妄斷，但相信很快便能知道眞相！」齊雲高道：「是以咱們欲想逃出生天，只能靠自己，別指望他們會來打救！」

釣叟道：「齊兄之言，小弟同意之至，問題是如何靠自己逃出生天！」

齊雲高道：「死馬也得當活馬醫，咱們也來找一找！不過大家須得小心，隨時可能還有機關設置發動……」話音未落，地下又出現活板，釣叟、樵夫、信水君和陸翔都跌了下去！唯獨齊雲高因靠近邊緣，身子懸空時，尚可以掌搭住地板！話雖如此，他反應之快，亦高出同儕！

齊雲高輕吸一口氣，身子向上升起，忽然又頓住，喚道：「諸位快躍上來！」

陸翔道：「齊兄先上去！咱們陸續上來。」

齊雲高道：「萬一齊某翻上去，活板便合上，那又如何？」話剛說畢，活板果然合上，可是因爲齊雲高下半身在「地洞」內，因此只夾住他雙腿，沒法合縫。活板越收越緊，齊雲高須運功抵禦，急道：「還不快上來！」

信水君忙道：「陸兄快上！」陸翔輕輕躍起，雙掌握住齊雲高的足踝，慢慢攀爬上去，用空出的一臂，用力推開一扇活板，艱辛地鑽了上去。

齊雲高的雙臂要承受兩個人的重量，又要抵禦活板合縫之力，不敢開腔，此刻石壁上又傳來「篤篤篤」的敲打聲，只是無法騰出來回覆！

陸翔剛上地面，樵夫便隨之躍上去，依樣劃葫蘆，陸翔坐在地洞的另一端，垂下雙腿，用力撐開活板，好讓樵夫順利爬上來，樵夫脫險之後，方輪到釣叟、信水君押後。待得他們四個都上來，齊雲高雙臂方猛地用力一撐，借力跳上去。

「啪！」活板又合上，若非仔細觀察，難以發覺異狀！齊雲高邊拭汗邊道：「陸兄快回音給他們！」

陸翔連忙用劍敲打，可是過了好一陣，未見回音，驚道：「莫非他們也有了同樣的遭遇？」

樵夫道：「不奇怪，若非齊兄反應快，咱們都陷在下面……」

信水君道：「興魔會的準備尚未充份，若在下面加置些匕首等尖銳之利器，吾等適才已休命矣！」

陸翔慌問道：「如今咱們該怎辦？」

齊雲高沉吟道：「咱們貼着石壁站着，某家估計那裡應該沒有機關！」當下五個人全貼着中間那堵石壁而立，苦思也無計脫身。

良久，齊雲高忽然低聲道：「諸位聽聽，這是甚麼聲音？」信水君等四人都將耳朵貼在石壁上，凝神靜聽，果聞遠處有一道胡胡之聲。

信水君道：「似是有人推開石門的聲音！」

「這是第二道，第一道是推開石門，如今是關上！」齊雲高道：「也許興魔會的人來了，咱們先匿起來！」

陸翔苦笑道：「四壁陡立，空空蕩蕩，何來藏身之所？」話音未落，齊雲高身子即如壁虎般，貼着牆「游」了上去，就像一隻壁虎！

他游至頂端，腰一折，繼續爬動，整個人居然倒貼在「天花板」上！這一套功夫，只看得羣豪暗嘆不如，信水君忖道：「我荒廢了十幾年工夫，如今已大大不如其他三人矣！」心中又悔又愧。

釣叟道：「咱們四個分站四角，莫讓與魔會的人一進來便發現齊兄！」其餘三人急應一聲，跳了開去。

剛站好，忽見一堵石壁現出一扇石門來，接着探出一顆腦袋，却是嚴謹之的心腹易千山！

樵夫恰站在最近，急不及待標前，揮斧頭便向他腦袋瓜子劈去！可是易千山武功造詣不弱，一聞風聲便縮了回去，「察」地一聲，石門重新關閉！

樵夫用脚踢了幾記，不能動之分毫，信水君道：「小心那小子開動機關！」話音剛落，石壁上突然現出幾個窗子來，箭矢自內飛射出來！羣豪連忙取出兵器揮舞，反而齊雲高在上面，不受影响！

那些箭矢並不平均，左首的比較密，右首的較疏，是以浮雲樵夫便慢慢向釣叟那邊走過去，另一端的信水君，箭矢不但密，而且强勁，是以他亦自然而然向釣叟靠去。

墻壁內安裝的箭矢，似無量無盡般射之不絕，三人揮動兵刃如同風車葉子，說時遲，那時快，地上又現出活板，六人只顧擋架箭矢，猝不及防都跌了下去！

俄頃，石門再度打開，嚴謹之和嚴愼之帶着手下走了進來。嚴愼之邊走邊道：「任他們有三頭六臂之能，來到此地，也得束手就擒！」

地上活板並無合上，衆人走至洞口，嚴謹之向下問道：「信水君，水牢的滋味如何？」

話未說畢，背後風聲大作，又聞其弟之驚呼聲，百忙中轉過身去，但見人影一閃，一股令人窒息的掌風當胸襲至，電光石火之間，不期然舉掌護胸，但覺一股大力湧至，拿不住樁，向後一退，雙腿踏空，登時跌了下去！

原來齊雲高由天花板上飛射下來，將他迫落水牢！他黏貼在上面，全

憑一口眞氣，幸好眞氣將濁之際，嚴氏昆仲走了進來，及時扭轉局勢。適才那一掌因來不及換氣，是以未能顯示其能，但已極之奏效！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際快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直至嚴謹之跌落水牢，嚴愼之等人方定下神來！

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高已向他撲去，邊喊道：「快放他們出來，否則令兄必死無疑！」

嚴愼之武功猶在乃兄之上，初生之犢不畏虎，不服齊雲高，雙掌印出，帶起一股寒風，齊雲高突然錯步閃身，右掌斜印易千山，掌至中途，突又化爲爪，身子一旋，五指斜兜過去，抓住嚴愼之之手腕，這一招乃齊雲高的經驗、火候以及功力之表現！

嚴愼之武功雖好，與他尚差一截，猝不及防被他抓個正着，半邊身子登時痳了！

易千山大喝一聲，揮刀攔腰向齊雲高砍去！這一刀疾如閃電，好個齊雲高拉着嚴愼之在前，右臂一圈，攔腰抱住他，雙脚一頓，斜飛而起，由地洞跳下去！

這一着，更出乎易千山等人的意料，不由都失聲驚呼起來，但聞齊雲高的聲音自下面傳上來：「快打開所有的機關！」

易千山脫口道：「易某等不懂得開關！」

＊　＊　＊

當翦仲台見到嚴敬重手提血刃，不由冷笑道：「原來如此！好厲害的嚴當家，把咱們瞞得好苦！」

嚴敬重急道：「翦兄這話，教小弟好生難明！」

唐仙問道：「嚴兄手中的刀的主人呢？」

嚴敬重輕嘆一聲：「邢兄不幸已遭毒手！嚴某撿起其刀，與他們拚了好一陣，才倖免於難！」

趙魏漢問道：「嚴兄跟甚麼人拚？是與魔會的兔崽子們？」

「除了那些兔崽子，還有甚麼人！」

翦仲台似不大相信，又問：「嚴當家的，可否說出那些人的名字？」

「除了唐前彥和薛滿衣外，其餘的，某都不認識！」

唐仙再問：「適才嚴兄是如何通過這道鐵欄的？」

「咱們來時，根本沒有鐵栅！」

趙魏漢抓抓頭皮，忸怩地道：「咳咳，嚴兄可有辦法開啓這鐵栅？嗯，對啦，前面地道通往何處？」

「拐彎之後，只有十餘丈，便是盡頭，那些人突然由一道石門溜掉，但嚴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開啓石門的機關！」

趙魏漢頓足道：「如此，咱們豈不要活活被困死於此？」

嚴敬重沉吟道：「咱們分頭再找找看，某乃到彎角後去找！」言畢轉身而去，忽又回頭道：「希望稍候大家還能在一起！」翦仲台聞言後冷笑不已，他疑心本大，又覺蹺蹊，是以對嚴敬重之言，不敢言信。

趙魏漢問道：「翦西鴻，你何事冷笑而不務正業？」

「甚麼不務正業？你眞的相信他的話？」

「爲何不信？你拿出懷疑他的憑証麼？此刻務正業者，便是趕緊找尋開啓鐵栅的機關！」趙魏漢這次倒不魯莽，在石壁上摸索起來。

翦仲台指着栅外的譚英昂屍體道：「瞧請楚，這人是被人用重手法戳穴而死的，翦某懷疑他是被嚴敬重殺死的！因爲只有他方可以接近譚英昂，而不引起譚英昂之警惕！」

趙魏漢呆了一呆，半晌仍道：「這只是猜測，不是眞憑實據，作不得準！」

翦仲台爲之氣結，道：「趙兄若要相信他，翦某絕不反對！」

唐仙道：「在下認爲還是謹愼一點好！」趙魏漢冷哼一聲，算是答覆。當下翦仲台、趙魏漢、唐仙和鍾西平等四人在牆上到處亂摸，過了炷香工夫，仍一無所獲。

鍾西平喟然道：「未知如今是甚麼時候？」

趙魏漢厲聲道：「這是甚麼時候還說廢話！」

鍾西平怒道：「鍾某問你麼？」他索性坐在地上，又道：「在下不摸了！」

翦仲台不悅地道：「你坐在那裡歇息，咱們却替你做事，天下間那有這種便宜事？」

鍾西平道：「若是你們將鐵栅打開，鍾某也不出去！」

趙魏漢怒道：「這廝與咱們不同心，不如先將他幹掉，免得留下後患！」

唐仙恐下一個臨到自己，忙道：「趙兄幸勿中與魔會之計，咱們未曾見到敵人，便先內鬨，不是遂了與魔會之願？上面還有許多人，也許再過一陣，會有柳暗花明之變化也未定，何況咱們尚未至山窮水盡之境！」

翦仲台忽然輕聲道：「不知齊雲高如今的情況如何？」

趙魏漢精神一振，道：「指望齊雲高還差不多，指望那百多個廢物，等於水中撈月，就怕齊雲高境況也好不了咱們多少！」

翦仲台又道：「翦某却擔心他不肯救咱們。你又不是不知其脾性，他一直恨不得將咱兩個除掉。」

忽然地道深處傳來一個冷笑聲：「想不到你也只會在門縫內瞧人！齊雲高若是這種人，便不叫齊雲高！」話音剛落，便見齊雲高、信水君、浮雲樵夫和湖海釣叟推着嚴氏昆仲走了過來，四人剎那間都怔住了。

＊　＊　＊

信水君人在半空，猛地吸一口氣，身子下墜之勢，倏地減慢，耳聞「噗通噗通」兩聲，自己雙脚方浸入水中。



那水居然逾丈深，但信水君自小便熟悉水性，雙脚未至底，身子便浮了上去，定一定神，雙眼方能適應暗淡光線。驀地聽見嘩啦啦的水聲，只見湖海釣叟與浮雲樵夫在水面上翻騰，他自幼在海中長大，知道必然是有人不諳水性，另一人要救他却不曉救人術，反被懼水者纏住，當下連忙撥動四肢，游了過去。

待至近處，便知道浮雲樵夫不懂水性，釣叟雖然足可應付，但未懂拯救術，被樵夫攔腰抱住，自己亦十分狼狽。信水君微沉幾尺，食中兩指在浮雲樵夫身上戳了幾記，釣叟方可解困，信水君再將樵夫托上水面。

此刻，嚴謹之正對着水牢喊話，信水君自顧不暇，那裡顧得了他？沉聲道：「老焦，信某可解開你之穴道，但你必須鎮定，若入水，只須閉住呼吸，雙脚力蹬，便能浮上水面。」

釣叟道：「只要他按住某之雙肩，便不虞會沉下去！」信水君於是解了樵夫的穴道，慢慢將他放下來。樵夫雙脚一沾水便又緊張起來。釣叟急道：「快放鬆四肢！」話音未落，上面跌下一件黑黝黝的事物來，速度極快，猶如隕星墜空。

但聞「蓬」地一聲响，那事物入水，濺起一股水柱，釣叟道：「這似是一個人。」

信水君喜道：「好像是嚴謹之！」他突然將樵夫向釣叟推去，身子立即沉下去。忽覺有人自下面升上來，信水君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打出一拳。

一拳中的，正好擊中嚴謹之，不料嚴謹之水性甚佳，身子一橫，雙腿立即向信水君蹬去。

水牢的水底，視線甚是模糊，信水君一不留神，竟被蹬個正着，但覺五內似要倒翻過來般！幸好他水性極佳，仍能閉住呼吸，鎮定應付，身子微沉，立即又上升，再度捏拳向嚴謹之小腹擊去。

嚴謹之頭部已露出水面，正欲換氣，猛覺水流有異，知信水君在下面偸襲，雙脚乃亂蹬。不料這次信水君學乖了，那拳擊出，見對方雙腿划動，突然化爪，五指一合，箝住其足踝，左手一落，在其腿上連戳幾記，嚴謹之一條右腿登時不能動彈，單靠一條腿踩水，甚是困難，他索性再沉下水去。

這一次，信水君覰得眞切，一拳擊中其小腹！這一拳十分沉重，只打得嚴謹之張開嘴巴，連喝幾口水，猛覺左腿又是一痳，又被信水君封住痳穴。

嚴謹之雙腿受制，不能在水中逗留太久，連忙浮上水面，不斷搖動雙臂，方勉强不讓身子沉下。

信水君慢慢浮上水面，笑問道：「剛才你請咱們吃箭雨，如今老子請你喝汚水！哈哈……」

笑聲未了，突又見一團黑影由上墜下。「蓬！」水牢裡激起一股水柱，沖起六七尺高！半晌方見齊雲高提着嚴愼之浮了上來。

信水君讚道：「想不到齊兄的水性這般好！」

齊雲高厲聲道：「還不趕快叫上面的人放水！」

嚴謹之知道自己單靠雙臂浮水，保持不了多久，忙呼道：「快放水！」

易千山在上面苦着臉道：「大公子，咱們不懂開啓機關。」

「快退回七號室，左首右壁上有個鬆紅色的鐵環，用力向左旋！快！」嚴謹之說畢，又喝了幾口水。

齊雲高哈哈笑道：「小子，你的威風去了何處？」

嚴謹之道：「你以長輩欺侮後輩，算得甚麼好漢？虧你還洋洋得意！」

齊雲高冷哼一聲：「你少跟齊某來這套！難道只准你們用卑鄙的手段坑人，便不許別人以大欺小？何况齊某一人對付你們六七個人！嘿嘿，嚴敬重數年來的心血，恐要毀於一旦了！」

嚴氏昆仲聞言都甚是沮喪，悔不聽父親之言，留在上面。

俄頃，水牢裡的水慢慢降低，樵夫鬆了一口氣，譏道：「你那些手下果然聽話！待會兒嚴敬重也這般聽話，兩位公子的性命，當可保住！」

眨眼間，水牢裡的水已經退乾，齊雲高又道：「大公子，請他們打開門戶。」

嚴謹之道：「此處再無其他出口，只能爬上去。」

「令他們拋下繩索！」

嚴謹之又着上面的人放下繩索，這次很快便見易千山將一條粗痳繩拋了下來。忽見齊雲高掠飛，人在半空，伸手抓住痳繩，輕輕一扯，借力騰空再上，「颯」地一聲，已穿洞而出。

本來這是偸襲齊雲高的良機，但正所謂：人的名，樹的影。易千山一見齊雲高如痳鷹般飛了上來，已膽顫心驚，惶慌而退，焉敢動手？

齊雲高立在洞口，道：「快將下面的人拉上來。」首先上來的是浮雲樵夫、湖海釣叟和陸翔，信水君留在下面，將嚴氏昆仲綑綁，讓易千山拉上去，嚴氏昆仲至洞口，又讓齊雲高封住穴道。

信水君躍了上來，道：「快拉起中間這堵假墻，如敢違抗，先拿你們兩位公子祭旗！」嚴謹之又指點開啓機關之法，俄頃，一陣隆隆之聲响，中間那堵墻又向上升起，直至看不出痕跡。

樵夫叫道：「咦，翦仲台他們去了何處？大公子，可是你的傑作？」

嚴氏昆仲連忙表示不知情，齊雲高問道：「那一端有甚麼機關？」

嚴謹之道：「下面是個地窖！」齊

雲高又叫易千山打開活板，嚴謹之道：「他們是否在下面，在下可不知道。」

齊雲高對易千山等人道：「站在一旁，否則殺無赦！」那些人乖乖的倚墻而立，信水君走過去，封住了其麻穴，然後羣豪方帶着嚴氏兄弟躍落地窖。

＊　＊　＊

當下唐仙問道：「齊兄怎會帶着嚴敬重的兒子來？他倆不是留在上面麼？」

陸翔道：「這兩個小子知道開啓機關之法，看來嚴敬重必是與魔會的總舵主。」

翦仲台冷笑道：「翦某早看出他不是好東西！」

趙魏漢怒道：「你若早看出他不是好東西，還墜其奸計，何其蠢也！」翦仲台不由閉上嘴巴。

齊雲高道：「如今不是鬥嘴之時，最重要的是先擒下嚴敬重，再慢慢與他算賬！」

翦仲台不想沾他的恩惠，裝作恍然大悟之態道：「原來齊兄下來不是爲了救咱們，而是爲了擒拿嚴敬重報仇！」

齊雲高如何聽不出其話中意，冷冷地道：「齊某做事，向來但憑好惡，又素來獨來獨往，翦兄之生死，從來未放在齊某心中。而且以你之本事，一道鐵柵也困不了你，齊某又何必枉作小人？是以你亦不必擔心回謝我！」翦仲台雙頰發熱，嘿嘿冷笑，掩飾過去。

趙魏漢道：「老夫若能逃出生天，第一個便不會放過嚴敬重。啐，你兩個小子，還不快將鐵柵打開？」

嚴愼之深恐父親不是羣豪之敵手，未敢貿貿然打開鐵柵，是以結結巴巴地道：「下面的機關，咱兩兄弟也不懂，請諒察！」話音未落，那道鐵柵突然「察」地一聲，向上升起。

唐仙喜道：「一定是上面的人找到機關。」

齊雲高冷笑道：「這是嚴敬重幹的！」他推着嚴謹之走在前面。

翦仲台哈哈笑道：「想不到堂堂的齊雲高，今日也要用此種手段。」

齊雲高淡淡地道：「我齊雲高一向不理會別人對某的看法，嚴敬重用卑鄙的手段對付某，某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而已，並無不對！翦兄若看不過眼，爲何又跟着來？」

趙魏漢急道：「翦西鴻，你少放幾個屁！」他說話向來粗魯不文，但翦仲台身份不同，不由怒眼以對。趙魏漢不賣賬：「某說你是放屁，並無冤枉，不信你問問別人。」

翦仲台見無人勸架，也知犯了衆怒，乖巧地走在最後面。未幾已走至甬道盡頭。趙魏漢道：「你兩個小子，還不趕快打開出口！」

嚴謹之兄弟齊聲道：「這裡出口的開啓機關在外面！」

趙魏漢喝道：「你倆眞的不怕死？」

嚴謹之苦着臉道：「事實如此，咱們已在你們手中，還敢耍甚麼花招？」

趙魏漢依然不信：「若你們自己來此，如何通知外面的人？你別告訴老子說不知道！」

嚴愼之道：「這個倒知道！」當下着唐仙在一塊石頭上用力一推，那石頭縮了進去，露出一個拳頭大小的通氣孔來，黑黝黝的不知通往何處。嚴愼之高聲叫道：「我是二公子，快打開石門！」

俄頃，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來：「二公子與什麼人在一起？」

趙魏漢快口道：「是東雁西鴻、南龍北虎！還有嚴謹之，再不開啓石門，便不客氣了，快叫嚴敬重來答話！」

「總舵主不在，咱們作不得主，請稍候！」

羣豪雖已料到嚴敬重必是與魔會的總舵主，但此刻聽他的手下道來，仍忍不住脫口呼一聲：果然是他！

翦仲台道：「此人說話的聲音，似是吳屛藩！」若是出自吳屛藩之口，就更不會錯，他轉頭向嚴謹之道：「大公子，吳屛藩可有說錯？」嚴謹之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但這已等於是默認！

趙魏漢推開嚴愼之，對着通氣孔高聲呼道：「不管嚴敬重在何處，都得給咱們喚他來，否則咱們先斬下嚴謹之一條胳臂！」他一口氣喊了兩遍，但對方竟無回音，趙魏漢冷冷道：「大公子，看來你一條胳臂是廢定了！」嚴謹之素聞此人凶殘成性，聞言冷汗汩汩淌下。

忽然齊雲高輕叫一聲：「不好，嚴敬重一定已知道兒子落在咱們手中，是以走到上面去……」

翦仲台亦失聲道：「不錯！這廝陰毒得很，一定是知道兩個兒子落在咱們手中，是以要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好厲害的嚴敬重。」

趙魏漢哈哈笑道：「幸好俺徒弟沒有來！」

翦仲台冷冷地道：「幸災樂禍，對你有什麼好處？」這的確沒有什麼好處，是以趙魏漢立即閉嘴，齊雲高則臉色陰沉，一言不發。

＊　＊　＊

齊雲高沒有猜錯，嚴敬重一早已得悉自己兩個寶貝兒子落在齊雲高手中，他這人十分沉得住氣，料齊雲高不會貿然動手殺死自己的兒子，是以冷靜地交代了幾句，便獨自一人離開，由第五號長舍走出去。

一個大漢眼利見到，叫了起來：「好啦，嚴當家的出來啦！」接着羣豪湧了上前，七嘴八舌地問東問西。

嚴敬重從容不迫地道：「咱們掉在陷阱內，又受機關隔絕，嚴某摸索了半天，方找到開啓的機關，萬幸能再見天日，好厲害的與魔會，想不到這



小小的一座莊院，居然比龍潭虎穴還凶險！」

一個漢子問道：「齊雲高與翦仲台他們呢？」

嚴敬重邊答邊拿眼掃射人羣，不見余顧南和翦學鴻，心中又詫異又失望，却裝作大吃一驚的樣子，怪叫道：「什麼？他們都還未上來麼？」

「不錯，十二個人，只有嚴當家的上來，嚴當家既然懂得出來，自然懂得開啓機關，咱們一齊進去，把機關砸爛！」

「慢！」嚴敬重道：「咱們先問問他們的弟子！余顧南、高立和翦學鴻他們呢？」

「他們適才出去討救兵，尚未回來！嚴當家的，救人如救火，咱們下去救人，他們的弟子又怎會反對？」

嚴敬重暗暗叫苦，忙又問道：「可知他們去何處討救兵？討什麼救兵？」

「我只知道余顧南去找丐幫常幫主，翦學鴻去找綠袍老祖！」

就在此刻，羣豪忽聞遠處傳來一道鷄啼聲，嚴敬重臉色微微一變，乾咳一聲，道：「諸位要進去救人，不畏危險，高風亮節，令人佩服，某又豈敢辭勞苦，不陪諸位再走一趟？好，都跟老夫來。」

當下由嚴敬重帶頭，走進第五號長舍內，把房內擠得水洩不通。嚴敬重把一具衣櫥打開，伸手進內摸索了一陣，「卡」地一聲響，下面便出現一個洞口來，他回頭道：「諸位小心！」他首先拾級而下，羣豪魚貫而入。

下面是座地窖，地窖不太大，只能容下五六十人，是以尚有一半人留在上面，嚴敬重不慌不忙，伸手在石墻上敲打起來。

過了一陣，軋軋一陣聲響，一堵石壁上現出一道石門來，嚴敬重走了進來，羣豪跟進，後面的人亦慢慢走下去，接着，嚴敬重很快又打開第三間地窖的門，上面的人已全部下來，入口突然自動封起！

羣豪怪叫着：「快通知前面的嚴當家，入口封住了！」

消息傳到嚴敬重那裡，只聽他慢條斯理地道：「慌什麼？剛才不是說得很好聽麼？想當英雄，也該有點冒死的氣概！」

話音剛落，背後隆隆聲響，石門倏地關上，其中一位剛要走進來，被石門夾得變成肉餅，那石門因此未能合縫，嚴敬重連忙伸手在石壁上亂拍，石門再度打開，嚴敬重道：「快把屍體拉開！」

一個喚劉凌飛的漢子道：「不可，人反正死了，放在那裡，尚可提防石門繼續關上！」

嚴敬重臉上閃過一絲殺機，道：「有理！」再度伸手在墻上敲打，「轟隆」一聲響，地上突然現出一個巨大的地洞來，數十個人一齊跌了下去！

嚴敬重大叫一聲：「不好，大家鎮定一點！」他又在墻上摸索。

劉凌飛問道：「你到底懂不懂得？」他雙眼緊瞪着嚴敬重，臉上已有懷疑之色。

嚴敬重道：「某又不是與魔會的人，又怎會懂得？只是抱着姑妄試試的心情而已，若誰懂得的，請來一試！」

另一個漢子忙道：「如今不必再爭論這個問題，最要緊的，是把陷在地窖內的同道救上來！」話剛說畢，地板已合上，那漢子又呼道：「快再打開！」

嚴敬重心中冷笑，伸手再在墻上一拍，他脚下的地板突然打開，幸好只有兩個人站在他旁邊，當下三個人一起跌下去，地板一開即合，地窖裡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一個漢子驚呼道：「咱們如今怎辦？」

嚴敬重淡淡地道：「簡單得很，到閻王殿報到！」那漢子剛一怔，已覺一股強勁而又冰寒徹骨的罡風臨身，待要閃避，已來不及，猛打了一個寒噤，張口噴出一股血來，四肢顫抖不止，跌坐地上。

另一個漢子到此方恍然大悟，驚呼道：「原來……這一切都是你搞出來的！你是與魔會的……」

「總舵主，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嚴敬重慢慢迫前，那漢子大叫一聲，揮刀狂攻，嚴敬重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他雙眼在黑暗中，視物如同白晝，左袖一拂，將刀彈開，左掌掌力一吐，但聽那漢子怪叫一聲，身子如斷線風箏般倒退，終於一跤跌倒！

嚴敬重輕輕拂掉身上之塵土，轉身拍開一道石門，走了進去，石門之外便是一條甬道，彎彎曲曲，來到一座石室。只見那裡點了三根火把，站着許多人，包括丁鶴、吳屛藩和皇甫快等人。

羣醜一見到嚴敬重，臉上都浮上敬畏之色，吳屛藩雙手捧上一個染血的白布包，嚴敬重臉色一變，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吳屛藩低着頭道：「裡面是兩隻耳朵，齊雲高說是從大公子和二公子頭上撕下來的！」

嚴敬重臉上佈滿殺機，陰森森地道：「老夫要他們十倍償還！」忽然心頭一動，道：「將白布打開，拿一根火把過來！」

蔣三妹把火把遞過來，嚴敬重打開白布，但見裡面有兩隻左耳，血迹不多，嚴敬重拈着耳朵仔細看了幾眼，問道：「這包東西是幾時拋過來的？」

丁鶴道：「適才屬下用鷄啼聲通知總舵主……」嚴敬重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丁鶴訝然問道：「總舵主因何好笑？」

「說眞的，老夫也認不出自己兒子的耳朵，不過憑傷口的情況斷定，必非撕自吾兒身上。」（未完・十）

**上文提要：**谷飛雲練成「太清心法」後，醉道人把一封寫着「欲尋父母，須問東風」的密柬交給他，着他往尋父母；離開望仙觀，谷飛雲在途中與一名蠻不講理的青年發生衝突，他把對方教訓一頓後，晚上又在借宿的馮家莊跟該名青年遇上，那人恃着師父在旁，欲報斷劍之仇，谷飛雲再度把他教訓，還接下對方師父一掌才離開；翌晨，谷飛雲在小吃攤上，認識了一名叫逢自珍的青年……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 東風傳奇

## 邪毒中途發作　破廟運功療傷

「沒關係。」谷飛雲淡淡一笑道：「我從小就沒有家，已經習慣了。」

逢自珍關切的道：「那麼谷兄在那裡長大的？」

谷飛雲道：「是家師扶養我長大的，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父母尚在人世，只是不知道兩位老人家的下落，在下剛才說的還沒決定要去那裡，就是要去找我父母，只不知從何找起……」

他從小沒有朋友，也沒有可以交談的人，這回遇上逢自珍，他關切的問起自己身世，就把自己的遭遇說了出來。

逢自珍安慰着道：「谷兄不用擔心，吉人自有天相，慢慢自會找到的。」

谷飛雲道：「謝謝逢兄，哦，逢兄要去那裡呢？」

逢自珍輕哦一聲，說道：「小弟是出來遊學的，也沒有一定去處，今天遇上谷兄，一見如故，谷兄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們不妨結伴同行，不知谷兄意下如何？」

谷飛雲含笑道：「能和逢兄同行，路上有伴，自是好事，只不知會不會耽誤逢兄……」

逢自珍不待他說下去，忙道：「不會，不會，小弟本來也沒有一定去所，能和谷兄結伴同行，那是最好不過了。」

兩人牽着馬匹，走了一箭來路，忽見十幾名手持鋼刀的勁裝壯漢，迎着自己走來。

逢自珍看出情形有些不對，低聲說道：「谷兄，他們這羣人好像是尋釁來的。」

谷飛雲道：「我們又沒有惹他們，不可能衝着我們來的。」

話聲甫落，雙方已不到一丈距離，只見對方領頭的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人，目光落到兩人身上，冷峻的道：「你們兩個，誰叫谷飛雲？」

谷飛雲道：「在下就是，閣下找在下有事？」

為首那人哼了一聲，道：「那好，你隨我們走。」

谷飛雲奇道：「閣下找在下有甚麼事？」

為首那人道：「你做了甚麼事，心裡明白，何用多說？」

谷飛雲怔得一怔道：「在下做了甚麼事？」

為首那人沉聲道：「你叫谷飛雲就是了。」一面揮了下手道：「帶走。」

他喝聲出口，立即有兩名壯漢走了上來，喝道：「小子，乖乖的跟咱們走！」

逢自珍道：「你們是官府的人嗎？」

谷飛雲沒理那兩名壯漢，朝為首漢子問道：「閣下要我去那裡？」

為首漢子冷笑道：「到了你自會知道。」

谷飛雲道：「你最好說清楚，否則在下不會跟你們去的。」



為首漢子沉聲道：「去不去，由不得你……」

這時兩名壯漢不待吩咐，右手抬處，兩柄雪亮的鋼刀朝谷飛雲肩上擱來，喝道：「要命就乖乖的束手就縛……」

逢自珍一手握住劍柄，氣道：「你們講不講理？」

谷飛雲朝他笑了笑道：「逢兄，沒事的。」

他只輕輕側了下身，兩柄鋼刀就擱了個空。

那兩個壯漢怒吼一聲：「好小子，你倒滑溜得很！」

一個轉身，兩柄刀再次像較剪般朝谷飛雲頸項上擱來，這時另有兩個壯漢，一左一右欺到了谷飛雲的身後。

逢自珍喝道：「你們想仗着人多？」

谷飛雲依然若無其事的道：「逢兄不用理他們，沒事的。」口中說着，人已從兩柄鋼刀中間舉步走出，朝為首那人面前走去。

為首那人大聲喝道：「你們還不把他拿下！」

他手下十幾個人恍如不聞，沒人理會。

谷飛雲走到他面前，微哂道：「在下不想傷人，但也不想被你們糾纏，現在你可以說了，在下和你們無怨無仇，你率衆向在下尋釁，到底為了甚麼？」

為首那人眼看自己帶來的十幾個人，像是中了邪一般一動不動，呆若木雞，心頭不由得發了慌，忙道：「谷少俠饒命，這不關小人的事，是莊主派小人來的。」

逢自珍聽他口氣，才知十幾個壯漢全被谷飛雲制住了，他驚奇的是根本沒見谷飛雲動手，不知如何把這些人制住的？

谷飛雲冷冷的道：「你不用怕，在下只是把事情問個清楚罷了，你說，你們莊主是誰？」

為首那人道：「敝莊主叫全耕德，人稱開碑手。」

逢自珍道：「我知道，開碑手全耕德為人正派，怎麼會要你們來找谷大哥麻煩的？」

為首漢子看了谷飛雲一眼，遲疑的道：「那是因為……因為谷少俠……他……」

谷飛雲看他吞吞吐吐的不敢說出來，這就說道：「你但說無妨，到底是甚麼事呢？」

為首漢子道：「咱們莊主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小姐，昨晚……給少俠你……强姦了……」

「你說甚麼？」谷飛雲身軀猛地一震，急急問道：「這是甚麼人說的？怎麼會誤會到在下身上的呢？在下根本不知道貴莊在那裡！」

為首漢子看他一臉驚詫神色，不像有假，忍不住問道：「少俠叫谷飛雲沒錯吧？」

「不錯！」谷飛雲道：「在下就是谷飛雲。」

為首漢子道：「因為少俠在小姐閨房裡留下名字，所以莊主派出幾批人，務必找到谷少俠。」

「這就奇了！」谷飛雲道：「在下今天早晨剛經過這裡……」

逢自珍道：「谷大哥，會不會有人假冒你的名字，有意嫁禍給你呢？」

谷飛雲道：「這也不可能，我剛到這裡，與人無冤無仇，怎麼會……」說到這裡，忽然朝為首漢子道：「好，在下跟你去見見你們莊主。」

「是啊！」逢自珍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谷大哥，我和你一起去。」

為首漢子聽說谷飛雲肯跟自己去見莊主，自是高興，忙道：「谷少俠光明磊落，小的十分欽佩，只是這十幾名弟兄，還請……」

谷飛雲瀟洒一笑，走過去在每人身上拍了一掌，替他們解開身上穴道。

為首漢子神色恭敬的朝谷飛雲抱拳道：「小的給谷少俠領路。」

說完，果然走在前面領路。

谷飛雲和逢自珍依然各自牽着牲口，跟着為首漢子身後，並肩而行，十幾名壯漢則跟在兩人馬後。

逢自珍悄聲道：「開碑手全耕德出身少林，在信陽一帶很有聲望，你要小心些才好。」

谷飛雲淡淡一笑道：「放心，不會有事的。」

他們沿着城牆往南，約莫走了二三里光景，來至一處莊院前面。為首漢子腳下一停，說道：「二位少俠，請把牲口交給他們好了。」

在他說話之時，早有兩名壯漢走上來，接過兩人的繮繩。

為首漢子才彎着腰，抬抬手道：「谷少俠二位請。」

谷飛雲也不和他客氣，就和逢自珍大步跨進大門。

為首漢子領着二人來至二門，腳下再次一停，回身道：「二位少俠請稍待，容小的進去通報莊主之後，再來相請。」

谷飛雲道：「你只管請便。」

為首漢子說了聲：「怠慢。」急步朝二門進去。

逢自珍傍着谷飛雲，悄聲道：「谷大哥，兩邊好像有不少人監視着我們呢！」

谷飛雲用手拍拍他的肩膀，含笑道：「不用怕，他們不會無故出手的。」

逢自珍挺了下胸，說道：「我才不怕呢！」

過沒多久，那為首漢子急步走出，拱拱手道：「莊主請谷少俠二位進去奉茶。」

谷飛雲、逢自珍進入二門，仍由

為首漢子陪同進入大廳。廳上，右上首一張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神情威嚴、五十開外的人，不用說就是開碑手全耕德了，他身後伺立着兩個三十左右的青年。

為首漢子領着兩人進入大廳，就朝上首躬躬身，然後指着谷飛雲道：「啓稟莊主，這位就是谷飛雲了。」

開碑手全耕德炯炯目光朝谷飛雲點頭道：「谷飛雲，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會跟着田管事前來，這份膽色，倒是值得嘉許！」

「全莊主大概已聽貴莊田管事說過了？」谷飛雲淡淡一笑道：「在下谷飛雲，但並不是昨晚在貴莊作案的賊人，在下跟田管事來，是希望瞭解事實眞相，究竟是甚麼人假名嫁禍，並不是被貴莊捉拿來的犯人。」

全耕德一手拈鬚，冷聲道：「年輕人，你既然敢做，怎麼不敢承認？」

谷飛雲道：「分明有人嫁禍，在下如何承認？」

逢自珍忍不住道：「全莊主，我大哥是為了澄清這件事而來，你們這樣子，能談得出甚麼名堂來嗎？」

全耕德道：「老夫也是想問個清楚。」

谷飛雲道：「逢兄，咱們走！」

全耕德霍地站起，洪聲道：「你們想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全家莊是任你要來就來，要走就走的地方嗎？」

他這麼一喝，站在他身後的兩個青年，似有立即出手之意！

谷飛雲微哂道：「全莊主，在下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了，在下只是想把眞相弄個明白，查出作案賊子究是何人，不料閣下口氣竟然如此咄咄逼人，區區全家莊，不是甚麼龍潭虎穴，谷某還未必放在眼裡，別用這些話唬人了。」

「反了，反了！」全耕德大喝一聲：「來人哪，把這個淫賊給我拿下！」

大廳外早就埋伏了人手，經他一喝，立即有二十幾名壯漢手持鋼刀，湧了進來。

谷飛雲目光一瞥，背負雙手，冷然道：「全莊主，你只有這點陣仗嗎？」

這時湧進來的人，已把谷飛雲、逢自珍兩人團團圍了起來。

逢自珍手握劍柄，冷笑道：「你要動手？」

谷飛雲雙足微微一頓，回頭笑道：「沒事的。」

就在此時，只聽屏後響起一個婦人聲音喝道：「你們統通給我住手！」

隨着喝聲，急步走出一個五十來歲、身穿藍布衣裙的老婦人，和兩個青衣小丫鬟。

那老婦人一頭花白頭髮，皮膚白晰，看去頗有大家風範，但行動輕捷，分明也有一身武功，她走出屏風，就朝全耕德埋怨道：「莊主也眞是的，火爆脾氣總是改不了，人家谷少俠既然來了，總是咱們的客人，有話不會好好的說。」一面朝谷飛雲、逢自珍二人含笑道：「谷少俠二位，快請坐下來再說。」接着又回過頭去，朝田管事叱道：「還不叫他們退出去？」

田管事是知道厲害的，他站在一邊，看到圍成一圈的莊丁們，手持鋼刀，一動不動，心裡已經有數，聽到夫人的叱聲，急忙抬目望望谷飛雲，囁嚅的道：「谷少俠，請……你老……高抬貴手。」

聽了田管事的話，全耕德也發覺不對了，二十幾名莊丁怎會在頃刻之間，不言不動？莫非被人制住了穴道？這姓谷的小子連手也沒動，居然一下就制住這許多人的穴道！

谷飛雲只是淡淡一笑道：「田管事，麻煩你在他們每人『肩井穴』拍上一掌，起下石子，就可無事。」

田管事依言走了上去，在每人的「肩井穴」上拍了一掌，果然有一粒黃豆大的石子應手落下，心中更是暗暗驚凜不止，隨即喝道：「夫人要你們退下去，還不快走？」

二十幾名莊丁很快的退出廳去。

全夫人(老婦人)傍着全耕德坐下，朝谷飛雲抬抬手，藹然笑道：「拙夫生性耿直，方才語言容有冒犯，谷少俠幸勿介意，二位怎麼不坐下來呢？有話慢慢的說不好嗎？」

谷飛雲和逢自珍依言落坐。

全夫人朝田管事吩咐道：「田管事，快叫人給二位少俠端茶上來。」

田管事答應一聲，含笑退了下去。

全夫人看了丈夫身後站着的兩個青年道：「這裡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也下去吧！」

那兩名青年也迅即退出廳去。

全夫人才朝谷飛雲問道：「谷少俠，這位少俠是……」

逢自珍沒待她說完，就搶着道：「在下逢自珍，是谷大哥的結義兄弟。」

谷飛雲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和他認識不到半天，居然變成為結義兄弟了！

全夫人頷首道：「原來是逢少俠。」

一名莊丁給兩人沏了茶送上。

「二位少俠請用茶。」

全夫人接着問道：「不知谷少俠是何方人氏？」

谷飛雲道：「在下也不知道，因為在下是家師扶養長大的。」

全夫人又問道：「谷少俠一身武功，出類拔萃，尊師一定是武林高人了，不知道號如何稱呼？」

谷飛雲道：「家師自號孤峯上人。」

全夫人又道：「谷少俠今年貴庚了？」

谷飛雲道：「二十。」

全夫人笑意盎然，說道：「眞巧，



谷少俠和小女竟是同庚！」

逢自珍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心想：「這倒似在相親了！」

谷飛雲道：「全夫人，在下今晨路過信陽，才聽田管事說出貴府之事，本來天下之大，同名同姓的人何止千百，不過貴莊找上了在下，在下不能不前來貴莊說個明白，俾免被人假冒姓名，嫁禍在下……」

全夫人含笑道：「谷少俠說的，老身方才在屏後都聽到了。」

谷飛雲道：「這樣就好，在下有一不情之請，希望全夫人成全。」

全夫人目中閃過一絲喜色，含笑道：「谷少俠有甚麼事，只管請說。」

谷飛雲抱抱拳道：「在下聽說那賊子曾在小姐粧台留下一紙，書寫下他的姓名，不知這張字條，可否讓在下瞧瞧？」

「當然可以。」全夫人藹然一笑，站起身道：「這裡有許多不便之處，谷少俠請隨老身到後堂去坐。」

谷飛雲只好跟着站起，逢自珍也站了起來。

全夫人含笑回頭道：「逢少俠且請在這裡稍候。」

這話自是表示不歡迎逢自珍到後堂去了。

全耕德一直沒有開口，這時忽然呵呵一笑道：「逢少俠請用茶，咱們就在這裡聊聊好了。」

逢自珍心中暗道：「這全夫人笑得有些曖昧，莫非有甚麼詭計不成？」

* * *

後堂陳設頗為精雅，丫鬟奉茶之後，又端上四式精美細點。

全夫人簡直把谷飛雲視同嬌客，只是笑意盎然的殷勤勸食。

谷飛雲喝了口茶，就望着全夫人道：「夫人……」

全夫人含笑道：「谷少俠別急，老身已經叫人去拿了。」

過不一會，只聽環珮丁冬，一個面垂輕紗的玫紅衣裙少女，一手扶在小鬟肩頭，垂首從堂後走了出來。

這少女雖然面上蒙着輕紗，但臉型隱約，眉目依稀，都可以顯示出美麗的輪廓來，尤其身材苗條，肥瘦適度，十足是個人見人愛的美人胚子！

全夫人臉含慈笑，說道：「依雲，來，這位就是谷飛雲谷少俠。」接着又指了指玫紅衣裙少女，朝谷飛雲含笑道：「她就是小女依雲。」

谷飛雲為了禮貌，只好站起身拱拱手道：「全小姐好。」

全依雲一雙盈盈眼光透過蒙面輕紗，盯着谷飛雲看了一眼，顫聲說道：「娘，他不是那個賊子……」

聲咽而怨，雙手掩面，轉身欲走。

全夫人慌忙一把挽住她手臂，一手拍着她肩膀，柔聲安慰着道：「乖女兒，妳且坐下來，娘知道他不是那個惡賊，但他却是眞的谷飛雲……」

全依雲咽聲道：「他是眞的谷飛雲又與我何關？女兒要找的是那個賊子，女兒一定要手刃惡賊，把他碎屍萬段！」

全夫人拉着女兒在身旁坐下，一面含笑道：「依雲，妳幹麼戴着面紗，快取下來！」

全依雲冷聲道：「當着外人，女兒不想以面貌示人。」

全夫人笑了笑道：「谷少俠又不是外人，妳……」

全依雲倏地站起，說道：「娘，女兒有些不舒服，要上樓去休息了。」

說完，扶着小鬟行去。

全夫人輕輕「唉」了一聲，歎然道：「小女任性慣了，谷少俠幸勿介意。」

谷飛雲道：「夫人好說，小姐心情不好，這也怪不得她。」

全夫人抬眼望着谷飛雲，徐徐說道：「谷少俠，老身有一件事奉懇，不知少俠能不能成全。」

谷飛雲道：「夫人言重，有甚麼事只要在下可以辦得到的，自當盡力而為。」

全夫人喜道：「谷少俠這是答應了？」

谷飛雲問道：「在下先想知道，全夫人說的究是何事？」

全夫人含笑道：「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谷少俠只要點個頭就成了。」

谷飛雲攢了下眉，正容道：「請全夫人還是明說的好。」

全夫人點點頭，雙目望着谷飛雲，流露出慈藹和誠懇的神色，說道：「小女依雲今年二十歲了，尚未字人，多少富家子弟前來求親，都因她一向眼界高，她爹和老身拗不過她，也就只好隨她了……」她說到這裡，口氣略頓，接道：「不料昨晚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對小女來說，眞是莫大的打擊，昨晚到今晨，小女幾次求死求活，老身只此一女，眞不知怎麼才好……」

說到傷心之處，忍不住流出兩行淚水！

谷飛雲從未遇上過這樣的事，一時不知如何措詞安慰她才好。

全夫人用手帕拭着淚水，一面續道：「總算老天見憐，谷少俠毅然肯來，在少俠來說，雖是為了澄清清白，但也可以說是上蒼的安排，如果小女沒有昨晚這場魔難，少俠也斷不會到寒舍來的。」

谷飛雲依然沒有開口。

全夫人接下去道：「方才小女臉上雖然蒙着輕紗，但少俠總可以隱約看到一點輪廓，就算不能像古人說的沉魚落雁，但也足可當得如花如玉這四個字，少俠尚未成親，如果不嫌棄的話，小女得以奉侍君子，這場事情，也就能夠圓滿的得到解決了，不知少俠心意如何？」

谷飛雲聽得給怔住了，這是他從

未想到突如其來的事，一時不覺囁嚅的道：「夫人……這個……在下……」

全夫人不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道：「少俠這是同意了？本來嘛，少俠名叫飛雲，小女却叫依雲，註定小女終身是要依靠少俠的了。」她越說越高興，接着喜孜孜的道：「事情就這麼說定了，老身這就去告訴莊主，讓他也高興高興，揀日不如撞日，今天就給你們兩小口子完婚，也可以了却愚夫婦一樁心願。」

谷飛雲聽到這裡，忍不住拱拱手，正容道：「承蒙夫人厚愛，只是在下實在恕難從命……」

「少俠方才不是答應了？」全夫人怔怔的道：「怎麼又反悔了呢？」

谷飛雲道：「在下方才並沒答應夫人所提婚事。」

全夫人目光緊盯着他，說道：「這是一件對雙方都好的事，少俠年紀也不小了，成了親，咱們只有這個女兒，今後全家莊偌大的產業，等於就是你的了，少俠也就用不着終年流浪江湖。」

谷飛雲道：「夫人原諒，在下並不是貪圖富貴的人。」

全夫人臉上微有慍色，說道：「少俠是嫌小女昨晚遭人强暴？」

谷飛雲連連搖手道：「夫人不可誤會，在下决無此意。」

全夫人又道：「那麼少俠還有甚麼理由不答應呢？」

谷飛雲誠懇的道：「不瞞夫人說，在下自小由家師扶養長大，直到最近才知雙親尚在人世，只是不知下落，在下身為人子，天涯海角，務必找到兩位老人家……」

全夫人笑了，接着道：「少俠一番孝心，甚為難得，這事容易，少俠成親之後，咱們莊裡多派些人手，南七北六，到處去查訪，老身保你很快就可以找到令尊令堂，那時把他們接到莊上來住，你們兩夫婦晨昏定省，不是可以盡你人子的孝心嗎？」

谷飛雲站起身，作了個長揖道：「夫人盛意，在下心領，在下真是抱歉，告辭。」

全夫人也站了起來，叫道：「谷少俠！」

這時，屏後響起了全依雲淒苦的聲音，叫道：「娘，隨他去吧，不用說了！」

* * *

谷飛雲、逢自珍離開全家莊，已經快近晌午，兩匹馬馳出十來里路，老遠就看到路旁柳林間高挑着酒帘。

逢自珍揚鞭朝前一指，說道：「谷大哥，咱們到前面打尖去。」

兩人在柳蔭間下馬，拴好馬匹，走入路邊的小酒店，找了一張板桌坐下，一名伙計送上兩盅茶，兩人要了兩碗麵。

伙計退去之後，逢自珍喝了口茶，埋怨着道：「谷大哥，都是你不好，如果你答應了這門親事，這時候丈母娘早就吩咐廚下，把最好的山珍海味，都搬上桌來招待嬌客了，小弟我自然成為陪客，還用得着到這路邊小酒店裡吃麵嗎？」

谷飛雲笑道：「逢兄……」

「唉，慢點！」逢自珍伸出手來，掌心朝谷飛雲面前搖了搖，說道：「小弟一口一聲的叫着你大哥，你還叫我逢兄，這不是見外了嗎？」

「對了！」谷飛雲笑着道：「咱們是結義兄弟，我是大哥，就該叫你兄弟才對！」

逢自珍臉色微紅，偏頭道：「怎麼？可是小弟配不上大哥嗎？」

「配配！」谷飛雲連連點頭道：「愚兄有你這麼一個兄弟，高興還來不及呢，只是……」

逢自珍問道：「只是甚麼？」

谷飛雲道：「咱們既是結義兄弟，就該真的磕頭才成，所謂撮土為香，八拜結盟。」

逢自珍笑道：「真的？其實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大哥心裡永遠有我這個小弟，小弟心裡永遠有你這個大哥就够了，何用形式？」

谷飛雲連連點頭道：「你說得對極了，來，咱們以茶代酒，結為口盟兄弟，乾杯！」

兩人同時舉起茶盅，一口喝乾，也同時叫了聲：「大哥！」

「賢弟！」

逢自珍臉上浮現出不勝欣喜之色，忽然哦了一聲，問道：「大哥方才叫我逢兄，好像有話要說，你想說甚麼呢？」

谷飛雲哦道：「你方才不是埋怨我不答應那門親事嗎？我因為天涯海角，尚不知雙親下落，所以不答應的，其實那全小姐確實生得如花如玉，和賢弟你倒是一對璧人，所以……」

「好了，好了！」逢自珍玉臉泛紅，說道：「大哥，你壞……」

正好伙計送上麵來，兩人也就不再說話。

逢自珍却把自己一碗麵朝谷飛雲面前推了過去，說道：「大哥，我吃不下這一大碗，你分一半過去好不好？」

谷飛雲問道：「你怎麼了？」

逢自珍道：「我好像胃口不好。」

谷飛雲道：「好吧！」

他果然把麵分了三分之一到自己碗內，一面說道：「這樣可以了吧？」

逢自珍道：「你再多分一點去嘛。」

谷飛雲道：「這點麵你吃得下的，慢慢的吃好了。」

逢自珍用筷子挑着，吃得很慢，但吃了小半碗，就停筷不吃了。

谷飛雲看着他道：「大概這麵不合你口味吧？」

逢自珍搖搖頭道：「不是的，我食量本來就不大，這時候好像不很餓，所以就吃不下了。」



谷飛雲道：「就是因為你食量不大，所以身子才會這樣單薄。」

回過麵賬，兩人跨上馬匹，繼續上路。

逢自珍問道：「大哥，我們去那裡？」

谷飛雲問道：「賢弟知不知道西峯山莊在那裡？」

「西峯山莊就在大別山西峯坳。」逢自珍偏過臉來，望着他問道：「大哥要去西峯山莊作甚？」

谷飛雲沉哼一聲道：「我從桐柏山下來，根本沒有人認識我，更談不上和人結怨了，有之，那就是西峯山莊的項中英，他敗在我手下，心有不甘，所以挑選了和少林有淵源的開碑手全耕德的女兒，有意做出天人共憤的採花事件，企圖嫁禍於我，這個武林敗類，我非廢了他不可！」

逢自珍吃了一驚，說道：「大哥單人匹馬要去闖西峯山莊？」

谷飛雲道：「西峯山莊闖不得嗎？」

「唉，大哥，你還不知道呢！」逢自珍急道：「項中英的爹，叫做項繼楚，人稱白面霸王，在武林中很有點名頭，項中英是他次子，項繼楚和黑白兩道的人都有交情，西峯山莊卧虎藏龍，他兩個兒子拜在兩位異派高人門下，大兒子項中豪的師父是天演子，二兒子項中英的師父是羊角道人，這兩人一身武功，都是高不可測。」

「哈哈！」谷飛雲大笑一聲道：「天演子我沒見過，羊角道人却也不過爾爾……」

話聲未落，突覺迎面吹來的風，似有一股寒氣直襲骨髓，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同時身上也感到一陣寒意，好像衣衫穿得太少的感覺！

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如今已是三月初旬，天氣不可能如此寒冷，一面回頭問道：「兄弟，你是否感覺到天氣很冷？」

逢自珍聽得一怔，說道：「天氣不冷呀，哦，大哥，你是不是有甚麼地方不妥嗎？」

谷飛雲道：「沒甚麼，剛才風吹來有些冷，沒事了。」

逢自珍道：「大哥，要不要休息一會再走？」

谷飛雲道：「我沒事，不用休息。」

他口中雖然這樣說着，但坐在馬上，迎面吹來的風一陣又一陣，生似透過衣衫，一直吹入骨髓一般，使人冷得直是打顫，先前還能勉强支持，後來愈來愈冷，幾乎支持不住，但還是咬緊牙關，一路支撐下去。

現在太陽漸漸偏西，但離羅山還有二十來里，谷飛雲冷得渾身發抖，在馬上幾乎坐不穩了，心知自己實在撐不住，勒住馬繮，口中叫道：「兄弟，我……我似乎支持不住了……」

逢自珍聽得吃了一驚，急道：「大哥怎麼了？你怎不早說？」

谷飛雲道：「我覺得好冷……」

逢自珍在說話之時，已經搶先一躍下馬，過來攏住了谷飛雲的馬頭，眼看谷飛雲嘴唇發紫，身子顫抖得很厲害，心頭更是發慌，目光左右四顧，焦急的道：「這怎麼辦？這裡前不靠村，後不靠店……哦，那邊松林間，好像有一戶人家，大哥你坐穩了，咱們找他們去打個商量。」

他一手攏着谷飛雲的馬頭，一手牽着自己的馬匹，又不敢走得太快，一步步的朝着右首松林間走去。

這片松林間有着一條石砌的小路，只是雜草叢生，好像已有很久沒有人經過了。

小徑盡頭，果然有一座屋宇，那是一座破廟，上面一方橫匾，寫着「三官堂」三個大字還可辨認，敞開着兩扇破損的大門，一眼望去，裡面也已破損不堪，顯然已經久無香火。

但有一個落脚的地方，總比沒有的好，逢自珍牽着兩匹馬走入大門，先把自己的馬匹放開，然後攏着谷飛雲的馬頭，越過小天井，走近階前，說道：「大哥，我扶你下來。」

他扶着大哥走上大殿，找到一個破蒲團，用手拍拍灰塵，說道：「大哥，你且坐下來。」

谷飛雲由他扶着坐下，顫聲道：「真邪門，愚兄好端端的，怎麼會打起擺子(瘧疾)來了？」

逢自珍道：「這該死的妖道，一定是他！」

谷飛雲問道：「你說……誰呀？」

逢自珍氣憤的道：「不是羊角妖道，還會是誰？大哥不是和他對過一掌嗎？一定是中了他的邪門掌功，大哥，現在怎麼辦呢？」

谷飛雲心中不覺一動，想起昨天和羊角道人互對一掌，但他却好像毫不使勁，等自己收回掌勢之際，確實感到有一絲寒意，看來果然是那妖道使了詭計！

同時也想起師父曾經說過，自己練的「金剛禪功」，乃是佛門無上神功，練到十二成，可以水火刀劍不傷，諸邪不侵，成為金剛不壞之身，但自己火候太淺，只不過三成光景。

最近南山老人要醉道人轉交自己練的玄門「太清心法」，則是道家上乘神功，同樣可以尅制旁門陰功，可能自己初學乍練，才為妖道所乘！

啊，不，自己昨晚只在大樹下打了個盹，直到此時還沒運氣行功，可能運一回氣，就會把滲入體內的陰氣驅出體外，一念及此，正待開口。

逢自珍雙眼緊注着大哥，焦急的道：「大哥，你怎麼不說話呢？」

谷飛雲道：「我正在想，可能運一會功，就會把侵入的陰氣逼出體外。」

逢自珍忙道：「那就快些運功吧，我給你護法。」

說話之際，迅快抽出長劍，站到

谷飛雲身邊，催道：「大哥，可以開始了。」

谷飛雲冷得連牙齒都會發顫，盤膝坐好，身子依然穩不下來，他索性不去管它，只是摒除雜念，緩緩吸了口氣，依照「太清心法」，專心一志運起功來。

說也奇怪，他把一口眞氣緩緩提昇，頓覺從丹田升起一股暖氣，由尾閭循督脈直上，刹那之間，佈達全身，如湯沃雪，陰寒之氣隨着消失，心中自是十分高興，暗想：「早知如此，自己昨晚運一次功，不是早就沒事了？」

要知他身兼佛道兩種神功，不論那一種神功，都有尅制旁門陰功的能力，只是功力尚淺，還不到立生反應，故必須依法運功，才能把陰邪之氣化去。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谷飛雲運功完畢，覺得體內寒氣全已化去，就緩緩呼氣，睜開眼來，人也跟着跨下蒲團。

逢自珍咦道：「大哥，你這麼快就運好了？」

谷飛雲笑道：「我已經把寒氣化去了，自然好了。」

「不成。」逢自珍道：「既然把寒氣化去了，再多運一會氣，不是更好嗎？方才你抖得那麼厲害，眞把人嚇死了。」接着啊了一聲，又道：「天黑得眞快，我們晚餐怎麼辦呢？」

谷飛雲笑道：「走，我們找個地方，好好的去吃一頓。」

「大哥眞的完全好了？」逢自珍望着他，遲疑的道：「但這時候城門已經關了，附近又沒有較大的鎭集，就算有吃的地方，也沒有住宿的地方呀，我看……就在這裡住上一晚算了，只要找些吃的東西來就好，你說好不好？」

谷飛雲看他說話之時，一雙眼睛宛如閃着星星一般，流露出歡愉之色，這就點頭道：「好吧，那你在這裡等着，我出去找。」

逢自珍問道：「大哥要去那裡呢？」

谷飛雲含笑道：「我很快就回來的。」

說完，就往廟外走去。

逢自珍想道：「大哥，我也去。」但話聲還沒出口，谷飛雲早已掠出廟門，一閃就不見了。一個人留在黝黑的破廟裡，心中未免有些膽怯，只好在殿前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過沒多久，忽然聽到廟前響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好像在門口停住，只是外面太黑了，連人影都看不清楚，心想：「這人一定不會是大哥，如果是大哥回來了，應該很快進來，那麼這人是誰呢？」

心念一動，忍不住伸手摸摸身邊長劍，正待站起，忽見廟門外出現了一個矮小人影，緩步跨進廟門，走了進來。

逢自珍只覺這矮小人影極爲眼熟，陡然間想起來了，他不就是羊角道人？

這下心頭不禁暗暗感到緊張，大哥正好不在，以自己的武功，決不是他的對手。

羊角道人漸漸走近，黑暗之中，他閃着兩點寒星般的目光，盯注着逢自珍，陰惻惻笑道：「小施主只有一個人在這裡嗎？」

逢自珍故意問道：「你是甚麼人？」

「貧道乃羊角眞人是也。」羊角道人手中拂塵朝前一甩，瞇着眼睛，深沉的道：「小施主不是還有一個同伴嗎？他在那裡？」

逢自珍故意拿目光偷偷的朝殿後一瞥，說道：「你有甚麼事？」

雖在黑夜，但這偷偷的一瞥，如何瞞得過羊角道人？這不是等於告訴羊角道人，人躲在殿後嗎？

羊角道人沉笑一聲，喝道：「谷小施主，你不用躲躲藏藏了，自己出來吧！」

大步朝殿上走去。

逢自珍鏘的一聲長劍出鞘，攔着喝道：「你要做甚麼？」

羊角道人那會把他放在眼裡？手中拂塵抬處，一下捲住逢自珍的長劍，口中喝了聲：「滾開！」

拂塵帶過，把逢自珍一個人向右摔出去三四步之多，身形閃動，一下掠到神龕後面，目光一凝，那有甚麼人影？

但谷飛雲中了自己一記「子午陰掌」，今晚子時之前必然發作，沒有人能頂得住，他的馬匹猶留在天井裡，人不可能逃走，那麼，一定是躲在附近了。

逢自珍被他一記拂塵摔了出去，心頭自然不大服氣，口中怒喝一聲：「你這老道士到底想做甚麼？」

一個箭步直欺過去，長劍揮動，刷刷刷一連三劍，急疾刺出。

這三劍快如電光，倒也使得相當凌厲，但羊角道人是何許人？身子隨着轉了過來，手中拂塵輕輕一圈，就把逢自珍的長劍壓住，眨着小眼，訝異的道：「小施主是桐柏宮門下？貧道和靈風道長是素識，你快住手！」

逢自珍猛力抽回長劍，憤憤說道：「我不是桐柏宮門下，我不認識你。」

羊角道人看了他一眼，陰惻惻的道：「但你使的明明是桐柏劍法，貧道豈會看不出來？貧道問你，你那同伴躲在那裡？」

逢自珍道：「你是問我大哥？」

羊角道人道：「你是谷飛雲的兄弟？他人呢？」

逢自珍眨眨眼，問道：「你找我大哥有甚麼事？」

羊角道人深沉一笑道：「今天中午



以後，你大哥是不是一直喊冷，全身發抖？」

「是啊！」逢自珍故意朝他笑了笑，才道：「大哥說他中了邪，後來畫了一道符，燒灰吞下，就好了。」

「畫了一道符，燒灰吞下就好了？」羊角道人沉笑道：「吞一道符就能治好『子午陰掌』，還有人花幾十年功夫練武嗎？」

逢自珍撇撇嘴道：「我大哥說，那是邪法，根本不是甚麼武功。」

羊角道人目能夜視，眼看逢自珍說話之時，臉上隱有笑意，心知上當，一面問道：「好，那你大哥呢？」

逢自珍咭的笑道：「方才你走進來的時候，大哥還坐在這裡，我只當他躲到神龕後面去了，神龕後面既然沒有，那我就不知道了，噢，我大哥會石子打穴，小心你的身後……」

羊角道人雖然不信谷飛雲吞了一道符，會治好自己的「子午陰掌」，但谷飛雲石子打穴的手法奇妙，却也不敢大意，敵暗我明，不得不防，聞言倏地轉過頭去。

逢自珍左手早已駢指若戟，趁他回頭之際，那還怠慢，手腕抬處，閃電朝他左胸「將台穴」上點去！

羊角道人陰笑一聲，左手五指一翻，一把扣住了逢自珍的手腕。逢自珍口中發出一聲尖叫，右手長劍就朝羊角道人當頭劈落。

羊角道人拂塵朝上揮起，輕輕一捲，就把逢自珍的長劍捲飛出去，口中陰惻惻笑道：「原來是個小丫頭，說，谷飛雲呢？」

逢自珍掙扎着哼道：「我偏不說！」

羊角道人看着他，沉笑道：「看來妳一定是谷飛雲的相好了，貧道把妳擒下，不怕谷飛雲不出來。」

「你少胡說！」逢自珍尖聲叫道：「快放開我，我不知道……」

就在此時，從山門外魚貫走進幾個人來，其中一人洪聲問道：「羊眞人，你拿住的是甚麼人？」

羊角道人陰笑道：「她是谷飛雲的相好……」

逢自珍聽出來的是爹的口音，不覺心頭一喜，急忙叫道：「爹，快來救我！」

原來進來的一共有五個人，那是馮家莊莊主馮鎭遠、武當歸二先生歸存仁、神拳裴通，另外兩個一身青布勁裝的，則是兩名莊丁馮興、馮勇。

馮鎭遠聽到逢自珍的叫聲，不覺一怔，目光暴射，說道：「會是珍兒……」一面朝羊角道人冷聲道：「羊眞人請高抬貴手，她是小女小珍。」

羊角道人聽說自己拿住的，竟會是馮鎭遠的女兒，一時也傻了眼，口中輕咦一聲，慌忙鬆開五指，歉然道：「貧道方才問過她，唉，馮小姐，妳怎不早說？」

馮小珍（逢自珍）可得理不饒人，羊角道人五指一鬆，堪堪放開她玉手，她右掌一揚，啪的一聲脆響，一個耳光，不偏不倚的摑在老道的眘頰上。

這要是換在平時，她馮小珍就是揚上一百次、一千次玉掌，也休想摑着羊角道人的臉頰。

但今晚可不同，一來羊角道人礙着馮鎭遠的面子，沒加提防；二來馮小珍和羊角道人站得極近，打別人耳光，手掌要朝上揚，被摑的人就站在面前，自然看得十分清楚，立時可作反應，躲閃或者封格；但羊角道人生得又矮又小，比馮小珍還矮了半個頭，她要摑他耳光，只要把手掌提到胸前就成，比摑別人要節省一半距離，自然輕而易舉，一拍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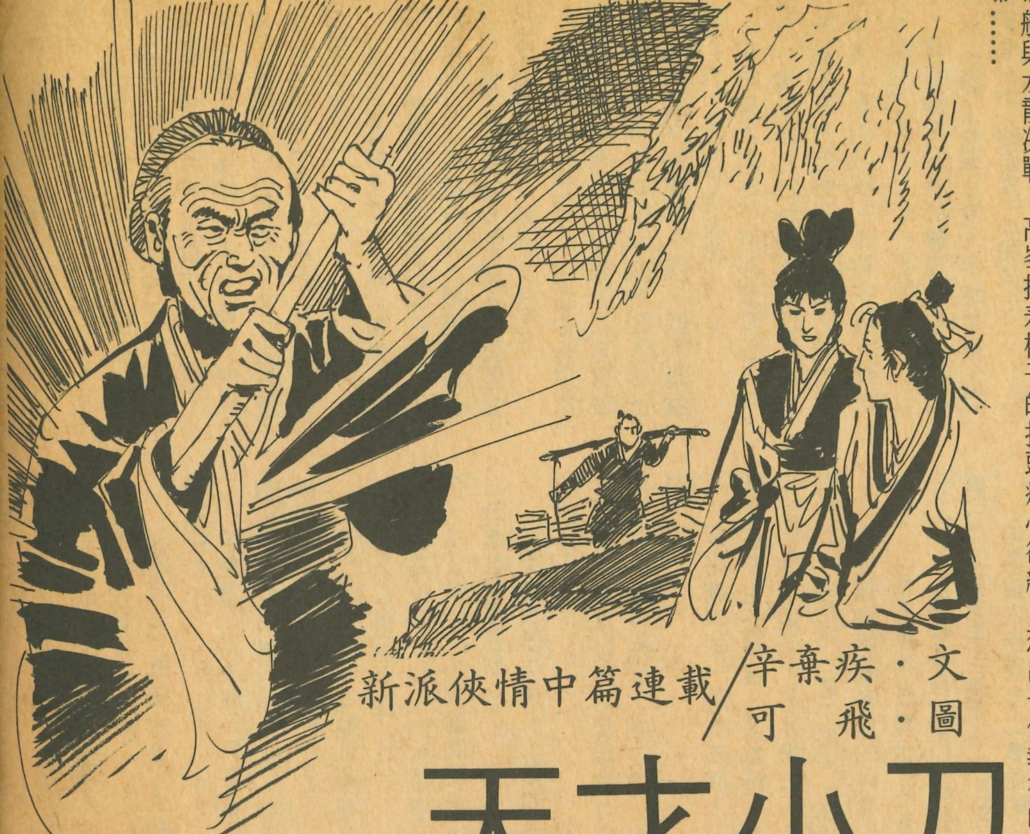
羊角道人被摑得楞得一楞，他活了一大把年紀，還是第一次捱女人的耳光，一手撫着火辣辣的臉頰，陰惻惻說道：「妳打得好，貧道先前並不知道妳是馮府千金，等到知道妳是馮大小姐，就立即鬆手，幾時得罪妳了？」

馮鎭遠也覺得女兒太過份了，羊角道人並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當衆摑他耳光，豈不使他難以下台，這就喝道：「珍兒，方才只是一場誤會，妳怎可對羊眞人如此無禮，還不快去向羊眞人賠罪？」

馮小珍冷冷一笑道：「爹，這妖道方才滿口穢言，胡說八道的誣衊女兒，難道不該打他耳光嗎？我才不向他賠禮呢！」

（未完・六）

**上文提要：** 高峯跑至江邊追截脅持梅子的兩名水龍手下，幾乎誤中對方詭計，幸段玉及時出現，阻止高峯上船，還用高峯的殺頭招式殺掉其中一名水妖；高峯回茅屋等候消息，水龍派人前來邀他到江上會面，但爲高峯拒絕，反着來人叫水龍前來茅屋跟他談判，不久，那名跑腿又至，携來梅子一根指頭，着高峯上船與水龍決戰，高峯捧着梅子的指頭痛心欲絕，想出一個報復的方法……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 天才小刀

## 捨棄激將法　改施美人計

江面上他先不動，船上的人總是要上陸地來的，他會守着岸上，只要是三船帮的人上岸，他就兜上去殺！

* * *

他是抓緊那根指頭，坐在茅屋內的，直到天將黑下來，他才想起要吃點東西了！

就在他剛剛起來去取吃的，忽然茅屋外面一聲乾咳，有人來了！

高峯一個箭步到了窗下，他不由得怔了一下！

於是，外面又是一聲乾咳，傳來一聲叫道：「高老弟……」

茅屋門打開了，高峯緩步走出去！

他的心情沉重，只是強忍着沒有哭出來……

門外面他迎着一個胖子，他嘆口氣道：「是你呀，劉大夫！」

劉大夫點點頭，他指指茅屋，道：「進去說話！」

兩個人進入茅屋裡，劉大夫道：「你傷得重，我特地前來，看看你需不需要換藥！」

高峯道：「我的傷好了，謝謝你！」

劉大夫笑笑道：「其實我也知道你的傷應該好了，我來，只是對你說幾句心裡話！」

高峯早就覺得這位胖大夫神秘……如今他果然充滿了神秘！

他點點頭，手上還握着那斷了的一節指頭！

劉大夫似乎變了，他變得很慈祥，這位看上去不過半百的胖子，實際上已是六十高齡的人了。

他拉着高峯的手，嘆口氣，道：「孩子，這一陣日子過來，可也眞的難爲你了。」

這不是他平日的語氣，他只是個大夫，怎麼會說出這幾句話來的？

雖然只是幾句半關懷的話，但對於高峯而言，已經令他十分激動了。

他忽然把手掌攤開，大叫道：「劉大夫，你看看，你仔細看看，他們多殘忍，他們竟然對一個溫柔的姑娘下狠心，剁了她的手指！」

他的手掌上放着那截斷指，打着哆嗦。

劉大夫却淡淡的道：「孩子，梅子是很溫柔，但她只是在我們的心中溫柔可愛，在我們敵人的眼中，她與我們是一樣的該殺。」

高峯大吼：「他們可以來殺我呀！」

劉大夫道：「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殺你。」他頓了一下，又道：「而且也包括着我們每一個人。」

高峯吃驚的道：「我們？大夫，你……」

劉大夫一笑，道：「是的，我們，孩子，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當年我與段玉她爹是金蘭之交，我們的交情也只有壩上段家老夫婦二人知道，那時候我獨居荒山石窟，專心研究醫道之術，提起來，那已是快四十年的事了。」

他站起來，仰望夜幕已垂的山那面，又道：「段洪的武功一流，他對人的熱誠也是一流，他太信任水龍了，他把水面上的買賣，都交在水龍手上，叫他獨當一面，他那裡會知道水龍的野心？」

這些事情，高峯已經知道，除了他不知道劉大夫竟也是段洪的結拜兄弟之外。

高峯現在已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只擔心着梅子。

他仍然抓着梅子的手指，看着血肉模糊的手指，他的眼神中充滿了血絲。

他重重的道：「大夫，我要救回梅子。」

劉大夫道：「我們都想救回梅子，孩子，你知道什麼叫誘捕嗎？」

高峯道：「我已經不想再多知道什麼了！」

劉大夫道：「你一定要知道，我就是爲這件事才匆匆的趕來。」

他拉着高峯，又道：「你自小生長在大山中，應該明白如何獵虎豹，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誘捕。」

高峯道：「他們把我當成虎豹？」

「是的，你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虎豹，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捕殺你，孩子，獵人把一塊香噴噴的肉掛在一個陷阱裡，他就能把虎豹引過來，當虎豹一旦躍入獵人設下的陷阱，你想想，還有活命的機會嗎？」

高峯道：「劉大夫，這個我也知道，可是我却不能不救梅子。」

劉大夫道：「你爲什麼一定要梅子更傷心？」

高峯一怔，道：「怎麼說？」

劉大夫道：「我輩江湖人，有殺身以成仁，有捨生而取義，我問你，你爲的是那一樁？」

高峯道：「我只是不要梅子白白死在三船幫手中。」

劉大夫道：「孩子，你如今身處江湖，而不是爲了男女之間的事，你要爲義而活，爲義而死，就好像梅子她們一樣，死而無憾。」

高峯道：「我不懂這些，我只知道梅子不應該死！」

劉大夫道：「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死在別人手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孩子，梅子都甘願赴死，你又爲何不爲她想想？」

「我要救她，就算爲她而死……」

「她若看到你爲她而死，她比自己挨刀更痛苦十倍千倍。」

高峯楞住了。

他想不到這一點，他的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便是他可以爲梅子而死。

他怎麼會想到，梅子會不希望他死呢？

劉大夫道：「孩子，梅子雖然犧牲了，但她心中一定會想着一件令她十分高興的事情，你可知道是什麼事情？」

高峯道：「我不知道。」

劉大夫道：「梅子會想到你，她想着你出刀殺敵人的樣子，她便會很高興，她想着你活着正爲她報仇雪恨的樣子，她便死也瞑目了，孩子，梅子她爹跟隨段老爺子四十年，她爹就只她這麼一個女兒，但她爹却在臨死的時候告訴梅子，要她把生命獻出來，爲復興壩上而不惜犧牲。」

高峯震驚了。

他怎麼也想不到，梅子還有這一段不爲外人道的心事。

梅子太好了，她可以不違父命而犧牲，莫非也是想叫自己成爲一個能爲壩上的霸業作出貢獻的人？

梅子一心要自己當英雄，她不希望自己爲女人而死，她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高峯落淚了，他看看手掌上梅子的斷指，想着梅子那麼一個脆弱的姑娘，竟然也視死如歸，這實在太令他無地自容了。

* * *

劉大夫起身拍拍高峯，他嘆息的道：「孩子，我們都在爲壩上而拋頭顱洒熱血，兒女情長擱一邊，一切等壩上的基業收復，你到那時想要什麼便有什麼。」

高峯不知江湖爭霸之事，只因爲他太年輕單純，他覺得良心上實在對不起梅子，甚至星兒、月兒與桃兒。

劉大夫道：「高峯，你應該換個地方住，這兒不但危險，也不方便。」

不料高峯搖頭，道：「大夫，你不是來幫我的吧？我不打算換地方。」

劉大夫道：「我不勉強你，孩子，我只有一件事情，希望你答應。」

高峯道：「是什麼事情，你說吧。」

劉大夫道：「千萬別上船，孩子，那是敵人天下。」

高峯道：「大夫，如果他們不上岸呢？」

劉大夫冷笑，道：「江面上沒糧食，他們沿岸有分舵，我們有計劃。」

高峯點點頭，道：「大夫，我不上船，你放心，我只在此地暫住，他們的任何手段，我接啦。」

劉大夫道：「孩子，你是玩刀奇才，我佩服，段玉也佩服，她也倚重你，你已是我們大家的高峯了。」

高峯感動的道：「希望不會令你們失望。」

劉大夫凝視着高峯，半晌，他重重的點點頭，道：「好，只不過你可得特別當心，敵人是陰險毒辣的，你一定多加小心才是。」

「大夫，我會的。」

於是，劉大夫匆匆的走了。

他從茅屋後面上山坡，走往山中

去了。

高峯雖然奇怪，但他並未多問什麼，因爲他心中明白，劉大夫一定是繞道過江回去了。

* * *

高峯吃過東西，無聊的坐在椅子上，他低頭看着手上的斷指，心中一陣陣的酸痛不已。

那是梅子的斷指，如今血已拭淨，只有斷處尚帶着一點點血紅的肉色，餘下的便是蒼白泛青。

他把斷指貼着自己的面喃喃叫着梅子，心中那股悲傷，實在惹人同情。

這一夜，高峯就是坐在椅子上忽睡忽醒，心情沉重，因爲他太掛念梅子了。

他更想着劉大夫的那句話——他已是大家的高峯了。

也許劉大夫的這句話，更令高峯感動。

劉大夫也正是爲了對高峯說明這句話，才趕來的。

是的，他不能被敵人往絕路上引着走，絕不輕易的進入敵人的圈套。

他打定主意了。

* * *

天又亮了。

這一夜，高峯也不知是怎麼過去的，因爲他大部份時間，都是在看着那隻斷指，就好像撫摸着梅子一樣。

就在高峯吃完東西，正要走出茅屋的時候，忽然遠處傳來「咚」的一聲響，抬頭看過去，只見又是一個青色勁裝漢子奔來。

等到那人奔到石台下面，高峯才看清又是昨日那個挨刀的漢子來了。

那漢子開口先叫「大少爺」，看來怕再挨刀。

他重重的抱拳，道：「大少爺，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呀！」

「你就是爲了對我說這句話，才又回來？」

「我又送消息來了呀！」

「說。」

「說了你可別殺我。」

「那要看你說的是什麼話。」

那漢子道：「大少爺，你開恩，我家還養着八十歲的老母親，三船幫我是個跑腿的，一個月只混到一斗米半兩銀，養我一家溫飽呀。」

高峯心中想，比我在山上放牛羊時好多了，那幾年，我未見過什麼叫銀子，帶着個窩窩頭上山去放羊，喝的是眞正的「自來水」，山泉是由地縫冒出來的。

有一回，幾頭羊和他擠在一起喝泉水，也沒什麼稀奇的。

* * *

高峯冷漠的道：「你找錯訴苦的對象了。」

他發覺這人的脖子上，纏着厚厚一層白布，顯然他已把傷處包紮了。

青色勁裝漢子道：「大少爺，你就菩薩一次吧，你若殺了我，我也只有忍了。」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道：「想不到幹送信的，也會挨刀。」

高峯道：「那是因爲你是三船幫的信差，你不是超然的在送信。」

那人一跺脚，道：「也認了。」

他緩緩的自背後取下個包袱，却使得高峯全身一陣哆嗦。

那一定是什麼令他發瘋的東西。

敵人是不會送給他銀子珠玉寶貝的，那一定又是叫他冒火三千丈的東西。

漢子不開口，他解開包袱直嘆氣。

終於，包袱解開了。

高峯的面色也白了，不，應該說是青了。

只見打開的包袱，裡面是一隻斷掌，那血肉模糊的斷掌，指頭還少了一根，敢情那斷指，就是這斷掌上面的指頭。

高峯雙手十指咯咯响，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那漢子却沉沉的道：「我們幫主說，他在船上候教，你不赴他的約鬥，便是有違江湖規矩，這一次送來這個斷掌，下一回就是斷臂一段，你少爺如果堅持不去，那就慢慢的砍那位哭也不哭一聲的姑娘，直到她死。」

高峯仍然不開口。

那漢子又道：「本來是砍指頭的，我們幫主見那姑娘不叫痛不落淚，他就火氣上來了，於是……」他比了個刀砍東西的樣子。

* * *

高峯便在這時出手了。

他狂吼一聲：「殺！」

那漢子剛側身躲，因爲上次他吃了虧，以爲自己沒有注意，所以他疾忙躲。

「呀……」

青壯漢子的聲音好像是從他那斷了頭的脖子上冒出來的一樣，是狂嗥，也是哀號，只不過他的身子倒在地上，而他的人頭却已被高峯提在手上了。

* * *

高峯此刻發了瘋，提着人頭往前衝。

他當然是往江邊衝去的，他一路不時的大聲吼：「你們殺我的梅子，我就殺你們的頭，殺！殺！」

好在山中不見人，否則一定會被他這種狂烈的樣子，嚇得半死。

高峯奔行着，他便也想起自己不但是個不祥的人，而且也是個十分倒楣的人。

他在大山中放牛羊，也曾記得山中傳言甚麼才叫眞正倒楣的人。

那幾句倒楣話他記得。

「山中看到蛇交配，房中撞上男女睡，走路鳥糞落頭頂，出門踩在牛屎上。」



他覺得自己比那幾句話還要霉運，因爲自己不是挨刀割，便是把身邊的姑娘送上斷頭台，好日子沒得過，每天還要與敵人玩捉迷藏。

只不過高峯現在不藏了。

他提着人頭往江邊跑，一路跑一路吼，他要與三船幫正面幹上了。

他忘了劉大夫之言嗎？

才不呢，他另有打算。

他的打算便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高峯曾記得爲段大姐出的主意——他叫段大姐打游擊，只要發現三船幫的人上了岸，盯住，找機會下重手，這樣便會逼水龍從大船走向陸地來。

他現在就是有這種想法。

段大姐雖有兩次行動，而且也劫了不少銀子，但高峯覺得不夠積極，尤其是如今，他看到梅子的斷掌以後，更以爲段大姐不積極。

高峯好像眞的發瘋了。

一個發瘋的人，是不顧一切的。

他就是不顧一切的提着人頭往江邊奔，現在……

現在他來到了江邊，江邊上還停着一條船，那是一艘快船。

高峯跑着大聲叫：「你們都該死呀，殺！」

當他跑向岸邊的時候，快船上的四個青色勁裝漢子還直發笑。

有個站在船頭的漢子幾乎笑歪了嘴，道：「來了，是那個小王八蛋受不了刺激跑來了，快準備搖船到江心。」

這漢子還抓住船邊的繩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

只不過他忽然吃一驚，又道：「怎麼不見『快腿六』那小子回來？」

原來那個專門送信的人叫「快腿六」。

船上另一人指着狂奔而來的高峯，驚得大叫：「快看那小子手上提的是什麼東西。」

船頭上的人已看清了，是個人頭。

他便也立刻想到，那一定是「快腿六」的人頭。

「快腿六遭殃了！」他大叫。

另一人也吃驚的道：「他會不會上船來宰我們？」

船頭上的人冷笑，道：「他若上船來宰人，我們便往江中跳，跳到江中再造他的反。」

另一人也道：「對，弄翻了船，我們把這小子往江心水底拖，他奶奶的，水下是咱們天下。」

便在這時候，高峯已奔到了江岸邊，他不上船，他站在江邊大罵。

「你們這批王八操的小子，可是三船幫的嗎？」

船頭上那人鞠躬到地笑嘻嘻，道：「你老弟大概就是我們幫主誠心誠意要請的高爺吧？你請上船來，我們送你到總舵。」

高峯嘿嘿冷笑，道：「你們別來這一套，高大爺不上你們的當，呶，我這兒有件寶，是送給水龍的，拿去！」

他雙手猛一拋，那顆血淋淋的人頭直往快船上飛去，敢情沒人伸手接。

誰也不願意伸手接人頭，怕倒楣。

人頭倒楣了，「咚」的一聲砸在船板上，那模樣仍然沒改變，船上四人一看，便知道是「快腿六」的人頭。

四個人齊瞪眼，沒有一人敢開腔。

高峯在岸邊指着罵，道：「回去告訴姓水的，他若殺了梅子姑娘，我就在岸上宰他的人，老子見一個宰一個，見兩個宰一雙，我把你們三船幫的狗東西都殺光，別忘了老子最後一句話，我操他八輩子祖奶奶。」

他罵完，回頭便走。

他本來是要上船去宰那四個人的，但他一方面聽了劉大夫之言，不敢輕易上船，再者，他發覺快船的岸纜已解，有兩支竹篙抵着岸，這情形很明顯，他若是上了船，快船立刻就會離岸，後果他就慘了。

快船上的人見高峯只罵人，不上船，一個個眞的傻了眼。

船頭上的人高聲叫，道：「喂，你怎麼不講江湖規矩，你怎麼隨便把送信的人殺了？」

高峯本來已走出七八丈遠，聞言他又回來。

他又站在岸邊上，指着船頭上那人道：「你說得有理，我以爲你放屁，你覺得不應該，那麼你下來，我給你一個公道。」

那人道：「什麼公道？」

高峯道：「江湖上什麼才是公道？」

船頭那人火大了，他脫下肩頭繩子，指着高峯叱道：「你小子連公道也不知道？」

高峯冷冷笑道：「不知道，你教我。」

那人挺起胸膛叫道：「大家公認的道理就是公道，你聽到了嗎？」

高峯咬牙，道：「擄去的人被你們一刀一刀的砍，這也是公道？」

那人道：「她是姓段那女人的人。」

高峯道：「我也是，所以在我們之間的公道，只有一種東西，你個王八蛋想知道是什麼嗎？」

那人道：「什麼？」

高峯立刻道：「刀。」

那人跳起脚來罵，道：「娘的老皮！你以爲你的刀子利？你上船上來試一試，老子不怕你。」

高峯忽然笑了。

他笑得雖然不太自然，但那還是個笑容，至少他以爲他已經在笑了。

然而，他却不知道他的笑有多嚇人，至少，船上的人就以爲只有瘋子

，才會發出那種笑。

他笑着看看那人一眼，道：「老小子，你想誘我上船，是嗎？」

那人立刻道：「我們奉命來送你到我們總舵。」

高峯道：「我不打算上船。」

那人冷冷道：「你怕什麼？難道你不去救那個女子了？她已經殘廢了，難道還要叫她死？」

高峯心中猛一痛，如果不是劉大夫的諄諄告誡，他早就上船了。

他冲着那人又是一笑，道：「水龍要想用梅子姑娘的命來威逼我，他大錯特錯了，我什麼都缺，就是不缺姑娘侍候我，如果水龍要殺梅子，你就帶個信給姓水的，叫他把梅子姑娘的人頭送給我，就好像我送來那人的頭一樣的送給我。」

船頭上那人楞然，道：「你眞狠心吶。」

高峯道：「彼此差不多。」

船上另一人道：「我不信，你若不是爲了那女人，又怎麼殺了我們的人？」

高峯仰天哈哈笑，道：「殺人是我的工作，當然，我對付敵人的手段是殘酷，所以我便也要承受敵人給我製造的痛苦，爲了解決這種十分惱人的痛苦，我便只有用刀，我用刀打擊敵人，我的刀就是會爲我解除痛苦，各位，水龍就不敢上岸，他最怕死，他是一頭怕死的豬，也是一頭早就該死的狗！去，告訴水龍，我就在山中等他了。」

他轉身就走。

這一回，他走得很快，而且也不再回頭看。

快船上的人一個個目瞪口呆，誰也擠不出一句話，船頭上的人還在跺脚。

四個人看看船上的頭——快腿六的人頭，也不知如何處理了。

* * *

高峯很想跳上船去宰了船上四個人，但他衡情量勢之後，覺得劉大夫的話是對的，忍一時之氣，保有用之身，等着痛宰三船幫的人。

他就是想到這些，才沒往快船上躍。

他上一回就是逃得快，而且還是在夜晚，才能從水龍的大船上逃過一劫。

他在山中養了快一個月之久，方把一身傷養息好，這時候，他是不會爲快船上的四個小小頭目而冒險。

如果快船上是水龍，高峯早就上船了。

* * *

高峯又回到了茅屋。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發呆，他的右手拿着梅子的斷掌，左手拿着那根斷指。

他不時的把斷指往斷掌上接啣，從刀口上看，那正是梅子的斷掌。

想起梅子痛苦的樣子，高峯咬牙欲碎。

他悲傷欲淚，喃喃自語：「梅子，妳那麼善良，那麼的柔情，妳怎能忍受這種痛苦。」

他的心中，充滿着梅子的影子。

他的眸芒，直視着手中的斷掌與斷指，看上去，他好像在把玩着兒童玩具似的，忍不住時握時看，還喃喃的自語着，看來他好像發瘋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茅屋門外，突然有了叩門聲，這令高峯吃一驚，因爲他設下的警告山藤與石頭等，怎麼會沒發出聲音來？

「誰？」

「我。」

這聲音眞好聽，因爲這聲音是女的。

只有女子的聲音，才能令人覺得悅耳，天下沒有男人的聲音，聽起來是悅耳的。

如果有男人發出悅耳聲，這個人一定是人妖。

大山裡不會有人妖，高峯從小窗望出去，只見是個十分標緻的姑娘，高峯立刻想到，這又是段大姐的安排，也許是劉大夫的意思。

如今高峯也弄明白了，劉大夫原來並不是爲了銀子，他與段大姐她爹是叩頭兄弟。

* * *

乾乾的咳了一聲，高峯拉開了門，他面無表情的道：「姑娘，妳找誰？」

「我來找你呀！」

「是段大姐派你來的？」

「就算是吧！」

高峯覺得此女坦白，說出的話比個男人還男人味——這又是另一類型的女人。

只不過高峯並不在意，他淡淡的道：「我對大姐說過，我不需要人侍候，我要一個人住在這裡，我等着水龍前來決鬥！」

那姑娘長得還眞不賴，白淨皮肉圓臉蛋，笑起來還有梨渦，一口牙齒碎如米，亮晶晶的還發光，伸出手來攏秀髮，根根指頭細如葱一般。

她站在高峯面前，不說話先就是笑，道：「總得有人爲你弄些吃的喝的吧？」

她說着，便挽挽袖子動手了。

看吧，切菜煮飯眞地道，一應吃的剎那之間擺上桌。

高峯看得心不忍，他不忍把這女子叱走，只因爲他對於姑娘們總覺得有一種太大的歉意，因爲已經有四個姑娘遭了毒手！

* * *

高峯坐在床沿上，姑娘上前拉衣裳，她笑道：「吃的東西都好了，來，先嚐嚐我做得怎麼樣！」

高峯只得隨她坐在小方桌邊，他的眼睛看着四樣小菜，有一股子香味



冲腦門。

他可並未動筷，只淡淡的道：「姑娘，妳的芳名？」

「我呀，我叫仙子！」

「妳很漂亮，好像仙子！」

仙子吃吃笑了，她要高峯喝酒。

高峯不喝，只是很難過的對仙子道：「梅子姑娘不相信我的話，妳應該相信的。」

仙子道：「相信你甚麼話呀？」她的手搭在高峯的肩頭，又笑道：「你說，我會相信你的話的！」

「我是個很不祥的男人，姑娘與我在一起，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仙子哈哈大笑，道：「眞是這樣嗎？」

高峯道：「我不會騙妳的，仙子，回到段大姐那裡去吧，我一個人承受孤單，我不要妳侍候我了，因爲我不想妳也同星兒、月兒、桃兒、梅子她們一樣的下場……唉，她們很悲哀啊！」

仙子反而笑了。

她笑着拉緊高峯，道：「她們都爲段……段大姐……貞忠而死嗎？」

高峯怔了一下，道：「妳應該知道的呀！」

仙子一笑，道：「是的，我知道，只不過我現在已經爲你做了吃的，就算你要轟我出去，也要看……」

她起身走近小窗，又道：「天快要黑了，我一個人怎能走山路？」

高峯道：「妳本不該來的！」

「我已經來了呀，高……高……」

「我叫高峯！」

「是的，你叫高峯。」仙子又笑了。

她伸手拉着高峯，笑得好甜好甜，又道：「來嘛，先吃東西呀，你不餓呀，我餓了。」

高峯手中仍然拿着梅子的斷掌。

他已經拿了很久，很久，就好像他在那道飛瀑前面拉着梅子的手一樣，不時的叫一聲「梅子！」

他現在沒有叫，但心中在叫，當仙子拉他的時候，他只得小心翼翼的把梅子的斷掌放在床上的枕頭上。

他跟着仙子到了小桌邊坐下來。

仙子笑呵呵，一副得意的樣子，忙着爲高峯遞筷斟酒，又把好吃的往高峯口中送。

高峯沒拒絕，他吃着也喝着！

仙子也吃，她吃得比高峯的少，但喝得不少，這就叫高峯感到奇怪，爲甚麼姑娘喝酒似喝水？

其實女人如果喝起酒，比個酒鬼還厲害，如果想証明，簡單啦，酒家的酒女都是酒仙。

* * *

高峯當然不會知道這些，他才離開土包子似的大山裡幾個月，他甚至對於江湖上的鬼魅技倆，還談不上一知半解，他的單純，就好像一張白紙。

只不過在他的這張白紙上，已經染上了鮮紅的血。

* * *

仙子很活潑，也很俏皮，這就是高峯對她的第一個印象。

仙子與梅子是兩種極不同型的女子，梅子是恬靜的，而仙子却是外向的。

高峯在仙子的引逗下，他也喝了幾杯酒。

他不應該喝酒的，因爲一個心中充滿悲痛的人，喝了酒是很容易醉的！

高峯醉了，他倒在床上發酒囈，不停的叫着梅子的名字，他也叫星兒、月兒、甚至於桃兒。

他眞的醉了。

仙子並未醉，她的酒量好得很。

她站在床前冷冷的看着高峯，因爲她不相信一個會武功的高人，竟然會只喝了五七杯酒就醉倒！

這對於她前來的眞正目的產生了阻力。

她擔心的乃是高峯會不會是裝醉。

她想得多，當然想起就越發的要小心。

她不是奉命來侍候高峯的冷暖起居，她更不是來消除高峯的寂寞。

她是來取高峯的命，因爲她不是段大姐派來的人。

她是三船幫調來的殺手。

三船幫幾次栽在高峯手裡，便也知道高峯是個多情而又喜歡姑娘的年輕人。

其實年輕的哥兒們都多情，當然對姑娘更多情，江湖之上，如果有個女子向年輕朋友拋上個媚眼，就會叫這位老弟害相思病，也許他就會變成女子的跟屁虫。

所以呀，一般的姑娘走在路上只往前看，尤其是在男人面前，她就更靦覥。

仙子可不一樣，「江陵酒家」的仙子姑娘，可是有名有姓有味的酒國高手，她老妹子除了酒，動刀子殺個人，她也照樣的幹。

水龍要她脫光衣衫逛大街她也敢，當然，水龍暗中叫她找上高峯，她就一口答應了。

她只一答應，多情的高峯就危險了。

現在……

仙子看着高峯，不敢出刀，因爲她相信江湖上的殺手，都有一套保護自己的本事。

江湖上所有挨刀的殺手，均是不會保護自己的人，他們只會殺人而疏忽自身的安全，這樣的殺手就死得早，死得快。

仙子以爲高峯一定會保護自己，因爲當她來的時候，便發現一根老藤連在樹枝上掛的石頭，她一看就笑了。

她知道高峯設有預警，她裝做段大姐派來的人，混在高峯面前。

她伸手摸着右小腿，因爲她的刀，就是藏在右小腿內側的鹿皮刀鞘中。

她却不敢拔出來，她怕一擊不中，自己的頭便保不住了，因爲她沒來的時候就有人告訴她，姓高的小子，只切腦袋，而且一切即中！

她當然不想掉腦袋，她是來殺高峯的。

她低聲的在高峯耳畔道：「高峯，你眞的醉了？」

猛古丁，高峯挺起上身來，道：「誰……誰說我醉了？妳說的？」

仙子淺笑着，道：「你說酒話！」

「不是酒話，是心裡話！」

「那也是酒話，高峯，我以爲那是酒話！」

高峯突然抓住仙子，道：「要我証明給妳看？」

仙子皺眉，道：「高峯，你揑痛我了。」

高峯哈哈笑道：「眞是對不起，唉！」

他突然一聲長嘆。

仙子道：「你也嘆氣？」

「我的心好痛，仙子，心痛比肉體痛更痛苦，已經有四位美麗的姑娘死了……梅子怕也是死了。」

仙子道：「她們死了，還有我呀，高峯，我比她們一定不差，你相信嗎？」

高峯道：「妳同她們是不一樣……」

「甚麼地方不一樣？」

「我說不上來，但我覺得妳與她們大不相同，妳的笑、妳的語氣、妳的動作……」

仙子道：「至少我與她們一樣，都是女人！」

高峯道：「是的，只有這一點，恁誰也不能否認，我更不會否認妳是女人。」

仙子心中在驚訝，他果然未醉，如果眞的醉了，是不會有條不紊的說出這些話的。

她慶幸自己剛才未出刀，否則，剛才死的不是高峯，而是自己的頭滾在地上了。

想及此，她不由得伸手去摸摸自己的脖子。

* * *

高峯拉着仙子一隻手，他發覺仙子的手很冷，在這種熱天，是不應該有此現象。

「妳怎麼了，不舒服嗎？」

「我很好呀！」

「妳的手爲甚麼如此涼的？」

「我的手不涼呀！」

其實她也知道自己的手是很涼，她是嚇得手心涼。

面對着大殺手，而想出刀殺死這個人人談虎色變的大殺手，她能心靜如水嗎？

她只差未打哆嗦！

她來的時候，是由三船幫的四當家勾上天叫她來的，而且勾上天對她也寄以很大的期望，希望她能把高峯的人頭提着回來，當時勾上天許了她的賞賜，那便是把高峯的人頭提回來以後，放在秤上秤人頭，三船幫便會以同等量的黃金送給仙子！

一顆人頭至少也有個十斤八斤重，等量的黃金不是個小數目，仙子就是想到了黃金，她才冒險前來的。

但仙子也記得勾上天最後一句話——如果能活捉回來，他加倍送金！

加倍，就是兩顆人頭的重量黃金，江湖上有多少人還未曾見過黃金，尤其是那麼多的黃金，當然是十分吸引人的了，仙子來的時候，就不停的想着如何運用那麼多的黃金。

* * *

此刻，高峯拉着仙子，道：「仙子，明日天亮，妳回去吧，我不要再害人了，我不祥，記住，天亮妳就回去！」

仙子笑笑，道：「好，我聽你的，天亮了，我便走。」

她的心中在冷笑：我是不會同你住在這茅草搭的破屋子裡，江陵大酒樓的後大院，我還有套房住，比起你這狗窩也不如的地方，何止天上地下……

她只是在盤算着，要怎樣才能安全的割下高峯的人頭。

當然，她要設法先製造機會，而且必定是在十分安全的條件之下，她才會出手。

* * *

緩緩的，仙子往高峯的身邊躺下來。

女人的動作，只有在此刻才最吸引男人。

只不過江湖上，對於女人的這種柔柔的表現，也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有的是兩情相悅，彼此尋歡。

有的是爲了金錢，表面上强作喜歡，心裡面說不定會駡這男子是猪、是狗……

仙子的心中，雖然沒有駡高峯是猪狗，但她心中所想的，比駡高峯是猪狗還要惡毒十分，因爲她正在不停的打算琢磨如何出刀。

她的動作是誘人的。

她的胸脯也很特別，尖而堅挺，好像王小二剛起鍋的高尖饅頭。

她把那個男人唯一缺少的奶子貼緊在高峯的胸臂上，偶爾一個小動作。

高峯何許人也，年輕小伙子呀，怎能經得起仙子如此的挑逗。

他本來是在火頭上，他心中充滿了忿怒的火焰，只不過經過仙子的一陣哼呀咳的安慰，高峯的怒火變了——變成了慾火。



* * *

初時，高峯還會想着那些痛苦的往事，稍久，仙子的俏嘴在他的耳邊蹭着，而且說些他也聽不清的囈語，高峯的另一手便搭過來了。

仙子對於高峯的這一動作，感到一陣狂喜，因爲她明白，而且相當的明白，男人如果有了動作，那就表明他的念頭是甚麼，男人如果開始行動，便如江河的傾瀉，必是全力以赴，因爲他要在此刻表現出他是多麼的英雄，多麼的偉大。

但往往有許多男人虎頭而蛇尾，就好像雄赳赳的大花老公雞，盡在母雞身邊表醜態，等到上了馬，雞屁股一壓就完事了。

這種事，仙子見得多了。

她是江陵大酒樓的紅牌酒女，她當然不乏這種閱歷。

她現在幫着高峯在順水推舟。

她解衣，也解高峯的衣。

高峯的手，却在此刻碰到枕上梅子的斷掌，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仙子當然也看到了，她搶在手上，道：「何必睹物傷感情，放在一邊吧，高峯！」

高峯摸摸梅子的斷掌，又要嘆氣，只不過他的氣未嘆出來，仙子的俏嘴已壓上來了。

仙子不只是把俏嘴送上，而且還從俏嘴裡吐出個會跳動的舌頭，頂入高峯的口裡了。

甚麼話也別說了，來吧！

仙子與高峯二人就在那張床上好一陣折騰，我們的小高峯還眞行，與仙子這種久經戰場的悍將殺了個旗鼓相當，難分勝負。

她從經驗上知道，男人如果大戰之後，必然會累得同龜孫子一樣的呼呼大睡，如果高峯不反常，他一定會呼呼大睡，那時候出刀，必定很安全。

只不過高峯還眞的反常，因爲大戰結束之後，他不累，其實他是心中有愧，他怎可以再同仙子亂來，雖然仙子作主動，可是星兒她們也主動！

高峯以爲自己又害了仙子了。

他反而安慰的拍着仙子，慢慢的哄得仙子閉上眼睛，不再動了。

仙子的心中在動，她是閉上眼睛引誘高峯睡着了，她好下手。

然而，高峯看到仙子閉上眼睛，便十分小心的坐直了身子，他又把梅子的斷掌取在手上，想着梅子如今不知怎麼樣了。

* * *

初時仙子很急躁，她明白此地不能久留，萬一段玉來了，她就慘了。

任何人來了，仙子都會立刻露出原形，所以她急得不得了，然而又不能開口說話——睡着的人是不會說話的，除了不清楚的夢囈。

高峯起身走到茅屋前，夜幕低垂，他獨坐在石頭上，他摸着梅子的斷掌，想着梅子的笑容，啊！那含蓄的微笑，與仙子的豪放，眞的是不一樣。

他覺得仙子很會那種功夫，而且十分主動，配合得眞是天衣無縫、無話可說，難道是大姐蓄意的安排？

他就是沒有想到，仙子會是三船幫買通的殺手。

他的心中，早就把姑娘當成善良的一羣。

* * *

床上的仙子發出微微的鼾聲，她眞的睡着了。

她一路過江跑了十多里，又在茅屋弄吃的，然後又是一陣亂來，她眞的累得再難支持了。

她睡得很香，在一旁的高峯，就以爲她的睡姿很誘人。

然而，高峯還是未警覺到危機就快來了。

高峯輕輕的睡在一邊，他知道此刻應是四更天了。

他閉上了眼睛，不久，便也睡着了。

* * *

高峯睡得比之仙子還要沉，沉得就好像昏過去了！

是他的鼾聲，把身邊的仙子吵醒的。

仙子不動，但她的眼睛在動，滴溜溜的旋動幾下之後，她才慢慢的轉過頭來。

她也暗自駡自己貪睡，差一點誤了大事情。

緩緩的，她坐直了身子。

她取衣、穿衣，連一點聲音也沒有，最後，她冷冷的站在高峯的前面，手上握着一把匕首。

她心中在想着：眞可憐，年紀輕輕的就這麼死了。

忽然，她發覺茅屋一邊，放了一條繩子。

那確是一條蔴繩，而且還是新的——古姥姥用繩子綑柴薪用的。

仙子立刻笑了，她覺得如果用繩子把高峯綁起來，自已的刀法雖不比他的高明，但押着他走上一段山路趕到江邊，應該不成問題。

她沒有忘記勾上天曾對她的交代——捉活的就把金子加一倍，一倍就是高峯兩顆人頭的重量。

眼前就是機會，她是不會放棄的。

這年來，誰不想多弄些金子？傻蛋才不想發財，甚麼叫做人爲財死！

就因爲「人爲財死」是古來定律，所以到處都見打破頭。

爲財可以六親不認、爲財也會男盜女娼，當然，仙子也是人，她並非是眞的仙子，她是個酒女，江陵城中大酒樓的酒女，她當然更愛財，而且她就是爲財而當酒女。

她愛財，所以她改變了主意，她決定用蔴繩把高峯牢牢的綑起來。

* * *

她的動作十分小心，女人做事本來就很細心，她現在已把蔴繩提在手上。

她在比劃着要如何的下手綑綁。

首先，她把手中匕首準備好，如果高峯發覺或者在她未綁好就醒來，她只有出刀！

也是忍着極大的犧牲出刀，因爲她只有取了高峯的人頭，立刻走人。

仙子知道，她是無法揹着高峯往江邊跑的，因爲她沒有那麼大的氣力。

所以她如果出刀，便是要高峯死。

* * *

高峯睡得很熟，他在悲傷與奔波中早就累了，更何況他還同仙子好一陣折騰，他早該睡了。

當仙子把繩子從他的雙腿套上死結以後，高峯甚至不會感覺到甚麼。

仙子又將高峯的頭拴在床的欄杆上，然後打了個活結，套上高峯的雙腕。

高峯就在仙子把他翻轉背綁牢的時候，他才稍稍的動了一下，口中「唔」了一聲。

直到此刻，仙子才吃吃的笑了。

她轉向小窗，那麼愉快的看看外面天色，是的，將交五更了，也正是最好的上路時刻，不會怕遇上甚麼人的。

然後，她走到床前，又是很溫柔的拍拍高峯。

高峯嗯了一聲要翻身，只覺得手脚不靈光，不由得睜開眼睛看。

「妳！」

他發覺手脚不但不能動，而且雙手反背連在脖子上，拴了一根蔴繩。

拴的方法很結實，大力士也掙不開，因爲如果用力掙，脖子就先吃不消。

仙子哈哈笑，她手中的匕首，就在高峯的面上刮呀刮得沙沙響。

「妳幹甚麼？」

「高峯，你以爲我幹甚麼呀！」

「妳不是段大姐派來的？」

「我是勾四當家派來的！」

高峯驚怒交加的要掙扎，只不過他剛用力，脖子便立刻猛一緊，露出面紅脖子粗的樣子。

他咬牙欲碎，叱道：「妳還裝做侍候我……」

「我也同你睡覺呀，這是很平常的事嘛！」

「同男人睡覺，是平常的事？」

「我像喝一碗涼稀飯一樣，既輕鬆又平常。」

「這麼說來，妳常同男人睡覺？」

「也不一定，那得看是甚麼人，而你，我並不喜歡你，可是，爲了達到我的目的，我便將就……」

高峯氣得一瞪眼，吼道：「頭一回知道女人仗着那個黑洞玩死人的！」

仙子笑得很乾脆，道：「就有不少賤男人！」

高峯冷冷道：「妳準備如何對付我？」

仙子道：「很簡單，你乖乖的跟我走！」

高峯道：「去三船幫，是嗎？」

「不錯。」

高峯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勾上天那老小子一定等在江邊，是不是？」

仙子呵呵笑道：「眞的很聰明，不錯，四當家就是等着我的好消息。」

高峯道：「妳要怎樣把我押到勾上天面前？」

仙子一笑，道：「更簡單，你走在我前面。」

高峯不動，他甚至閉上了雙目，他覺得面前的仙子變了，變得不好看，而且好像變成了蛇蝎一般。

如果仙子此刻再投入他的懷抱，不但不會引起他的興趣，而且還會令他倒足了胃口。

原來仙子竟然是個紅酒女，他怎麼會想得到呢？

他甚至還用力的閉着眼睛，只淡淡的道：「妳出手吧，殺了我吧。」

仙子一怔，她想不到高峯視死如歸，人還有不怕死的，倒也是第一次遇上。

她輕聲細語的在高峯耳邊道：「何必呢？何必一定要我出刀，你爲甚麼不幫幫我的忙？」

高峯道：「要我幫忙？我幫妳甚麼的忙？」

仙子道：「反正你是死定了，何不念在我們一夜夫妻的份上……你……」

她的話未說，高峯厲吼道：「誰同妳一夜夫妻，虧妳說得出口，不要臉！」

仙子哈哈一笑，道：「要臉沒飯吃，老天爺給了我們女人的原始本錢，就是這一套，高峯，你想想，如果這世上少了女人，你們男人怎麼辦？」

高峯不開口，他懶得再開口。

仙子又道：「沒有女人，男人成了和尚，天底下沒有那麼多寺廟吧。」

她推推高峯，又道：「高少爺，你幫幫忙，千萬別逼我殺你，隨我去見勾上天，我也許站在一邊幫着你說上幾句好話，你不就又活了？」

高峯只淡淡的一句話，道：「你休想。」

仙子火也慢慢大了，她把匕首架在高峯的鼻子上刮着，道：「說了半天，你還不開竅呀。」

「妳出刀吧！」

「你以爲我是個活菩薩？我可以切掉你的頭！」

「妳爲甚麼還囉嗦？我已不耐煩了。」

「你是死了心了，是嗎？」

「囉嗦。」

仙子舉刀了，她準備一切，就把高峯的人頭切下來。



她也準備好了包人頭的布，她等着人頭裡面的血流乾了，馬上包起人頭往江邊奔去。

當然，她也不打算要雙份的金子了。

只不過一旦想到雙份金子，她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上。

那便是勾上天請她出馬的時候，曾經對她說過梅子姑娘在他們手上，而且梅子與高峯是很親密的一對，如今又見高峯雙手抓合着那斷掌，她立刻靈機一動，笑道：「如果我是你，就不會這樣閉起眼睛任人宰殺了。」

高峯道：「所以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

仙子道：「但却有一件事，就是梅子，那個姑娘的罪可受大了。」

她的話甫落，高峯雙目厲睜，吼道：「梅子怎樣？你見過梅子？」

仙子心中好高興，這就叫搔癢要搔在癢處，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提到梅子，高峯立時變了樣，他急切看着仙子。

仙子却又一笑，道：「你很喜歡梅子了？」

「廢話少說，梅子怎樣了？」

「梅子很慘。」

高峯嘆口氣，道：「是我無能，也缺乏決心，我害慘了梅子。」

仙子冷冷道：「可是梅子並不恨你，高峯，梅子反而想着你，她一直想見你最後一面，她叫着你的名字，她也叫着要見你，她好像非見你一面不可，因爲她好像有極重要的事情對你說，她眞癡情啊。」

高峯幾乎要挺起身來了，他的雙目幾乎慾出眼眶外，全身哆嗦，宛似在打擺子一樣。

他張口說不出話，看來他是相信仙子的話了。

他就是如此單純，他的江湖生涯太短暫了，江湖上的牛鬼蛇神，他一個也鬥不過。

他甚至鬥不過自己的情關。

仙子說謊就好像喝稀飯一樣簡單，只那麼順口溜，還眞的像那麼一回事，說得高峯很心痛。

仙子的三言兩語的謊言，却是「武大郎放屁，短粗又臭」，高峯火大了。

他這一發火，仙子心中就愉快，因爲她的謊言管用，高峯信了。

* * *

高峯閉上眼睛，沉痛無比的道：「我要去見妳，梅子，我一定要見到妳，梅子啊，妳一定要等我。」

仙子一旁却冷笑，道：「你想見梅子？」

高峯道：「你不是一心想押我去見勾上天？」

仙子道：「我可以押你去江邊，但我忽然想通了，我不想再冒險。」

高峯道：「你會冒甚麼險？」

仙子道：「我怕你走在半道上動歪腦筋，萬一我一個不留神，上了你的當，怕是死的不是你，而是我。」

高峯叱道：「妳就那麼怕死？」

仙子道：「瘋子才不怕死，我沒發瘋。」

高峯道：「妳很會用繩子，我已落入妳手中，仙子，就算是你剛才的那句話，我們有一夜夫妻之實，我答應不動歪腦筋，我們馬上走。」

仙子心中樂透了。

她撫摸着高峯的頭。

她的心中好一陣噗通噗通的跳，因爲那顆人頭眞不輕，十四五斤是有的，如果加一倍，天爺，就有個三十五六斤，只要把這姓高的交在勾四當家手上，三十多斤重的黃金就到手了，富婆當定了。

她還雙手撫摸着高峯的頭，摸得高峯又發了火。

「妳摸我的頭幹甚麼？」

仙子道：「你的頭太好了。」

「却是上了妳的當。」

「我是說，你的人頭眞不輕。」

高峯怒道：「比水龍的小多了。」

提到水龍，便是仙子也笑了。

水龍的頭似巴斗，兩條腿却是很細的，這種人在相書上說得明白，屬於山中虎、水中蛟，金殿之上無座位。

這就是說，像他這種人物，也只能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眞龍天子沒有份。

但在仙子的眼裡，水龍就是一條龍。

她哈哈笑着收回手，道：「所以水幫主是三船幫的大當家，他的名頭可大了。」

高峯怒道：「可惜我無法出刀切下他的人頭。」

便在這時候，仙子哈哈笑着，道：「聽說你的刀是一口寶刀，讓我看看。」

高峯吼道：「誰說的？」

「勾四當家說的，他看你出刀削斷別人的刀。」

她在床上四處摸索，終於在枕下找到了那把小刀。

她仔細的看，不停的讚：「眞是好刀。」

「放下！」

「放下？你用不着了，讓我一齊獻給勾四當家吧。」

高峯氣得大吼，道：「你是個不要臉的臭女人！」

仙子不怒反笑，道：「臭就臭吧，起來走吧。」

她把高峯的蔴繩套在脖子上，雙臂反綁在後面，一根繩子連雙足，高峯只能慢慢的出脚往前走，休想跑上一大步的了。

仙子右手握着匕首，她還將高峯的短刀反手掖在褲帶上，笑笑道：「高峯，你在前面慢慢的走，我在你後面看得清，你若稍有歪腦筋動，我就在你後面出刀。」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經過傷心女的查証，韓金非原來是花衣門派來的奸細，還捉了花衣使者，查不出底蘊，由金雷假冒使者去花衣門打探，誘花衣門主來地底之城，金雷一出四海村，便見一紅袍少女帶他去見門主，門主也是一個少女，聽金雷滙報，馬上點齊兵將，由金雷帶路，浩浩蕩蕩的進入地底城，一入城，被三隻獨角獸傷害了幾人，跟着傷心女親自出迎……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 江湖情仇恩斷消

## 遺箋說出因果　二女冰釋前嫌

花衣門主當面臨着空前之敵時，她表現出自己的鎮靜和雄心，毫不畏懼的直行而去。

傷心女道：「請上客廳！」

穿過那重重的門戶各人又回到了大廳了，當這雙方高手甫跨進大廳之時，只見一個身穿花衣的人倒卧在地上，數人俱是一怔，不知他怎會死在此處。

丁傑面上刹那間變了顏色，忖道：「他怎麼突然死了！」

花衣門主上前道：「這不是花衣使者麼？」

傷心女沉聲道：「不要碰他！」

花衣門主冷笑道：「他是本門之人，你憑甚麼干涉？」

傷心女冷笑道：「我只是不願你這樣死去而已！」

花衣門主一怔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傷心女淡淡的道：「他欲盜我財寶，不小心觸上毒物，此刻全身都是劇烈之毒，你的手只要碰上，不出半個時辰便會和他一樣！」

花衣門主道：「我不信。」

傷心女哼地一聲道：「不信你便去試試！」

她突然一揮手，一隻老鼠自地上跑了出來，身子尚未觸及花衣使者的衣衫，突然慘叫一聲而死，身子瞬息變得藍了一片。

花衣門主打了一個冷顫，忖道：「她沒騙我！」

傷心女冷寒的眸光陡然落在丁傑的臉上，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丁傑惶恐的道：「我！我！不知道。」

傷心女冷笑道：「也許這又是你安排的一場好戲！」

丁傑搖手道：「不……是！」

傷心女突然幽幽一嘆道：「不是你也就算了！」

丁傑聞言登時長長的鬆了口氣，他惟恐自己的陰謀讓傷心女發現，如今一聽她不追究了，自是大喜過望。

花衣門主突然瞥見韓金非好端端站在那裡，美艷的玉靨上刹那間罩上一層寒霜，她冷哼兩聲道：「韓金非，你還沒死？」

韓金非苦笑道：「門下做了階下之囚！」

花衣門主冷冷地道：「是不是被她美艷所迷！」

韓金非駭然的道：「不是。」

花衣門主冷冰冰的道：「本門最恨門下弟子變節變志，你已犯下本門重規，本門主依照慣例無法留你！」

韓金非顫聲道：「請門主手下留情！」

花衣門主大袖突然一揮，一縷白光陡然穿空而去，只聞一聲慘嚎劃過空中，鮮血有若雨珠般噴洒而落。

韓金非那顆頂上人頭隨着滾落在地上。



金雷睹狀大怒道：「你的手段這般惡毒！」

花衣門主道：「這是本門中事，你無權過問！」

傷心女哈哈大笑道：「我算準你會殺他！」

花衣門主道：「我也算準你不會救他！」

傷心女冷冷地道：「我雖然不會救他，但我却會替他報仇！」

花衣門主雙眸通紅，道：「我正要替門下十二個弟子報仇！」

傷心女冷冷的道：「花衣門主，你知道這裡的主人是誰？」

花衣門主一怔道：「不是你，也不是我！」

傷心女哼地一聲道：「正是我。」

花衣門主怒聲道：「放屁，這是寒門祖上產業，世代相傳，至今已三代，你傷心女只不過是巧取掠奪，霸佔此地！」

傷心女變色道：「你說甚麼？」

花衣門主冷笑道：「地底之城原是寒瑤瑤傾產建築的退隱地，沿傳三代，祖產萬貫，你不知怎麼混進這裡面，竟敢以主人自居，我早就想和你對證一下了，沒想到你倒神氣起來！」

傷心女面上陡然蒼白，道：「你對寒門中事這般清楚！」

她沒料到花衣門主對她家中情形這般熟悉，腦海中立時浮現出婆婆、母親、叔叔、姪兒、遇害的情形，登時認定這眼前少女就是殺害全族的眞正凶手。

花衣門主忖道：「我是這裡的人，自然比你清楚！」

但她嘴中却道：「這並沒甚麼了不起，只要在江湖上跑的人，那個不曉得，你傷心女在這裡多少年，一定比我摸的還清楚！」

她們這樣陰錯陽差的一番對白，不禁更加深了雙方的敵意，兩個人目中俱是透出一股寒意，互相的仇恨凝視着，在兩人眼中，含滿了無限的恨意！

傷心女冷冷地道：「你可知道我在這裡幹甚麼？」

花衣門主不屑地道：「還不是在這裡守着寒家留下的財寶！」

傷心女道：「錯了，我在等你！」

花衣門主一怔，旋即大笑道：「等我？哈哈，是想殺我滅口？」

傷心女道：「你倒有先見之明！」

花衣門主淡淡的道：「你知道我來這裡幹甚麼？」

傷心女道：「看上寒門的財產！」

花衣門主道：「對啦，我實在不願意寒門萬貫家產讓你一個人奪去，所以我來和你談談，也和你算算舊帳！」

傷心女冷笑道：「何謂舊帳？只不過是斬草除根！」

她此刻認定花衣門主便是殺害寒門一族的凶手，口齒間不禁流露着無限恨意，怨毒的瞪着花衣門主。

花衣門主淡淡地道：「這話該我來說才是！」

傷心女道：「咱們也不必再打啞謎，有幾個人我想你一定想見見，也許這些人對你都不會陌生！」

花衣門主笑道：「當然，這裡的人我那個不認識！」

傷心女恨聲道：「只怕這些人無不恨你入骨！」

她身子緩緩移去，花衣門主隨後跟去，兩個花一般的美麗少女，儼然是姊妹一樣，那裡想到此刻兩人都恨不得生啃對方的肉。

傷心女的身子在一間房前停下，道：「丁傑，點燈！」

丁傑點燈推門而進，花衣門主道：「這是少奶奶的閨房！」

傷心女白了她一眼道：「你倒比我還熟悉！」

花衣門主道：「舊地重遊，觸景生情！」

傷心女怒聲道：「恐怕是怕見這幕情景吧！」

縷縷燈光照耀下，但見那屋中斜卧着一個美艷的婦人，她面上恐怖意味猶未褪去，彷彿是死去未久一樣。

花衣門主面上慘然，泫然欲淚！

傷心女道：「她的兩個孩子也是死在玩耍中！」

花衣門主輕嘆道：「珠珠和紅紅，兩個不足五歲的小孩！」

傷心女道：「你對寒門的人倒是蠻熟悉的！」

花衣門主冷哼道：「你恐怕比我還清楚！」

傷心女帶着花衣門主走過另一個房間，正是那少婦的兩個孩子珠珠和紅紅，兩人正低着頭，聚精會神的玩着彈珠，却不知不覺的驟然死去，因此兩個孩子還保持原樣，與生前的動作沒有甚麼變化。

花衣門主顫聲道：「這兩個孩子是無辜的！」

傷心女怒聲道：「對兩個孩子也下這種毒手，此人心腸之毒，恐怕舉世之間再也找不出幾個人，你說是不是！」

花衣門主嗯了一聲道：「那個凶手眞毒辣！」

她誤以爲傷心女便是此地眞正行凶之人，以爲她會吐露眞情，那裡曉得傷心女聽了可更加誤會了，以爲花衣門主裝聾作啞，故意裝着不知。

傷心女悲笑道：「如果你抓着這個凶手，不知如何懲治她！」

花衣門主怨聲的道：「我會以世間最慘酷之刑對付她！」

傷心女道：「好，待會兒你可記住這句話！」

花衣門主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傷心女道：「因爲我等會，就要對付這個兇手！」

花衣門主道：「但願你不要露出狐

狸尾巴！」

傷心女一揮手道：「我再帶你去看看另一個地方！」

花衣門主斜睨她一眼，道：「可是毛叔叔的房間！」

傷心女一怔道：「你也知道江湖上血手無情的名字？」

花衣門主冷笑道：「我認識他的時候，你恐怕還在學武呢！」

這話立刻觸起傷心女的殺機，她今夜始終在極力的控制着自己，不願輕易發洩出來，那裡曉得花衣門主卻有意無意的在挑動着她的怒氣。

她怒聲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花衣門主冷冷地道：「你認爲我在瞧不起你？」

傷心女道：「憑你還不配！」

花衣門主道：「我倆這筆血仇是永遠也解不開了，早動手晚動手都是一樣，不如現在我倆乾乾脆脆，爽爽快快的決一生死，免得在這裡繞圈子！」

傷心女大笑道：「你想死我偏不讓你痛快的死！」

她轉身行去，推開另一房門，道：「進去看看毛叔叔的死狀！」

只見那屋中坐着一個虬髯粗壯的赤胸大漢，在大漢身前的那張桌子之前，尚放着一壺酒，數盤小菜，幾塊五香豆腐乾，壯漢四週還有兩個漢子圍繞而坐，顯然這幾個江湖高手正在猜拳行令之時，驟然中了劇毒而死。

花衣門主輕嘆道：「一代高手死得那麼悽慘！」

傷心女冷冷地道：「這裡數條性命，有誰單獨活着？」

她腦海中卻在忖道：「讓她看看我母親之後，我再殺她！」

花衣門主道：「這些我都看過了，沒甚麼好看的！」

傷心女道：「還有一個人我必須要你看。」

花衣門主道：「除了寒香琴，我誰都不願再見！」

傷心女面上慘變道：「你也知道寒香琴這個人！」

花衣門主道：「江湖上香琴美人有誰不知？不但一手玉琴獨步天下，其心腸之好是舉世皆知，誰不知她心若古佛，慈悲爲懷，只要江湖同道有急難的，無不伸手助援，她最有名一件善事，便是黃河泛濫，洪水爲災，逃難百姓俱因天災而得了瘟疫，寒香琴得知這消息後，親自淬煉百藥，帶着米糧，往黃河西岸救難，當時被她救活的人不計其數！」

她神往的繼續道：「黃河西岸百姓感其德，念其恩，送她一個天香娘娘的雅號，不但如此，還有的大香大燭，爲她祝福！」

她一臉嚴肅莊重之色，彷彿是親眼看見一樣，傷心女雖然恨她，見她提起母親，訴說當年往事的那種態度，也不禁十分感動。

傷心女道：「可惜這樣一個好人，死得卻十分悽慘！」

花衣門主道：「容我去看看她的遺容？」

傷心女道：「看過她後我便要殺你！」

花衣門主道：「看過她後我也要與你拚命！」

傷心女道：「好，咱倆是不死不休了！」

兩人心中各懷心事，緩緩而行，身後的金雷和胡中玉因不了解箇中實情，只有暗中留意兩人的行動。

終於，這兩個美艷少女停身在一間豪華的房門前，傷心女輕輕一推房門，裡面耀眼奪目，只見兩支燃燒的紅燭，正吐著熊熊火花。

在屋中坐着兩個雍容華貴的婦人，傷心女眸中含淚，奔了過去，滿臉幽怨的橫了花衣門主一眼。

傷心女顫道：「媽，孩兒把那個兇手帶來了！」

花衣門主卻如中了魔似的，呆呆痴立的望着那兩個婦人，根本沒聽見傷心女說些甚麼，只是眸中卻隱隱的浮現出一層淚水。

她雙膝突然跪了下去，久久才顫聲道：「娘娘！」

傷心女回頭看了她一眼，道：「你艮心發現了？」

花衣門主怒聲道：「你說甚麼？」

傷心女道：「你是不是後悔下此毒手！」

花衣門主怨毒的道：「胡說，我敬重她與敬重我母親一樣！」

傷心女一愕道：「那你爲甚麼要做這種事？」

花衣門主大聲道：「我難道對我所敬重的人略表心意都不行麼？」

傷心女冷笑道：「你少貓哭耗子假慈悲！」

花衣門主一躍而起，道：「我不能再饒你了！」

她緩緩的把身上羅衣脫了下來，遞給了紅衣少女，那紅衣少女滿面都是惶恐緊張之色，低聲道：「門主，由門下對付她！」

花衣門主搖頭道：「我若不親手殺她，心中恐怕一輩子都不會安寧。」

傷心女道：「我如果今日留下你，地底之城的數十條生命，恐怕誰也不會饒你，在這裡我們以天爲證，各憑武功爲這裡所有的寃魂拚命！」

花衣門主道：「我同意！」

傷心女道：「丁傑，給我上香！」

丁傑立刻點上三根信香，插進供桌的香爐之中。

傷心女道：「在我母親之前，我相信上天會庇佑我！」

花衣門主輕嘆道：「動手吧！」

她的身子有若幽靈樣的躍了過來，雙掌張開，瞬快無比的照著傷心女的兩肩之處拍將過去。

兜起的掌勁呼呼的直襲人體。



傷心女訝聲道：「雙流拳！」

果然，花衣門主揮過去的雙掌發至中途，陡然化掌爲拳，斜斜的一變路子，直搗傷心女的腰腹。

傷心女的人影驀然一晃，飄浮着向花衣門主的雙拳下溜過，斜掌立迎，靈巧的劈向花衣門主的身軀。

花衣門主輕聲道：「無手掌！」

她飄身遠去，兩大紅粉高手在刹那間互換了一招。

這時兩人心中各存了一種懼意，皆曉得對手之强，絕非一般身手可比，雙方似乎在每一招都可制人於死。

金雷雙眉直皺，忖道：「沒想到這兩個少女的武功都是常人所不及的。」

胡中玉輕聲道：「她倆最後非兩敗俱傷不可。」

丁傑高興的道：「她倆如果都死去，咱們便互相平分這裡財產。」

金雷不屑的說：「財迷心竅，最後要死在錢堆裡。」

丁傑笑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本是天地間不變之理。」

金雷哼了一聲道：「沒出息。」

他朝場中一看，只見花衣門主和傷心女互相繞着場子直走，那種悠閒淡淡的神情，頗像兩個幼兒追逐着玩耍樣，殊不知這兩大紅粉高手正以無比之眞力，準備給予對方强烈的一擊，因此雙方俱不肯放鬆一點。

傷心女突然說道：「花衣門主，有一件事我要問清楚。」

花衣門主冷冷的道：「你說來聽聽。」

傷心女道：「你好像對這裡的事情非常清楚。」

花衣門主道：「這裡算是我第二個家。」

傷心女一怔，立刻怒喝道：「好呀，你原來早就籌謀搶奪這個地方，怪不得你心腸恁地歹毒呢，一出手便殺死這許多生命。」

花衣門主怒聲道：「你胡說什麼？」

傷心女冷冷地道：「我難道說錯了？」

花衣門主道：「當然說錯了，你施出苗疆之毒慘害這裡的主人，怎麼反把所有罪過推到我的身上？」

傷心女怔了一怔道：「難道他們不是死在你手裡？」

花衣門主道：「他們才是死在你手裡。」

傷心女大叫道：「鬼丫頭，滿嘴胡說八道！」

她見花衣門主居然一口否認這檔子事，心中登時又被那股怨氣充滿，低叱一聲，揮掌直進，怒劈而出。

花衣門主不願示弱的道：「我難道還怕你。」

她一抬羅袖，一股勁風隨着掃了出去，凶猛的撞向傷心女身上，兩人俱是存心拚命，出手根本不再絲毫留情，動作之快更是百不一見。

兩人不願以硬碰硬，一見情形不對，各自收手暴退，暗中卻同時忖思道：「好險，若是碰上定當兩敗俱傷。」

花衣門主身形稍退，立刻撲將過來，她絲髮披洒而開，面上被那股濃濃的殺機罩滿，右掌直拍而出。

傷心女道：「咱們便硬接一招。」

她也瞬快的一掌迎上，兩隻手掌刹那間觸在一起。

「澎！」

只聞澎地一聲大響，整個室中迴盪起一連串嗡嗡的聲響，花衣門主的身子蹬蹬蹬的直往後面退去。

「砰！」地一聲，她的身子一下子撞在那兩個死去的婦人身上，那個婦人的身子突然仰天而倒。

傷心女雙目欲裂的悲吼道：「你敢碰我母親！」

花衣門主惶恐的道：「你說什麼？」

傷心女道：「那是我母親。」

花衣門主怒叱道：「胡說！」

傷心女悲叫道：「我再不能饒你，你居然冒犯我母親的遺體。」

兩個人始終互不相讓，又展開身手，互相搏殺，這一次以快制快，滿屋子都是兩人閃晃的影子。

刹那間，兩人又是二十多招過去。

金雷和胡中玉雖然無法插進手去，但對兩人的行動十分注意，當花衣門主撞倒那兩個婦人之時，金雷突然瞥見有一本小冊子自那右邊那個婦人身上掉下。

丁傑雙目如鈴的欲撲過去拿取，但金雷卻比他快了一步，將那小冊子取在手中，他詫異暗忖道：「這裡面寫着什麼？」

丁傑激動的道：「一定是藏寶圖。」

金雷輕輕翻開第一頁，只見上面這樣的寫着：「寒門四十餘口俱中劇毒，即將慘死，雖然在地底之城的將無一活口，但值得安慰的是蘭蘭不在身邊，當可活着，她若知道我們是死在誰手裡，一定會給我們報仇，寒門中另一逃過死劫者是我最疼愛的婢女——蘇小芸，留箋至此，只望兩人中有一個能見着此冊，則我魂安矣，寒門幸也。」

「殺我等者，乃是一個面貌僞善，假人假義，口蜜腹劍的易管事，此人二十餘歲投進寒門，老夫人因看他忠厚誠篤提升他爲管事，惜性好漁色，不務正業，但他善於恭維和虛套，深得老夫人之歡心，縱有過錯也一笑置之，殊不知這正是種禍之因，他欲霸佔本門萬貫家產，不惜重金聘請江湖上最令人頭痛的百毒門，偷偷將毒藥放進水井之中，我等在不知不覺中命喪黃泉，他見我等中毒，便露出那猙獰面孔，欲脅迫老夫人說出藏金之處，幸毛叔叔臨死含憤一擊，遂將此獠

驚走……」

金雷看至此處，怒聲道：「百毒門！」

胡中玉凝重的道：「那花衣門主並非眞兇。」

金雷朝晃動的人影高喝道：「那個是寒蘭蘭！」

傷心女身子驀然退開道：「你怎麼知道我的乳名？」

金雷又瞥了花衣門主一眼道：「那這位一定是蘇小芸，蘇姑娘了。」

花衣門主怔了一怔，喘聲道：「不錯，這是誰告訴你的？」

金雷道：「你倆本來是一家人，不知道爲何竟不相識。」

傷心女楞楞地道：「你胡說什麼？」

金雷將那本手笈遞了過去道：「二位何不看看這個。」

傷心女奪了過去，雙眸突然淌下淚珠，顫道：「這是我媽的手筆。」

花衣門主惶恐的道：「你是夫人的千金——蘭蘭。」

傷心女道：「那你就是我媽媽收留的小芸？」

花衣門主輕泣道：「夫人待我像是親生的女兒，名份上雖是主僕，却從不要我幹活，每三個月便把我送回自己的家，所以，每次小姐回來之時，我都沒有見過。」

傷心女道：「怪不得你對我家這麼熟呢。」

花衣門主道：「我最後一次回來的時候，夫人遇害身死，當時我傷心欲絕，帶着夫人留下的一本密笈，便遠去涼山，苦修武功，直等到我武功還不錯，就拜進花衣門的老掌門門下，她不但收我爲徒，而且還把門主之位傳給了我。」

傷心女輕嘆道：「這幾年也苦了妳。」

花衣門主道：「我爲了替寒門報仇，曾派出花衣門百幾十個弟子，流散各地，探查這個兇手，由於對方不露絲毫痕跡，始終沒找出點線索，後來，妳在地底之城出現，我便日日派人注意妳，表面上是和妳爭財寶，暗中却是在查妳是不是我所要尋找的仇人。」

傷心女道：「妳的心機倒不小。」

花衣門主道：「妳更不差呀，我的手下派出來，妳每次都發覺，而更厲害的是妳始終掘着陷阱在等我，若不是此時這件事弄清楚了，也許我倆還要拚個死活呢。」

傷心女突然問道：「妳可認識易管事？」

花衣門主道：「這個人我倒見過數次，他不但長得相當瀟洒，一雙眼睛更是厲害無比，無論何人只要和他雙目一觸，定會對他寄以最大的信任。」

傷心女面上倏地一寒，道：「現在咱倆必須要行動了。」

花衣門主道：「我願追隨小姐，天涯海角也要把姓易的找出來。」

金雷道：「二位的仇人不只是姓易的，還有百毒門。」

傷心女道：「謝謝你的提醒，金朋友，爲我的事累得你們在這裡留了不少日子，現在我的仇人已有點眉目，立刻便要封閉本地，二位如果沒事，便請出去吧。」

金雷長嘆道：「二位如果和百毒門發生問題時，只要一紙相召，我便隨後趕來，不瞞二位說，在下和百毒門有着深不可解的仇恨。」

傷心女道：「好，在江湖上也許我們還會再見。」

金、胡兩人和那個面似冷酷的少女揮手而別，兩個青年彷彿做了一場大夢，只覺這幾日的停留，自己彷彿是蒼老了許多。

飄零的日子不知溜過多少個了，江湖中的變化是瞬息萬變的，金雷和胡中玉在地底之城數日之隔，四海村已成爲一片灰燼，斷瓦殘垣，木枯磚碎，僅僅是一剎那，那名傳江湖的四海村便如殞石而去，留下的僅是個歷史的名字而已。

胡中玉目中閃着精光，望着那一片焦土，道：「我要去追踪崔小山。」

金雷道：「你要跟我分手？」

胡中玉長吸口氣道：「總還有見面的日子。」

金雷道：「我會懷念這數日的相聚。」

胡中玉長笑一聲道：「不要忘了，你還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你。」

他的身子有若一顆瀉落的小星，直往西方奔去，他唯恐多言傷感，還是將這份共生死、同患難的情感暗暗藏在心中的好。

金雷目中閃過一絲淚影，輕嘆道：「我報了仇後會和你再相聚一段日子。」

自古英雄皆落寞，他突然發現自己身邊一無所有，僅有生命的軀殼，留在這個世間上，當一個人站在無人的原野上時，會陡然覺得生命是那麼貧窮和空虛，是那麼微不足道的渺小，金雷此刻正是這種感覺，他發現自己所要尋找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揮揮手，他朝地底之城看了最後一眼，道：「再見，難忘的地方。」

他踏着晨間的霜露，望着清涼的晨曦，孤獨而略顯悽愴的踏上了征途。

＊　＊　＊

清晨。

這是個美好的開始，零落的村影遠遠的浮現着，像一幅美麗的畫面。野村、山莊、流水、牧童、黃牛，僅這幅美景，便使人有種清新的感覺。

金雷踏進了一個陌生的村鎮，這鎮上的店戶林立，村中皆是生意人，只見車水馬龍，大清晨便有人自四野趕來。

他望了道旁那間「興隆店」一眼，



抖抖滿身的風塵，登上樓頭，臨窗而坐，店中客旅倒沒幾個，一看便知這家店的生意是專做午間以後的生意。

店小二上前道：「客官，有何吩咐。」

金雷道：「隨便來點東西。」

店小二躬身道：「是，是。」

原來這間「興隆店」是以賣酒聞名，凡進來這裡的客旅大多是買醉而來，因此他們很少做早晨的生意。

店小二切了一盤醬牛肉，燙了一壺「雪花雕」，另外加上兩碟應時小菜，給金雷端了過來，金雷心中孤寂，頗覺淡品小飲，也是人間絕妙之事，一個人便在那裡輕酌慢飲，望着窗外的人羣，倒也相當自在。

借酒澆愁，愁在心中，他在那酒樓中一個人喝着悶酒，居然不知不覺日上三竿，艷麗的陽光已射進屋子。

近午，這間酒樓的生意漸漸好，無數的客旅全向這間酒樓湧來，金雷望着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心中頗有感觸。

酒客一多，樓中登時熱鬧起來，猜拳聲、酒令聲，此起彼落，時斷時續。突然樓梯一陣疾響，那酒樓中闖進五個大漢，這些漢子皆身穿錦緞袍，身配鏢囊，腰下各插着長劍。

由於這些漢子闖進來的不是時候，那些酒客俱是一楞，頓時全停下了筷子，滿面惶恐的望着他們。

那些配劍漢子朝樓中一瞥，只聽一個人道：「還沒來。」

那當中的一個濃眉大漢一揮手，道：「散開，在這裡等她。」

這幾個漢子當眞是目中無人，各自搶一個位子，點好酒菜吃喝起來，金雷看得非常納悶，心中暗暗忖道：「他們在等什麼人？」

那濃眉漢子突然一拍桌子道：「小二！」

店小二嚇得急奔了過來，問道：「武爺，什麼事？」

那濃眉大漢道：「她會來麼？」

店小二躬身道：「會，會，她每天都在這個時候來。」

那濃眉漢子嘿嘿一聲道：「如果她不來，我要把你的腦袋拿下來當球踢。」

店小二面色嚇得蒼白，顫聲道：「這……」

他摸摸自己的腦袋，嚇得急忙奔了出去。

那店小二奔去不久，遠遠的長街上突然傳來一聲滿含淒涼的長笑，酒樓上的人全都側耳聆聽，那幾個漢子幾乎是同時站了起來，只聽有人說道：「果然來了。」

金雷循聲朝街心一望，只見一個長髮披亂蓬散的女人，赤着雙足遠遠的奔來，她一路奔來，指手劃脚，嘴中不是揚聲大笑，便是唱着那不成調的曲子。

金雷一怔，忖道：「難道這些人會等一個瘋子？」

那濃眉漢子低聲道：「等她上來再動手。」

店小二哀求道：「武爺，我們是生意人。」

那姓武的漢子雙目一瞪，道：「滾一邊去。」

店小二嚇得全身直抖，雙唇發白，悶聲不吭的退了回去，急忙奔進裡面向掌櫃的報告去了。

沒多久，酒樓上躍進那個瘋女人，她滿身衣衫襤褸，赤足污手，行進之後，酒客莫不掩鼻而避，但這瘋女人却不理這些，隨手拿起桌上酒菜，一個人楞楞地吃喝起來。

那姓武漢子嘿地一聲道：「果然是她。」

金雷聞言却是一怔，暗暗的朝那瘋女人一瞥，只覺此人依稀在什麼地方見過，苦於一時無法想起。

來的那瘋女人一面低頭吃東西，一面大聲道：「誰請我喝酒！」

那姓武的漢子道：「我武大爺可管你吃個夠！」

那瘋女道：「我可不白吃你的東西，要銀子沒有，要人太醜，嗯嗯，我說個金銀島的故事給你聽，讓你去發點小財！」

只要是見過兩次這個瘋女人的酒客，大多知道她又要說那些聽來頗像神話的故事了，什麼金銀島上有金山，有銀山，還有珍珠瑪瑙山，雖然她說得無頭無尾，却使每個人聽過後引起一種幻想，幻想金山的奪目！

她哈哈笑道：「金銀島在東海，那裡住着一個大大有名的强盜，他手下盜徒無數，以金銀兩船爲最出名，那金船船主是個好戰喜功之人，喪信背義之徒……」

她雖然是滿嘴胡說八道，但却有板有眼，乍然一聽也許覺得不值一笑，若你仔細琢磨却又覺得頗有文氣，只是一般人不會了解和注意而已。

她是否眞的去過金銀島？

還是憑空杜撰的？抑是自編自導的故事？

還是眞實的故事？

這種種揣測曾困惱了許多人，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故事的眞實性，也沒有人知道是眞是假。

可是旁坐的金雷却震顫了，他曾在那島上住過好幾年，詳知金銀島的秘密，如今驟自一個瘋女人的嘴裡說出那個地方，情形便不簡單了。

他忖道：「她怎麼知道金銀島的事？」

那姓武漢子暴吼道：「不准說。」

瘋女道：「我爲什麼不能說？」

姓武漢子嘿嘿地道：「要說也得找個地方說！」

瘋女道：「你是誰？」

那姓武漢子嘿嘿地道：「大爺我叫祖棋，諒你也不認識！」

瘋女搖頭道：「不認識，不認

識！」

武祖棋冷冷地道：「給我帶走！」

旁立的那幾個漢子身子輕靈的躍了過來，朝那瘋女的身邊一站，欲出手抓她，那瘋女突然大叫一聲道：「魔鬼，魔鬼！」

她的身形突然穿過那些人的身旁，一溜煙般的繞着酒樓跑了起來，那幾個漢子似乎沒料到她的身子這般靈巧，俱是一楞，怒吼一聲，隨後追去。

那姓武漢子道：「如果讓她跑了，咱們便都不要混了！」

他此刻站在門口，突然瞥見那瘋女人朝這裡奔來，大手一伸照着那瘋女人的手腕抓去。

這一招又快又疾，大出任何人的意料之外。

但那瘋女在這種情況下却顯出她不平凡的身手，右手一格，整個身子筆直的往那姓武漢子身上撞去。

「砰！」

那姓武漢子偌大的身子，居然經不起她那狠命的一撞，蹬蹬蹬地連着退了七八步方始穩住身子。

而那瘋女一溜煙的直奔而去。

那武祖棋隨後追去道：「追！」

剎那之間，那幾個健碩的漢子同時晃身飄去，跟在那瘋女的身後緊追不捨，沿途奔去！

金雷匆匆地付了酒錢，忖道：「她是誰？」

他那腦海中有如電光石火間掠過數個女人的影子，但却無法想起這瘋女到底是誰？只覺得非常熟悉而已。

突然，他自言自語道：「她的聲音頗像是金陵仙女的聲音！」

剎那間，他覺得這瘋女人果然與金陵仙女有許多相似之處，只是他奇怪以金陵仙女現在怎會變成這個樣子，難道她和金船船主分手了？

他隨後一路跟去，只見那瘋女人跑進一條死巷子，欲回頭跑時，已被那幾個佩劍漢子包圍在中間。

武祖棋冷笑道：「我看你還能跑到那裡去？」

瘋女人大叫道：「我們再跑着玩好吧！」

她的神智時好時壞，這一刻她的腦子中竟又糊塗起來，竟以為這些抓她的人是在和她鬧着玩的。

武祖棋的手指驀然揮出，道：「擺平她！」

那一指準確無比的點在那瘋女的肋下，那瘋女悶哼一聲，身子立刻無法動彈，她只急得大叫道：「你們幹什麼？」

武祖棋揮手道：「帶回去。」

那幾個漢子挾着瘋女而去，瘋女一路上大叫，雖然引得許多路人觀望，當那些路上行人看清那幾個漢子是誰時，俱轉身而去，誰也不願意多惹事情。

金雷雙眉一皺，忖道：「這些人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

他本想立刻發作，但想到金陵仙女和金船船主的無恥，他立刻忍下了，他尾隨着跟去，只望能追尋出金船船主的下落。

突然，那武祖棋帶着那個瘋女轉進一棟巍峨輝煌的大院中，院中巨屋連雲，門口守門僮子分立，一個瘋了的女人能被帶進這樣氣派的大屋裡，問題就不簡單了。

金雷忖道：「我如何能混進這大院之中！」

他正覺得無計可施之時，一眼瞥見巷口抬來一個花邊長轎，那八個轎夫健步如飛，直往這大院前抬來。

長簾低垂，無人知道轎中抬的是什麼人？

金雷念頭一動，忖道：「我只要混進轎中便不怕進不去！」

他身子突然浮掠而起，像個無影無形的幽靈，陡然斜斜的掠進轎子之中，那些轎夫雖然是在大白天，也只不過僅看到一點黑影而已，皆以為自己的眼睛看花了，誰也沒有留意。

「啊你！你……」

但轎中却適時的傳來一聲輕啊之聲，顯然這突然躍進來的人的的確確使轎中的女人嚇了一跳。

轎外面傳來話聲道：「八夫人，什麼事？」

轎中響起那女人的話聲道：「沒什麼！」

金雷雙目犀利的逼視着身邊的那個美而俏麗婦人身上，她滿頭金簪碧玉，淡淡的抹着脂粉，雙眸像勾魂似的注視着金雷。

顯然，她沒料到這個色膽包天的青年居然長得那麼秀氣瀟洒，雖然她被這突然而來的變化嚇了一跳，但當她瞧見這青年的瀟洒和英姿後，她什麼都不怕了。

她那雙盈滿了熱情的眸子，緩慢而仔細的溜過金雷臉上的每一個部份，由聳直的鼻子，再投落在他那彎彎的弧形嘴唇上，似乎他的每一部份，都是那麼有誘惑力。

這婦人輕聲道：「你要幹什麼？」

金雷冷冷地道：「我想進去那裡面看看！」

那婦人突然覺得這個青年人所發出的話聲是那麼冰冷，冰冷得幾乎把她那內心的火熱化為冰涼，她覺得這青年與普通的色情男子有點不同，那是一股非普通人能具有的剛強和傲氣，不知怎地竟使她覺得有種無法親近的感受，她淡淡的道：「那裡面有什麼好看？」

金雷道：「你是看久了，不知道裡面的誘惑力，而在我便不同了，在這窮鄉僻野之中能有這樣一個大富戶，這情形便顯得不同了！」

婦人笑道：「這有什麼稀奇，我丈夫有的是錢！」

金雷笑道：「妳丈夫叫什麼名



字？」

那婦人搖頭道：「我們雖然是夫妻，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到現在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而他雖然有八個太太，却很少和那一個睡過三五天的！」

金雷搖頭道：「天下那有妻子連自己丈夫名字都不知道的！」

那婦人道：「我們八個女人都是他花錢買來的，平常他除了需要的時候叫我們陪他玩玩外，根本沒正眼瞧過我們！」

金雷道：「這麼說你們根本沒有感情？」

那婦人道：「感情是什麼東西？」

突然，轎外響起一聲大喝道：「八夫人轎到！」

那婦人把頭伸出簾外道：「直送我的房間！」

金雷道：「你要想辦法把我放下來！」

那婦人一怔道：「你為何不到我房間裡去藏着，等我應付完了那個老東西後，再陪你玩玩，只要你不嫌我年紀大，在這裡有得作樂的！」

金雷冷冷地道：「我不是那種人！」

那婦人楞楞地道：「你不是要找我麼？不然你鑽進我轎子裡中幹什麼？」

金雷道：「事不得已，只想請你幫忙進去而已！」

那婦人面上一冷道：「你認為我眞會幫助你！」

金雷一怔道：「現在我已進來了！」

那婦人道：「我有辦法叫你現形！」

金雷冷笑道：「諒你不敢！」

那婦人道：「為什麼？」

金雷嚇唬她，道：「當心我殺了你！」

那婦人哈哈低笑道：「你也未免把我看得太扁了，我艷娘當年在揚州十里長橋的時候，那一種人沒有見過，那時不知道有多少年輕小伙子，自認為有幾分力氣，便為我而打架，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敢說殺了我這個字，而你也不過是個武夫而已，我能被你這幾句話唬住麼？」

金雷直皺眉頭道：「那你要怎麼樣？」

那婦人道：「依着我，大家沒事！」

金雷冷哼道：「我不呢？」

那婦人堅定的道：「我便張口大叫，要那些武士抓你見老爺！」

金雷嗯了一聲道：「你倒是蠻厲害的！」

那婦人笑道：「有那個男人能走出我艷娘的手掌？」

金雷不屑的道：「不要把話說得太滿，當心閃了舌頭！」

突然，那轎外傳來一聲大叫，金雷從那轎簾的縫隙之中朝外面望去，只見武祖棋那幾個壯漢正把那瘋女反手綑綁着，欲押往他處。

那艷娘道：「一個瘋女人有什麼好看的！」

金雷問道：「她叫什麼名字！」

艷娘斜睨了他一眼，道：「你好像對她蠻關心的麼？」

金雷道：「我正是為她來的！」

艷娘滿面失望的道：「我道你是看上奴家呢，原來竟然看上一個時好時痴的女人，呸，眞丟人，這個瘋女聽說是我丈夫從前的老相好，不知怎地突然瘋了，我丈夫怕她胡說八道，派出院中武士，追踪這個女人已經追了許久了！」

「哼。」

金雷鼻子裡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你丈夫的心計頗深！」

那婦人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金雷道：「你丈夫是個世間最壞最壞的人，他的財富全是偷來的，當初這個瘋女幫他偷錢的時候，他甜言蜜語的騙她私奔，如今錢財有了，便想辦法殺她滅口！」

艷娘怒聲道：「你胡說！」

金雷冷笑道：「我親眼所見，難道還會騙你！」

艷娘冷冷地道：「我丈夫雖然待我們不好，沒有夫妻閨房情趣，但是我總是他的妻子，誰要這樣侮辱他，我決定不依……」

金雷冷冷地道：「你可去問問他金銀島的事！」

艷娘道：「我當然會問他！」

金雷見那轎子已抬到一間房間，並指點了艷娘的穴道，以迅快無比的身法掠出轎外，穿空而去。

轎夫放下轎子見八夫人久久沒有下轎，無人敢探進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直等一個婢女出來之時，才發現那位夫人口吐白沫的呆呆坐在轎中。

「不好，夫人中邪了！」

這一聲大叫立刻驚動了全院子裡的人，那些護院武士自四面湧過來，朝八夫人一看，只見她口中吐着白沫，雙眸直直的朝上插去，也無法看出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在那裡乾瞪眼，這種情形他們不瞪眼又能怎麼着，有那個敢碰一下八夫人的玉體？

還是那個婢女聰明，道：「快扶八夫人進去歇歇，中邪的人要過了時辰就會好，唉！李二嫂芬大妹子快過來幫幫忙呀！」

三四個女人七手八脚的把八夫人扶進了房中，圍觀的僕人和武士們見沒什麼好看的，也漸漸散去。

金雷乘着他們混亂的時候，掠身追着武祖棋等人的去處，他跟進一個大天井中，藏在一堆稻草後面。

那個瘋女活活的被吊在天井當中，一聲聲奪人魂魄的長叫劃破空中。

（未完・十六）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